

目 录

第一部 从施特廷到莫斯科的历程

- 第一章 德国生长地。童年时代 2
第二章 到达俄国。结婚 12
第三章 叶卡特林娜的再度教育 46

第二部 夺权之路

- 第四章 大公夫妇的宫廷 80
第五章 为皇位而战 114
第六章 获胜 146

第三部 作为一个非凡的女人

- 第七章 外表。个性。气质 166
第八章 女皇的智慧与教育 209
第九章 女皇的思想和原则 221

第四部 作为国君

- 第十章 高超的统治才能 255
第十一章 女皇的各项国内政策 286
第十二章 女皇的国外政策 325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波)卡·瓦利舍夫斯基

× × × 出版社

第一部
从施特廷到
莫斯科的历程

第一章 德国生长地。童年时代

1. 出生的地方，是东恩堡还是施特廷？谁是父亲，是贝茨基还是弗里德里希大帝？采勃斯茨基公爵之家。2. 女皇的诞生。所受到的教育。女家庭教师卡苔莉。旅行及留下的印象。埃京与柏林。关于命运的预言。3. 德俄性格。俄国对德国的影响；在俄国之德国人的竞争。沙皇阿列克塞的后裔，是布劳恩什威还是霍施金尼亚。伊丽莎白获胜。彼得 - 乌尔利希被选作她的继承人。来到采勃斯特的俄国信使。

1

德国一个古老小城的一角，十五年前，由于要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引来一片哗然。这势必会破坏久已成型的习惯，摧毁古老的住宅，削平几代人在此漫步的公园。缺乏同情心的工程师们使本地居民觉得希望破灭。受到他们威胁的，还有一棵十分粗大的菩提树，人们似乎对它很虔诚崇拜，因而，对它可能受到的破坏流露出无限惋惜之情。铁路还是建造起来了。菩提树倒没有招致什么灭顶之灾，但从它原先扎根的地方被挖出来，移植在别处。为了对它表示高度的尊敬，这棵大树被移栽到新车站的对面。它对这样的尊敬似乎并不领情，竟至枯萎死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去。人们用它做成了两张桌子，一张献给了普鲁士皇后伊丽莎白，另一张献给了俄国皇后亚历山德拉·费道洛夫娜。施特廷的居民称这棵菩提树为“皇帝树”。据说，这棵树是一位德国公主亲手栽的，她的名字当时叫索菲亚·安加特·采勃斯茨卡娅，小名叫菲辛。这位公主非常喜欢同本地长大的孩子们一起在城里的大广场上游玩，后来她却贵为俄国女皇，尊称叶卡特林娜大帝。

叶卡特林娜确实是在这个古老的波美拉尼亚小城中度过部分童年的。这里是否就是她的出生地？过去围绕荷马的出生地发生过很多争论，但在近代史中这种有关伟大历史人物诞生地的争论，却相当罕见。因此，叶卡特林娜在这个小城所发生的事，就成为影响她命运的一个特色。施特廷的教区登记册中缺少对叶卡特林娜的记载。保罗一世的夫人维捷贝斯卡娅公主的情形亦然，但这却不难解释：替这个婴儿施行洗礼的，很可能是一位路德教堂的祭司，一位不属于寺院的大学校长或议长。然而，人们找到据说是真实可靠的记载，说叶卡特林娜的诞生地和受洗礼的地方是东恩堡。于是，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们把这项记载同十分离奇的假设联系起来。东恩堡是安加特·采勃斯特·东恩堡这个家庭的一所世袭邸宅。1729年前后，叶卡特林娜的母亲是否曾在那里呆过一段时间，她是否经常遇到一位年轻的公爵？这位公爵当时刚刚年逾十六岁，就在附近，在他那阴鸷的父亲的生活圈中，过着一种沉闷呆板的生活。德国历史学家佐亨海姆竟声称，这位年轻的公爵，后来成了名人弗里德里希大帝，就是隐姓埋名的叶卡特林娜的父亲。

叶卡特林娜法律上的父亲——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安加特·采勃斯茨基公爵的一封信，使这个大胆的假设绝对不能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成立。这封信在 1729 年 5 月 2 日写就，地点是施特廷。公爵在信中断言，当天早晨两点半，在这个城市里，一个女孩诞生在他家。这个女孩不会是别人，正是我们所说的叶卡特林娜。赫里斯基安 - 奥古斯特很清楚他的孩子们的出生地点，虽然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出生的，他也许不太清楚。还有其他一些证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叶卡特林娜诞生之前，在东恩堡这座宅邸中曾经接待过叶卡特林娜的母亲；甚至可以完全确凿地证明与此相反的情况。事实上，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是在离东恩堡和施特廷很远的巴黎度过 1728 年的大部分时间的。弗里德里希从来没有到过巴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如才思敏捷的历史学家拉维斯最近说的，他仅仅因为想去巴黎，就差点儿丢了性命。

然而，历史学家的想象是层出不穷的。弗里德里希虽然并未涉足，但在 1728 年俄国驻巴黎的大使馆里却有一位年轻人无疑拜访过安加特 - 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这样，我们又找到了另一部罗曼史和另一位假想父亲的蛛丝马迹。这个年轻人名叫贝茨基，后来成了一个有名的高级官僚。他于古稀之年在彼得堡逝世。据说，叶卡特林娜对他很关心，极为体贴，拜访这位老人时，常在他的安乐椅上俯下身去，吻他的手。这些迹象，已足以让《马桑回忆录》的德文译者确信无疑，但我们是不敢苟同的。若是如此，在十八世纪的全部历史中，几乎每一位名人的出生情况，都可以作不同的假设的。

我们不想再继续争论这些假设了。叶卡特林娜大帝显然是在施特廷诞生的。据我们所知，赫里斯基安 - 奥古斯特·采勃斯特 - 东恩堡公爵和他的合法夫人约翰娜 - 伊丽莎白·霍施金 - 霍托帕斯卡娅公主是其法定父母。我们将会看到，这位悄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地来到人间的婴儿，她的每一件小事都将被人们记下可靠的日期，她的生活几乎将被逐段地进行研究。这是对她的一种报复，同时也是衡量她的光辉命运所经历的道路的尺度。

但是，她的诞生，在 1729 年预示着什么呢？这个公爵家庭是安加特家族八个支系之一。在这个家族出乎意料地大放异彩以前，这个根上的所有分支，都没有什么显赫的声名。不久，这个家族的完全覆灭，使所有这些名誉成为历史。安加特 - 采勃斯茨基家族在 1729 年以前毫无声名，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荣耀过后，在 1793 年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2

叶卡特林娜的父母并不住在东恩堡。他们为生活所迫而奔波到了另一个地方。她的父亲为了挣钱糊口，被迫在普鲁士军队里服役。他同荷兰、意大利、波美拉尼亚、法国、瑞典都打过仗。他三十一岁那年获得了少将军衔。他三十七岁和卡尔公爵的妹妹，约翰娜 - 伊丽莎白·霍施金 - 霍托帕斯卡娅公主结了婚。正是这位卡尔公爵，几乎同女皇伊丽莎白一起荣登俄国的皇位。女皇永远把这位公爵作为自己崇拜的未婚夫而深切哀悼。这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赫里斯基安 - 奥古斯特被任命为安加特 - 采勃斯茨基步兵团团长，驻防施特廷，以施行对这个城市的管理。真正的卫戍生活开始了。

赫里斯基安 - 奥古斯特既是位好丈夫，又是个好父亲，他很爱他的孩子。但是他对叶卡特林娜的出生感到极大的失望，因为他想要一个儿子。叶卡特林娜的童年生活因此而缺乏足够的幸福感。在研究她这一时期的生活时，见证人都把它描绘得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非常阴暗。叶卡特林娜自己在回答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时，异常拘谨，勉强把这段时期美化得明朗一点。她在给最无忌惮地向她发问的格里姆的信中说道：“我看不出这里有任何有趣的东西。”然而她的回忆也并非完全清晰。她说：“我生在玛利基辛豪夫街格列芬海姆大院。可是，在施特廷找不到一所这样名称的住宅。当时步兵第八团团长在唐姆街 791 号栖居，是施特廷商业法庭代表冯·阿舍列彭的房子。这条街所在地区名叫格列芬哈根。房子现在属于台维茨参议员，门牌和主人都有了变动，门牌号码是 1 号。在一堵刷白的墙上有一个黑色的污点，这是叶卡特林娜大帝停留期间所留下的惟一痕迹，是 1729 年 5 月 2 日叶卡特林娜摇篮边那只火盆所熏黑的烟斑。摇篮现在放在魏玛。

据叶卡特林娜的母亲回忆，叶卡特林娜在受洗礼时，作为对她的三个姑姑的纪念，取名为索菲亚 - 奥古斯塔 - 弗列苔里卡，但大家只是昵称她为菲辛或菲希辛。她诞生后不久，她的双亲即迁入施特廷城堡左边的一半房子，旁边是一座教堂。菲辛占有三个房间，其中一间靠近钟楼。这样，她就有可能来聆听东正教堂洪亮的钟声。也许，皇天已经注定了一切！她就在平淡中成长和接受教育。施特廷的街道确实见证了她和当地资产阶级子女共同嬉戏的场面；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任何人没有想到要用爵位来尊称她。当这些孩子的母亲来拜访城堡的时候，菲辛总是恭敬地出来迎接，吻她们衣裙的下摆。她的母亲有意叫她这么做。她母亲有时很机敏，但这样的情形并不多。

除了派来照看她的法国家庭教师外，菲辛还有很多教师。当时在每一个比较显要的德国家庭里，都聘有法国男女家庭教师。这种现象，也是废除《南特敕令》的间接后果之一。他们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倾囊相授，但大多数人除了教授语法、文雅的法国风度和法国礼节这些东西以外，别的就什么也不懂了。因此，菲辛也有一位家庭女教师卡苔莉小姐。此外，她还有一位法国家庭牧师彼洛，一位法国书法教师罗兰，这支相当庞大的教师队伍之中还有几个当地的教师。一个叫瓦格纳的人，教菲辛本国语文。教她音乐的，是一个德国人洛里。后来，叶卡特林娜在回忆她少年时代那些教育者的时候，在对他们深表感激的同时，也有少许幽默的戏谑成分。不过，她对女教师卡苔莉另眼相待，说卡苔莉小姐“几乎什么都知道，虽然她差不多和她的学生一样，从来不学习”；卡苔莉指出叶卡特林娜的“头脑愚笨”，并每天提醒她放低下巴。叶卡特林娜说：“她认为我的下巴太长，若是向前伸出，很可能会碰上我所会见的人。”善良的卡苔莉显然难以预测，她的学生以后会有些什么样的会见！可是，她整顿了叶卡特林娜的头脑使她放低了下巴：引导她读高乃依、拉辛以及莫里哀的著作，使她摆脱了德国人瓦格纳的迂腐习气，痴呆想法，极坏印象的荒唐“磨练”。她无疑也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传授给了叶卡特林娜。这是一个法国女人的灵活、机敏和务实的头脑。这无可置疑。显然，她的更大功绩，在于从她母亲的手里把叶卡特林娜救了出来。叶卡特林娜的母亲“不是凭理智，而是按情绪”办事，常常为了一点小事打叶卡特林娜的耳光。卡苔莉不仅使她不再招致这些耳光，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使她摆脱了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夫人的个人情趣。她常常以这种情趣来影响她周围的人。这种情趣包括阴谋、说谎、低下的本能，是长久以来德国小公爵鼠目寸光的虚荣心的反映。总之，叶卡特林娜在抵达彼得堡后赠予她一件皮大衣，她是完全受之无愧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除此之外，菲辛所受的教育还包括和她双亲的不断旅行。对一位倾心于享乐的年轻妇女和一位阅历丰富的年轻团长来说，施特廷的生活过于乏味。所以，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主张旅行的借口总是受到欢迎的。他们到过汉堡、采勃斯特、布劳恩什威和埃京，到处会见他们的亲友，受到简单而亲切的接待。他们也到过柏林。1739年，索菲亚公主在埃京第一次碰上彼得·乌尔利希·霍施金斯基。命中注定，她是要从他手里夺取皇位的。他是她母亲堂兄的儿子，当时十一岁，比她大一岁。

在她后来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当时波澜不惊的第一次会见，没有给菲辛留下什么好印象。她认为他太瘦。有人告诉她，说他品格低下，而且当时已嗜酒如命。另一次旅行，在这个年轻人的思想中留下的印象深刻得多。1742和1743年，在布劳恩什威一位曾给予她母亲教育的寡居的公爵夫人那里，有一位研究手相术的天主教神父，在她手上神奇般地看到了三顶王冠，但在贝维尔恩斯卡娅公主手上却没有看到一顶王冠。当时，人们正在千方百计替这位公主找一个好丈夫。在物色丈夫时，能幸运遇上一位国王，——这是当时所有这些德国公主共有的美好的愿望！

在柏林，菲辛见到了弗里德里希，但他们相互间都没有注意到对方。他当时是一位出色的国王，正处在蒸蒸日上的前夕，而她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命运不过是要成为处于帝国某个角落的小小宫廷的装饰品罢了。

总之，当时所有德国公主所受的教育和生活起点就是如此。叶卡特林娜后来夸张地强调了这种教育的不足之处。她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受教育的目的就是准备嫁给某一位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邻近的小公爵，出于这样的目的，就把当时所要求的一切教给我。我和我的家庭教师卡苔莉都并不满足于达到这样的目的。”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的宫廷女官巴隆莎·波林金很干脆地说，她仔细研究了这位未来女皇的学业和成绩，没有发现她有任何独到的品质和天赋。她曾经以为叶卡特林娜将是一个“平庸的女人”。家庭教师卡苔莉在批改她学生的作业时，显然也没有想到她会象狄德罗曾经说过的那样，成为“奉献她那个时代之光的烛台”。

3

但是，生活尽管缺乏奇幻色彩，有一样东西却促使索菲亚公主走上了她的命运之旅。她作为一个小小的德国公主，在一个小小的德国城市中受教育，城市周围不过是一片贫瘠的沙丘。但是，它的近邻好象是一个幽灵对它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在此以前不久，本省的这个小城满街都是穿着奇异军服的大兵，显示了一个强国不断提高的威信。这个强国初露端倪，但已经使人感到惊奇和恐惧，引起人们无穷的忧虑或希望。不久以前，施特廷曾经抵御过白色沙皇大帝的围攻。大家都还记得围攻的细节。在菲辛的家庭里，巨大而神秘的俄国，它的无数军队和无穷财富，以及它的专制君主，在私下的谈话中常被提及。此外，也许还夹杂着一些热烈与模糊的憧憬。的确如此，彼得一世的女儿和霍施金斯基公爵结合，彼得的侄孙女和布劳恩什威斯基大公结合，这两桩婚姻使这个北方大国和一些弱小的德意志公国的无数子孙之间，形成了一张关系网，而菲辛的家庭被特别紧密地编织在这张罗网之中。1739年，菲辛在埃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京同她的从表兄彼得 - 乌尔利希相遇，他的母亲是一位俄国公主，即彼得大帝的女儿。她也知悉了彼得大帝另一个公主伊丽莎白历史，她差一点成了她妈妈的嫂子。

一条消息突然传来：正是这位卡尔 - 奥古斯特·霍施金斯基公爵可怜的未婚妻，登上了皇位。1741年12月9日，通过北方宫廷生活史中常见的一次政变，伊丽莎白击败了小约翰 - 布劳恩什威斯基，从而控制了俄国。这一事件在叶卡特林娜的家庭里激起轩然大波！残酷的命运拆散了伊丽莎白和她亲自挑选的丈夫。这位新女皇对年轻的公爵以及他的整个家庭保持着深深的怀念。在此以前，她要求得到那位业已逝世的公爵的兄弟的画像。她显然也不可能忘记他的妹妹。当时菲辛的母亲肯定回忆起了那位研究手相术的神父的预言。无论如何，她连忙写信向她的表姐表示祝贺。回信是令人振奋的。伊丽莎白的回信措词客气而柔和，说她感激他们的关怀，并请求寄去她姐姐霍施金斯卡娅公爵夫人，即彼得 - 乌尔利希公爵母亲的画像。她显然在收集一组画像。其中是否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秘密突然大白于天下了。1742年1月，彼得 - 乌尔利希公爵，女皇安娜·约翰诺夫娜常称之为“小鬼”的那个人，即菲辛曾匆匆见过一面的那个小小的从表兄，在基尔销声匿迹了。几个星期以后，他重新出现在彼得堡：伊丽莎白召见了她，并宣布他是她的继承人。

这件事的真相是非常清楚的了。在俄国，霍施金家族，即菲辛母亲的那一族业已战胜了布劳恩什威家族。彼得大帝和他的哥哥约翰逝世时，都没有直接的男性继承人，所以1725年以后，俄国皇室的全部历史就开始在这两个家族之间摇摆不定，是霍施金尼亚，还是布劳恩什威，即是彼得大帝的后裔，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还是约翰的后裔。现在，霍施金尼亚显而易见占了上风。于是新的皇太子刚刚取得的幸福，立刻使他在德国那些落魄的亲戚们荣耀起来。他的光辉也触及施特廷。1742年7月，为讨好伊丽莎白及其外甥，菲辛的父亲被弗里德里希提升为元帅。9月，柏林俄国大使馆秘书送给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一幅女皇的画像，在镜框上镶嵌着贵重的钻石。同年底，菲辛和她的母亲去柏林，在那里，让法国名画家贝恩画下了她的肖像。菲辛知道，这张画像将寄往彼得堡，女皇及其他人将会在那里鉴赏这张画像。

可是尽管一年过去了，并没有发生任何引人注目的事件。1743年底，全家在采勃斯特聚会。在此以前不久，由于长房没有直接继承人，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的亲哥哥登上了采勃斯特的王位。全家在一起欢度圣诞节，气氛相当融和，对于未来充满愉快的憧憬，更不消说那些更大胆的设想了。新的一年同样让人高兴地开始了。此时，有一位急使从柏林匆匆赶来，这不仅使高兴激动的约翰娜·伊丽莎白，而且使她一贯沉稳的丈夫从椅子上蹦起来。这一次，预言者的话得以应验，手相术确证了它的正确性，急使带来了彼得大公的宫廷总督勃柳麦尔写给约翰娜·伊丽莎白的一封信，这封信是邀请她和她的女儿立即启程到彼得堡或莫斯科去拜访皇宫。

第二章 到达俄国。结婚

1. 选择大公夫人。争权夺利和阴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作用。2. 前往俄国。旅途中。从柏林到里加。俄国的最初印象。女皇亲属的军队与雪橇。来到彼得堡。3.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经过。伊丽莎白女皇的接待。获胜的信心。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在政治上的活动。与贝斯杜热夫相斗。4. 彼得大公。瑞典和俄国皇储所受的教育。两个德国教师。什捷林和勃柳麦尔。菲辛开始引人注目。学习俄语。生病和康复。宗教信仰问题。是俄国神甫还是基督教牧师？5. 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打算支配俄国。出人意料的危险。在特洛伊采·谢尔盖大寺院中。不幸。把舍塔尔基召回。贝斯杜热夫获胜。伊丽莎白女皇的肖像描写。6. 索菲亚公主提出改信东正教。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的抵制。改变信仰。订婚。叶卡特林娜·阿列克谢也夫娜。到基辅的旅行。母女。未婚夫妇与大公的病。改变彼得堡的生活。基连保伯爵。有哲学头脑的十五岁少女。7. 结婚。宫廷和教堂的盛典。新婚夫妇的居住之处。名为“俄国海军的祖先”的海军仪式。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黯然离去。

1

勃柳麦尔是约翰娜 - 伊丽莎白公爵夫人的一位老熟人。他是彼得大公的家庭教师，而且他在埃京的时候，大概也陪伴着他的学生。他的信很长，其中有很多详细的指示。嘱咐公爵夫人要尽快起程，她的侍从要尽量的少，应该只包括一位宫廷女官、两名侍女、一位军官、一名厨师和两三名仆役。将有一个体面的侍从队伍在里加等待她，并护送她到达宫中。她丈夫被禁止与她同行。她必须对这次旅行的目的严加保密。假如有人询问，她应该这样说，她去拜访女皇，仅仅是为了感谢女皇给她的恩典。但是，允许她向弗里德里希说出真相，因为他什么都知道了。随信附上一张支票，用作旅途费用。款项只不过是一万卢布，但据勃柳麦尔的说法，主要是怕因为寄一笔较大的款项而招致人家的怀疑。一旦过了俄德边界，公爵夫人就什么都不需要了。

显而易见，勃柳麦尔是代表女皇发出近乎命令的邀请和这些权威性指示的。不过，他并未解释女皇的意图。另一个人在做这项工作。第一个信使到达以后两个小时，第二个信使又驰来，并携来普鲁士国王的一封信。弗里德里希把一切都说得明明白白。他还附上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被年轻的采勃斯茨卡娅公主所崇拜的伊丽莎白女皇予以肯定了的。他确实插手过这件事，其经过如下。

“小鬼”成了有无上光荣的皇冠继承者以后，在他周围立刻出现为他寻找结婚对象的热潮。此后，从大公过去的家庭教师德国人勃柳麦尔，直到女皇的御医法国人列斯托克，每一个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在宫廷阴谋中能起作用的人物，都找到了自己的候选人以及支持这个候选人的党羽。人们依次提及法国公主、普鲁士国王的妹妹和波兰国王的女儿萨克森公主。位尊权重的国务大臣贝斯杜热夫支持的萨克森方案，在某个时候最有可能付诸实现。

弗里德里希后来记述道：“心甘情愿作俄国奴才的萨克森宫廷，想把波兰国王的第二个女儿玛利安娜公主嫁作俄国皇后，以便加强自己的影响……贪婪的俄国大臣们，似乎可以拿皇后本人来作为讨价还价的条件，他们事先就把婚约作为一种商品出卖了：他们得到了丰盛的礼品，波兰国王只得到虚空的允诺……”

萨克森公主当时十六岁，具有良好的修养，是一位适合的妻子。此外，这一桩婚姻还具备广泛联合的基础。按照贝斯杜热夫的设想，其目的是要把俄国、奥地利、萨克森、英国和荷兰，即把欧洲的四分之三联合起来，以对抗普鲁士和法国。这种联合并未成功，弗里德里希用全力去阻挠它，可是他拒绝利用自己的妹妹乌尔利卡公主的候选资格来破坏这个计划，虽然她很令伊丽莎白满意。他说：“拿这位公主当作牺牲品是残酷的。”有一段时间，他嘱咐大使马尔台费尔德去运用他那极为有限的力量，以及运用法国同行台-拉-舍塔尔基在当时也不太大的力量。可是马尔台费尔德长久以来已经失宠，伊丽莎白甚至准备召他回国。台-拉-舍塔尔基尽管在新女皇登基时起了重要作用，但之后他犯了一个错误，因而没有保住他的地位。在自己的职位得而复失时，他已经失去了过去的特权。而且，他的政府不肯给他以有力支持，迫使他不时请求给予指示。他甚至自问：“女皇登基后作暗示说，大公可能同国王的一个妹妹结婚，而国王也许仍然反对这些暗示？”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但是弗里德里希并非对此浑然不觉。把贝恩在柏林画的那张画像送到彼得堡去的构想，就是他的策划。菲辛母亲的一个兄弟奥古斯特·霍施金斯基公爵，受托把这张画像献给女皇。画像显然难以引人注目。贝恩毕竟老了。但是画像得到了女皇和她外甥的赏识。在关键性时刻，即在 1743 年 11 月，马尔台费尔德接到一个命令，坚决把采勃斯茨卡娅公主作为推荐对象，如果人家予以反对，则转而推荐海森 - 达姆施塔特斯基家的一位公主。普鲁士的代理人及其法国大使由于缺乏个人的影响，就去寻求勃柳麦尔和列斯托克的帮助。据台 - 拉 - 舍塔尔基证实，联合造就了成功。“他们向女皇报告说，一位出身显赫的公主是刚愎自用的……他们也巧妙地操纵了某些教士，让他们来说服女皇，由于两种宗教差别不大，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公主在这方面也是更危险的。”在进一步的行动中，他们大概也着重指出了采勃斯茨基公爵是一位性格和顺的父亲。舍塔尔基说，他“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人，尽管见识异常短浅”。总之，伊丽莎白在 12 月上旬，委托勃柳麦尔写了一封信，几个星期以后，这封信使一个小小的宫廷群情激动，叶卡特林娜就是在这个宫廷中，在女教师卡苔莉严格教导下成长起来的。

2

约翰娜 - 伊丽莎白公爵夫人及其女儿匆忙打点行装，很可能使勃柳麦尔心满意足。谁也没有注意为菲辛准备嫁妆。“两三套衣服，一打衬衣，一打手绢和袜子”，这就是她从娘家带去的一切。既然事先已得到提示，到了俄国不必担心物用，那又何必去浪费呢？况且，紧促的时间也不容许去办这些事情。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弗里德里希和勃柳麦尔不断来信催促尽快启程。其实，没有必要催促约翰娜 - 伊丽莎白公爵夫人。勃柳麦尔告诉伊丽莎白女皇说：“她只恨少长了两只腿，不能尽快飞走。”不过，公爵夫人显然并不主张就自己的女儿首次在俄国出现一事多作任何宣传。她当时和弗里德里希的通信令人感到吃惊，她很少关心自己女儿。当时是否确实谈到了菲辛的婚姻，那一次俄国之行是否真的怀有这样的目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怀疑的。约翰娜 - 伊丽莎白主要想的是自己，在她头脑中孕育着一些伟大构想，她想在与她才干相称的舞台上实施这些计划。她也谈到了准备为女皇与大公效劳，并似乎为此预先要求取得相应的报酬。这就是她想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进行的一些活动。

菲辛是否清楚事情的真实情况以及命令她收拾行装的目的，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这不像过去到汉堡或埃京那样，是一次普通的旅游，这一点她肯定可以预料到。动身以前父母之间长久的激烈争论，她的伯伯约翰 - 路德维希公爵非同寻常的隆重送行和告别，以及他赠送的空前珍贵的礼物——银线织成的天蓝色衣料：这一切都预示着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她们在 1744 年 1 月 10 日或 12 日启程，没有发生任何意外。采勃斯特的市政管理局至今还陈列着一只大酒杯。据悉，约翰娜 - 伊丽莎白公爵夫人在祝她一路顺风的隆重集会上为贵宾的健康干杯时，用的就是这只酒杯。这也许只是一种道听途说而来的猜测。不过，在启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赫里斯基安 - 奥古斯特公爵温柔地吻过他的女儿以后，赠给她一本厚厚的书，要她好好保管起来，并以神秘的语气说，她很快就用得着它。同时，他给了妻子一篇手书，吩咐她在读完和充分消化内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容以后，把它交给女儿。这本书是海涅克齐所写的关于希腊宗教的一本学术著作。这篇手书标题叫《备忘录》，是赫里斯基安 - 奥古斯特彻夜构思的结果。他试图在手书中说明一个问题：菲辛——在成为大公夫人时用什么方法不改变宗教信仰？这个赫里斯基安 - 奥古斯特关心的主要问题，在准备启程期间一直引起夫妻争吵。赫里斯基安 - 奥古斯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难以动摇，约翰娜 - 伊丽莎白则更倾向于默认与她女儿新命运相联系的宗教信仰的改变。菲辛的父亲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要把抵抗的武器亲自交给他的女儿。海涅克齐的著作一定会服务于这个目的。这是火力极强的武器。《备忘录》包含着别具一格的思考和见解，它们体现了最优秀的德国人所独具的务实的智慧，也反映了采勃斯特或施特廷这类宫廷繁琐的习俗。他劝告自己的女儿，对目前与她命运有重大干系的人物，要高度尊敬、绝对服从；最关键的是应以她丈夫的意见为指导，同她周围的任何人都不要过分亲近。在接见厅里，她应避免同任何人单独交谈。避免乱花零用钱，以免受到宫廷女官的约束。最后，她特别不要去过问政治上的事。用贵族语言叙述的这一切，是当时通用语言的一个有趣参照物。就下面几句话来看，这种德语受到弗里德里希的蔑视，并不缺乏原因：“不要打打闹闹开玩笑，而要不断地进行思考；不要过问政治，不要让议会感到懊恼”，诸如此类的东西。

两个月以后，菲辛极为感激她父亲这些“慈爱的忠告”。她是怎样运用这些忠告的，以后我们就会看到。

公爵夫人和公主在柏林停留了很多天，在这里，后来的卡特叶林娜女皇生平最后一次与弗里德里希大帝会面。在奥得河畔的施韦特，她与送她们到这个城市来的父亲永别。他回到了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施特廷，约翰娜 - 伊丽莎白则经过施塔加特和默麦尔向里加进发。在这样的季节旅行，毫无愉快可言。虽然没有下雪，但在严寒压迫之下，两位妇女都戴上了面罩。没有舒适的安身之所。弗里德里希虽然把雷恩贝克伯爵夫人介绍给普鲁士的驿站长和市长们，但他的嘱咐与指示丝毫不能改善两位妇女的处境。“因为驿站上的房间缺乏取暖的设备，只能拥挤在驿站长本人的房间里。驿站长的房间和猪圈一样肮脏，丈夫、妻子、看家狗、鸡、孩子都散乱地躺在摇篮里、床铺上、炉子后面和床垫上。”过了默麦尔之后的情况更差。甚至连驿站也没有了。只得去向农民买马。运送公爵夫人、公主和他们的随从的四辆笨重旅行马车，需要购买二十四匹马。车上都绑了雪橇。预料他们在向北行进时，可能会遇上下雪。这样，车队变得富有诗意，但它的行动却困难了。菲辛甚至还有足够的时间用地方上的啤酒喝坏了肚子。

当她们2月5日赶到米塔瓦时，早已人困马乏。在这里他们得到了较好的接待，约翰娜 - 伊丽莎白因被迫与驿站长们套近乎而暗中受挫的自尊心，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满足。在米塔瓦驻扎的一支俄国卫戍部队的司令沃叶柯夫上校尽量热情地接待这位本国国君的近亲。他们将于次日到达里加。

就象在梦幻剧中一样，场景突然变换了。公爵夫人在给自己丈夫的信中，对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兴致极高的描述：她受到以副省长杜尔戈鲁柯夫公爵为首的军政当局在城门口的欢迎；过去的驻伦敦大使谢苗·基里洛维契·纳雷希金赠给她们一辆仪仗用的马车；在通往官邸的路口上鸣放礼炮，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城堡中是多么富丽堂皇！房间里有华贵的布置；各个门口都有哨兵站岗，所有的楼梯上布满听差，院子里鼓声震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天，明亮的大厅里人潮涌动；宫廷的威仪、屈身及地的问安和吻手的礼节；触目所及，都是漂亮的肩章、奇妙的服装、闪闪发光的钻石；绸缎、天鹅绒、黄金，到处是不可思议的、闻所未闻的奢华……约翰娜 - 伊丽莎白公爵夫人感到头晕目眩，恍若置身梦中。

她记述道：“当我就餐时，传来了军号的声音，笛子声、鼓声、双簧管声响彻大地。我总觉得似乎处身在女皇陛下或某位伟大国君的侍从队中。我难以置信，这些都是为我安排的，因为在别处我不可能受到这样的待遇，在另外一些地方，则缺乏这样的礼节。”不过，她很乐于接纳这一切，全身心地加以享受。我们不清楚在菲辛面前不期而至的宏伟和奢华的场面，给她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但这个印象无疑是鲜明的。这就是俄国，伟大而神秘，使她预先体会到光辉未来的俄国。

2月9日以后，又重新上路并到了彼得堡。她们应该照女皇的意思在这里逗留几天，然后到莫斯科去拜访她。公爵夫人和公主必须在这段时间里变换着装样式，以跟上潮流。就伊丽莎白女皇而言，这是一个精明的策略，以弥补事先早已得知的或预料中的菲辛服装缺少这个不足。可以肯定的是，只有三套衣服和一打袜子的未来的大公夫人，在豪华奢侈的宫廷中，将会陷入一个多么尴尬的境地。女皇本人的服装就多达一万五千套，鞋子多达五千双！叶卡特林娜后来毫不讳言她来到新的国度时的贫穷状况。当时她认为已经还清了自己的债务。

那些笨重的德国旅行马车肯定是留在米塔瓦了。另一列车队带着两位旅行者开始下一个幸福之旅。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如此描述这个车队：“1. 一队由一个中尉指挥的女皇陛下的霍施金团胸甲骑兵；2. 纳雷希金公爵担任侍从；3. 一个御马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司；4. 一个御前近卫军伊兹梅洛夫团的军官；5. 一个总管；6. 一个糖果点心制作专家；7. 无数个厨师和厨师助手；8. 一个司库和几个助手；9. 一个咖啡司役；10. 八个仆役；11. 两个御前近卫军伊兹梅洛夫团的格列纳吉尔后兵；12. 两个司仪；13. 数不清的雪橇和马夫……在这些雪橇中，有一辆名叫‘衬衣’的女皇陛下用的雪橇，颜色是朱红的，镶有银线，内壁包着貂皮；铺着丝绸被子和丝绸褥垫，上面还放着和皮大衣一起给我送来的被子。我将舒展身体和女儿躺在这样的雪橇里。凯恩夫人的雪橇比我们的要差一些，在路上她变了一个人。”接着约翰娜·伊丽莎白对精致的女皇雪橇更为倾羨：“它的外形很长；上部类似我们德国的轻马车。它包着镶有银线的红色呢绒；下面铺着毛皮；毛皮上面是羽毛垫、褥垫和丝绸枕头；另外还铺着十分干净的锦缎褥子，供人偃卧。头下还放着另外一些枕头，盖的被子是毛皮制成的。这样，就同睡在床上的感觉并无二致。另外，车夫座位和后部之间的距离很长，另有用处，不管我们经过什么样的坎坷道路，也能使我们一点儿感觉不到震动。雪橇底层是一些箱子，可以以不同方式安置。白天，侍从人员就坐在这些箱子上，晚上，人们可以伸直身体躺在上面。由于有十二匹马套在雪橇上，它翻倒的可能性并不存在……所有这些都是彼得大帝设计的。”

从1月21日起，伊丽莎白已离开彼得堡了。但在首都还停留着很多宫廷中的人物和部分外交使团。当时移驾莫斯科的规模不小，人员和部分家具一并携带。女皇为外出调遣了十万人马，使整个市区一片骚动。但是，法国大使和普鲁士大使禁止任何人赶在他们前边去进见公爵夫人和公主。他们争先恐后地赶去拜访她们。这样一来，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就为谄媚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逢迎的气氛所包围，其中阴谋和可怕的竞争已初露倪端。她突然变得左右逢源，非常愉快地置身其中，从早到晚参加招待和接见，邀请著名人士出席“晚会”，适应更复杂地玩弄政治的环境。一星期之后，她身心疲倦。她的女儿比她的忍耐力要强。公爵夫人给她丈夫写道：“菲辛比我能忍受劳苦。”她还附上下面一句话，从中已可窥见这位未来的塞米拉米达的性格：“周围一切的雄伟场面，支持着菲辛的英勇精神。”

场面多么雄伟！确实，当她逐渐确知自己的未来命运的时候，这样的感受似乎更为强烈。后来，当她处于个人命运顶峰的时候，她还依稀记得，当时展现在她面前的雄伟情景曾使她多么沉醉。同时她也了解了这种雄伟场面的设计与获取方式。人们让她参观兵营，伊丽莎白就是带领他们去夺取政权的；她也看到了布列奥勃拉仁斯基团那些面目严峻的格列纳吉尔兵，就是他们在1741年12月护送了女皇。这些前所未有的清楚的经历，在她的脑海之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她母亲在当时的狂喜中，有时也夹杂着一点惊惧。在一片过分的赞扬和奉承声中，她听到了一些表达暧昧的恐吓和潜在的威胁。极有权势的贝斯杜热夫仍然反对拟议中的婚事，并没有放弃抵抗。他寄希望于诺夫哥罗德的主教阿姆夫罗西·尤什凯维契。这位主教对大公和索菲亚公主之间太近的血缘关系极为不满，而且谣传他已被萨克森宫廷用一千卢布收买。

主教有着广泛的影响。但约翰娜·伊丽莎白是不屈不挠的。她的一切敌人可以作为口实的两个原因，却加强了她的胜利的信心。第一，她的性格异常轻率和她对自己玩弄阴谋的能力以及克服重大障碍的本领的评价。关键就在于要克服怀有敌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意的国务大臣的反对。其次，是她路经柏林时和弗里德里希策划好了的一个计谋。这个计谋就是，要消除掉别人的反对，就要消除掉国务大臣贝斯杜热夫。弗里德里希早有此意。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将会是：她一到莫斯科，就会把贝斯杜热夫推翻！勃柳麦尔和列斯托克会成为她的同盟。

3

接下来的旅行已和从柏林到里加大不相同。一路上的驿站豪华得像宫殿。雪橇夜以继日地在坚硬的雪地上飞奔，以便在2月9日到达莫斯科，赶上大公的生日。最后一站离莫斯科还有七十俄里，给彼得大帝的著名雪橇套上了十六匹马之后，三小时就跑完了全程。不过，一次意外几乎中断了这一次速度奇快的驰骋。套着十六匹马的沉重雪橇在全速驰过一个村子的时候，撞上一座木屋的屋角，震掉了屋顶上两根粗大的铁梁，铁梁滚下来，公爵夫人和公主差点儿被砸死。一根铁梁打在约翰娜-伊丽莎白的胸口，但裹在她身上的皮大衣缓冲了打击力量，她的女儿甚至还酣睡着。车夫座位上的两个布列奥勃拉仁斯基团的格列纳吉尔兵躺在雪地里，伤得不轻。请村民把他们抬上雪橇，快马加鞭，于晚上八点钟到达女皇的木制寝宫“戈洛文宫”。

伊丽莎白急不可耐地站在列队欢迎客人的两行宫廷官员后面。她的更加缺乏耐性的外甥不顾礼节，急匆匆赶到客人的住处向她们表示欢迎。她们很快拜见了女皇，会面十分得体。会见时感人的气氛，预示着美好的前景。女皇仔细观察了约翰娜-伊丽莎白，就急忙掉过头走了出去。原来她想掩饰自己的眼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泪，因为公爵夫人的相貌唤起了她那难以抚平的悲痛。况且公爵夫人没有忘记遵照勃柳麦尔的忠告向女皇吻手，而伊丽莎白很介意表示极度尊敬的礼节。

菲辛和她的母亲第二天同时被授予圣叶卡特林娜勋章，伊丽莎白告诉她们，这样做是应大公的请求。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写信告诉她丈夫：“我的女儿和我过着女王一样的生活。”至于极有权势的贝斯杜热夫，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公爵夫人找不到时机搞一次阴谋来推翻他，因为他已准备好了：由于彼得-乌尔利希命运发生变化，霍施金人所支持的法国派和普鲁士派被吸引到了俄国。看来，这些人都在列斯托克的领导之下，他预先怂恿米哈伊尔·沃尤佐夫伯爵反对贝斯杜热夫。我们无意于谈论一位大臣的生平，他是当时最杰出的外交活动家之一，替很多人办过事，为俄国不辞劳苦。菲辛的母亲不见得认识到了她所发动的斗争的意义和她的对手的强大。她牢牢记住的是，她的图谋如果成功，弗里德里希答应把克维特林堡修道院送给她的妹妹，而这正是她的一个宿愿。按照弗里德里希的计划，贝斯杜热夫的垮台，意味着俄国、普鲁士和瑞典的接近。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如能同这样的事件扯上联系，确是意义非凡，她觉得自己有把握做好这件工作。她是一个来自采勃斯特的女人：这是她的理由。她总有种感觉，她所碰到的小小的阴谋和脆弱的政治联盟是她在采勃斯特时就很熟悉的。这是一种错觉，最终她才发现自己无意间已面临险境。她不再关心女儿的婚姻。她告诉丈夫说：“这件事已经办好了。”“大家都喜欢菲辛。”“女皇体贴她，继承人热爱她。”可是，新娘的心里转着什么念头？在埃京和大公第一次见面的回忆，现在是否已被较好的印象所代替？菲辛的母亲无心关注这些问题。彼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得总有一天会成为皇帝。如果女儿的心不满足于这一切，那么她的心就同古往今来所有德国公主的心迥然不同了。然而我们得知道，这个衰弱的孩子在他的命运发生突然转折以后在他身上发生了哪些事情。

4

1728年2月10日，彼得生于基尔。当日，霍施金大臣巴谢维茨在彼得堡写道，安娜·彼得洛夫娜公主生了一个健壮的孩子。但这不过是夸大其辞。这个孩子从来也没有结实过。三个月以后他的母亲死于肺病。他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因为他的身体瘦弱。七岁以前他由奶妈抚养，这些奶妈都是法国人。他还有一个法文教师名叫米勒。七岁那一年，他突然被迫去接受霍施金近卫军军官的课程。尽管尚未成年，他就成了一个守卫室和操练场的营房士兵。他酷爱他的职业中最低级的一面，即粗暴、野蛮和小器。他既参加操练，也站岗放哨。1737年他九岁，已经是一名军士，按职务规定，他镇守在大厅门口，而他的父亲正设宴招待军官。当美味佳肴在他面前送过时，他情不自禁哭了。彼得登上皇位以后，说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平生最美好的回忆。

在他父亲1739年逝世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来了一位教育总管，领导几个教育者。这就是霍施金人勃柳麦尔。留列尔称赞这个人“具有卓越的才能”，认为他惟一的错误在于他“以最高的标准来教育年轻的公爵，由于对他的前程过于重视，而忽略了他的智力”。其他人对这位总管的评价很低。法国人米勒认为，他更适于训练马而不适于教育公爵。他很粗暴地对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待自己的学生，对他实行他那衰弱的身体不堪承受的过分惩罚。例如，不让他吃饭，或让他长时间跪在已铺好干豌豆的地板上。这位小公爵，竟与女皇意志相抵，继续顽强地活了下去。他同时身为瑞典的皇储和俄国的皇储，所以必须既教他俄文，也教他瑞典文。结果是他两种文字都没有掌握。1742年他到达彼得堡的时候，他的无知让伊丽莎白不可思议。她让什捷林对他进行教育。什捷林是萨克森人，1735年移居俄国，他教授雄辩、诗歌、哥特谢德的哲学、沃尔弗的逻辑学以及其他许多科目。他还有多方面的才能：他为陛下的剧院翻译意大利歌剧，写宫中庆典诗，绘制纪念章图案，指挥皇家合唱团的合唱，设计焰火花样，等等。

在上述环境中，彼得得到的教育不言而喻！勃柳麦尔作为宫廷总管仍然留在他的身边，而且他变得更加粗暴。有一次，这位霍施金人竟然高举双拳扑向大公，什捷林不得不进行干预，彼得吓得半死，向站岗的近卫军格列纳吉尔兵求救。

这种局面造成彼得性格中异乎常人的素质，他既急躁又狡猾，既胆小又喜欢自我吹嘘。他的大言不惭使单纯的菲辛吃惊，正如后来他的胆小使全世界感到吃惊一样。有一次，他本想以他同丹麦人战争的功勋使菲辛感到吃惊。她天真地问他确切的时间。“在我父亲逝世前三四年。”“就是说，当时您还不到七岁！”这种直言不讳让他无比生气。

无论在体格上或精神上他依然衰弱，又不讨人喜欢，而且这位弱小的人身上还包藏着一个奇怪而混乱的灵魂。菲辛打算依靠他的爱情来巩固她在俄国的地位是一种错误，不管他多么真诚地爱着他。这位外表如此龌龊的年轻人，是否真会恋爱呢？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叶卡特林娜一开始就摒弃别人的一切支持，而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是她的幸运之处。如果我们无法验证叶卡特林娜说话的真实性，那末她对那一时代的追述听来几乎是的确让人难以理解。她尽管刚满十五岁，但却具有正确的观点和准确的判断力、洞察力，掌握情况的惊人才能和清醒的头脑，这些日后成为她的部分天才，甚至大概是全部天才。首先她懂得，要待在俄国以及在俄国起作用 and 有一番作为，就应当成为一个俄国人。她的从表兄彼得无疑根本忽略了这一点。但是她很快就发觉，他的霍施金贵族语言和德国作风招致别人的不快。

她在半夜温习俄语老师阿达杜洛夫布置的功课。由于不愿意穿过多衣服，她就光着脚在房间里来回走，以保持清醒，结果着了凉，以致生命垂危。

舍塔尔基在 1744 年 3 月 26 日写道：“年轻的采勃斯茨卡娅公主得了肺炎。”萨克森党徒们蠢蠢欲动。据这位法国外交官证实，萨克森党徒们打错了算盘，因为无论如何，伊丽莎白都不会让他们有机可乘。“第三天，她告诉勃柳麦尔和列斯托克，他们不会因此而有所收获，如果她不幸而失去这样一个如此可爱的孩子，她向魔鬼起誓，她也拒绝接受萨克森公主。”同时，舍塔尔基写道：“勃柳麦尔偷偷告诉我，他准备了对付令人担心和应当警惕的非常事变的办法，这就是优先考虑年轻漂亮的德·阿姆施特丹公主，这是普鲁士国王在采勃斯茨卡娅公主如果失败时加以替补的一位公主。但是，这样的方法，只是一个下策，考虑到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母女对我的信任，这样做我们会得不偿失。”

当名利之争在索菲亚公主周围展开的时候，索菲亚公主正在同死神作殊死搏斗。她的母亲表示反对放血的处方，事情就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交给女皇去研究。但是女皇正在三圣教堂虔诚地做祷告，尽管只是心血来潮，但做起来还是很虔诚的。这样病人一直等了五天。最后，在列斯托克陪同下伊丽莎白来到了，她命令放血。可怜的非辛不省人事。等她恢复知觉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女皇的怀抱里。她允许别人用刺血针在她身上放血，为此，女皇赐她一个价值两万卢布的钻石项链和一对耳环。彼得本人也慷慨地送给她一只镶满钻石和红宝石的钟。但不论是钻石还是红宝石，都对这种热病束手无策。在二十七天中，病人放血十六次，有时一昼夜要放四次。最后，凭着青春和强壮的体格，菲辛终于战胜了疾病，也战胜了无知的放血措施。这一次长期病危结果对她以后的命运甚至起了决定性的和有益的作用。首先，她母亲愈是敢于一意孤行，同医生周围的人以及自己的女儿吵嘴，不顾女儿的痛苦而折磨自己的女儿，叶卡特林娜就愈能摆脱不利地位的影响，赢得众人的欢心与同情。同时，还发生了一次衣料事件——就是她伯父路德维希赠送给她的那块天蓝色衣料。约翰娜·伊丽莎白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要从可怜的非辛那里剥夺那块衣料。不难想象，这件无聊的事情在病人周围激起一片哗然。大家一致谴责这位毫无心肝的、残酷无情的母亲，一致同情这位女儿——无耻行为的牺牲品。菲辛顺从于她的母亲毫发无损。另外，她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胜利。她的疾病本身，就使俄国人觉得她是楚楚动人的。大家都知道她致病的原因。一位年轻的姑娘，不畏严寒，光着脚，每夜学习斯拉夫文的音韵，这种行为无疑让人感动，并且富有传奇的色彩。不久大家得知，当她病危的时候，她的母亲想找一个耶稣教牧师，她却说：“与其如此，最好叫西缅昂·托多尔斯基来吧。”西缅昂·托多尔斯基是一位东正教神甫，既负责大公的宗教教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育，因此也负责大公夫人的宗教教育。当时，对于这个微妙的问题，很难对索菲亚公主的想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某些迹象表明，她对海涅克齐的著作和赫里斯基安 - 奥克斯特的《备忘录》中所叙述的忠告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她在哥尼斯堡时就写信给父亲说：“我祈求上帝赐给我心灵以必要的力量来抵御诱惑。考虑到殿下和亲爱的妈妈的祈祷，他会赐给我这种力量的。”马尔台费尔德对这个问题极为关注，他写道：“使我感到惶惑不安的，就是母亲认为或者假装认为，年轻的女儿不能改变她的宗教信仰。”

他还说，曾经有那么一次召来了耶稣教牧师，以令她那颗被东正教神甫的布道所惊扰的心得以安慰。叶卡特林娜后来根据亲身体验，在 1776 年 8 月 18 日给格里姆的信中，言及她为自己的儿子保罗选择的维滕堡公主：“我们一接纳她，就促成她改信宗教。这大约需要十五天的时间……为使事情尽快办完，帕斯杜霍夫就到默麦尔去，教她俄文字母和俄国宗教信仰，信仰真正改变还是以后的事”。

……无论如何，未来大公夫人在病重中说出不要新教牧师而要托尔多斯基，即放弃孩提时的宗教信仰而改信东正教，这在俄国博得大家的赞赏。从此，菲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不管怎样，可以相信从今以后，她在这个纯朴和虔诚的民族的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希望对她有所回报。从此，就结成了下面这样的联系：小小的德国公主和伟大的斯拉夫民族被这些联系结合了起来；这个契约，在半个世纪内，把上述两者紧密结合在一个光荣的经历中。

1744 年 4 月 20 日，索菲亚公主大病初愈后初次公开露面。由于她还面无血色，女皇送来了一盒胭脂，但她还是吸引了所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有人的善意的目光。人们喜欢她，她也惹人怜爱。她使宫廷中冷漠的气氛变得温和起来，以后她更使这个宫廷大放异彩。甚至彼得也变得比较可信和可爱了。不过他的可信和可爱真是令人惊异：他向他未来的夫人透露了他与女皇的一个宫女的恋爱经过。这个宫女名叫洛布黑娜，她的母亲不久前被流放西伯利亚。这位宫女必须同时离开宫廷。彼得屈从女皇的意志，与之断交。菲辛情绪一时激动，但仍能克制住自己，她感激大公对她的忠诚，不对她隐瞒个人秘密，把她看作心腹，这件事就已经预示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物的未来命运。

5

与此同时，约翰娜 - 伊丽莎白公爵夫人热衷于她的政治活动。她同特鲁别茨柯依家族，与思想混乱的贝茨基交上了朋友。她的沙龙集合了一切敌视现实政治秩序的人，包括贝斯杜热夫的所有敌对者：舍塔尔基、列斯托克、马尔台费尔德、勃柳麦尔。她为了达到目的，使尽各种手段。她以神经质女人所特有的热情和轻狂独断专行，她认为自己已经获得胜利和克维特林堡修道院。她已经在接受弗里德里希幻想中的祝贺，并在俄国宫廷中充任大使的角色，这个宫廷也已成了弗里德里希最好和最宝贵的盟友。她没有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

1744年6月1日，伊丽莎白又到三圣教堂去朝圣。这次朝圣盛典极其隆重。有半个宫廷伴随女皇，她自己则徒步而行。她登上皇位以后就许下承诺说，只要她到莫斯科来，就要恢复朝圣，以此作为对彼得大帝在射击兵叛乱时期曾经把这座古庙作为避难所的纪念。索菲亚公主大病初愈后的身体还很虚弱，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不能与女皇同行，她的母亲陪她留了下来。可是三天以后，伊丽莎白命令公爵夫人和公主加入女皇的行进队伍，以便参加女皇驾临三圣教堂时的盛典。她们到达一个小方丈中的时候大公也来了，在她们安顿停当之前，女皇就在列斯托克的陪同下踱进来。她很激动地命令约翰娜 - 伊丽莎白公爵夫人跟她到隔壁房间里去。列斯托克也尾随其后。谈话持续了很久，但菲辛并没有不好的预感，因为她一心在听彼得那些总是很无聊的废话。渐渐地，菲辛的青春动力和活泼思想，打消了大公在场时的尴尬。他们言谈甚欢。突然，列斯托克回来了。“您的欢乐快终止了！”他严厉地说；然后他对着索菲亚公主附上一句：“您只好准备离开了”。菲辛一时目瞪口呆。大公问这句话的意思。列斯托克回答说：“您自己就会明白的。”

叶卡特林娜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清楚地看出他是不会惋惜和我分离的。因此，我对他几乎完全漠不关心，但我对俄国皇位却并非如此。”这位十五岁的女孩子确实想到了皇位。她过了四十年才写她的回忆录，对她童年的回忆必然有失实之处。后来，她在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时说道：“我的心里总忐忑不宁；只是功名心支持着我。我的内心深处有种潜意识，使我坚决相信，我可以凭我的主动精神，成为俄国女皇。”这里夸大是显而易见的，事后也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她和彼得共享的皇位，在她童年的思想中似乎确实充满了诱惑力。要知道，当时即使在陪嫁问题上也存在着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到现在，十五岁的新娘也都很会估量到这些标志。

在列斯托克走后，女皇进来了，满脸通红，后面是约翰娜 - 伊丽莎白公爵夫人，激动得眼噙泪水。两位年轻人本来晃动着两只脚坐在窗台上，一见女皇，赶忙跳到地上。这个情景似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乎缓解了女皇的心情，她笑了笑，走过去，吻了他们一下，一言不发就出去了。不久，真相大白。一个多月以来，毫无戒备之心的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早就陷入了敌人的圈套，她还以为这些敌人是很容易战胜的。现在她得面对失败了。

台 - 拉 - 舍塔尔基侯爵回到了俄国，凭着他在俄国所起的作用，被誉为当时最出色的外交官。他时年二十六岁，身材高大，匀称，漂亮，具有贵族风度，而且似乎注定了就要在宫廷中占据一席之地，因为那里首先是要讨人喜欢，而他，据说早就讨人欢心了。他为自己制订了也许是一个过于巧妙的计划，他艰难地迫使凡尔赛宫廷接受了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以推翻贝斯杜热夫，即放弃他所支持的奥地利政策作为条件，来换取双方宫廷的一个让步，这个让步早就是伊丽莎白垂涎已久而法国坚决加以拒绝的。这是指皇帝的称号，对彼得大帝的继承者使用这个称号早已无人反对，但一直缺乏正式的记录，因此，从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办公室拿出来的正式文件，上面还没有皇帝的称号。

舍塔尔基竟能在自己的国书里使这一称号得以记录下来。他把国书留在自己身边，以便在贝斯杜热夫垮台以后，把它递交给他的继任者。伊丽莎白与整个宫廷很快都知道了这件事。此前，依靠个人影响这位法国外交官可以不必通过她的国务大臣直接同女皇打交道。但是，他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误解了女皇的性格。关于彼得大帝的这位皇位继承人，我们多次描绘过，对这位奇怪的国君的性格也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她既好动，又有惰性；既爱寻欢作乐，又喜欢日理万机。她往往要花几个小时打扮自己，但一个签名或一道命令，却要人等候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在她的性格中，各种矛盾并存。这是一个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既威严又放荡、既不信神又非常虔诚的女人。她可以极快地从损害她健康的放任自流，转变成对宗教的狂热，从而损害了她的理智。若不是在这一时代，我们会称她为歇斯底里的女人。台勃列太利男爵在一个报告中回忆，1760年她要在重新恢复1746年同维也纳国务院签订的条约上签字，她已经写了伊丽两个字，恰在此时有一只黄蜂落在她的笔尖上。她停下笔，直到六个月以后才把这个字签完！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对她的外表的描述极为精妙。

“伊丽莎白女皇身材高挑，窈窕。当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发胖，我总觉得圣艾夫列蒙描写有名的大公夫人玛扎丽娜·戈尔坦西娅·曼契娜时所说的话完全适用于她：‘她纤细的腰肢，如果生在别人身上，也一定是很漂亮的’。头是无可厚非的；鼻子固然略有瑕疵，但也恰到好处。嘴是独一无二、别无可寻的：它充满着娇柔、妩媚和倩笑。它不会矫揉造作，只有优美的风韵；即使这张嘴骂人也一定是动听的，如果它会骂人的话。两片红唇中显露出的洁白牙齿，完美得让人简直无法想象。双眸给我一种极动人的印象：它们看上去是黑色的，实际上却是浅蓝色的。它们饱含温情……前额十分优美。头发长得非常均匀，只要一挥梳子，它们就会散落得恰到好处。女皇的眉毛是黑色的，头发是天然的浅灰色。她脸型美丽，身姿婀娜。她仪态万方，口齿伶俐，音色动听，动作果断。一句话，她无人能及！脸色、胸部和双手都美仑美奂。请相信我，我是一个鉴赏家，我说话是没有成见的！”

同时，在道德方面，舍塔尔基侯爵用辛辣的笔锋作了与外形描写完全不同的评述。众所周知，这位粗心的外交官的通信被截获，激动的女皇在这些信中看到了极其愤怒的谴责。除此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以外，在显系伪托的《台艾盎回忆录》中，说沃龙佐夫伯爵有过下述评论。

“她表面憨厚，却处事机敏，事先若不心怀戒备，她的视线就会穿透您的衣服，把您剥个精光，窥探您的心胸，当您发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您已经毫无秘密可言，这个女人已经察看了您的全部底细，搜查了您的灵魂……她的单纯和善良，不过是一个假象！例如，她就在法国和整个欧洲享有仁慈的美名。确实，她在登上皇位时，向圣尼古拉·丘托特沃茨起誓，说在她统治时期，不会杀一个人。迄今她完全信守誓言，还没有砍去一个脑袋；但她已经割去了两千个舌头和两千对耳朵……读者也许清楚美丽而可怜的艾芙杜基娅·洛布希娜的故事吧。她在女皇面前最大的过错，在于她不但与女皇的竞争，而且比女皇漂亮。她的舌头，被伊丽莎白命令用烧红的铁条刺穿，并被刽子手用鞭子抽了二十下；这个不幸的女人当时即将临盆……女皇的全部私生活就是这样的矛盾，她有时信教，有时不信，有时十分虔诚，有时又不信神的存在，她可以长时间跪在圣母像前，同她谈话，热情地追问她自己应当在哪个近卫军连队中选择情人……我还忽略了一点……女皇爱杯中物……常常因酒性大发而失去知觉，那就要剪开她的衣服和紧身。男女侍者常遭到她的殴打……”

不难想象，同一位如此古怪的女皇打交道，舍塔尔基会遇上多大的困难，而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则面临着多么危险的境况。她已成了他的同谋者，并在他身上寄托了最后的希望。马尔台费尔德对她避而远之，勃柳麦尔也渐渐离去，列斯托克则依他的正确本能相机而行。有人从凡尔赛来信劝告侯爵要谨慎行事。最后，他接到严格命令：不要把承认皇帝称号当作大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有蹊跷的交易条件，因为这个情况本身并不重要。人家告诉他说：“法国国王，事实上就是法国皇帝”。当然，把法国国王的信给女皇看，向她“表示友好”，是较明智的做法。也许她会因此命令大臣签订理想的盟约。舍塔尔基打算服从命令，但他还至少要引起女皇一刻钟的“重视”，但在这一点上，他无能为力。

这时，贝斯杜热夫已打算有所行动。他借外交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德国人霍尔德巴赫之力，他是一个密码辨认专家，截获并检查了法国大使的全部通信，并进呈女皇，着重指出其中涉及女皇个人的地方，诸如抱怨女皇懒惰、轻率，极度奢华和卖弄风情，一天要改变四五次打扮等等。伊丽莎白怒不可遏！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由于舍塔尔基坚决不肯呈交国书，他在彼得堡只得作为普通老百姓住在那里。外交委员会只用一张便条便打发他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彼得堡和俄国。女皇甚至叫人把曾经赏赐给他的鼻烟盒盖上的画像取走！只把鼻烟盒留给了他。

不只是他一个人身陷其中。他的紧急报告使女皇获悉，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也是这一流产了的阴谋中的一份子。她在俄国宫廷中充当普鲁士和法国间谍，替舍塔尔基和马尔台费尔德出谋划策，偷偷地和弗里德里希书信往来。这就是三圣教堂事变的全部真相。

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惊惶失措，只好垂听伊丽莎白对她的惩戒；她永远失去了她幻想在宫廷中获得的影响，即便她有权获得的影响也失去了。作为舍塔尔基的继任者，台阿列盎在一年以后写道：“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的名字，在截获的台-拉-舍塔尔基侯爵的书信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从此以后，女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皇对她怀恨在心……她最好是回德国去。”她也的确回了德国，不过在此之前，在业已不受欢迎的情况下，她还是出席了她惟一可以有所期待的胜利盛典。这个胜利正是她过去不屑一顾的，因而几乎令它落空了。

6

菲辛本人是清白的，与这次政治危机无关。与此相反，从此以后，她的胜利已经铸定，她和大公的婚姻已是不争的事实，她的纯洁令她的反对者无从下手。还需要解决一个敏感的问题，这就是大肆声张地接纳索菲亚公主加入东正教。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尽可能依她丈夫的劝告行事。她千方百计地捍卫自己的信仰和她女儿的信仰。她甚至认为，皇太子阿列克塞的夫人既然是个新教徒，这是否可以作为菲辛效仿的范例。但是，她只是徒劳无功。不过，她把这一情况告诉虔诚的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时，用一些安慰的话加以搪塞。她和西缅昂·托尔多斯基一起仔细地把整个东正教的宗教信条同新教教义作了比较，并且相信，这两种宗教并无二致。菲辛更快地悟解到，东正教也能让她得到解脱。海涅克齐显然是错了，密福基和路德是毫无区别的。西缅昂·托尔多斯基的论据是不可驳斥的。他非常聪明，跑过很多码头，在哈雷的大学里学习过。可是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并没有马上缴械投降。弗里德里希后来写道：“善良的采勃斯茨基公爵极为倔强……我的一切劝说无济于事，他只回答一句话：‘我的女儿不能成为东正教徒。’”幸而在柏林找到了另一位极优秀的牧师。弗里德里希写道：我找来一位牧师，他答应去使他相信，东正教与新教没有本质上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的区别。从此以后，他反反复复地说：“新教希腊正教，希腊正教新教，不过是一回事。”伊丽莎白六月派来信使，把大公和索菲亚公主结婚以及她改信东正教的正式许可证带来。心地善良的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说，上帝给他的决定也就是上帝的意旨。

六月二十八日举行公开的信教仪式，订婚仪式则在六月二十九日圣徒保罗和彼得的节日举行。订婚典礼的日子即将来临，这使菲辛心潮澎湃。尽管从德国亲人那里收到大量信件，但她的心情并未平静下来。可以设想，这位小小的公主命运的戏剧性转变，在她迄今生活过的环境中引发许多议论！总的说来，并非全是赞许的评论。其中也许有出于好意的关怀，对她有些担心，但除此以外也许不乏一些嫉妒。人们没有忘记不幸的阿列克塞的夫人、夏绿蒂·布劳恩什威斯卡娅被沙皇丈夫遗弃和忘却的悲惨结局。总之，遥远的俄国在这个德国大家庭中扮演着不祥的角色。被法语插话和德国贵族语言弄得杂乱的无数长信，说的就是这些。菲辛受到这些书信的干扰，并没有得到多少真正的警告。但是，每当她以警惕的眼光看待不可预知的未来时，这些书信总使她胆战心惊。

1744年6月28日早上十点钟，廷臣们聚集在戈洛文宫的教堂里，但无人知悉菲辛心意。菲辛穿的阿德里长袍用鲜红的“土尔绸缎”做成，长袍上镶着银线花边；她的头发上没有撒粉，系了一条普通的白色缎带；她美丽而谦虚，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她在被感动的听众面前，用俄语诵读她的新宗教信条，她的声音平稳，头脑时刻清醒。曾经对她的婚姻不以为然的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热泪盈眶，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理应如此。当然，在彼得·乌尔利希改信东正教时他们也流过眼泪，虽然这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人在举行祈祷仪式时扮鬼脸，并且嘲弄圣职人员。然而，在这种日子里，却不乏此等让人感动的场面。女皇极为满意，赏赐她一个钻石项链和一枚胸针，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估计它们价值十万卢布。

菲辛当众宣布：“我相信，只信仰一种宗教还不能让我的灵魂得以拯救。”当好心的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听到他女儿这番话的时候，他有何感想呢？菲辛是否费了很大工夫，才说出这些话的呢，因为这些话使她义无反顾地告别过去。在此问题上，认为巴黎哲学家们对她的思想起影响的人，搞错了日期。尽管将来她成为伏尔泰的朋友，但当时完全可能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位作家。她从教堂里出来以后，就浑身乏力，以致不能参加午宴。不过，当她踉踉跄跄地跨过教堂门槛时，她已经不是菲辛和索菲亚·弗列苔里卡了。就在这一天做礼拜的时候，第一次在祷告中公布了“东正教徒叶卡特林娜·阿列克谢也夫娜”的呈文。采勃斯茨卡娅向丈夫解释说索菲亚的名字上仅加了叶卡特林娜一词，“这是不乏先例的”。“阿列克谢也夫娜”，当然就是“奥古斯特的女儿”的意思，俄文只能译为阿列克谢也夫娜。心地善良的赫里斯基安相信了她的话，因为近来，他只好相信任何人了。

第二天在乌斯宾斯基大教堂举行了订婚典礼。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亲自把两只据称价值五万埃居的戒指，给叶卡特林娜·阿列克谢也夫娜和她未来的丈夫戴上。留列尔与一些作家断言，叶卡特林娜当时就被封为“皇位继承者”，大公一旦去世，她有权继承皇位。现代作家们则对这样的断定加以驳斥。要作出这样的决定，须首先颁布一份诏书。然而这样的诏书并不存在。未来的大公夫人有大家风范，言行得体，进一步博得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了大家的好感。她的母亲也意识到，每当她由于地位的上升而不得不走在她母亲前面时，她总是有些羞怯。可是，公爵夫人也注意到，她的女儿打算利用新的地位，来赢得自我的独立。此外，不仅叶卡特林娜一个人看到，她母亲在场往往成了一种累赘，在她必须参与其中的圈子里，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很不受人欢迎，被当作“外人”。生平第一次，叶卡特林娜有了零用钱：伊丽莎白给了她三万卢布，作为当时所说的“玩牌的资本”。这些钱当时在她看来，数目极大。起初，她就从这笔钱中得到了很多好处，并加以有益地利用。她宣布由她来负担她的兄弟在汉堡完成学业时的生活费用。她有一所属于自己的邸宅和各级侍从。然而，整个班子里经过精心挑选的，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想利用来满足她和弗里德里希的私利的人物，都被排除在外。因此，这位母亲感到了新的失望，她再次行为失当，竟公开对此表示不满。她那令人讨厌的、吹毛求疵的性格，终于使所有人对她敬而远之了。她还同大公吵嘴，此时此刻，这位大公竟敢于动用他在卫兵室学来的那套词汇了。

与此同时，叶卡特林娜却很快对她的新地位有所适应了。她甚至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了她未来管辖之下的广阔领地。她偕同母亲和大公，到基辅旅行，四十年之后，她以极大的排场，又到故地重游。首次基辅之行，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无疑对她的思想方式和她治国的特点产生了影响。这位小小的德国公主看惯了德国的有限国土，现在即使走了将近八百俄里，却仍然没有到达边界，一路上看到了臣服于万能女皇的无数大众，这使她在内心增强了雄伟的意识。当她登上皇位以后，她自视为这种雄伟的化身，因此她应该君临天下。同时，由于她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正确的判断，她也看到了这种光辉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雄伟场面中阴暗的和可悲的一面。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她目睹的只是荣耀的皇位，豪华的宫廷，虚夸的女皇威仪，其中不乏盛大的排场与奢华。现在，她面对着这种空前雄伟场面之下的基础和源泉：在她不安的眼睛前面，出现了俄罗斯人民粗野、肮脏的形象——在烟熏的草棚里饿得发抖，冷得打颤，受着奴役和贫穷的双重压迫。她从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中，意识到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弊端和行政当局的暴虐胡为。在这种流于表面的观察中，她产生了改革的最初念头，一切自由主义的激情和高尚的本能，代表着她前期的统治。

回莫斯科以后，她意识到了事物的阴暗面：与她尊贵的地位有关的小小的不愉快。有一天晚上，她坐在女皇对面大公的包厢里看喜剧，她看到伊丽莎白恼怒地盯着她。过了一会，那位好管闲事的列斯托克走进了她的包厢，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严厉地告诉她，女皇很不满，并说出了其中原因。叶卡特林娜在一个月中欠下一万七千卢布的债；整个宝库都让她亲手掏空了。但是，由于她对自己从故地带来过少的衣服不满，她因此不得不向母亲借钱。其次，她也发现，俄国宫廷和采勃茨特宫廷一样，小小的礼物能有效地笼络人心，处于她这样的地位，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来搞好同周围人的关系。甚至大公也特别喜欢以此来拉近他同未婚妻的关系。而且，鲁勉佐娃伯爵夫人对她做侍从女官的职责有独特理解；她本人的挥霍也助长了叶卡特林娜的挥霍。

上述细节是我们从叶卡特林娜的《回忆录》中引用的；她在这个《回忆录》中对当时在她周围的人表示强烈不满，包括大公；她虽然很大度，但他们俩的关系并非十分融洽。也许，由于某种原因，她在这方面夸大其辞。下面的便条是对这种假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设的确证。大公在十月份得了胸膜炎，被迫幽居。叶卡特林娜写给他一张便条：“大公：在询问母亲的看法以后，知道她能对勃柳麦尔起很大影响，她并不反对我同他谈这件事，并答应您可以玩乐器。她还要我问您，今天下午是否需要几个意大利人。我保证：假如我与您互换位置，做任何事都会受到限制，我是会发疯的。我以上帝的名义请您不要把这些便条让她看见。叶卡特林娜。”

这张便条是对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行为的辩护，对说她女儿性格刚愎而无知的指责进行反驳。十二月，叶卡特林娜哭着恳求让她能见身患重病的未婚夫一面。在从莫斯科到彼得堡途中，因为得了天花，彼得只得留在霍基洛夫，从前伊丽莎白的未婚夫也死于天花。女皇把叶卡特林娜和她的母亲打发到彼得堡，亲自照料大公。叶卡特林娜只能第一次用俄文给大公写深情款款的信。但这不过是一种手段，信是阿达杜洛夫起草的，她不过是照抄一份而已。

叶卡特林娜二度抵达彼得堡的时候，恰巧居伦保格伯爵也受瑞典宫廷派遣来到这个城市。他来报告一个消息：叶卡特林娜的舅舅，即王位继承者阿道夫·弗里德里希已经同普鲁士公主乌尔利卡结婚。1740年，叶卡特林娜在汉堡与居伦保格见过一面。他当时已经看出，她有哲学头脑。他问她学习的情况，劝她读西塞罗的生平史、普卢塔克的著作以及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叶卡特林娜则把自己创作的一幅“十五岁哲学家的画像”送给他。她后来从居伦保格那里拿走了原画，并且焚毁了它。在乌普萨拉大学保存着居伦保格的书稿，然而竟没有留下原画的复制品。叶卡特林娜在《回忆录》中说，她本人也惊奇于她对自己竟有如此的自知之明。可惜，对这一说

法，我们难以确证。

彼得直到一月底才回到彼得堡。据卡斯杰拉说，会见时叶卡特林娜非常高兴地拥抱了大公，回来以后就人事不省，连续三个小时处于昏迷状态。天花对大公的容貌确实毫无裨益。脸上长着麻点，头上戴着假发，几乎使他面目不清。只有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认为他相貌英俊，并立即告诉了丈夫这一点。卡斯杰拉仍然作了夸大的叙述，而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则可能没有忘记，她所写的信件的内容仍然处在监审之下。无论如何，大公回来不久，就着手准备婚礼。

7

这样的仪式在俄国是空前的。彼得大帝的儿子皇太子阿列克塞在萨克森的托尔高举行过婚礼，在此之前，莫斯科皇位的继承者并非都成为未来的皇帝。写信到法国去打听那里刚刚庆祝过的太子的婚礼；也向萨克森询问。凡尔赛和德累斯顿都将确切的经验表述送来，其中甚至还有描绘盛典细节的画片。俄国人要学习这些东西并且要超过它们。春天刚到，英国和德国的船只就运来了在全欧定购的轻便马车、衣料、家具和仆役制服。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寄来的一些采勃斯特衣料，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穿戴淡底金银花纹的锦缎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它们产自英国和采勃斯特。据专家说，采勃斯特的锦缎产量当时占第二位。

结婚日子被推迟到八月二十一日举行。庆祝活动将持续到三十日。因为大公在三月份又生病了，大公的医生们要求再度延期。看来，大公的病难以在一年内完全痊愈。但伊丽莎白已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经缺乏这样的耐心，况且她想尽快让叶卡特林娜的母亲离开。可能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理由使她着急。身体衰弱的彼得很难确定是否能继承皇位。关在要塞里的小约翰的存在，还是让人难以放心。1745年6月，在伊丽莎白的化妆室里出现了刺客，种种拷问都对他毫无作用。

可以肯定，约翰娜-伊丽莎白公爵夫人仍然令人讨厌。在俄国的最后几个星期中，所有的丑事她都卷入。她不断地挑拨是非、耍弄阴谋。她甚至谴责女儿晚上同大公幽会。女皇下令对她的信件进行严格审查。同时，女皇无意邀请她的丈夫来参加他女儿的盛典。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长期以来一直对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说他会受邀请，并劝他做好被邀请的准备，但邀请一再延期。被马尔台费尔德糊弄的弗里德里希，也对他的元帅的看法表示同意，对此寄予希望。最后，约翰娜-伊丽莎白也被迫承认，自己甚至也有可能被迫缺席盛典。

在整个家族中，只有公爵夫人的哥哥一个人来参加婚礼。这说明了贝斯杜热夫的老奸巨滑。奥古斯特·霍施金斯基为人笨拙，呆板，头脑简单，是不引人注意的亲戚。英国大使金特福德在工作报告中写道，护送叶卡特林娜到喀山大教堂去的侍从队伍极其壮观，这样的队伍他从没有看到过。宗教仪式从早上十点钟开始延续到下午四点钟。东正教教堂对自己的义务忠实履行。在以后的十天里，庆祝活动不断进行，有假面舞会、芭蕾舞、舞宴、晚宴、法国喜剧、意大利歌剧、彩灯、焰火，如此等等。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对这次婚礼有一段有趣的描述：

“跳了一个半小时芭蕾舞。以后女皇就移驾到新房里去。女皇陛下宫中的宫廷总督、司仪长、大公宫中的侍从长和宫廷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总管已经先她而去了。跟在她后头一起去的是携手而行的新婚夫妇、我的哥哥、我、海森公爵夫人、皇室侍从女官等一些人。到了宫门口，女人全都步入大门以后，男人立刻散去，并把大门关上。新郎走进另一个房间里去换衣服。大家动手脱下参加婚礼的衣服。陛下摘去她的皇冠；海森公爵夫人替她穿衬衣，侍从女官替她穿上长袍，其他的人替她穿好了华美的家常装束。”

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还说：“除这个仪式以外，替新娘脱衣服的时间极少。新郎到他的房间去改换夜装以后，任何男人都被禁止进入。这里既没有拿着花环跳舞的活动，也不分发吊带。当大公夫人一切都打点好以后，陛下就到大公那里去。大公在我哥哥和猎骑兵长官拉祖莫夫斯基伯爵陪同下，陛下把他领到我们这里来。大公的服饰和新娘相适应，但并不华丽。他们跪着接受女皇的赐福。她爱抚地吻了他们，让海森公爵夫人、我和鲁勉佐娃伯爵夫人留下来，安排他们圆房。我本想对她表示感谢，但她并不领情。”

我们也应归功于约翰娜 - 伊丽莎白对年轻夫妇住处的描述。

“这个住处共有四个房间，一个比一个美。最好的是书房：裱糊着的料子是由银线织成的，上面绣着美丽的丝质花朵；整套家具陈设很协调：椅子、帷幔、窗帘。卧室裱糊着艳丽的鲜红色天鹅绒，绣着银色的花环和凸出圆柱。床上也铺着这样的天鹅绒。整套家具如此华美，令人赞赏。”

一项特殊仪式过后，庆祝活动结束，这项仪式只此一次。这就是把一只传说是彼得大帝亲自建造的小船，最后一次放到水里去。1724年9月2日彼得大帝发布了一道命令，每年8月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30日要把这只小船放进水里，此外的其余时间，则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中将其保存。他逝世以后，小船和命令都被搁置一旁。伊丽莎白到1744年才想起它们，并在她的外甥结婚时又举行了这一仪式。必须靠一张木筏来承托这只小船，因为它已经浮不起来。伊丽莎白庄重地登上小船，吻了一下挂在桅杆上的彼得大帝的画像。

一个月以后，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永远告别了她的女儿和俄国宫廷。她在分手时，扑倒在女皇脚下，恳求女皇宽恕她。伊丽莎白回答说：“现在谈这个问题为时已晚，如果你早这样做，大家就要愉快得多。”约翰娜-伊丽莎白本人叙述离别情景时，提到了女皇的慈祥，大家挥泪作别。我们已经看到，宫廷中的眼泪是廉价的，约翰娜-伊丽莎白尽管自己的政治阴谋并未得逞，但却以愉快的口吻进行描述。

在里加，她遭到了沉重打击。在那里，伊丽莎白的一封信托她请柏林宫廷立即召回马尔台费尔德。这件事使弗里德里希要公爵夫人起中介作用的希望彻底破灭，这种希望也是她愿意的。1745年10月10日，约翰娜-伊丽莎白离开彼得堡的当日，人们得到消息，弗里德里希已怂恿路易莎-乌利卡公主的丈夫、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的兄弟——瑞典的阿道夫·弗里德里希宣布，他是霍施金公国的统治者。弗里德里希认为，掌握这个公国同掌握俄国皇位是难以并存的。同时，传来普鲁士武装部队9月30日在萨克森边境取得胜利的消息。于是，国务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遣部队援助遭到入侵威胁的波兰国王。从这时起，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的朋友和政治同盟马尔台费尔德，以及她的哥哥，在彼得堡更是无容身之地了。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总之，约翰娜 - 伊丽莎白不费多少周折就使自己的女儿成为俄国的大公夫人。除此之外，她着力为之的活动都遭到了完全失败，她甚至连使她的丈夫当上库尔兰大公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无论如何，叶卡特林娜在她放任的母亲离去时，流下诚挚的泪水。她本人对此并不否认。约翰娜 - 伊丽莎白归根结底是她的母亲。在叶卡特林娜的命运发生转折时，她是叶卡特林娜可信任的惟一人物，虽然她不相信她的劝告。母亲走后，叶卡特林娜感到极度空虚。从此，这位未来女皇就在孤独中开始培养起坚毅的性格，而这种教育是女教师卡台莉难以想象的。

第三章 叶卡特林娜的再度教育

1. 大公夫妇重回学生时代。贝斯杜热夫指示殿下的男女教师。起诉书。叶卡特林娜犯错。接近车尔内舍夫。大公夫妇没有生育力。谁之过？国务大臣采取的措施失败。2. 再一次的严厉措施。叶卡特林娜的侍从改变。马尔台费尔德离去。列斯托克的垮台。大公夫人的新侍从。施库林。弗拉基斯拉沃娃。孤独的生活。3. 生活在宫内。金钱上的纠纷。建立皇宫与在宫内生活的办法。未来女皇最初的诗作。道德上的纠纷。在门缝里所看到的。夫妇生活。彼得的爱好。叶卡特林娜的各种消遣。4. 叶卡特林娜初次接触到的读物。小说，台谢维涅夫人《书信集》。史著。勃拉托姆回忆录。5. 叶卡特林娜分娩。孩子的父亲是谁？十年无生育的夫妇。爱情带来的欢乐。查哈尔·车尔内舍夫。美男子谢尔盖。对大公所做的外科手术。大公保罗的出生。以奇怪态度对待产妇。各种假设。6. 更孤独。读书和沉思。孟德斯鸠、塔西佗和伏尔泰。宫廷中的老命妇。智力和道德的日益成熟。

1

叶卡特林娜虽然早熟，聪明，但还不过是一个孩子。她尽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管改信东正教，成为大公夫人，但还只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偶然在俄国身居高位的外国人。她需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胜任她的位置。假如她一时疏忽，就会有人严厉地对她予以警告。可是女教师卡苔莉如愿以偿地出嫁以后，她以前有口皆碑的品性似乎有所变化。叶卡特林娜似乎也将父亲的教导置于脑后。她很快就得到了与之全然不同的忠告。

1746年5月10日和11日，叶卡特林娜结婚还未满九个月，两个有关大公和大公夫人的文件就被提交女皇签署。这两个文件表面上是要为这两位显贵选择和制定行动准则。他们得到女皇陛下宫廷总督和宫廷总督夫人的职位。但它们的原意却并非如此，实际上是委派一些真正的教育者来监督叶卡特林娜和她的丈夫，令他们重返学生时代。表面上是为这种额外教育制定一个教学大纲，实质却是对这一对年轻夫妇提出了真正的起诉。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们过于放任自流。这个起诉书的起草人就是贝斯杜热夫。

这位国务大臣的杰作得到了保留。这篇作品揭露了很多确实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以后有叶卡特林娜的《回忆录》可以作为这些情况的佐证。叶卡特林娜一字不漏地重复了贝斯杜热夫对这对夫妇当时生活的叙述。叶卡特林娜甚至在某些场合补充了这位国务大臣的叙述，透露了一些有关她本人的生活隐私。在《指示》中我们看到，一位服务于大公的女显贵，竟要对这位殿下的一些粗俗习气加以纠正，如在桌边把一杯酒倒到仆役头上；对有幸接近他的人，甚至对外国宾客污言秽语；在众目睽睽之下扮鬼脸……

在《回忆录》中提到：“大公热衷于一些与他这样的年纪毫不相称的儿童游戏……他愚蠢地要人在他的房间里做傀儡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戏。他在仆役的圈子里消磨掉全部时间……大公用他的侍从——猎骑兵、宫廷仆役、园丁等等编成一个团队，发给每人火枪。他们把走廊当作守卫室……大公骂我过于笃信宗教。但因为在做弥撒时，他只能与我说话，也就不再板着脸了。可是他又对我吃斋大加斥责……”

贝斯杜热夫与叶卡特林娜的记载都描绘出一个缺乏修养的男孩子。

叶卡特林娜的为人究竟是怎样的呢。国务大臣主要指责她：对东正教缺乏热情；干预俄罗斯帝国和霍施金公国的国家事务；过分亲昵地对待入宫晋见的年轻臣僚、侍从士官，甚至少年侍卫和仆役。显而易见，最后一点至关重要。叶卡特林娜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这一点解释地很明白，这些解释说明上述所谓的亲昵态度并没有过分暧昧的地方。不过，叶卡特林娜和车尔内舍夫三兄弟的关系至少可以说是例外。他们一律身材高大，匀称，大公对他们也极为青睐。大哥安德列最引人注目，很快得到彼得和叶卡特林娜的宠幸。他们互相以昵称来称呼对方。这件事本身并不存在轻薄意味。然而从其中却可以发现一种不太清白的亲昵关系。彼得放任她，甚至鼓励她这样做，置最起码的礼节于不顾。他好走极端，任何失当的行为态度，在他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当叶卡特林娜尚未出阁之时，安德列·车尔内舍夫曾经提醒彼得说，她命定是他的夫人，而不会当自己的妻子。彼得觉得这句话十分有趣，笑了一阵，从此就把安德列叫作叶卡特林娜的“未婚夫”。叶卡特林娜虽然也意识到这样的状态：她的近侍基莫菲·叶夫雷诺夫对她提出警告，但她认为自己是完全清白的，也不会存在任何危险。基莫菲也警告了车尔内舍夫，后者听从了他的劝告，告“病”而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退。这事发生在 1746 年谢肉节。4 月，当内廷照例由冬宫搬到夏宫去住的时候，车尔内舍夫出现并试图潜入叶卡特林娜的卧室。她拒绝了他，却忘了该把门关起来。她把门开了一条缝，继续兴致勃勃地与他谈话。突然走来了杰维尔，以后在七年战争中他成了一位英雄，当时执行着宫廷侍卫官和特务的任务。他告诉大公夫人说，大公请她去一趟。第二天，车尔内舍夫兄弟被逐出了宫。这时有一位“贵夫人”受命监督叶卡特林娜的行动。

这一过分的巧合发人深思！

不过，女皇伊丽莎白除了采取这样的措施，还命令叶卡特林娜和彼得做斋戒祈祷，并委托已升为普斯科夫主教的西缅昂·托多尔斯基对他们同车尔内舍夫兄弟的关系严加询问。

女皇也下令逮捕了车尔内舍夫兄弟，并对其实行更严厉的审问。但是一切审问均劳而无功。不过，叶卡特林娜提到她和安德列·车尔内舍夫常有书信往来。甚至在他身陷囹圄的时候也没有中断。她在信中托他办一些事，他都照办了。即使假定在这件事情上她也是无辜的，我们也很快就不能宽容她了。国务大臣对叶卡特林娜的指责，还另有深意，他想让叶卡特林娜承担主要责任。大公夫人结婚时的场面，她的母亲曾作了详细的描述，现在已过了九个月，却还难以保证皇位的继承问题。对沙俄前景关心的人，对此却难有指望。

贝斯杜热夫为叶卡特林娜的未来女教师制定的指示，明确认为大公夫人应对此负责。为保证大公顺利继位，大公夫人应该“对她的丈夫十分殷勤和温顺，应该以各种方式对他竭力逢迎，博得大公殿下的欢心，始终能与他相处融洽。”

叶卡特林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指责断然予以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否认：

“如果大公愿意与我相亲相爱，我可以做得很好；我能尽好自己的义务……”

确实，她的这个期望是无可怀疑的，此后也清楚地表露出来。但就彼得说来，尽管他怪癖极多，似乎也完全没有异于常理的反感。

彼得十四岁那年来到俄国不久，就对待从女官洛布黑娜倾心爱慕。以后，另一位侍从女官卡蕾也让他着迷，叶卡特林娜只好又聆听其坦诚倾诉，承认他对这位女官的炽烈爱情。1756年，彼得同莎菲洛娃以及有名的沃龙佐娃断绝关系，而对杰帕洛娃一见倾心。此外，有人常在晚饭时替他请来一位德国歌女。他还与库尔兰公主谢特拉帕列和其他美人有过恋爱史。因此，这件事终究难以弄个明白。不久以前，一个有趣的文件证明上述记载是可靠的，而此前它们曾遭到质疑。

1758年，夏姆波给凡尔赛宫写了一份报告道：“大公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不能生育，在东方民族中用割除的方法来治疗这种病，但他们却视此为不可治愈的病。大公夫人不爱大公，也没有意识到必须有孩子，所以也没有为此发愁。”

卡斯杰拉的记述如下：

“大公对此事又惊又愧，甚至羞于启齿，大公夫人在接受他爱抚的时候，情绪低落，但她和他一样，当时缺乏经验，既没有想到要安慰他，也没有想到要鼓励他想方设法振作起来，以便重回她的怀抱。”

时间证明，叶卡特林娜和她的辩护者并无过失。她生了孩子，而且是同她丈夫生的，或者作出同她丈夫生的假象。必须承认，国务大臣的伎俩在此失效了。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不管这位国务大臣有多大能力和多大功绩，但在这件事上他却难有作为。也许，驾驭巨大的帝国是他的强项，而管理年轻夫妇的私生活却非他专长。选择一个教育者来代替女教师卡荅莉的工作也告失败。玛丽娅·谢苗诺夫娜·佐格洛柯娃有幸担此重任。她只有二十四岁，很漂亮，作风严正，爱丈夫和孩子，这一切似乎使女皇和国务大臣对她信任有加。可是，这对典范夫妻并没有对大公夫妇起表率作用！佐格洛柯娃尽管作风正派，但她既不会使人对她的威信有所尊重，也不会对大公夫人进行真正的监督。她极易受骗，所以叶卡特林娜及其伙伴可以大肆地为所欲为，并且不乏借口。当玛丽娅·谢苗诺夫娜担此重任的时候，她的丈夫正在维也纳。他回到彼得堡以后，疯狂地爱上了大公夫人的一位女官玛丽娅·柯舍列娃。堕入情网的他对任何事物都视而不见，并且竭力蒙蔽自己的夫人。所以，女皇宠臣的兄弟基里尔·拉佐莫夫斯基伯爵竟当面对大公夫人展开追求，行动虽然不算冒失，但也十分坚决。几个月以后，事情更不可收拾。女教师的丈夫竟转而对在他妻子监督之下的大公夫人倾心相爱。大公却正追求所有的侍从女官。如此一来，佐格洛柯娃非但没有完成促成亲密夫妻关系的任务，反而遇到更大的阻力。

用对待少女的办法来对待一个已婚俄国的大公夫人，这一主意难免失当。此后的诸多情况，也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叶卡特林娜失去了通信自由，包括她同父母的通信。她只能在贝斯杜热夫的秘书处起草的书信上签字。这反而促使叶卡特林娜去进行当时流行的秘密通信。恰在此时，彼得堡来了一位马耳他勋章获得者萨克洛莫佐，他是意大利人。

马耳他勋章获得者许久没有光临俄国了。他为此受到了隆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重的欢迎，包括一切官方的和私人的庆祝活动和招待会。有一次，他趁着吻大公夫人的手的时候，塞给她一张便条并悄声告诉她，是她母亲写的。同时又说大公安弦乐队的一位乐师，即他的同胞奥洛廖，会转交她的回信给他。叶卡特林娜迅速而不动声色地将便条藏到了手套里。大概干这种事她已不是第一次了。萨克洛莫佐倒没有欺骗她。信确实是她母亲捎来的。大公夫人写好回信以后，尽管不喜欢音乐，但还是第一次专心去听取她丈夫的音乐会。那位意大利乐师看见她走过来时，十分自然地掏出了手帕，撑开他的长袍口袋，叶卡特林娜就把便条投入其中。从此以后，书信的往来，在萨克洛莫佐访问彼得堡期间，一直进行着。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政治家的才智或女皇的力量，都对另一种名叫青春的力量与另一种对付滥用权力的才智不起任何作用！

2

叶卡特林娜的女教师得以派任后，她日常交往和身边聚会的人被千方百计赶走。她乐于看到霍施金人勃柳麦尔的离去，而由列普宁公爵来接替大公的宫廷总管这个职务更让她喜不自禁。台阿列盎称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俄国高级官吏，也是一位极有智慧的人。叶卡特林娜本人对他有极高的评价，对他十分信任。让人可惜的是，他任职不久，那位虽然多情但并不可亲的佐格洛柯夫取代了他。叶卡特林娜憎恶他，他对她的爱情也没有令她打消戒心。此后不久，大公夫人的仆役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发走了，甚至她心爱的芬兰侍女也被赶走。那位对她忠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实、善良的基莫菲·叶夫雷诺夫也在劫难逃。诚然，他替她做的事，在别人看来有些不值一提，比如，他曾经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车尔内舍夫送信给她。基莫菲本人被调到喀山当警察局长，以后更升到上校职位。当时，俄国的办事风格就是如此！他刚正廉明，在任职期间显然也没有发财致富，因为叶卡特林娜十六年以后刚即位就马上写信给奥尔苏菲夫说：“我委托你为已故皇帝的总参谋官安德列·车尔内舍夫和业已退伍的基莫菲·叶夫雷诺夫上校谋一个职位，换言之，就是给他们一个饭碗……看在上帝的面上，替我满足他们的要求吧？他们从前为我吃尽苦头，而我却不知怎么安排他们才好。”

贝斯杜热夫集中力量打击那些聚集在大公或大公夫人周围的外国亲信。1747年4月29日，很多人被赶回德国，台阿列盎对此做了报告：其中有大公的猎骑兵长官、霍施金大公勃列达里，大公的侍卫官、勃柳麦尔的侄子乔列辛凯尔，大公的近侍、从小就在大公殿下身边的克拉姆斯，大公的猎骑兵巴斯基恩和“历史教师”什捷林。外国人中只有毫无影响的米尼赫元帅和列斯托克留在了宫中，“由于靠了他的精湛医术、某些可以理解的戒备和他知道的无数趣闻佚事，他的地位得以保全”。

叶卡特林娜日益变得孤独起来。1746年6月，弗里德里希的公使马尔台费尔德终于被迫结束了他的使命。两年以后，在一次宫廷舞会上，她想同列斯托克交谈，但遭到拒绝。“不要靠近我”，他轻声地说，“我正受到怀疑，”并且又加了一句：“不要靠近我！”他眼神恍惚，满脸通红，叶卡特林娜断定他醉了。这事发生在1748年11月11日星期五。

上星期三，有一个法国人被捕，他名叫夏皮罗，是列斯托克的亲戚，在英盖尔曼兰德团任上尉一职。两天以后，列斯托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克本人由于被控与法国、瑞典和普鲁士宫廷有不利于俄国的秘密联系而遭逮捕。他受到拷问，但是他顽强地经受住了最痛苦的折磨，没有出卖任何人。他坐了一年牢，最后被流放到乌格利奇。

这次变故似乎已清楚地告诉叶卡特林娜，她母亲要她继承的政治活动价值有多低，它们的基础是多么脆弱。这次变故也加速了叶卡特林娜的蜕变和同化。这个过程，从她成为彼得未婚妻的时候就已本能地开始进行了，其办法是掌握新祖国的语言和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一位俄国作家对大公夫人在这方面迅速取得成功的典型特征进行了研究，他以自己的观点对叶卡特林娜《回忆录》中叙述当时情况的下面一段话做了评注。一个叫施库林的代替了一个叫基莫菲·叶夫雷诺夫的人想对叶卡特林娜进行告密和诽谤。她于是就走进他常去的那个存衣室，使劲打了他一个耳光，并下令对他进行一番毒打。这种做法具有俄国风格，作为德国公主这么做是不可思议的。当然，我们可任由著作家去加以评论。

另一方面，叶卡特林娜周围的人物走马灯般换来换去，也不乏好处，就是使她识友广泛，使她有机会去探究各种人的性格。同时，她以不同人物的性格、环境和局势为基准，改变自己的行动方式。这样做，如果没有增进她对人的了解，那么，她却在最低程度上获得了灵活性和机动性，并在日后体现出来，她也学会了巧妙地操纵她手边人物并对他们的才能加以利用。

事实上，她的侍从人员被迫调走，对她来说并非全是坏事。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出施库林是忠实质朴的。她的侍女德国人克鲁泽被换走以后，俄国人普拉斯柯娃·尼基金契娜·弗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拉奇斯拉沃娃的到来，使叶卡特林娜的收获不小。普拉斯柯娃不仅忠厚老实，而且不厌其烦地向未来女皇介绍以后的生活方式，介绍了俄国民间的风俗习惯。普拉斯柯娃非常熟悉这种生活，熟悉这种不可理喻的生活。她熟谙历史掌故，包括一些因佚事趣闻而变得生动的细节；她也了解现代社会，包括一些城市和宫廷的各种传说野史。她知道每个家族的历史，并能正确无误地将其族系一一历数，不论是祖父的、父亲的、母亲的，还是堂兄弟姐妹的，也不论是母系的和父系的，或是倒叙的和顺叙的。她头脑灵活，做事干练。其才能未来将有目共睹。继女教师卡苔莉之后，她对叶卡特林娜的教育工作最为尽心尽责。卡苔莉使叶卡特林娜成为哲学家们未来的朋友，普拉斯柯娃则使叶卡特林娜极为了解俄国人民的心声。然而要强调的是，这位伟大女皇的孤独才使她接受了真正的教育。造成她这种孤独的，是她丈夫的冷漠和在宫中的孤立无援。这个宫廷起初曾使她愉快，但这些都是表象，她很快遭受了种种痛苦。这里，我们不妨对她在长年累月中奋斗并最终成功的那个环境作一番考察。

3

十八世纪的俄国象舞台布景那样，仅有华丽的表面。彼得一世按欧洲方式给这个宫廷进行了改造，他的继承者们沿着他开辟的道路走了下去。无论在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伊丽莎白的生活总是奢华富丽，同其他文明国家的情况并无两样。在她的皇宫里，有无数互相连接的大厅，里边装着各种镜子，铺着镶木地板，天花板上则有画家们的作品。每逢节日，廷臣济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济一堂，他们穿着天鹅绒和丝绸，满身金饰和耀眼的钻石，仕女们则穿着时装，头发扑满香粉，脸蛋上搽了胭脂，嘴角涂着亮丽的唇膏。伊丽莎白的侍卫官、随从、仆役和宫廷命妇之多，服装之华丽，在当时的欧洲独一无二。当时，很多见证人都说彼得霍府皇宫豪华艳丽的程度超过了凡尔赛宫，然而不能过于轻信这些人的话。为了对此有正确了解，可以对这种表面的豪华作一番考察。

首先，这种富丽堂皇有一个不可靠的、不稳固的因素，使之大为贬值。女皇陛下的宫殿及其臣僚的官邸几乎都是木质的。它们一旦遭到火灾，宫中的许多艺术品和昂贵的家具就会毁于一旦。重新建造的工作过于追求速度，忽略了它们的坚固耐用。叶卡特林娜曾亲眼目睹方圆三俄里的莫斯科宫的毁灭，而过程竟只用了三小时。伊丽莎白命令要在六个星期内实现重建，这个要求竟能如愿以偿。这样的建筑物可想而知。窗户漏风，大门关不上，炉子冒烟。叶卡特林娜在一次火灾以后住进主教宫，后来又经历三次失火。

除此之外，这些宫殿尽管表面华丽，但实质上并不舒适。到处是豪华的接待室、宴会厅和奇妙的跳舞厅，作为卧室的却只有几间小房，光线不足，空气缺乏。叶卡特林娜在彼得堡夏宫所住的地方，一面对着一处发臭的喷水池，一面对着一所小院子。莫斯科的状况更加不妙。叶卡特娜写道：“我们被安顿在秋天刚盖好的木头厢房里，墙上渗水，因此整个建筑显得十分潮湿。这个厢房由两排各有五六个大房间的房子组成。我得到临街上几间，其余给了大公。在我的更衣室里住着我的侍女、女仆和她们的帮手，共有十七个人。这个房间有三扇大窗，但只有一扇门通我的卧室，她们需要什么东西，都得穿过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我的卧室……另外，她们就餐处就设在我的前厅里。”最终想出了与外界相通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在窗户上搭一块仅作梯子用的木板。从此可以看出，俄国的宫殿同凡尔赛宫的差距还不小。

叶卡特林娜对她在施特廷那间与钟楼为邻的小房子一直恋恋不忘，时而愉快地对她外婆在汉堡的大厦和她伯父在采勃斯特的城堡作一番回忆。尽管那是一些十六世纪的石头建筑，粗糙，但是足够结实。她在外表豪华富丽的新住所中，对种种不适忍受着；她写了下面一首小诗以此发泄不满情绪。

让恩盖了一幢屋子，
可是它毫不值钱：
冬天让人冻得颤颤发抖，
夏天又不避暑。
他忽略了该设计一个楼梯，
后来只好把它造在墙上……

伊丽莎白的宫殿建筑粗制滥造，陈设一般。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当时在俄国一所宫殿还没有有一套固定家具。当时的家具是私人化的，出门时也带着。这大概是东方民族游牧生活遗留下来的习惯。帷幕、地毯、床铺、镜子、桌子、椅子、必需品和奢侈品，随着住所的变动从冬宫搬到夏宫，又从夏宫搬到莫斯科和彼得霍府。不难想象，很多东西在搬运中丢失和损坏了。这样，豪华与粗随陋便实现了畸形结合。人们在用黄金的餐具吃饭的同时，摆放餐具的桌子却断了一条腿。一套英国式和法国式的家具尽管漂亮，却没有一件可以坐的东西。在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莫斯科查格洛柯夫家里，叶卡特林娜曾经住了一些日子，但那里连家具都找不着。伊丽莎白本人也屡屡遇上这种情形，可是她每天喝茶用的碗，却是她托人从君士坦丁堡带来的，价值不菲。

由于混乱的物质状况，表面上的豪华大为贬值，但这种状况，是与行为的放浪成正比的。尽管外表奢华，讲究礼节，但放浪行为却时常使皇室的尊严受到损害。叶卡特林娜在《回忆录》中通过一件事对上述情况作了说明。如前所述，叶卡特林娜和她丈夫的随从人员被强制调换。在贝斯杜热夫进行此次行动前不久，彼得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至少成为国务大臣采取严厉措施的一个借口，并得到女皇首肯。大公演傀儡戏的那个房间，有一扇门可通向女皇的一个客厅。自从这对年轻夫妇搬入这所宫殿的一半房子以后，这扇门关死了。伊丽莎白命人在这个客厅里摆上餐桌，有时就同亲信在那里进餐。这些私人宴会有秘密性质，桌上的餐具都已安排妥当，仆役在吃饭时退出。彼得有一次听到了欢笑声和碰杯声，就在门上钻了几个洞进行窥视。他看到了坐在桌边的女皇、穿着长袍的猎骑兵长官拉祖莫夫斯基和十二个宫廷侍臣。彼得觉得这个极有意思的场面不应独享，就去叫叶卡特林娜来看。但是她对此没有兴趣，甚至警告丈夫，说这种行为既粗俗又危险。她把她的话当耳边风，并邀请她的侍从女官来看，为看得更清楚一点，要她们爬到椅子和凳子上去，并在门口排成一个半圆形座位，有意让女皇受辱。这件事情迅速流传开来。女皇怒不可遏。她甚至叫她的外甥别忘了彼得大帝那位忘恩负义的儿子下场，换言之，他的性命不一定比阿列克塞更稳当长久。此事传遍整个宫廷，他们都受到嘲笑。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至于叶卡特林娜，她从这件事上吸取到的教训与经验，如果不是道德上的，也是实用才智方面的。日后穿长袍的宠臣也围坐在她四周，但她能够设法不让别人从门缝里看到他们。她或者将其隐藏，或者让民众尊敬他们，使其背景无可挑剔。从伊丽莎白那里，她还吸取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伊丽莎白女皇在私人盛宴上常常会忽略自己的尊严，所以叶卡特林娜拒绝对这种宴会的秘密进行窥探，但她在11月25日却出席了一次隆重的宴会。这是伊丽莎白登基的日子，每年要举行这样一次宴会以示庆祝。在冬宫的大厅里为三百五十名士兵和军士大排筵席，因为他们就在历史上的今天拥戴女皇取得了政权。女皇身穿上尉制服，脚登骑马长靴，帽插白翎，腰悬军刀，坐在她的兵士中间。宫廷臣僚、高级军官和外国使节则在隔壁的房间里就座。叶卡特林娜早年看到这个场面时就对此极感兴趣，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能在紧要关头，穿上军装，同样以此激发那些格列纳吉尔兵的热情，得到这些人的效忠，因为他们已从过去吸取了干冒险事业的经验。

大公时常热衷于自己的娱乐和游戏，但有时也会突然与叶卡特林娜亲近起来。这样的时刻并不能给她带来多大的欢乐。他同叶卡特林娜在整个冬天，只谈他的建屋计划。为讨他欢心，她只好对其计划多次修改。不过，对她最残酷的考验还不止于此。大公将大群狗养在夫妇俩的房子里，让这里臭气弥漫。女皇不准养狗，所以彼得设法在两个房间公用的壁龛里把狗藏起来。这样一来，每天晚上叶卡特林娜都受到烦扰。白天，狗群的尖叫和狂吠，使她难有片刻安宁。一旦狗群安静下来，大公就进行他的提琴演奏，拉着琴走来走去，竭力使乐器制造极大噪音。他爱好喧闹。此外，他也越来越沉溺于酒中。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从1753年开始，他几乎每日酗酒。在这方面，伊丽莎白显然难以对他有所制约。他偶尔还演傀儡戏。叶卡特林娜有一次，看见他身穿礼服，脚登长靴，拿着出鞘的军刀站在一只被吊在天花板上的老鼠前面。这只倒霉的老鼠由于吃掉了一个站在纸糊城堡前面用淀粉做的哨兵而被判处死刑。

可以肯定，叶卡特林娜虽然年轻而富有活力，但她如果缺乏某种习惯的培养，有时暂离让人难受的家庭，使精神缓和下来，她也难以支持下去。夏天在奥拉宁堡，她起得很早，穿上男装，马上就在一个老仆人陪同下去打猎。“在附近的海边有一条渔船，我们背着猎枪，穿过花园；于是，我们就上了船。奥拉宁堡运河的芦苇把大海都围住了，我就打在芦苇丛里藏着野鸭。”叶卡特林娜除了打猎以外，还以骑马为借口经常外出。伊丽莎白自己就热爱骑马。但是她对叶卡特林娜对这项运动的爱好加以限制。大公夫人特别喜欢骑在有两个脚镫的平底马鞍上，女皇认为这也许造成了她的不育。于是，叶卡特林娜就在马鞍上设法配备一个特殊装置，使伊丽莎白误以为她仍是按女子方式骑马的，但当马跑到无人处时，就可以立即改变骑马姿势。穿一条从头到尾裁成两半的裙子有助于玩弄这套把戏。叶卡特林娜的骑术学自一位武备学校的教练、德国女骑手，她因为进步迅速获得了一副银制的荣誉马刺。

她也好跳舞。一天傍晚，在生性好喧闹的伊丽莎白为宫廷安排的一次舞会上，大公夫人在和萨克森公使阿尔盖姆的夫人看谁跑得时间最长的打赌中获胜。然而，在漫长的冬季中，所有这些娱乐对打发精神上的沉闷无聊都还无能为力。

居伦保格伯爵劝叶卡特林娜读孟德斯鸠和普卢塔克的作品。在她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戈洛维娜伯爵夫人则断言，是列斯托克第一个指导叶卡特林娜读培尔的辞典。叶卡特林娜不一定是从这样艰深的作品开始读书的。事实上，她本人已经指出了其中的真相。她读的第一本书是一本小说《白梯兰》。她开始读的是小说，这毫无疑问是她周围人物再普通不过的读物。她显然看了很多小说。她认为有些冗长沉闷的小说，使她厌倦，不过她没有将名字一一列举。比尔巴索夫认为，由此可以推断出，她读了拉卡利普列涅特的小说，读了《阿斯特莱》与《达夫尼斯和赫洛娅的田园式爱情》。她在这些小说中所读到的令人心动的描写和迄今仍是独特的淫词秽语，完全可能促成了她身为女皇时的某些爱好。她读到：好心的邻居李克索妮娅向达夫尼斯传授了一些经验，她又把这些经验传授给了天真的赫洛娅；“达夫尼斯在她身边坐着，吻了吻她就躺下了。李克索妮娅觉得他已准备就绪自己就……”由阿米奥翻译的龙基纳作品译本在当时非常成功，重版多次。即使最正经的女人也不会对以上描写发生震惊。台斯居德里小姐的小说反对这类作品中过分粗俗的现实主义，直到某天这种现实主义由于故事缺乏新意而衰落下去。从这可以看出，文学进化史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某种东西的重复再现。

叶卡特林娜从这些小说中所汲取到的知识尽管毫无可以炫耀之处，但还是因此而喜欢读书。当她抛弃小说，对之不胜厌恶时，她已经学会了读书，转而阅读其他书籍。她没有选择性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地读了很多书。台谢维涅夫人的《书信集》使她欣喜若狂，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毫无疑问，她通过这些书信而特别喜欢书信体，也培养了写信时那种不拘形式、断断续续的笔法，当然这些书信远非达到范文水准。她不过极为忠实地模仿台谢维涅，她十分勇敢地写作，以艰涩的德文遣词造句，海涅和勃尔尼只是因为人种的特殊混合，才得以摆脱这样的文体。

在读了台谢维涅夫人的《书信集》以后，她就开始读伏尔泰的著作。十七年以后叶卡特林娜，写信给这位菲尔涅斯克的总主教：“我可以告诉您，自我有自由支使的时间以来，即从1746年以来，我从您那获益匪浅。在此以前，我只对小说感兴趣，但我偶然地读到了您的著作。从此以后，我就对您的著作保持着持续的兴趣，再也不想看平庸的书籍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也许自己都忘了，在她的《回忆录》中，只提到当时阅读伏尔泰的一部著作，她甚至忘了是什么著作。另外，她并没有恭维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而是谈到她读过写得极为不错的书。这些书是巴尔的《德意志帝国史》、彼列非克斯的《亨利大帝的生活》，主要是布兰托姆的著作。将伏尔泰与这些人相提并论，并没有使他感到特别骄傲，尤其是彼列非克斯的影响，竟同与他对叶卡特林娜的影响进行着竞争。叶卡特林娜把亨利四世视为一位模范和伟大的国王、无与伦比的英雄国君。她向法里柯奈定做了他的半身雕像。她多次地表示惋惜，她竟无缘见到这样一位杰出的国王。然而，她希望有幸与他在天堂结识。她认为，在革命时期，亨利大帝的政策对拯救法国和君主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正是出于对亨利四世的崇拜，她对美人加勃列莉这位情人的缺陷以及他的不追求急功近利，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还认为其理所当然，并不认为这一行动和一位国君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的地位毫不相称，和一个光荣王朝的总方针也不是大相径庭的。大概，彼列非克斯的缜密逻辑，并不能令她心服。她接触到他的一个观点：“为了让大帝永享盛名，当然希望他的品性无懈可击，除了赌博。但是，在一个基督教国家里，他还有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缺点，这就是他极好女色。”她只是对亨利四世给她作出了榜样而满意，因此把他的道德品质置诸脑后。

她认为自己对布兰托姆的著作曾经“极感兴趣”，这位作家的著作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她的思路。她很重视对蒙果麦利的评价，“他执行任务时并不尽心，因为他很爱赌博、酒和女人。但是他一骑上马，就不愧为一位最杰出、最勇敢的军官”。她也注意到了作者对那不勒斯女王约翰娜二世的评价和指述极为重视：“这位女王出了名的生性放荡，传说中，她总是同某一个男人陷入热恋，并通过不同途径享受着这种爱情，而且同时有好几个男人与她保持这种关系。然而，这位漂亮而伟大的女王的放荡行为几乎是无可指责的……显贵而美丽的女子都如同太阳，把它的光和热洒遍大地，泽及众人。所以，这些显贵的女人，应对欣赏她们美丽的人慷慨相赠。那些讨人欢心的显贵和美丽的女子，不管她们是用什么手段，她们都不应过于专一，而应该经历多次爱情。这种见异思迁，喜新厌旧是非常好的，是无可厚非的。”

与布兰托姆的著作相比，巴尔的《德国通史》在叶卡特林娜看来，也许是艰深晦涩的。她在《回忆录》中说，她一个星期看一卷。她认为，她没有耐心全部读完，因为她只提到十一卷书中的九卷。更可能的是，阅读这部著作，使她对弗里德里希二世和普鲁士的政策开始有所不满。弗里德里希二世及其政策，正是在巴尔的最后两卷书中才提及。此外，叶卡特林娜是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在 1749 年知道这部著作，即这部著作出版后不久。因此假设她对弗里德里希产生成见是阅读了这部著作的结果，那末，这种成见孕育了很久都不露痕迹，因为在 1771 年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时候，这样的成见还没有任何迹象。最可能的是，叶卡特林娜是从巴尔的著作中才第一次知道了德国的情况，知道了其中错综复杂的利益之争，因为她从前对采勃斯特和施特廷的访问，只使她留下了有关这两个城市的极其模糊不清的印象。

很难设想培尔的《辞典》对一位还很年轻的读者会有何影响。她是在 1751 年阅读的这部《辞典》的第一卷。叶卡特林娜说，她读完了全部四卷著作。在这四卷著作中，培尔叙述了当时精神文明的成就。但是，她不懂希腊文与拉丁文，所以只能略过很多引文，这些引文大概要占《辞典》的一半篇幅。其中还应有四分之一专门叙述哲学论文和宗教争论的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她很可能也看不懂。她大概只是把其余部分浏览了一遍，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辞典是很艰深的。她也许只是对某些章节中的一些概念有所吸取，日后她就利用了这些概念。作者提出的国民政权的大胆理论，对她的思想显然产生过一些影响，促成她最初采取一些立法措施，虽然她并非同意培尔关于国王都是大骗子的说法。不过，她对“统治规则和真正诚实是不相容的”这个思想，表现出了极大的震惊。除此之外，她也认识到，不论是宗教伦理还是世俗道德，不论是西缅昂·托多尔斯基的学说还是路德的教义问答，不论是女教师卡苔莉的智力教育还是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的严格原则，在哲学家培尔的冷静批判和行家布兰托姆高傲的评价下均不堪一击，这两个人并不认为还有永恒真理和绝对原则的存在。

1754 年，当她沉溺于对世界的思考之时，一件祈盼已久

的事使之中断，使她相当单调的日常生活遭到破坏，她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她有了孩子。

5

围绕此事发生原因而提出的疑问，在她的一生中引起了最多的争论和意见。应该确认，大公夫人结婚已经十年，其间，她和彼得一直没有生育，而且夫妻关系逐渐冷淡。在叶卡特林娜《回忆录》俄译本附录中，有大公于 1746 年写给妻子的一封信，这封信极为明确地证明他们夫妻关系发生了危机。以下就是这封信：

“夫人：

今夜，请您不必与我同眠。您瞒不过我。直至今天下午，我们相别两周，床已经容不下两个人了。

您的十分不幸的丈夫、您对
他名字毫不介心的彼得”

与此同时，叶卡特林娜虽然生活在孤独与监视之中，但她还是面对许多的追求和诱惑，使她的道德经常面临严峻考验，而她本人，似乎对爱情的气氛乐而不疲。

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承认，的确，她虽然并不美丽，但她善解人意。她的优势就在于此。她在召唤爱情，并影响到她周围的人。我们已经看到，她老师的丈夫如何受了她的诱惑而沉沦。可以这么说，开头的几次危险并未对她造成损害。她没有抢走玛丽娅·谢苗诺夫娜丈夫的爱情。但在这件事上，她也毫无可取之处，因为她认为他从内到外都是既丑又蠢的。1749 年夏天，她很郁闷、烦恼。她在查格洛柯夫家的田庄拉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耶夫度过这个夏天的一部分时间。其间，几乎每日同年轻的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伯爵会面。他与查格洛柯夫家的田庄相邻而居，坐车往返于波格洛夫斯柯耶与拉耶夫之间，每次来回要走六十俄里。叶卡特林娜二十年之后，忽然想到问他，有什么原因来排遣大公宫廷中的寂寞，因为他当时完全有能力请莫斯科上流社会的优秀人物成为自己座上宾。“爱情”，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在拉耶夫您有心爱的人吗？”“是您。”她哈哈大笑。她对此从没有在意。

但事情不大可能总是那么凑巧，查格洛柯夫生得丑陋，拉祖莫夫斯基过于文弱。另一些人既没有前者的缺点，也没有后者的优点。1745年离去的查哈尔·车尔内舍夫，在1751年重返宫廷。他发现叶卡特林娜更漂亮了，而且竟毫不隐瞒自己的这一想法。她对此极为开心。在跳舞会上当时流行一种风气，客人们相互在小纸条上题一些小诗，写得是否成功，视当事人的应变力而定。在一次这样的跳舞会上，车尔内舍夫塞给她一纸热情洋溢的情书，她喜欢这个游戏，并且乐意它继续下去。他想乔装成一个仆人，潜进她的房间，她对他发出了警告，于是他们就继续进行那游戏。

这些通信作为十八世纪一位贵夫人和情人通信时所使用的典型文体出版，作者姓名被抹去了。其内容证明查哈尔·库尔内舍夫无疑有资格被称作她的情人。

继车尔内舍夫兄弟之后，萨尔蒂柯夫兄弟出现了。他们是大公的宫廷侍卫官，出身于俄国最古老的名门世家之一。父亲是一位侍卫长，母亲是果利津公爵的女儿，她在1740年侍奉在伊丽莎白左右。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有一番特别的描述：“萨尔蒂柯娃为使很多家庭受到迷惑，而进行了很多活动。她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很漂亮，但生性极其乖张，子孙后代最好对此一无所知。她常常带着她的一位女仆到兵营里去，同兵士们鬼混，一起喝酒，赌博，经常赌输，让他们赢钱……保护女皇陛下的三百个格列纳吉尔兵，都是她的情人。”哥哥彼得天资低下，在叶卡特林娜看来，其外表与智力与查格洛柯夫旗鼓相当。弟弟谢尔盖却有其吸引人之处。1752年他二十六岁，两年以前已和女皇的侍从女官玛特列娜·巴甫洛夫娜·巴尔克结婚。这一结合是出于相互间的爱恋。就在此时，他爱上了叶卡特林娜并展开追求。那时她频频去拜访查格洛柯娃，因为查格洛柯娃怀孕在身而且身体不好，极少外出。她在那里总能碰上谢尔盖·萨尔蒂柯夫，她就猜到，他的拜访对象并非女主人。显然，她积累了不少经验。萨尔蒂柯夫很快让她完全看清楚了这个问题。当时查格洛柯娃已放松了对她的监督。他也想出一个方法使她的丈夫缴械投降，因为这个人也对大公夫人有意，更加令人感到不便。他认为此人有做诗的天份。老实的查格洛柯夫对此极为振奋，就坐在墙角里，根据不断给他的题目做起诗来。这时，谢尔盖与叶卡特林娜便可自由地畅谈。谢尔盖不仅极为漂亮，而且机智过人。叶卡特林娜说他是地地道道的机灵鬼。她默不作声地听着他吐露衷情，显然不想去打断他。她最后问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简捷地回答了他要从她那里得到的幸福。“您的夫人怎么办呢？”她问他。这几乎是一种直白，并最大地拉近了他们的距离。这个问题没有难住他，他对玛特列娜·巴甫洛夫娜弃而不顾，说这不过是少年时代的一个错误，并讲述了感情的迅即消散过程。叶卡特林娜确定她已竭力摆脱他，甚至说他的行动为时已晚。

“您怎么会知道呢？如果我已经有了心上人呢？”这个手法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并不高明。叶卡特林娜自己就承认，要摆脱这位漂亮的诱惑者极为困难，因为他的确很讨她喜欢。

在查格洛柯夫组织打猎之时，谢尔盖得到一次他企盼多时的机会。他们俩有一个半钟头的幽会时间。为了结束这一次幽会，叶卡特林娜被迫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在《回忆录》中，这个场面得到了细致的描述！临别时，萨尔蒂柯夫要她承认她对他的感情。“是的，是的，不过你得快走开吧！”“好，就这么定了！”他一面叫着，一面拍马而去。她想收回这句可能给她带来不幸的话，就在后面大声否认他回答道：“是的，是的！”他们迅速分手了，以便很快能有下一次相会。

谢尔盖·萨尔蒂柯夫不久后被迫离开宫廷。关于他与大公爵夫人的流言，引起了伊丽莎白的干预。女皇把查格洛柯夫夫妇大骂一顿，给谢尔盖一个月的假到乡下去探亲。他得了病，到1753年2月才重返宫廷，立即又加入叶卡特林娜周围的秘密团体。那里以年轻人为主，还有一位出自名门的追求者列夫·纳雷什金，也在那里经常出现。当时，他已经以小丑的角色出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还将扮演这个角色，不过此时，他不想以丑角来限制他的虚荣心。叶卡特林娜当时同查格洛柯夫夫妇保持着融洽的关系。她一方面与妻子套近乎，向她证明，她拒绝了她丈夫的追求，另一方面却巧妙地不使查格洛柯夫的希望完全破灭，以使他任自己调遣。她对他们的信任和朴实大加利用。不知是出于小心，还是由于天生的多变，谢尔盖现在倒不见了从前的热情，所以两个人扮演的角色倒了个，叶卡特林娜反而要抱怨他的冷淡。可是不久，最高当局又进行了一次完全意想不到的干预，使他们的第二次热恋有了完全不同的内容。要叙述这一事件的经过极为困难，如果没有叶卡特林娜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证明材料，这件事的真实性会受到极大质疑。在几天之内，萨尔蒂柯夫被贝斯杜热夫召见，叶卡特林娜则被查格洛柯娃找去谈话，两个人在敏感问题上都受到了不可思议的暗示。这位女教师显然是女皇的代言人，她一面在保卫大公夫人的优良品德和她丈夫的美誉，一面告诉这位少妇说，有时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必须置于任何其他的考虑之上，甚至要优于妻子忠于丈夫的道德原则，如果这个丈夫由于不能生育而使皇位继承出现问题，以致难保帝国安宁的话。

最后，建议叶卡特林娜一定要在列夫·纳雷什金和谢尔盖·萨尔蒂柯夫之间选择一位，同时查格洛柯娃说，她相信叶卡特林娜最好挑选前者。叶卡特林娜不同意。“要是这样，选另一个吧”，女教师这样宣布。叶卡特林娜极为小心，一直默不作声。贝斯杜热夫与谢尔盖·萨尔蒂柯夫的谈话有着同样的内容。

叶卡特林娜曾怀孕三次，前两次都流产了。最后在 1754 年 9 月 20 日生了一个儿子。有关孩子的父亲这一问题，被提出来是完全有道理的。以下是这个问题在一个文件中的解答过程。这个文件，就是曾引用过的夏姆波的见闻录：

“放荡的大公夫人听完了萨尔蒂柯夫的叙述以后，劝他要有所克制。有一次，两人言谈甚欢，萨尔蒂柯夫大胆地向她倾诉心声；她对他态度温柔，感情激动，在分手的时候，她不禁朗读了马克西姆给克西法拉的一首小诗：《请别有负我将为你流下的眼泪》。

……行宫迁往彼得霍府。大公夫妇跟随女皇前往。举行了几次打猎活动，大公夫人以身体不好为由没有参加。萨尔蒂柯夫以诸多借口，获得大公批准，可以不必与他同行。他和大公夫人一起度过全部时间，他很好地利用了别人对他的友善。萨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尔蒂柯夫第一次有了莫大的幸福感，他的意中人终于投入他的怀抱。但很快他便弄清，更确切些说，是大公和他分享这个意中人，因为他获悉大公已痊愈了。但是，干这些勾当，没有女皇的同意是极不安全的。偶然一次良机，事情才得以变得安全稳妥。有一次，宫廷里所有的人都参加了一个极为壮观热闹的跳舞会。女皇从正怀孕的纳雷什金娜身边走过，当时纳雷什金娜正在和萨尔蒂柯夫闲谈。女皇认为，她应该让自己的美德影响到大公夫人。纳雷什金娜回答说，这么做也许很简单，如果女皇允许她和萨尔蒂柯夫主持这件事，她保证一定能完成任务。女皇请她说明原因，纳雷什金娜说明了大公的缺陷及其补救的极大可能性。她补充说，萨尔蒂柯夫受到大公的信任，他有能力说服大公去补救这个缺陷。女皇不仅同意这样做，而且暗示，这一做法无疑是立了大功。萨尔蒂柯夫立即着手说服大公，要他做该做的事情，以解决皇位继承问题。他向大公说明了必须提醒他的政治原因。他也提到完全不同的快乐，竟使大公开始心动起来。同日，萨尔蒂柯夫举行了一次晚宴，邀请了大公的亲信。正在心情愉快之际，大家都提出希望大公答应他们的请求。这时，布尔加夫带着位外科医生走了进来，手术顷刻之间完毕，而且极为成功。萨尔蒂柯夫由于这件事，从女皇那里得到了一颗漂亮的钻石。萨尔蒂柯夫认为，这件事‘既使他的幸福得以保证，也使他受人赏识’，可是却几乎招来一次灭顶之灾……大家都在谈论大公夫人和他的关系。人们利用这件事在女皇面前对他进行诋毁……人们告诉女皇，手术不过是要给一件硬说是大公做的事换上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这些恶意指伤，引起女皇的极大重视。她似乎想起萨尔蒂柯夫对于她对他的好感视而不见。他的敌人做的更为过分，他们甚至对大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公也产生这样的怀疑。”

此后，夏姆波的报告叙述了各种错综复杂的阴谋。女皇和大公谈了几次话，最后他们一致肯定萨尔蒂科夫是无辜的。有一段时间，叶卡特林娜也卷进此事。

“女皇开始对萨尔蒂柯夫产生不满的时候，她不去保护大公夫人，却当众说，她全知道过去发生的事，等大公身体康复并能行使丈夫的义务后，她希望大公夫人能出具在此以前应该保持清白之身的证明。”

叶卡特林娜在警惕性很高的朋友们的警告下，就忿忿不平地提出了抗议，并且最终使伊丽莎白的怀疑消弥于无形。后来，大公提出了无可争议的证据，彻底证明了自己夫人的清白。

“大公可以同大公夫人行夫妻之礼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大公为满足女皇喜欢寻根刨底的好奇心，把她想了解细节都告诉她。在他们实现夫妻真正结合的那一夜过去以后，他一早把她希望知道的、证明大公夫人清白之身的证据，放在一只由他亲自经手封闭的锦匣内呈与女皇……这一事件并没有使大公夫人和萨尔蒂柯夫之间的联系中断，这种联系还延续了八年之久，而且热烈程度一如既往。”……

1758年11月夏姆波的见闻录从凡尔赛寄往彼得堡，这是对马尔吉斯·洛比达利叙述的一个补充说明。洛比达利对这个补充说明作了评价：

“我愉快地细细拜读了描述大公夫人出嫁和经历各种奇遇的长篇小说的第一卷。它包含着一部分事实，但在文字上有所修饰。但是仔细深究男女主角减少了这些奇遇的趣味。萨尔蒂柯夫极为无聊，是一个俄国的纨皂子弟，不学无术又不正经。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大公夫人要喜欢他是不可想象的。认为她和萨尔蒂柯夫通信，这种想法不过是谎言和吹牛。”

的确，那时叶卡特林娜已经与波尼亚托夫斯基相识，洛比达利说过，她开始了解二者的差别。

不过，这位法国外交官的叙述中的某些细节，和叶卡特林娜本人在《回忆录》中的叙述有所出入；其他资料来源中有关这个微妙问题的记述，更使问题变得不可捉摸。保罗无论是外表还是性格，特别是性格，都与他法定的父亲极为相似。可是，当时几乎无人认为彼得就是他的父亲。当时甚至还有另一个说法。洛比达利在一个地方写道：“这个孩子是女皇本人的儿子，大公夫人的儿子被她换走了。”不过在下一个外交官的报告中，自认为更清楚内幕的洛比达利对上述说法表怀疑。但是，这种说法的产生却有女皇本人的促进之功，她在大公夫人分娩时所做的一切，也大大助长了这些流言的传播。婴儿刚一出世，女皇就命令赶快替他洗澡，并取名为保罗，并令人将他带走。叶卡特林娜隔了六个星期才看到自己的儿子。当时只留下她和女仆两个人，她甚至没得到最必要的护理。她突然变得似乎毫无价值，谁也不把她当一件事。产床放在一扇门和两扇大窗中间，从窗里不断刮进来的风，令人无法忍受。叶卡特林娜浑身大汗，想睡到自己的床上去。弗拉奇斯拉沃娃不敢答应她。叶卡特林娜想喝水，也得到了同样的回答。三个小时以后，舒瓦洛娃伯爵夫人终于出现并给了她一些帮助。是日与次日，她没有见到任何人。大公在隔壁房间里和他的朋友们大摆宴席。小孩受到洗礼以后，人们用金盘子托来女皇奖赏她十万卢布和一些珠宝的圣旨。她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珠宝并不特别值钱。叶卡特林娜说，自己不好意思赠给自己的保姆。那笔钱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使她极为高兴，因为她欠债太多。但是她的高兴没持续多久。几天以后，宫廷管理局秘书契尔卡索夫伯爵恳求她交回这十万卢布。女皇命令再拨出十万卢布，但国库已空空如也。叶卡特林娜知道这是她丈夫干的好事。彼得对她得到十万卢布深为不满。他两手空空，而他本来以为，他也能得到女皇至少同样的恩赐。为了安抚彼得，伊丽莎白命令也送他十万卢布，女皇下个命令当然很简单，但她没有对财政情况的困难加以考虑。六周以后，极其隆重地庆祝了大公爵夫人的“净身日”这一天她得到了特别待遇：让她看了小孩。她觉得小孩很漂亮。举行仪式期间，小孩一直和她呆着，然后又抱走了。这时她听说，谢尔盖·萨尔蒂柯夫被派往瑞典报告诞生了大公的消息。当时，以谢尔盖·萨尔蒂柯夫在俄国宫廷崇高地位而论，这样的差使并不意味着他受到宠信。相反这很可能是一种高级的流放，假如他并非失宠和受到惩罚的话。从这一点来看，他的出使确是具有深意的。

这个问题我们无意再继续深究下去。因为，我们觉得这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至于谈到叶卡特林娜，那末对于她的道德和思想发展过程来说，惟一值得关注的，是在叶卡特林娜同列夫·纳雷施金、查哈尔·车尔内舍夫或其他一些次要人物所生的第一个儿子的摇篮边上，肯定也站着谢尔盖·萨尔蒂柯夫。我们看到，叶卡特林娜做母亲的权力在强权下受到很大的限制，而这种不完全的做母亲的权力遭到了社会不可理喻的怀疑。在最自然的权利和义务遭受侵犯的表面礼节下面，颇有让人起疑之处。最后，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年轻的少妇和母亲，只能在缺少儿子和丈夫时独守空房，极度难堪，默默忍受不被重视与孤寂之苦。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6

如果叶卡特林娜只是个平凡女子，那末，这样的生活不过给十八世纪添上一两段丑闻史插曲。谢尔盖·萨尔蒂柯夫会后继有人，大公一定会有新的根据来指责妻子对己不忠。但叶卡特林娜并非平凡女子，后来她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她正视自己的家庭情况而并不甘愿做一名忠实的妻子和受难者。萨尔蒂柯夫之后，她又有了别的情人，她甚至终于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现代史上极端放荡和淫乱的道路。但是她并不完全沉溺于此。一方面，她不顾一切地日日寻欢作乐，因而使她的情欲有增无减；但另一方面，她也审慎地想到了她的地位，她当时已萌发的野心，她那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发出光芒的优点。她把握住一切。她在仔细思考，她在自我修养，她在使自己的性格和思想与自己的光辉未来相适应，其初步行动，前有所述。

其间，她更专注地学习俄国文学和俄罗斯语言。她阅读手边的一切俄罗斯文书。毫无疑问，她认为这些书缺乏思想见解。在她读过的这些书籍中，除了巴洛尼亚的两卷《编年史》的俄译本以外，她甚至忘了其他书的名字。但是她从中确立起并一直保持着一个信念，这一信念给她未来的王朝打上了明显的烙印，并使之延续了彼得大帝朝代的成就。这个信念就是，俄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以缩小它同欧洲的差距，从而使俄国同它在欧洲应有的地位相一致。

与此同时，她在认真的阅读中获益匪浅。虽然居伦保格劝她读《罗马盛衰原因论》，她还是没有这么做。她读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以后又读了塔西佗的《编年史》和伏尔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泰的《论民族的习俗和精神》。

塔西佗的描述与她身处的环境极为相符，这一点使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时代和环境的相异中她发现，人类身上的某些典型特征和人类必须服从的某些法律，是自古不变的。她看到了同样的气质感情、同样的性格特点、同样的政体和局势，产生的结果也是相同的。她在学习中判明这些如此不同但又如此相像的因素所具有的难以捉摸的推动力，研究其内在结构，认清其价值。照一位瑞典外交官的说法，她具有冷峻的哲学头脑，擅长对事件及其原因进行抽象的判断，也擅长居高临下地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人类进行考察。

不过，她更爱读孟德斯鸠的著作。他不仅提出了事实，而且还从中抽象出理论思想作为现成的公式。她如饥似渴地吸收它们，按照她生动的比拟，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圣礼书。她将《论法的精神》视为每个头脑健全的统治者的必要参考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经清楚了这部著作所包含的深意。总的说来，在十八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对孟德斯鸠的著作读得最多，却懂得最少。包括叶卡特林娜在内的许多人都从他那里汲取理论和思想，甚至可以个别地对这些理论和思想加以运用，但几乎没有人能够全面地领会这种理论，理解其中蕴含的深意，甚至谁也没有想过要完全运用这种理论，这么做会使现存政治社会制度发生彻底变革，也会引起一个比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要激进得多的革命。他在理论认真探讨并试图消除人类社会组织中他所研究过的弊病、他所指出的社会不公和他所预料到的灭顶之灾。要消除产生这些弊病的基础，就不仅要消除某种规章制度或某种统治方式，而且要消除那统治世界的主导思想。这无异于要用理想的、也许是难以实现的自然力量平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衡，去平息和取代各种利益和欲望之争，这些利益和欲望在各个时代的人类生活中充斥着，而且很可能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本质。

叶卡特林娜对这一切缺乏了解。她认为自己像孟德斯鸠一样，有共和主义思想，但没有想到，按照这位著名作家的想法，这样一个思想要适应什么东西，也没有意识到这对她自己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她喜欢共和主义思想，正象她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她接受这种思想，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时尚。除此之外，还有对滥用专制制度发出警告，即认识到在人类活动中，必须用公共理性和教导来对个人的专制进行节制。以后，叶卡特林娜还在官方文件中以大胆的革命思想震惊了整个世界。这些思想抄袭自孟德斯鸠和贝卡里亚，而且也缺乏对它们意思的透彻了解。当这些思想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而向她表现了自己的真实内容时，她再也不能将其完全付诸实践。但是，她的统治仍有其合理性，甚至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统治。从这一点来说，孟德斯鸠还是在她身上起了作用的。

由于她的小心谨慎和生来几乎不行错半步的健全头脑，她立刻意识到在专制君主的地位和对专制制度的仇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极其尖锐的矛盾。这个发现让她极不痛快，因为她那时已经渴望去攫取权力。这个发现后来使她同某些哲学家发生了冲突，同时又有一个人向她证明，使她感到恐惧的那种差别是非本质的。这个人就是伏尔泰。在治理民众方面为所欲为，是一种错误和罪行。应由理性来统治世界，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种理性应有人在地球上体现出来。这一原理的确立将会引出这样一个公式：专制主义也许是地球上最为适合的统治方式。甚至在合理的条件下，它也是最好的统治方式。为此，还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需要使这种统治变得文明。《哲学辞典》一书作者的全部政治理论就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伏尔泰才使叶卡特林娜感到衷心的喜悦。叶卡特林娜对这个公式是如此实行的：她在伏尔泰哲学的培养下提高修养，进行着理性的统治，她是理性的最大体现者，肩负着统治俄国四千万人民的重任。她是一位神以及这样一些神的原型，这些神最后被千奇百怪的思想和荒诞不经的虚构推上了被革命的狂饮所弄脏了的祭台。

这就是伏尔泰成为叶卡特林娜最喜欢的作家的原因。她视他为良师。思想上的引路人。他教育她，但不对她进行恐吓，把她的欲望同他灌输给她的思想调和起来。同时，他针对孟德斯鸠所指出的可悲的人类社会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极易实行的解决方法。孟德斯鸠以总纲领为依据。如果按照他的话去做，那么世界将发生彻底的变化。伏尔泰是一位天才的经验论者。他对人类机体上的一切创伤逐一地进行检查，并且着手对它们进行治疗。在不同的伤口敷上各种药，病人也就完全康复。真可谓语言表达简明准确，思路逻辑清晰，智慧博大精深。叶卡特林娜和她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被他衷心折服。她对这一位写作技巧方面的大师十分迷恋和钦佩，包括他的优点和缺点。他的缺点也许更让人着迷：他对事物的一些流于表面的理解、结论轻佻、论断有失偏颇，此外还有粗暴无礼、对已有的偏见的恶毒攻击以及反对宗教；这些偏见是对当时的哲学倾向以及震惊当时思想界的要求解放的渴望的反映。如果伏尔泰不帮助叶卡特林娜从路德教改信东正教，那末日后与她对自己的改教行为回忆时，他还是会减轻她的心理负担，至少也能消除某些不安。同时，在其他一些违背路德教和东正教严格教义的事件中，他也使她容易心安理得。他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纯属理性的自由思想，使人确信各种不遵守当代风俗和习惯的行为是正当的。伏尔泰世界观中的这一方面使他的思想得以风行，同时也吸引着叶卡特林娜。

可以肯定的是，她还钦佩伏尔泰其他一些更为高尚的人格特征，如宽大为怀的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后者使他在宗教事务方面成了忍让的信徒；宽大为怀的精神，使他受到整个欧洲的拥戴，把他当成卡拉斯和西尔文的捍卫者。叶卡特林娜思想中的一些有益面，也是从他那里取得的。

然而，她当时从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塔西佗身上获得的最大收益，是她在处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时的某种灵活性和人道主义精神，换言之，是她从事政治与权力斗争时的一般准备工作。

同时，通过与这些伟大思想家的接触，她的思想迅速发展成熟，也日渐发展了自己的实践意识。她有了新的情趣和习惯，开始从其他方面获益。她开始喜欢一些她青年时代感到恐惧的严肃人物，她特别喜欢和老年妇女相处，这些人在伊丽莎白的宫廷里是失宠的。她把她们请来与自己进行长谈，并由此掌握了讲俄语的习惯。这补充了她从弗拉奇斯拉沃娃那里得来的有关社会内部生活的知识，从而使她很快对这个社会了如指掌。最后，她获得了有益的友谊、宝贵的同情，成为她日后加以利用的资本。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叶卡特林娜完成了她的二度教育。

第二部 夺权之路

第四章 大公夫妇的宫廷

1. 叶卡特林娜介入政治。爱情和政治。威廉斯与波尼亚托夫斯基。哥尔恩伯爵的狮子狗理论。大公夫人缺钱用。英国银行家沃尔夫。2. 贝斯杜热夫遇上麻烦。他力图与叶卡特林娜接近。伊丽莎白逝世后的皇位继承法案。大公夫人参与制订的威廉斯的大胆措施。七年战争。阿普拉克辛元帅的退却。在此事上对叶卡特林娜提出的指责。3. 波尼亚托夫斯基在政治上的作用。他的事业的成与败。他接近法国代表。法国在俄国和在波兰的政治代表之间的观点分歧。洛比达利侯爵和勃罗利伯爵。法国政治的双重性。公开外交和秘密外交。二者的不彻底性。成为俄国同盟者后，想使波兰人摆脱俄国人。以除去波尼亚托夫斯基为目的的公开外交和秘密外交。罗斯巴赫失败的后果。波尼亚托夫斯基仍留在彼得堡。他在奥拉宁堡的奇遇。他的最终离去。未来女皇对法国的怨恨。从叶卡特林娜与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关系中得出的结论。4. 大公夫妇宫廷的内部生活。叶卡特林娜获得自由。一个机灵的女人。台艾盎评价大公夫人。普遍的道德堕落。伊丽莎白宫廷内的戏剧演出。叶卡特林娜的晚间外出。卧室内的屏风所遮掩着的。“便器”。宫廷女官所起的作用。彼得的所作所为。叶卡特林娜决心走自己的路。5. 危机中度过日子。贝斯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杜热夫被捕。大公夫人的名誉受损。叶卡特林娜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会见伊丽莎白。在女皇面前夫妇俩的争吵。叶卡特林娜得胜。即将来临的斗争预兆。

1

在叶卡特林娜生下了皇位继承人之后，遭受到了难以理喻的待遇。恰恰因为她生了孩子，所以其地位便变得次要起来，可以说是降到了次要等级。她仍然是一位高级人物，但已没什么利用价值。她已经不是王朝规划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当举国上下都在等待伟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她曾成为注目的中心。如今她已经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不过，正是在成为大公夫人并产下皇位继承人之后，她开始逐渐进入大公夫人这一角色。不论在她之前或在她之后，俄国都无人扮演过这个角色。其他国家的历史与俄国本身的历史，均难以解释，从1755年到1762年1月5日伊丽莎白逝世这六年间，所谓“年轻的宫廷”，即彼得和叶卡特林娜的宫廷的含义。

有时，远道来彼得堡的外交官们不知道应该去进见何人。其中有些人勇敢地去找到大公夫妇，例如英国公使盖毕里·威廉斯就是这样做的。

要对这个时期的无数事件加以详细叙述，将使我们离开本著作真正的主题内容。可重点列出其中最著名的几件事：叶卡特林娜对政治的干预、她同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关系以及强势的贝斯杜热夫垮台所导致的危机；此外，叶卡特林娜第一次在成绩卓越的舞台上参加竞争，并赢得了初次胜利。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由于爱情，叶卡特林娜被卷入了政治。这两种如此相异的东西，注定了要由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不知是她手段超群，还是她运气好，从这种极易招致不幸的结合中，她几乎总是获益。伊丽莎白曾对她的活动严加限制；她利用对波兰事务的干预完成了对限制的首度突破。当然，她只是出于对一位漂亮的波兰人的工作发生兴趣，才打算干预这些事务的。然而必须得借外来的帮助来完成此事。很久以来，在她的生活中牵线搭桥的人起着重大的作用。

1755年，英国同法国即将决裂，因此英国想恢复从1742年以来联合俄国同它的盟国的那个条约，以准备在同法国决裂时获得俄国军队的援助，于是它向彼得堡派驻了一位新的大使。在此之前担任这个职务的狄更斯，知道自己不堪此任。伊丽莎白的宫廷对于不太年轻的他来说，喧闹而难有安宁。事情都是在跳舞会、喜剧和假面舞会中间的空余时刻办的。他递交了辞呈并得到了批准，英国政府就开始寻找一位能够胜任的替代者。于是，查里·盖毕里·威廉斯先生便被选中。选择是成功的。作为洛贝尔特·瓦尔保里在玩乐方面的朋友，他极擅长各种享乐。他确实没有错过任何一个假面舞会和一个跳舞会，但他很快发现这种奔忙毫无成效。他巴结伊丽莎白，讨得她的欢心，但毫无政治成果。当他坚持要进行谈判的时候，女皇却回避了这一问题。他在对女皇的苦苦追寻中却只能找到一位酒伴或舞伴。费尽几个月的周折之后，他深信同伊丽莎白认真谈判的想法破灭了，于是他就环顾四周并想到了将来。将来，这就是大公夫妇的年轻宫廷。

但是，他又碰上了那位大公，根据他的敏锐观察，他在初次会面之后得出结论，同大公周旋也不过是徒劳无功。最后，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他将希望寄托在叶卡特林娜身上。也许，另一些和他有着相同情况的一些人，他们的希望和失望的极吸引人的例子也对他起了作用。甚至贝斯杜热夫本人也开始放弃他过去的成见了。威廉斯便看出了向大公夫人靠拢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他立即下了决心。威廉斯听到过宫廷中关于美男子车尔内舍夫和萨尔蒂柯夫所涉及其中的一些恋爱故事，自己也野心勃勃，试图循此道路进行探索。

叶卡特林娜非常亲切地接见了她，两人畅怀倾谈，甚至涉及其中伊丽莎白拒绝讨论的一些严肃问题，但她的眼光却游离不定。威廉斯截获了其中的一个、对他进一步的行动有所暗示的眼光。威廉斯很务实，他立即让位于一个年轻的随员。这个人就是波尼亚托夫斯基。

波尼亚托夫斯基出身微寒，从那个时候起，偶然的机遇使他参加了本国的历史。威廉斯在来俄国以前，在萨克森宫廷中担任过几年公使的职务，他在那里遇见了波尼亚托夫斯基。他是暴发户的儿子和波兰权臣恰尔托雷斯基兄弟的外甥。威廉斯和他结为好友，并把他带到了彼得堡以帮助他学习政治。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则窥准了这一良机，以便委托波及亚托夫斯基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在俄国宫廷中捍卫家族自身和祖国利益。他们正在波兰推行一种同它的宿敌俄国妥协并和好的新政策，背叛共和国的传统盟国，尤其是法国。他们背弃西方，转而求助于北方，希望为他们危境之中的国家与政府寻求一个支撑点。这个政策和威廉斯要完成的计划不谋而合。

波及亚托夫斯基当时才二十六岁，他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脸，虽不如谢尔盖·萨尔蒂柯夫漂亮，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绅士：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风度翩翩、含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蓄的哲理和世界主义的教育。他是这一类人物的完美典型，吸引了叶卡特林娜的目光。叶卡特林娜读了台谢维涅夫人和伏尔泰的著作之后曾经向往的高贵风度和精神文明，他是最为生动的体现者。他是巴黎上流社会的一员。巴黎上流社会，同国王威信一样，以其崇高的声望和迷人的魅力而誉满欧洲。他似乎兼有巴黎上流社会的优点和缺点。他纵横捭阖，谈笑风生，灵巧地涉及最敏感的问题。短笺便条他一挥而就，并能在谈话中不失时机地插入一句恭维话。什么时候应该受到感动，他也把握得恰到好处。他很敏感。他不时炫耀他的罗曼蒂克思想，一有机会，便使之与英雄主义挂钩，而英雄主义的背后则隐藏着冷漠的天性，心安理得的利己主义，甚至是极度的恬不知耻。他的言行使叶卡特林娜大为倾倒，说来令人奇怪，甚至某些不慎重行为也往往使她高兴，这大概是因为这些品性与她沉稳坚毅的天性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吧。

如果对波尼亚托夫斯基的自白确信无疑，他还有一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优点，尤其对一位到过巴黎的青年来说。

他在至今仍流传的一段《回忆录》中写道：“起先严格的教育使我杜绝一切放荡的交际，后来我有了进入所谓的上流社会，特别是巴黎的上流社会的虚荣心，并在我的旅途中一直纠缠着我。我想在别的国家，或者在祖国，甚至在俄国谈谈恋爱。在我这些追求恋爱的想法中，有许多不可捉摸的微小情节，似乎故意使我在碰到这位今后主宰我命运的人物时，使自己严肃的本质保持不变。”

又是贝斯杜热夫对这位年轻的波兰人大加鼓励。波尼亚托夫斯基犹豫不决。他听到一些关于那些博得俄国女皇和大公夫人青睐的年轻人失宠以后悲惨下场的流言。贝斯杜热夫敦促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列夫·纳雷什金大方地向他作出指导。纳雷什金总是乐于助人。然而也许还是叶卡特林娜自己打消了波尼亚托夫斯基的疑惧之心。即使没有她的其他过人之处，单凭她的美貌也足堪此任。请看波尼亚托夫斯基后来对她的评价：“她那时是二十五岁，刚刚从第一次分娩中恢复过来，恰好处在像她这样的妇女最为美丽的时期。她的头发是黑的，但肤色洁白，有两道黑眉毛长长的，挺直的鼻子，嘴唇诱人，特别美丽的双手和两腿，纤细的腰肢，略高的身材，步履轻盈，音色优美，笑声爽利，一如她的性格。她乐观的性格，使她在因赌博而债台高筑时仍然泰然自若，无论这些数目有多大，还起来有多难，都不会使她惊慌失措。”

他说，看着她，他就忘掉了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危险。不久，大公夫人周围的人看到了一个场面，从而使早已流传的谣言得以确证。在大公夫人的亲信中，有一位瑞典人哥尔恩伯爵在彼得堡有过一段时间的逗留，并且和波尼亚托夫斯基成了好朋友。当他有一次走进大公夫人房间的时候，她的狮子狗对着他和其他所有的客人都狂吠不止。突然，波尼亚托夫斯基出现了，这只小狗就向他扑去，并向他表示亲热。

这位瑞典人把波尼亚托夫斯基拉到一边悄声说：“我的朋友，狮子狗太厉害了；我要是对某个女子萌生爱意，首先就是送她一只狮子狗，通过它，我就可以检验出是否有一位更加幸福的情敌。”

谢尔盖·萨尔蒂柯夫从瑞典回来以后，很快就知道叶卡特林娜已另有新欢，但是他并不介意。叶卡特林娜后来对爱情朝三暮四，但也应该承认，她早先几位情人对她有着极恶劣的影响。在波尼亚托夫斯基出现以前，萨尔蒂柯夫甚至粗暴地向她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规定了约会时间而自己却爽约。叶卡特林娜有一次耐心地等他到半夜三点。

这样，威廉斯有了影响大公夫人的强大资本。不过，他的手段并不单一。不久，他知道大公夫人难以维持开支。在这方面，伊丽莎白的劝告一直不见成效。叶卡特林娜虽然喜欢一切都井然有序，甚至还有某些资产阶级的节约习惯，但从她一生来看，她总是大把大把地花钱，没有节制。她没有节制，一方面是由于她对奢华的喜好，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相信某些支出确是必要的。德国人吝啬自私的习惯促使她的头脑产生了这些看法，在俄国宫廷中所获得的经验，又使这些看法得以巩固。在她一生中，都肯定小费的作用是百试不爽的。威廉斯向她提供的帮助她都予以接受了。叶卡特林娜从威廉斯那里得到的借款总数无人知悉，大概数目不小：威廉斯有政府的空白支票。1756年7月21日和11月11日经叶卡特林娜签名的两张借据的总额为五万卢布。另外，7月21日显而易见并非初次借贷，因为叶卡特林娜在向威廉斯告贷时，写信给威廉斯的银行主说：“我羞于再次向您开口。”

2

贝斯杜热夫将他的敌人逐一击倒。但是为了取得这些胜利，他在全力应付中付出了极大代价。他老了，日益感到无力再与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伊丽莎白也不体谅他，他似乎是自动送上门的货色。她开始疏远他。恰在这时，她开始患了中风，这促使国务大臣进行认真的思考。在不久的将来大公就要继位了，但贝斯杜热夫和威廉斯一样，对他感到失望。他很清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楚，他可以轻易地得到皇帝的宠信，但是他的努力会付之东流，甚至会迫使他走向末路穷途。彼得狭隘的头脑只能容纳一个政治思想：对弗里德里希的崇拜。他是个十足的普鲁士人。贝斯杜热夫即使至死，也是个忠实的奥地利人。因此，只有大公夫人可供依托了。从1754年开始，贝斯杜热夫就酝酿着同大公夫人讲和，这一想法如今日渐显露了。

这个和解过程很快就完成了。

叶卡特林娜很快就发现，派去伺候和监督她的人员发生了对她极为有利的大变动。她的首要侍从弗拉奇斯拉沃娃原来态度恶劣，可是在同国务大臣谈了一次话以后，立刻变得和善起来。此后不久，贝斯杜热夫同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也和解了，并且突然自告奋勇担当公爵夫人同她女儿通信的中间人，这种通信，在此以前正是在他的意思下被严格禁止的。最后，他决定采取最大胆的行动：通过波尼亚托夫斯基交给大公夫人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一次，贝斯杜热夫已经打算用自己性命作最后一搏。但是他向大公夫人指出了新的前途，使她惊慌失措，诱惑着她日益增长的野心。他向她指出了一条有利于她夺取政权的道路，这就是继承皇位法案。这个草案规定，伊丽莎白一旦逝世，应当立即宣布彼得继位，但必须与叶卡特林娜一起当皇帝，二者共享全部政权和权力。贝斯杜热夫当然会顾及己身。根据约定，他在事实上取得全部权力，叶卡特林娜和她丈夫所得到的，只是作为臣民的他所无法得到的东西。这时，叶卡特林娜表现极为得当。她对草案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例如，她通知他，自己对草案实现的可能性有所怀疑。也许，老谋深算的贝斯杜热夫本人对此也缺乏信心。

他对法案重新作了某些修改，又提交大公夫人，之后再加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修改；他似乎对这一工作全力以赴。双方将此事干得很妥当。他们很快在很多方面都达成共识。

于是，有两个方面来促使叶卡特林娜摆脱长久以来的封闭状态。她的天性使她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起初她是小心审慎的，她最初采取的一些措施是举棋不定的，但到后来她变得大胆起来，终于参加了几乎毁了她的活动。威廉斯和贝斯杜热夫一致同意对大公夫人日益增长的影响加以利用——他们的共同努力成就了这一结果，不过后来当他们在事变中反目成仇之时，他们却又对对方大加攻讦。应该指出，他们办事冒失、草率。贝斯杜热夫是在进行最后一场赌博，且不惜加大他的赌注，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来作孤注一掷。而威廉斯却突然变得胆大包天。这位英国人领悟性高，头脑灵活，同时想象力超群和性格轻率。他的头脑中充满着异想天开的空想。他一意孤行，往往逆流而动。当事实证明他错误的时候，他拒绝承认这一点。他身为英国人，却有着加斯科尼人的秉性。1755年8月，当他成功地使俄国和英国联结在一起的条约得以恢复的时候，他奏响胜利的号角。他避开贝斯杜热夫，使伊丽莎白就范，并靠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帮助诱骗着叶卡特林娜。他想象着俄国的十万大军参加远征，并使普鲁士人和法国人望风披靡。他突然获悉韦斯明斯特条约在1756年1月5日签订，普鲁士也成了英国的盟国。弗里德里希突然变换了战线。威廉斯对此并无不安。俄国十万大军的敌人，只不过由两个变为一个而已。他们将在莱茵河边取得胜利，而不是到施普雷河边去取得胜利。这十万大军的进程不过被稍稍推进一下罢了。为了促成这一事件的发生，他主动听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差遣。1750年以来，弗里德里希在彼得堡就常驻有代表。威廉斯自愿为他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效劳。他通过在柏林的同事关系，同普鲁士国王频繁地往来书信，向国王报告了俄国发生的一切情况。不过，伊丽莎白对英普条约签订的消息表现了以下的态度：刚开始决不同意批准自己的条约，以后终于在 1756 年 2 月 26 日批准了这个条约，但附加了关于本条约只在普鲁士进攻英国时才能生效这一条件。威廉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惊慌失措。这一争论的焦点导致了欧洲政策的全面改观。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不改初衷：俄国军队在英国对敌作战中，保证对英国进行协助。他对法国的仇恨让他冲昏了头脑，甚至连凡尔赛条约也没有使他清醒过来。已同奥地利结盟的法国，由于列强及各种利益的重新组合，已经不再是俄国的敌人，而是它天然的同盟者，这一局面是他没有看见或不愿面对的。正是此时，他想利用他和年轻宫廷的联系，利用他认为能对大公夫人行之有效的影响。他越陷越深，甚至使弗里德里希相信，叶卡特林娜有能力，也打算去制止俄军，即使军队已经开始行动，她至少也可以使它无功而返。弗里德里希对此质疑的时候，已太迟了：阿普拉克辛已经攻占了默麦尔，普鲁士军队 1757 年 8 月在大恩策尔斯多夫遭到了重挫。但是陷入泥沼的时间竟有两年之久，其间，威廉斯一直对叶卡特林娜以“我亲爱的朋友”相称，自认为在赞成还是反对普鲁士国王的问题上已经改变了她的倾向，并大言不惭地说他听取了向她透露的国家机密。总之，他把大公夫人视为一个肯与俄国为敌的普鲁士的普通奸细！

难以确定的是，叶卡特林娜在她生平最紧要的关头，所扮演的角色。毫无疑问，威廉斯糊弄了弗里德里希，自己也陷入泥沼不可自拔。德国历史学家一直谴责英国内阁修改了发给柏林政府的报告。有一次，威廉斯在自己的政治歧途中，甚至编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造了一个叶卡特林娜子虚乌有的活动和一封信。不过，可以肯定，由于威廉斯的殷勤和波尼亚托夫斯基的追求，大公夫人不可能在这个可怕的危机中完全置身事外，或对英国人的利益完全视而不见。银行家沃尔夫根据英国大使的吩咐而继续收到借据，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然而另一方面，叶卡特林娜也必须提防贝斯杜热夫的进攻。拒绝了弗里德里希的收买的国务大臣，对俄奥同盟条约坚决地、忠实地执行。这一切，很可能促使叶卡特林娜不得不去进行许多危险的、也许是相互矛盾的活动。

这时，波尼亚托夫斯基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奥法同盟视他们为他们在彼得堡最大的敌人，他们得想方设法摆脱他。因为他并不具有正式的官方地位，所以达到此目的似乎并不难。他们竭力向他逼近，但是他们忽略了爱情的力量。要威廉斯本人离开工作岗位倒比较容易，他在这个岗位上，与其说是在替英国服务，倒不如说是在替普鲁士服务。1759年10月他离开了彼得堡。波尼亚托夫斯基却留了下来。但是如此一来，叶卡特林娜必须完全全身心地公开投入政治，而过去她却被极其严格地禁止这样做。

需要补充的是，她的处女演出并不成功。从一开始起，她就明显将她不久以前取得的影响滥用来谋取私人利益。在俄国利益的忠实护卫者看来，这些私人利益在某些方面是同俄国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她被恋爱卷进了政治，并在政治舞台上得到了恋爱的支持。这一事件极为关键，值得详述。

波尼亚托夫斯基以优美的法语和绅士风度博得了叶卡特林娜的青睐。他嘲笑波兰国王和他的大臣，由于这一间接地表示的对弗里德里希的敬重，赢得了大公的好感。但除此之外他在彼得堡再无可以称道的地方。伊丽莎白冷落他，并准备答应萨克森宫廷迫使他离开彼得堡。有人问：他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使节，有何资格成为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严格说来，认为没有确定地位的他不能扮演某一角色。这些论据是靠不住的。当时，所有的欧洲宫廷都充满着并不比他更有代表资格的外交间谍和神秘人物。彼得堡宫廷只是其中之一。台艾盎初到这个宫廷。波尼亚托夫斯基必须立即离去。叶卡特林娜没有挽留他，因为她深信他会回来的。的确，三个月之后他以波兰国王大臣的身份重返彼得堡宫廷。这是贝斯杜热夫一手策划的，他千方百计要讨好叶卡特林娜。

这位波兰人意识到并立即利用了他如今具备的坚实基础，以便从头再来，办好舅舅恰尔托雷斯基一家的不利于波兰国王的事；办好他的朋友威廉斯的有利于普鲁士国王的事。叶卡特林娜支持他的活动，常常在他写给贝斯杜热夫的信中加上几句。当她的干预表达得模糊的时候，这就无异于说明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不久，法国大使馆和奥地利大使馆共同发出了抱怨。有一段时期，杜格拉斯发现通过同年轻的宫廷妥协进而达到同波尼亚托夫斯基妥协是有可能的。洛比达利侯爵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和动摇以后，也同意了这个意见，不再反对波兰在俄国首都驻派外交官。但恰在此时，法国驻彼得堡的政治代表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同法国驻华沙的政治代表台勃罗利伯爵之间，出现了极大的不和谐。台勃罗利伯爵召回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决心坚定不移。法国的政策及其对东欧的影响，就断送在这样一些对立的思想原则毫不妥协的斗争中。

1757年9月，杜格拉斯前往华沙同台勃罗利伯爵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企图使伯爵相信，出于保卫法国在东欧的利益的目的，急剧改变行动方针是极为必要的。他认为，凡尔赛条约对法国加入俄、奥结成的那个联盟体系是一种障碍，因此，法国应当与波兰断交。在彼得堡获得的巨大友谊会补偿在君士坦丁堡和华沙失去的东西。因此，问题说得十分明确，只有采取这样的态度，才使洛比达利侯爵和杜格拉斯有可能消除年轻宫廷的戒心，并取得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协助。只要台勃罗利公然接受俄国的观点，那末作为波兰权势家族使节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就会与他结为天然盟友。

但是，台勃罗利伯爵决不苟同这样的观点。那些替他出谋划策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那些掌管法国外交关系的人，如神甫别尔、鲁里叶和舒阿泽利，他们想使两种最不可调和的概念取得某种妥协：改变体系同时要坚持原则不变；支持俄国军队同仇敌忾，同时要保持与波兰、土耳其、瑞典的传统友谊；对难以预知的将来表示好感同时牢记过去。如果在两个统治集团之间，即在当时称之为大臣内阁和经常编制前后不一的报告的秘密办公室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着观点分歧，那末这种分歧只涉及应该采取的方法问题。一方面，人们仍然坚持将俄国视为野蛮的国度，不可与之订约结盟，应当把它放到亚洲去；另一方面，乐意把西化了的俄国看作一个虽然并不理想但不乏结交可能性的同盟者，从长远的观点看也许是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必须结交的同盟者；不反对将之视为一个必须正视的强国，甚至在维斯瓦河沿岸是应当对它有所让步的。但是双方都一致同意这种让步要以一定的限度为前提。这些不幸的当事人在经过一番徒劳无功的挣扎和苦难之后，人们还是把他们牺牲了；过了一百年以后，人们还是没有弄清这样的纲领和这样的构思的病因在何处。法国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中，坚持一方面要同俄国接近，另一方面却要反对这个俄国，以保卫波兰人、瑞典人和土耳其人的利益。台勃罗利伯爵由于长期居住在波兰，不仅把法国利益同波兰利益混为一体，而且同这个共和国中活动的一个反对俄国影响和恰尔托雷斯基这个大家族的党派的利益混为一体，因为这个大家族出于私利，力图使俄国影响占上风。

于是，国王驻华沙大使十月里同时收到了一份坚持要召回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正式命令和一份秘密命令。他就积极着手此事。11月，万事俱备。勃柳尔作了让步。洛比达利侯爵写信给别尔尼神甫说：“打击开始了，应该支持他。”但是他又说，所有一切发生得过于迅速和突然。他说：“国务大臣贝斯杜热夫会对此强烈不满，引起大公和大公夫人的怨恨……我必须告诉您，我认为台勃罗利伯爵在这件事情上过于激进。他认为做这样一件不利于波尼亚托夫斯基和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事，是他对本党派应尽的责任及其个人应尽的义务……。”总的说来，洛比达利认为，台勃罗利伯爵惯于颐指气使，对他的同事过于高傲，对他的态度更像个外交大臣，而不像个大使。这位很有权势的外交官，还开了一个不适当的玩笑。他写信给台艾盎说：“召回波尼亚托夫斯基先生，您也许觉得略显奇怪；请赶快把他送给我们吧；我急于与他会面，以对他谈判中所取得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的成功衷心祝贺。”

可是波尼亚托夫斯基没有回去。他多次称病以拖延时间，迟迟不去辞行。此时发生的一件事根本改变了欧洲敌对双方的地位和战场上的形势。在战争前夕，无论在彼得堡，或者在华沙，法国都有着崇高的威望，它说的话本是极有分量的，可是现在它也不得不降低了调子。

这件事就是 1757 年 11 月 5 日发生的罗斯巴赫战役。

凡尔赛内阁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大公夫人更坚决地让国务大臣贝斯杜热夫感受到了她的意图。贝斯杜热夫以波兰国王的首相下命令为托辞，坚持要召回波尼亚托夫斯基。大公夫人尖利地讽刺说：“波兰国王的首相为了使您高兴，不惜丢掉自己的工作。”贝斯杜热夫认为，这样对保住自己地位是必要的。她立即回答说：“您遵照我的意思办事，谁也不会对您不利。”显然，大公夫人在发表俄国靠压低法国取得优势的真知灼见时，对自己的作用，也有着同样高深的理解。这也是罗斯巴赫战役所带来的影响。

事情发展的进程证实了上述两种判断的正确性。萨克森首相勃柳尔确实丢了自己的工作，以便使俄国国务大臣高兴；波尼亚托夫斯基得到要他留任的命令，也就是说一切都没发生变化。可是洛比达利侯爵拒绝再去适应当时的局势，对于这种局势，他已无任何影响力可言。他再也没有做任何不合时宜的事，只是静观其变。他甚至不愿意同年轻的宫廷打交道，他觉得这个宫廷充满了种种难以预知的危险。

波尼亚托夫斯基本人六个月以后使台勃罗利伯爵极为满意，而他本来以为无机机会这么做了。波尼亚托夫斯基经历一番曲折之后，本已很难要他再离开彼得堡，但是他却能如愿以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偿。这件事说法不一，我们采用其中得到了洛比达利侯爵的证实的那一种说法。

对波尼亚托夫斯基待在俄国一事，大公从未公开自己的看法。当时他沉溺于与他的最后一个情妇伊丽莎白·沃龙佐娃的激情中。他进行干预是出于一次偶然，虽然尽管此事看上去并不完全合乎情理。这件事发生在1758年7月，就象战时一样，彼得在他住宅周围建立了一个骑兵巡逻队。一天早上，当乔装的波尼亚托夫斯基从奥拉宁堡宫出来的时候，这个巡逻队抓住了他。巡逻队很粗暴地把他押到大公那里。彼得坚持要波尼亚托夫斯基说出全部真相。他说，只要告诉他真实情况，一切都好办。被捕者保持缄默，这使他十分恼火。他得出结论，这人打算谋害他，而他的生命面临严重威胁。波尼亚托夫斯基有一个同胞，作为卡尔·萨克森斯基公爵的侍从不久前到了彼得堡。如果不是他冷静处事，波尼亚托夫斯基就要为这次冒失举动付出昂贵的代价。可是大公在随后的几天，还老是谈到要惩办图谋不轨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叶卡特林娜被吓坏了，决定作出重大牺牲：她向伊丽莎白·沃龙佐娃表示了后者从来不敢想象的友好。波尼亚托夫基本人也去对这位宠姬大加奉承。

“要让大伙都得到幸福，对您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在他得到宫廷接见时，轻轻地告诉她说。

伊丽莎白·沃龙佐娃答应了。就在当天，她预先向大公打过招呼以后，就让波尼亚托夫斯基走进了大公的房间。

“你疯了吗？”彼得一看见他就叫了起来，“你到如今还信不过我吗！”

接着他笑着解释说，奥拉宁堡宫周围设防的巡逻队，只是为了保证他自己的安全，并不是因为嫉妒。这时，波尼亚托夫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斯基记起自己的外交官身份，于是就对大公殿下下的军事部署交口称赞，说他对其中妙处有了亲身体验。一番话让大公的情绪越来越好。

于是他说道：“作为朋友，这里还缺一个人。”

“他一面说着，”波尼亚托夫斯基说道，“一面步入他夫人的卧室，把她从床上拉起来，没有让她来得及穿上袜子和鞋以及裙子，只让她披上长袍，就把她领到我的面前，指着我对她说：‘看，这就是他，现在您满意了吧。’”

他们愉快地共进晚饭，直到早晨四点才分手。应他们的请求，伊丽莎白·沃龙佐娃竟亲自去告诉贝斯杜热夫说，大公不再对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彼得堡的逗留感到讨厌。翌日，他们再次聚餐。随后几周内，这四位的奇妙组合其乐融融。

波尼亚托夫斯基继续描述：“我经常晚上到奥拉宁堡去。爬上通向大公夫人房间的暗梯。大公和他的情妇也在那里同我们一起吃晚饭。然后大公携同他的情妇走了，并告诉我说：‘朋友们，你们自个呆着吧。’我留下来，想待多少时间由自己决定。”

可是，这件事在宫廷里传得沸沸扬扬，虽然人们不怎么看重这件事，但丑闻还是造成了。洛比达利侯爵认为自己应该借此重新提出他那把这个不守本份的波兰人赶出彼得堡的主张。这一次，他如愿以偿。波尼亚托夫斯基不得不离开。伊丽莎白清楚这件事有关她外甥和继承人的荣誉和名声。两年之后，台勃列太利男爵奉命要让叶卡特林娜忘掉这一难堪的事件对她造成的不愉快印象。这件事他只成功了一半。不过，应当解释一下，因为他具有法国政治的官方代表与秘密政治的秘密代理人的双重身份，所以他只能做得两面三刀。他一面告诉大公夫人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说，“法国国王不仅不会反对波尼亚托夫斯基伯爵返回彼得堡，甚至打算想方设法‘说服波兰国王使他官复原职’，一面又不得不在‘维护大公夫人感情的前提下，避免对她的愿望予以满足’。”

当时法国国王两面三刀的手段，对这出喜剧作用非小。叶卡特林娜没有受骗，台勃列太利费尽周折同大公夫人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听她说了下面几句奉承话。她说：“很久以来我对法国人的热爱超出别的民族之上；您应该对我这样的感情有所报答。”在这次谈话之后台勃列太利男爵写道：“我很想转达在这次谈话中大公夫人所表达出来的措辞的巧妙生动、勇敢和激情。”但是他情绪低落附上一句：“这大概是因为她面临困难时情绪激动的表现，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在三十五年以后才回到了彼得堡，那时他失去了王位，而叶卡特林娜正忙于他事，沉溺于新的恋爱，对别人在这方面的勾心斗角早已失去了兴趣。但是她的心中还对从前的耻辱念念不忘，尤其是因为她尽管无意于再看见这位波兰人，但是却保持着对他的怀念。不时出现的相当独特的信守不渝，是她性格的一个表现。因为她把爱情同政治结合起来，所以她以后的恋爱和工作是同步进行的。有时候，她会表现得始终如一和信守不渝。此时，朝三暮四的她，就会对其中的某些人萌生爱意，并且这种爱情已并不纯为一时冲动。那时，她就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爱他们，爱得比较平静、安宁、坚决和不动声色。1763年她在给俄国驻华沙大使的圣旨中，显然表现得无礼与无耻，她要大使支持波尼亚托夫斯基作为候选人，她说，“他在彼得堡期间，对自己的祖国所做的贡献比当时任何一位大臣都更大”。同时，她设法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替波尼亚托夫斯基还清了全部债务，这一举动证明，她既有远见卓识，又不乏脉脉温情。1764年，人们纷纷推测，她和当选波兰国王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很可能就要结婚，因此这两个国家即将合并，于是，叶卡特林娜就不得不巧妙地安慰愤怒的邻国。她写信下令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奥勃列斯柯夫告诉土耳其政府一个她捏造的新闻，说波尼亚托夫斯基正在为同波兰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儿结婚进行谈判。她和波尼亚托夫斯基的爱情关系一直不曾因地点和时间的间隔而中断过，现在她的激情已消退，她命令她的华沙代表列普宁公爵和凯泽林伯爵，要他们让波尼亚托夫斯基选择一个波兰女子结婚，或者至少对此有所表示。这一切都是要减少土耳其政府的不安，也许是为了彻底忘却过去。可是，随后发生的事变，使她如愿以偿。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当了两年波兰国王以后，写信给自己驻彼得堡宫廷的代表尔热武斯基伯爵说：

“最近发布给列普宁的命令，甚至要把脱离国教的人引进立法机关，既使我个人，也使整个国家感到震惊。请尽一切可能说服女皇，让她相信，她赐给我的这顶王冠，对我来说，成了不祥之物。她在焚烧我的身心，而我将落个悲惨结局……”

对叶卡特林娜来说，从前的情人这时已成了她在一个几乎臣服的国家里所设的傀儡。她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请求他允许列普宁办自己的事，否则，她将对此深表遗憾，以为她也许认错了人”。当波尼亚托夫斯基坚决不改初衷的时候，她威胁性地对他提出警告，其中，已可以感到萨利捷伦、苏沃洛夫和德列维契这三个将最近民族起义镇压下去的家族的有力夹攻：

“那么，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我将对这事的后果不再关心；不过使我感到满意的是，陛下已充分认识，我为波兰所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做的一切，并不存在任何私心，因此不会责备我在波兰抓住机会滥用武力……我是从来不会用这个武力来反对……”——女皇的话到这里本来写的是：“我所爱的人”，后来她把这几个字划掉而改成：“我祈愿他们生活幸福的人”。她的结束语将她的想法表露无遗，就象宣战之前警告的鼓声：“因此我无意对他加以阻止，因为我发现，利用他对我有不少好处。”

简略地再来叙述一下这个充满着悲剧事件和奇妙爱情的关系极有必要。这种关系对叶卡特林娜个人的影响，小于它对不幸的波兰人民生活的影响，因为波兰人民为此付出了极大牺牲。叶卡特林娜拿她的名声和影响作了一番冒险之后，终于从中获益匪浅。如果事情没有同波兰人民生死存亡牵扯上的话，那末可以说，波兰早已因为她而不复存在了。现在我们应当再来谈谈这种爱情关系发展的那个时代，谈谈那个类似监狱、拘留所，又不乏快乐的家庭，它不知廉耻地包藏着这个秘密。

4

如今在政治上，叶卡特林娜同贝斯杜热夫和威廉斯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波尼亚托夫斯基则兼有政治和爱情上的联系，她已经不再封闭于自我天地，宫廷官吏的监督、伊丽莎白的威胁和丈夫的欺凌不再对她起作用。国务大臣的代理人都向她臣服驯服了，国务大臣本人也是如此。彼得还是那样粗暴、古怪和令人不堪忍受，圣标夫称他是一头“奇异而疯狂的野兽”。他有时确实让人厌恶。上床时他常常酒气熏天，一边打着嗝儿，一边向他妻子喋喋不休地谈论他对驼背的库尔兰公主和有麻斑的宫廷女官沃龙佐娃的爱情。叶卡特林娜假装睡熟，他就要揍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她一顿，以阻止她的安眠，一直要闹到他本人也困了为止。他几乎每天酗酒，而且日益放荡不羁。1758年，叶卡特林娜生了安娜公主，大家都认为她的生身父亲是波尼亚托夫斯基。当她临盆时，彼得知道了她即将分娩，就来到了她的跟前，他身着戎服。当叶卡特林娜问他为何这般装束时，他回答道：“患难见真情。我这般装束是为了履行一个霍施金军官的职责，即保卫公爵的府邸，消灭一切敌人，所以他就跑来帮助她的孤立无援的妻子。”他的身子摇晃不定，几乎站立不住。不过，他也有情绪极佳，态度和蔼的时候，这时叶卡特林娜会感到十分高兴，并且对此加以利用。如果说他不象别人一样屈服于大公夫人的魅力，那末也是部分地接受了她的智慧和性格的影响。他有时不得不叹服她的英明。一碰到难题，他总是跑去向她请教，久而久之，在他愚昧的意识中，视她为优胜者，这个情况后来他终于亲身体会到了。在后来的紧要关头，这一意识使他解除了武装，竟无力进行自卫。

叶卡特林娜写道：“大公认为我足智多谋，不管他对我有多么不满，一遇困难，他总是立刻来征求我的意见，得到意见以后，他又立刻跑开了。”

伊丽莎白的生活很不正常，因而体力殆尽，没有来由的恐惧使她每天都要换一个房间睡觉。她在全俄搜罗到了一位能够抵抗睡眠的人，让他坐在她的床边，始终没有睡意。伊丽莎白已经与幽灵无异。

1759年1月6日，洛比达利侯爵报告说：“女皇已经成了不幸的偶像迷信者。她可以在她特别崇敬的偶像面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她和偶像倾谈。她十一点钟看歌剧，下午一点钟吃饭，五点钟就上床。舒瓦洛夫伯爵现在最得她宠爱。舒瓦洛夫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家族把她团团围住，她根本无心顾及国家大事。”

新的宠臣伊凡·舒瓦洛夫视女皇的嫉妒和恼怒为无物，竟当着女皇的面拚命追求大公夫人，这就招致众说纷纭。台勃列太利男爵写道：“他似乎乐于同时履行两种义务，无视其中的危险。”从1757年开始，洛比达利侯爵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大公夫人“竟在女皇眼皮底下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他写道：“据说，女皇对这件事已不再介意，她已经放松了控制。”当时，在一次所有外交大臣都参加的谈话中，大公夫人告诉法国大使自己非常喜欢骑马，她当众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女人，有极端的大无畏精神。

她迷惑着越来越多的人，使他们臣服在她的脚下，供她差遣。她现在已能够自由地干预政治。一方面，确如洛比达利侯爵所言，年轻的宫廷很象一个狂暴的海洋，另一方面，台勃列太利男爵认为它很象有名的“鹿园”的四郊。然而，伊丽莎白王朝最后几年宫廷中的道德这时已普遍沦丧。

1755年3月，萨克森首相封克对皇家剧院上演歌剧《凯法利和普洛克利达》的情况作了一番描述。观看演出的，有女皇、大公及整个宫廷。舞台用对生活原貌忠实得令人反感的场面来刻划一个道德沦丧的宫廷，致使正派的封克认为自己应拒绝继续观看。在这一年中，叶卡特林娜的《回忆录》里还提到了一件事。这件事使她的私生活全面改观——深夜出游，这也使那个为她而建立的监督制度事实上不再存在。冬天，好逗乐的列夫·纳雷什金常常在大公夫人门口学猫叫，借以提醒她，他已经到了门口并请求让他进去。一天傍晚，叶卡特林娜准备上床的时候，他就这么干。叶卡特林娜让他进去了。他建议她去拜访他的嫂子安娜·尼基季契娜，因为她生病了。而就在当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晚她认为他疯了，但他却说自己“一点也没有发疯，做这并不难。”于是，他说出他的计划和他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应该经过大公的住处，他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因为他正同密友和女士共进晚餐，也许早醉得不省人事。他使叶卡特林娜相信，一切都是安全的，她被说服了。她让弗拉奇斯拉沃娃替她更衣睡觉，同时她命令一个没有头脑，惯于盲从的卡尔梅克人为她准备好一套男装。等弗拉奇斯拉沃娃走了以后，她就起床，同纳雷什金一道出发。他们不费任何周折地到了安娜·尼基季契娜那里，看到她身体状况良好，周围有一伙快乐的同伴。时间在欢乐中不知不觉过去，他们约定下次再举行这样的宴会，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如愿以偿。波尼亚托夫斯基也参与其中。他们有时穿过彼得堡阴森的道路徒步走回宫去。冬天到了，这些人为继续享乐想出一个点子，这就是为避免大公夫人在寒冷的夜晚受凉，大家都到大公夫人的房间去。他们一如既往地穿过头脑迷糊的大公的住处。

二度分娩以后，大公夫人已不满足于晚上玩乐，她连白天也组织这样的活动，并自己来决定时间与对象。她第一次怀孕时曾经受过风寒。她将此作为一个借口，利用许多屏风，在她的床边搞了一个接待处，声称这是为了挡风。有些不明真相的人走进她的卧室，往往对屏风后的东西发出询问，她便谎称那是便器。其实，叶卡特林娜经常在那里招待波尼亚托夫斯基和纳雷什金这样的好朋友。波尼亚托夫斯基常常戴着淡黄色的大假发套进来，以蒙人耳目。如果有人拦住他问：“您是谁？”他就会回答说：“大公的音乐师。”叶卡特林娜发明的接待处设计得很巧妙，她可以躺或坐在床上同里面的人谈话，床上的帷幕可遮住一切。如此，就在她身边的帷幕后面，坐着波尼亚托夫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斯基、纳雷什金兄弟、谢涅维恩、伊兹马依洛夫等人，但她却能同时接待女皇派来的彼得·舒瓦洛夫伯爵，自始至终都以为只有大公夫人一个人在场。舒瓦洛夫离去以后，叶卡特林娜说她饿极了，命令端上六盆菜对她这些朋友加以招待。然后重新拉上帷幕，叫仆人撤去空盘。仆人们惊异于她如此大的食量，她却在心里暗笑。

她的侍从女官肯定清楚她这些见不得光的事。但是她们依然心安理得，因为她们自己也不乏白天和黑夜的拜访者。她们的住处得经过监视人施米特夫人的院子或她们的头头库尔兰公主的住宅。

然而，由于白天食量过度，施米特夫人几乎每天晚上都闹肚子痛。至于库尔兰公主，那末只要来客长得漂亮，并且能对她施以小恩小惠，就可以通过了。众所周知大公那里的情况。但是，彼得似乎对自己妻子第二次怀孕很生气。据他所知，他和这件事情无关。吃饭时，他唠唠叨叨：“鬼知道她怎么弄来的。我不太清楚，这不是我的孩子，我不应该承认他。”列夫·纳雷什金连忙去向叶卡特林娜报告这些话。她毫无惧色。她耸耸肩膀说道：“您多么幼稚。上他那儿去，要他立即发誓，自己已长达四个月没有与妻子同床共眠了。然后您宣布，您立即向帝国宗教总裁判亚历山大·舒瓦洛夫报告此事。”她这样称呼后来改为“第三局”的“秘密办公厅”的首领。列夫·纳雷什金对此一一照办。大公对他喊道：“给我滚出去！”因为他自己也心虚。

尽管叶卡特林娜很自信，她还是对此事深为不安。她视此为一个警告，看作是斗争中敌人开始有所行动的表现。她的头脑充满关于权力与享乐的欲望，在欲望驱使下她很早就展开行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动，并愿意接受挑战。如果她的话是可信的，那末在那些日子里，她大概已经决定要争取独立了。不难看出，这条道路在她的生命中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她这样做的结果，是彼得三世被赶下皇位和他在阴暗的罗普霞皇宫中了却生命。但是在此期间，也有过危机，使她在几小时或几个月内面临着灭顶之灾。

5

1758年2月26日，国务大臣贝斯杜热夫入狱。与此同时，被派去抗击普鲁士的俄军统帅阿普拉克辛被解职，并面临法庭审判。在公众看来这两件事相互关联，并且和战争有关。俄国的盟国对占领默麦尔和1757年8月阿普拉克辛在大恩策尔斯多夫取得的胜利欣喜若狂，并由此产生巨大的希望。他们想象着弗里德里希惊慌失措，跪地求饶的模样。可是得胜的一方没有乘胜追击，反而突然丢盔弃甲，仓惶退却，仿佛战况已然逆转，普鲁士国王的军队仿佛从未有过惨重的失败，而是再次获胜。普鲁士的敌对者对此发出了强烈不满的呼声。显而易见，阿普拉克辛叛变了。然而原因何在？众所周知他与贝斯杜热夫相交甚密。人们已知悉，大公夫人在国务大臣的请求之下通过国务大臣与阿普拉克辛有几次通信。这就足够了。显然，元帅对英国和普鲁士的新、老朋友们已俯首听命。被弗里德里希收买的贝斯杜热夫糊弄了大公夫人；大公夫人由于与波尼亚托夫斯基和威廉斯这两个人联系甚为密切，也愿意听从他的指示；二人劝服元帅牺牲国家的利益、自己的名声和自己军队的荣誉。特别是在法国，大家都对这一假设毫不怀疑。法国国王驻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维也纳大使斯捷维利伯爵受命建议奥国政府同他一直向伊丽莎白女皇请求撤销贝斯杜热夫的职务。但是奥地利首相考尼茨要求有从容的时间考虑，后来终于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他从彼得堡得到了一个关于认定叶卡特林娜和贝斯杜热夫无辜的报告。维也纳宫廷驻彼得堡代表艾斯捷尔哈西认为他们清白，只有洛比达利侯爵一个人不改初衷，彻底坚持这样的谴责。他在对国务大臣审查时这样写道：

“国务大臣设法迷惑大公和大公夫人，让他们去说服阿普拉克辛元帅违背女皇指令而不乘胜追击。这些阴谋活动是瞒不过女皇的，因为女皇身体不适，她当时只在考虑自己的健康，而整个宫廷又都服从大公与大公夫人的意旨。威廉斯耍了个手段，并通过珠宝商贝纳迪给大公夫人很多英国货币，因而使大公夫人陷入其中。大公夫人大胆而冒失地写信给阿普拉克辛元帅，叫他抛弃原来向她保证不调动军队的誓言，允许他可以调动军队。有一次，当奥国女王的全权代表毕柯夫先生到彼得堡来催促俄国军队采取行动的时候，贝斯杜热夫先生曾经将该信原稿向毕柯夫出示。毕柯夫认为自己应该向侍卫官舒瓦洛夫、沃龙佐夫伯爵和艾斯捷尔哈西伯爵报告此事。这是促使贝斯杜热夫先生垮台的第一件事。”

在这件事情上，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叶卡特林娜和国务大臣尽管行为暧昧，但他们在阿普拉克辛元帅指挥军队退却这一事件中是无辜的。叶卡特林娜本人竭力为自己和子虚乌有中的同谋者辩白，以打消他们在此事件中遭受的怀疑；就当时来说，即使她认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俄军在大恩策尔斯多夫取得胜利以后的退却，是在8月27日、9月13日和28日召集的三次军事会议上决定的。阿普拉克辛的继任者菲莫尔将军参加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了这三次会议，并且对此毫无异议。军队正遭受饥饿的威胁，阿普拉克辛认为别无它法。主张与奥国结盟的人一再要求军队向前推进，而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置之不理。伊丽莎白周围的人也叫嚣着说要冲向柏林。这样，人们为了满足奥法派而牺牲了元帅。至于贝斯杜热夫，他已注定得垮台，阿普拉克辛的失宠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国务大臣拟订的要吸收叶卡特林娜干预俄国政治的草案，早被政敌获悉。他们告诉伊丽莎白说，贝斯杜热夫拟订的文件中某些方面对她的皇位很不利。这就促使她下定最后的决心。

可以想象，叶卡特林娜对上述情况表现出多大震惊。

国务大臣被以叛国罪名论处，那末这是否意味着她是这位垮台的国务大臣的同谋呢？她写给阿普拉克辛的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那个有名的草案与他的前途却大有关系，想到种种可能受到的惩罚，她不禁心惊胆寒。她的所有希望就将这么破灭了！

不过，她很快平静下来。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她采取了大胆而又漂亮的行动，从而登上了她未来命运的顶峰；她坚定、大胆、机智、沉着，总之她表现出一位女皇应有的气质；届时她将在争权夺权中获胜，踩着彼得三世的背登上女皇之位。她受教育的时期结束了。她完全掌握了自己天生或学习得到的才能，这是最奇妙的智力和体力相结合的机体之一，它将要有用武之地。她坚定而沉着地面对种种危险。

国务大臣被捕以后的第二天，宫中举行祝贺列夫·纳雷什金订婚典礼的舞会。叶卡特林娜出席了舞会，她谈笑风生，顾盼自若。帝国的三位高官：布杜尔林伯爵、舒瓦洛夫伯爵和特鲁别茨柯依公爵受命进行侦查工作。叶卡特林娜愉快地问特鲁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别茨柯依公爵：

“我所听到的这些可爱的流言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否为犯罪者找到了更多的罪证，或者为罪证找到了更多的犯罪者？”

特鲁别茨柯依震惊于她的从容镇静，他不禁絮絮叨叨，并且请求原谅，他的同事和他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他们讯问过了犯罪嫌疑分子，但目前还没有任何罪证。稍感放心的叶卡特林娜继续套问他。

布杜尔林简单地回答道：“贝斯杜热夫已经被捕，但我们仍不清楚出于何因。”

总而言之，他们还一无所获，而叶卡特林娜在对伊丽莎白挑选的两位“裁判”套问与征询之后，却收获不小。在他们躲闪的目光和惶惑的神态中，她看出了他们对她怀有的恐惧，是他们对未来所抱的恐惧，这一点他们在她的目光中大概已经预料到了。几个小时以后，她更放心，因为霍施金大臣施达姆普凯带来一张贝斯杜热夫写的便条：

“您大可放心，一切我都已销毁了。”

老谋深算的国务大臣没有上当。因此叶卡特林娜大可奋勇向前。叶卡特林娜采取了一位高级女官克鲁泽夫人的意见，对女皇的一切责骂决定只回答一句话：“我错了，妈妈。”这果然奏效。她平安渡过了难关。为了使洛比达利侯爵难以捉摸自己的意图，叶卡特林娜就同他进行了商谈，侯爵竭力劝她要把一切都向女皇坦白。她毫无此意！她以施达姆普凯、波尼亚托夫斯基和自己的近侍施库林为中介，同贝斯杜热夫和其他与本案有关的囚犯密切联系。一位仍听从贝斯杜热夫指令的小猎骑兵把便条放进作为信箱的一堆砖石之中，这个信箱也用来投递写给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情书。有一次，波尼亚托夫斯基约叶卡特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林娜在歌剧院见面，她应允了他。可是她爽约了，因为在最后时刻，大公禁止她外出。晚上他有别的计划，不希望大公夫人把自己的女官特别是沃龙佐娃带走，而使自己的计划遭破坏。他甚至将大公夫人的命令撤销，不许套马。叶卡特林娜立即反击，坚定赴约的决心，如果必要的话，她可以徒步而行。但是她首先奏明女皇，说大公粗暴对待她，请求女皇同意她回娘家。不用说，她最担心被迫以不光彩的方式回到她那见识狭隘、经济拮据的家庭中去。并且她回去又能如何呢？她的父亲已经在 1747 年与世长辞。那时甚至不许她长久痛哭。一个星期以后就命令她停止哭泣，并告诉她，由于死者并非国王，礼节不允许她为父亲戴孝。而母亲已被迫离开了德国，因为发生了一件轰动性事件，使弗里德里希占领了采勃斯特公国。1757 年 8 月，别尔尼神甫将特命全权代表弗伦侯爵派往采勃斯特，以便通过大公夫人的母亲，而使她作出接近法国的决定。

弗里德里希打听到他的邻国来了一位法国军官，便派一队骠骑兵去施行逮捕。被突袭惊醒的弗伦英勇地抵抗。他在房间里叠起了防栅，一枪干掉了第一个进门的普鲁士人；他带动了整个城市，替他解了围，把他领入城堡。弗里德里希没有死心，竟动了一个军团，带了大炮去对付这位法国人。弗伦终于放下武器。采勃斯特公国和采勃斯特市偿付了军费。公国领导人，叶卡特林娜的哥哥逃往汉堡。她的母亲流亡巴黎，她虽然由于法国而受难，但巴黎由于害怕她那多变的性格和搞阴谋的癖好而对她冷眼相待。不过法国政府还是感到高兴，因为它似乎掌握了足以影响大公夫人的强大武器。但彼得堡的宫廷却被这一事件吓坏了。根据副国务大臣沃龙佐夫的请求，洛比达利被迫请求本国政府让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离开法国。人们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回答他说：她不是贵宾，是自动到法国来的；如果事先能言明，在比利时本来就可以阻止住她了；然而现在要让她离去，就意味着会侮辱大公夫人，甚至使她本人的声誉受损。台贝尔尼措辞巧妙地说：“法国永远为不幸的公爵们提供避难所。部分由于法国而受难的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更有理由受到隆重接待。”

假如叶卡特林娜被迫离开俄国，巴黎是否将是她的归宿？伊丽莎白永远也不会同意她这么做，更何况她还是俄国大公夫人！大公夫人的母亲已经求得巴黎的庇护，这已经就足够了。但是，叶卡特林娜越是觉得这不可行，她就越勇敢地要坚持初衷。在伊丽莎白看来，她有足够时间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她传话给大公夫人，她要亲自和她谈谈。时光飞逝，对贝斯杜热夫及其同谋犯的侦查工作仍在继续。始终积极关注着这一案件的洛比达利侯爵的话假如可靠的话，那末天天都有贝斯杜热夫犯罪的新证据出现，但是始终难有充足证据对他起诉，以便把他交付法庭审判。

最后，叶卡特林娜决定孤注一掷。有人某天夜里把女皇的忏悔师叫醒，并告诉他说，大公夫人情况很不妙，她要忏悔。他赶到叶卡特林娜那里，她使他确信有向女皇提出警告的必要。伊丽莎白由于害怕而同意接见叶卡特林娜。我们只能从叶卡特林娜本人的叙述中知道此次会面的情况。经过四十年之后，她的叙述难以保证完全确切，一如整个这一部自传体著作。在此以前，这部著作已提供了很多材料，但是很遗憾，今后它再不能提供任何东西，因为《回忆录》恰恰就此中断。但是在这项叙述中，毫无做作与耸人听闻之处，叙述轻松、自然，表达富有极佳的戏剧性。会见地点是女皇的更衣室，这里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不明不暗。会见时间是在晚上。房间后部耸立着一个大理石梳妆台。伊丽莎白常独坐镜前，花费很多时间来留住她不再年轻的生命与美丽。在明晃的灯火中，梳妆台上高大的水瓶和映出红色光泽的金盆亮锃锃的。正注视着闪亮的光斑的叶卡特林娜，在一只金盘中看到了大概是女皇扔在那里的一叠纸。她估计这是被揭发的她写给阿普拉克辛和贝斯杜热夫的信。她听到从屏风后面传来的轻轻的谈话声。这是亚历山大·舒瓦洛夫和她丈夫的声音。

最后，伊丽莎白出现了。她态度傲慢，表情严峻，言语简洁有力。叶卡特林娜扑倒在伊丽莎白的脚下，不等女皇询问，就抢先重新提出自己在信里谈到的让她回到母亲的身边去的请求。她嗓音颤抖，泪痕满面，活像一个受了别人欺侮的孩子的悲诉，希望回到家人的身边。伊丽莎白既震惊又迷惑。

“要送你走，我的理由何在？”她问道。

“就说我不幸让陛下感到不快。”

“那末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过原来的生活，就象陛下把我叫到您身边以前那样。”

“但是你母亲已经被迫背井离乡。正如你所知道的，她目前在巴黎。”

“她确实出于对俄国的热爱而惹恼了普鲁士国王。”

她对答得当，措辞灵巧。女皇内心越来越举棋不定。

不过，她也有自己攻击的理由：她责备这位年轻人不敬尊长；有一次在夏宫，女皇不得不问她的脖子是否得了毛病，因为她显然不愿向女皇低头。这样，谈话的性质便转而涉及有关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庸俗的问题。叶卡特林娜则变得文静、纤弱。她说她对陛下所说的那件事毫无印象。她大概太没脑子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了，当时竟没有理解女皇的话。但是她的眼睛却毫无惧色地看着女皇。伊丽莎白为了避开这双使布杜尔林和特鲁别茨柯依不寒而栗的眼睛，就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去和大公谈话。叶卡特林娜一字不漏地听着。彼得就趁机告妻子的状，他认为她早就无药可救了。他大骂她恶毒、固执，叶卡特林娜立即予以还击。

“是的，”她大声叫道，“我是很恶毒；我永远恶毒地对那些待我不好的人！是的，自从我知道向您的怪诞让步毫无裨益以后，我对您是固执的！……”

“您看她，”大公对女皇说，自认为胜券在握。但是女皇没有理会他，她又一次遇上了叶卡特林娜的目光，听到了她的叫喊，女皇也感到害怕。不过她还是要对她恐吓，要她承认同阿普拉克辛和贝斯杜热夫有同谋之嫌，除现有的信以外，还给阿普拉克辛写过别的信。叶卡特林娜对此矢口否认，因此女皇威胁说要拷问贝斯杜热夫。“悉听尊便吧，”叶卡特林娜回答说。伊丽莎白退却了，她的态度变得友好，并向叶卡特林娜暗示，当着大公和舒瓦洛夫的面，她同她很难进行坦率的谈话。叶卡特林娜马上心领神会，她压低嗓门含糊地说，她也正有倾心交谈的打算。女皇心软了，流下了热泪。叶卡特林娜也是如此。彼得和舒瓦洛夫惊异莫名。为了让此事告一段落，女皇想起夜已深了。当时确实已经是早晨三点。叶卡特林娜退了出去，但她尚未安眠，亚历山大·舒瓦洛夫就代表女皇跑来抚慰她，告诉她很快就会再同女皇见面。几天以后，副国务大臣亲自跑来告诉她大可放心，不用再想被迫回德国的事了。最后，1758年5月23日，她同女皇又再度会面了。分手时，双方显然都情绪激动。叶卡特林娜流下欢乐的眼泪，因为她感激女皇给她的所有恩典。她取得了全面的和决定性的胜利。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贝斯杜热夫的案子几乎又拖了一年。但是众所周知，反对前国务大臣的主要动机不再存在。1758年10月，洛比达利侯爵甚至担心他会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第二年4月，伊丽莎白决定终止这个案件。她下诏宣布了老谋深算的国务大臣的罪行，说他企图在女皇与她心爱的外甥和继承人大公以及心爱的外甥媳妇大公夫人之间挑拨是非，不过免于判处尚未得逞的他罪有应得的死刑。他的财产甚至也没有没收，只把他遣回他的戈列托沃田庄。其他被告除阿普拉克辛元帅在审判期间因中风死去外，也从轻发落。

洛比达利侯爵当时有段记述：“饱受专制之苦的俄国人民，内心总惶惶不安；在这种恐惧心理的影响下，女皇身边的大官和夫人们都支持大公夫人并听候她的差遣。这一派以宠臣舒瓦洛夫和他的堂兄彼得·舒瓦洛夫为首。只有沃龙佐夫伯爵和奥利苏菲夫伯爵仍然忠于女皇。其他的那些明哲保身与心府极深的人，为了掩人耳目，都敬重大公夫人，迎合她的意愿，有关女皇情绪的一切情况，他们都知无不报。”

大公也很快缴械投降了。1758年6月，叶卡特林娜威严地要求他的好朋友勃洛克多尔夫离开俄国，因为他在几个月前到处散布说应该对毒蛇般的叶卡特林娜予以镇压。第二年底，请求准许返回德国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大公夫人，而轮到大公了。

洛比达利写道：“大公近日身体不适。我知道，他通过侍从长请求女皇准许他返回霍施金。女皇认为，他之所以提出这种出格要求，是因为他脑子出了问题，他对女皇把他雇用的音乐师和歌唱家带走而深怀不满。星期二，大公夫人出现在宫中。女皇对她予以热情款待，对她胜似往昔。”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不管彼得的头脑有多简单，他的不满一定另有它因。不过他在俄国那悲惨的命运现在已经确定了。如果彼得稍微机灵点的话，他也可能在叶卡特林娜的眼神中察觉到这一点。

第五章 为皇位而战

1. 叶卡特林娜亲信的改变。她同家庭和德国的最后联系被割断。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在巴黎的活动及去世。新的结交与迷恋：英国公使凯依特、格利哥里·奥尔洛夫、达什柯娃公爵夫人以及潘宁。伊丽莎白王朝最后的日子。谁是她的皇位继承者？2. 女皇逝世。关于她的最后想法的种种猜测。彼得三世顺利继位。对外政策发生大改变。讨好普鲁士国王。皇帝宣布他打算和盟国断交。在国务大臣沃龙佐夫的晚宴上他给男爵勃列太利安排的场面。皇帝的纸牌游戏。“西班牙输了”。舒阿泽利大公的怨恨。和普鲁士缔约。内政改革。改革的原由与意义。彼得三世自寻死路。军队的不满。叶卡特林娜的愤怒。彼得当众对妻子进行羞辱。“傻瓜”！他用逮捕相威胁。3. 政变图谋。留列尔的叙述。叙述可信度低。达什柯娃公爵夫人的《回忆录》。她向狄德罗矛盾的自白。可靠的历史资料缺乏。大致情况。奥尔洛夫兄弟和达什柯娃公爵夫人笨拙的行动。勃列太利男爵在金钱方面的作用。代理人台-拉-舍塔尔基。维尔布阿。谁都对必然要发生的事确信不疑。叶卡特林娜的犹豫不决。她等待事变的暴发。她摆出一副外表安详和镇静的样子。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1

自从叶卡特林娜来到俄国，有些人就开始同她共命运了，但波尼亚托夫斯基、威廉斯的离去和贝斯杜热夫的垮台使这种联系中断了。查哈尔·车尔内舍夫服役军中。谢尔盖·萨尔蒂柯夫担任驻汉堡公使，他在那里的生活同放逐没有两样。1759年4月，叶卡特林娜的女儿夭折。次年，她的母亲在巴黎逝世。她母亲的逝世时机适当。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在巴黎呆了两年，她没有给女儿带来什么荣誉，只是给她添不少乱子。在巴黎，甚至在更远的地方，关于这位夫人的闲话已经不少。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到法国时以奥利丁堡伯爵夫人自称，一位法国贵族布依陪伴着她。她是在汉堡，在布依的一个亲戚、国王派遣的驻汉堡公使夏姆波家里与之结识的。公爵夫人和布依在荷兰和德国旅行了一趟，两人显然非常亲近了。他们不得不在巴黎分手，布依回到乡下家中。奥利丁堡伯爵夫人几乎日日与他书信往来以寻找慰藉。但是她也有其他的慰藉。她的书信十分动人。其出版人比尔巴索夫认为，正是这些书信而非台谢维涅的书信成了叶卡特林娜的文章典范。他的话有一定道理。

“还记得昨天我刚刚给您写过信吗？这封信就让它作为明天或后天给您的信吧！总之，我不知不觉地实现了您的愿望，竟每天给您写信……昨天，我和洛文达里夫人一起坐在国王豪华的包厢里观赏新歌剧《叶夫杰尔巴的节日》的首次演出。我吸引了众多好奇的目光！但其中并无恶意。奥列安大公夫人穿着肥大的裙子，坐在大包厢里，她显得相当笨拙。昨天她病得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几乎死去活来。歌剧很差，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如此歌剧前所未睹。我只喜欢日莱恩、阿尔诺、维斯顿和李昂纳。假如您要歌词，我可以给您寄去。”

这封信写于 1758 年 8 月 9 日，文笔与叶卡特林娜后来写给格里姆那些书信极为相似。还有一篇奥利丁堡伯爵夫人以同样笔调描写什瓦济的东西。文章不同一般：

“对法国国王来说，此处奇妙，美好，富有情趣！这个地方和整个宫殿的安静环境和愉快气氛，也与法国国王的美妙灵魂相得益彰！我觉得，这位君主把心都铭刻在这里了。路易十四对宫殿的一切堆砌了过多的藻饰。可是在这里，一切都很华丽、精致，但并不过分招摇。这是一所富豪的私人住宅。这里一切都生气勃勃。一切都恰得其所。这是仙女们建造的迷宫，充满着善良、仁爱。一句话，这就是路易十五的化身。”

奥利丁堡伯爵夫人书信的内容同叶卡特林娜同她的密友的通信也很相似。各种各样话题充斥其中并有着奇妙的结合。奥利丁堡伯爵夫人在向她的朋友叙述俄国的历史的同时，也诉说自己遭遇的种种苦难。苦难的确纷呈而至！她尽管使用化名，但同样可令自己的住宅采用宫廷的排场。她有宫中侍卫长圣西门侯爵、御马司福伦侯爵、宫中女官、高级侍从等等。她以绍恩一所豪华的邸宅作为住处。她要在歌剧院中定下一个包厢。这一切没有钱是办不到的。但由于采勃斯特公国的收入都已被弗里德里希没收。因此只能指靠俄国了，于是公爵夫人连忙把借据寄给叶卡特林娜，期待她设法还清。可是借据都附着拒付证书寄回了巴黎。伊丽莎白甚至对此事缺乏了解的兴趣。她对这位表妹的恳求信，甚至弃置一旁。叶卡特林娜写了回信，但内容大同小异，她无权满足关于寄钱的请求。后来公爵夫人受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到债务的催逼，使她苦不堪言，诚如她本人所言，她的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她说，她因此而情绪低落，旁人则趁虚而入。她的话基本属实。1759年底，她已负债累累。叶卡特林娜没有对她援助，却寄给她几斤大黄和茶叶。但是连这些礼物公爵夫人也无福享受。她于1760年5月16日逝世。她的全部书信都公布于世了。叶卡特林娜因此而担心有损母亲的声誉，也担心她写给母亲的信如果寄回俄国，会落入他人之手，对自己不利。但是舒阿泽利大公处理得当，使一切都有惊无险。根据大公的命令，公爵夫人的文稿在经过仔细审查之后，她的情书以及其他不利于名誉的文稿全部焚去。不过，她所负的债倒是个棘手的问题。叶卡特林娜甚至受威胁说，债权人将对她母亲的贵重物品和家具进行拍卖。在稍作反对以后，伊丽莎白最后答应为此偿付四十万或五十万法郎，这就是奥利丁堡伯爵夫人在歌剧院的包厢中，在绍恩的邸宅中和在她巴黎娱乐中的全部花费。

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的去世，使她的女儿同祖国的最后联系完全终结。但是现在，叶卡特林娜已不再担心会在俄国孤苦无依。凯依特成为威廉斯的替代者。凯依特主要是竭力取得大众的欢心。他和威廉斯的观点相异，认为彼得完全胜任作一个普通告密者和间谍。在这方面彼得确实颇富潜质。在这个不光彩的角色中，他那神经质的头脑找到了某种病态的享受。这样，他就开始为普鲁士和英国效劳，弗里德里希后来在《七年战争史》中对他的所为感恩戴德，此事当时在彼得堡很快无人不知。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并不妨碍凯依特仍一如既往地，一面追求大公夫人，一面为她解决物质困难。

波尼亚托夫斯基也后继有人。1759年春，普鲁士国王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侍从武官施威林伯爵来到彼得堡，他在 1758 年 8 月 25 日的措尔恩多夫战役中曾成为俄国的阶下囚。他作为一个有名的外国人来拜访首都，因而得到热烈的欢迎。作为普通的礼节，他有两名军官作警卫。其中一名军官在措尔恩多夫战役中表现神勇，三度受伤，但仍坚持不下火线。他勇敢，相信自己的命运，而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正确的。这个人就是格里哥利·奥尔洛夫。其兄弟五人都在近卫军团中服役。格里哥利象他的兄弟阿列克赛一样，身材高大，雄壮，面貌也很俊美。他要比波尼亚托夫斯基漂亮，甚至比谢尔盖·萨尔蒂柯夫还有过之无不及：大高个儿，并且有一颗异常美丽的脑袋。但是除了美丽以外，他别无过人之处。他愚钝，粗鲁，和他所有同团的战友的生活并无两样，但更加狂放，终日狂赌豪饮，好拈花惹草。他时刻打算与人吵架，有谁胆敢侮辱他，他随时准备结束对方的性命；无钱清账时，为了蝇头小利而敢于牺牲生命；敢于将所有家当孤注一掷，何况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遭到损失；他总是醉熏熏的，很少有清醒的时候；他好享乐，爱好冒险，生活放荡。在叶卡特林娜私人生活中将添上一笔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叶卡特林娜认为，他是爱情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结合，长期以来，她在她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占首位，至少也是占第二位。她的权欲占首位。格利哥里·奥尔洛夫的性格特点，很少同叶卡特林娜有相似之处。但是在他身上没有使叶卡特林娜感到讨厌的东西。她毕生就喜欢冒险，因此对喜欢冒险的人总是抱着宽容的态度。她同洛比达利侯爵谈到自己有“无限的勇气”，这和格里哥利无所畏惧的精神恰为相宜。他有一种宝贵的品质，比漂亮及智慧更有价值，长久以来一直吸引着叶卡特林娜，使叶卡特林娜对他着了迷，也是她后来对波将金着了迷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原因，使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同这个丑陋的、斜视的独眼龙结合在一起。这一品质就是豪放和勇敢。

在俄军驻扎过的哥尼斯堡，还念念不忘奥尔洛夫在那里逗留的日子以及种种轶事。在彼得堡，他仍一如既往。1760年，他令人羡慕地担任炮兵总监的副官。其时炮兵总监是伊丽莎白极有权势的宠臣的堂兄弟普·依·舒瓦洛夫伯爵。由于身居要位，奥尔洛夫成为注目的焦点。舒瓦洛夫有一位情人叶列娜·古拉基娜公爵夫人，是彼得堡公认的美女。奥尔洛夫立即同他的上司展开竞争，并获得胜利。这样，他就引起了包括叶卡特林娜在内的众人的注意。不过，他几乎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面上无光的舒瓦洛夫是决不会甘心失败的。奥尔洛夫认为自己福大命大的信念，这一次也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舒瓦洛夫来不及进行报复就死去了。对这位不惜付出生命追求公爵夫人的年轻人，叶卡特林娜仍保持着关注。同时，奥尔洛夫偶然租到了冬宫对面的一所房子，这也成为他更为接近叶卡特林娜的一个契机。

此外，奥尔洛夫不能不利用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环境的巨大影响。在俄国大公夫人看来，这个环境至关重要。叶卡特林娜的《回忆录》多次谈到她一直存在的一个念头，就是要赢得人们的拥护与爱戴。她认为这个因素真正能使她在俄国受到支持，这个因素她称之为俄国“社会”。她经常关注俄国社会关于她的舆论。她力图取得这个社会的好感，使这个社会与她本人能在关键时刻共担患难。但这一说法令人怀疑。在她写《回忆录》的时候，她不仅没有考虑这个因素，而且肯定俄国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因素，至少不存在具有她所说的作用和意义的因素。这样的社会是否存在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以共同意志和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智慧为核心的集体。在上层，官僚和宫廷官吏集团按照“官阶”等级对上级曲意逢迎。上级的一举一动对他们的身心地位极为重要。下层的劳苦大众肩负着供养贵族老爷们的全部重担，其中的农奴更不被当作人看待。除僧侣以外，其余的人无足轻重；僧侣倒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但是几乎与外界隔绝，只善于从上到下但不能从下到上产生作用，完全不能用作政治工具。支持伊丽莎白并把她推上皇位的并非他们。但是在俄国她不乏以暴力相助的力量！这种人在对政治毫无作为的三个等级之外我行我素。这就是军队。

叶卡特林娜爱格里哥利·奥尔洛夫的身体和性格中一切让她着迷的特质。但是她也爱他那四个近卫军团，因为这四个团在他们兄弟手中牢牢掌握着。他对古拉基娜公爵夫人的热恋也并不持久。这个人是不怕向上爬的，尤其在得到嘉许的时候。不过他也大胆袒露自己的恋情。他无视上司的反映，夸奖过古拉基娜公爵夫人。现在他也同样如此对大公夫人。但是忙于它的彼得孰视无睹。伊丽莎白同样什么也没有说，她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叶卡特林娜默许了奥尔洛夫的举动，她很乐意几个兵营在闲谈中把她的名字同美男子奥尔洛夫的名字扯到一起，因为军官们都热爱奥尔洛夫，士兵们都对他誓死效忠。她在1762年8月写信给波尼亚托夫斯基说：

“奥斯金还记得，当时奥尔洛夫同我如影随形，而且表现疯狂。他对我的狂热几乎无人不晓。”

她乐意如此。这个勇敢而直率的士兵与波尼亚托夫斯基相比也许有点儿粗暴。不过她的俄罗斯化在此已初见成效。喜爱甚至需要这样反常的人，是当时初步开化的俄国人民的性格。这个人民如今已和她融为一体，她吸收了他们的思想，甚至内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心深处的思想作为自己内在物。波将金在一段舒适、奢华的生活以后，往往乘坐一辆带篷马车作一次三千俄里的旅行，一路上大嚼生葱。叶卡特林娜在具体行动上虽与此有出入，但在恋爱方面，也喜欢来回于两个极端之间。继波将金之后，她又迷恋上马莫诺夫，而和马莫诺夫交往对任何人来说都绝无令人不快之处。现在她同一个粗鲁的俄国军官的热恋，似乎是对温柔、高雅开始厌倦之后的一种调整。

然而，孟德斯鸠、伏尔泰和法国文学仍保持着对她的良好影响。就在这一时期，叶卡特林娜结识了达什柯娃公爵夫人。这位夫人后来名声鹊起，并惹来不少麻烦。副国务大臣的兄弟罗曼·沃龙佐夫伯爵的三个女儿中，达什柯娃公爵夫人是最小的一个。大女儿玛丽亚成了布杜尔林伯爵夫人。二女儿伊丽莎白总幻想着成为大公妻子，这是一位宠姬。有一次，女皇开玩笑称她为彭帕杜尔侯爵小姐，于是她这样的译名在宫中流传下来。三女儿叫叶卡捷林娜，1758年，当大公夫人在她的伯父米哈依尔·沃龙佐夫伯爵家里与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年方十五。年轻的沃龙佐娃当时连一个俄文字都不认识，她只会说法国话，酷爱读书。叶卡特林娜十分喜欢她。这个年轻的妇女很快就成了达什柯夫公爵夫人，跟随丈夫迁居莫斯科，因此叶卡特林娜足足隔了两年才同她再次见面。在1761年达什柯娃公爵夫人又回到了彼得堡，在她伯父沃龙佐夫的别墅里避暑。这个别墅坐落在奥拉宁堡和彼得霍府之间，彼得霍府是女皇的住处，奥拉宁堡是大公和大公夫人的一个夏宫。每个周日，叶卡特林娜驱车前往彼得霍府去看仍被伊丽莎白留在身边的儿子。叶卡特林娜回来时，常常顺便拜访沃龙佐夫家的别墅，与达什柯娃公爵夫人共同度过这一天余下的时光。她们一起谈论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历史、哲学和文学，谈论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俩人一个将近三十岁，另一个还不到二十岁，她们的话题也许会涉及某些有趣的领域，但她们极少开怀大笑。大公夫人当时绷紧了神经过日子，而达什柯娃公爵夫人则生性忧郁。后来，叶卡特林娜认为她的同伴过于沉闷，最后甚至憎恶她。可是当时，叶卡特林娜是满意的，因为她找到了一位可以畅所欲言的女友，而她们交谈的题目是美男子奥尔洛夫所不知道也完全不知道的。叶卡特林娜还对一件事感兴趣，这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国妇女身上，居然隐约折射出西欧文明的影响，而在她还不成形的未来蓝图中，很想把这种文明移植到这个巨大而不开化的国家里来。这位已领略了伏尔泰精神的十七岁的妇女，是叶卡特林娜发现的第一个范例。另外，达什柯娃公爵夫人属于两门有影响的望族，这一点也颇有意义。最后，达什柯娃所受的教育同叶卡特林娜所受的教育一样过于零乱而并不完整。从达什柯娃富有修养的外表下，在达什柯娃从广泛而缺乏系统性、完整性的思想和知识中，叶卡特林娜发现，她的女友具有准备随时进行冒险的热情与冲动。雄壮的奥尔洛夫所具有的大无畏的精神，在这位外表柔弱的女子身上也同样存在。叶卡特林娜在她的命运大局已定以前，一直是与她结伴同行的。

但是对叶卡特林娜来说，不管是奥尔洛夫还是达什柯娃公爵夫人，都不能填补贝斯杜热夫垮台后留下的空缺。需要找到一个人来代替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叶卡特林娜确实找到了这个人，他就是潘宁。潘宁在政治上是贝斯杜热夫的学生。十年以前，贝斯杜热夫甚至有意要他去当伊丽莎白的宠臣。潘宁当时二十九岁，相貌堂堂，女皇对他也并不缺乏兴趣。但是舒瓦洛夫兄弟认为，除自己家族之外，宠臣地位并非人人可得，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于是就与沃龙佐夫家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贝斯杜热夫，并且最终获胜。据一位知情者波尼亚托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潘宁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居然在女皇的浴室门口睡着了，他本来应当瞅准时机进入浴室的。他被先后派往哥本哈根与斯德哥尔摩，在瑞典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积极参加了反对法国影响的斗争。但是不久外交政策改变，俄法结成联盟共同对敌，于是他就在 1760 年被召回国。伊丽莎白决定任命他为保罗大公的老师，贝赫杰耶夫的继任者。这件事舒瓦洛夫家族毫无异议。在他们看来，惟一关键的，是亚历山大·舒瓦洛夫和他兄弟彼得·舒瓦洛夫先后占据过、现在则由他们的堂兄伊凡·舒瓦洛夫占据的宠臣之位。伊凡·舒瓦洛夫当时只有三十岁，年老色衰的潘宁看来已不再具备任何威胁。

潘宁为人头脑冷静，做事有条不紊，从容自如，他似乎注定就是为对叶卡特林娜周围那些性情过于冲动的人起到平衡作用的。他不同意大公亲近普鲁士的做法，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他和大公夫人接近起来。他和贝斯杜热夫一样是亲奥地利的。他也害怕彼得反常的性格，而且不久以后，他本人也吃到了这种性格的苦头。潘宁不时与叶卡特林娜长谈。当时有一个即将发生的事件，这个事件甚至使欧洲南部的有识之士也忧心忡忡，他们谈话的内容同样离不开这一事件。伊丽莎白死期临近，她的死不仅会导致彼得堡的政变，同时也会导致欧洲列强间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柯里堡在 1761 年 12 月被占以后，俄、奥军队几个月的联合行动就必然会使弗里德里希招致灭顶之灾。在大恩策尔斯多夫和库奈尔斯多夫城下失败的弗里德里希，对此已难有翻盘的可能。但同时众所周知，彼得三世登上皇位，普鲁士国王也会脱离危机。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潘宁对此也十分关注，虽然他关注的动机同叶卡特林娜谋求私利的想法不尽相同，但不管怎样，他认为必须以她的利益为重，以反对酝酿中的对她不利的阴谋。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沃龙佐夫家族想强迫叶卡特林娜同彼得离婚，并宣布小保罗的非法性。这样，沃龙佐娃便可取而代之。叶卡特林娜很走运，这些野心勃勃的打算引起了舒瓦洛夫家族的担心和抗争，他们打算反其道而行之，企图迫使彼得返回德国，立即在叶卡特林娜摄政之下让保罗登基。潘宁在这两个敌对堡垒中采取折衷态度，力图通过按合法手续办事这种方法，保证自己和叶卡特林娜对彼得未来的统治起有益的作用。叶卡特林娜对他的意见没有表态，她有自己的一番想法，她和奥尔洛夫兄弟也进行了长谈。

2

1762年1月5日，伊丽莎白逝世，她的遗诏立即生效。根据这个遗诏，应该由彼得继承皇位。已难以确知，伊丽莎白是否有修改遗诏的意图。

勃列太利男爵在1760年10月写道：“大家都倾向于相信她会那个小大公继位，因为她显然非常喜欢小大公。”

一个月以后，勃列太利是如此描述的：

“一次，大公到乡下打猎去了，女皇突然命令在她的剧院里上演俄国戏剧，并不邀请往常看戏时经常出席的宫廷官员和外国公使，而这显然与惯例不符。因此，女皇进入剧院时，除少数几个贴身侍从作伴剧院空荡荡的。小大公和女皇在一起，大公夫人也来到了剧院，她是惟一受邀的人。开演以后，女皇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嫌剧院里过于冷清，命令让近卫军进来看戏，剧院转眼间满是士兵。据所有在场的人证明，女皇当时把小大公抱在膝上，百般抚爱，并转向几个曾助她取得皇位的一些格列纳吉尔老兵，似乎把这个孩子介绍给他们，并让他们相信，这个孩子将是多么仁慈和善良，并且心满意足地领略着士兵们的恭维。这个虚伪的场面几乎充斥着整个演出的过程，大公夫人始终露出极为自得的神情。”

如果上述证明材料是可靠的，那末潘宁起先假装同舒瓦夫家族的意见一致，但是在最后时刻却背信弃义：他向女皇引荐了一位僧侣，这位僧侣说服女皇同彼得妥协了。最大的可能性是，伊丽莎白对采取这一极端措施还心有所忌。在她统治的后期，她肯定对她的外甥深怀憎恶，但为求得耳根清静，她始终强忍着没有发作。因此，她的死很容易引起政变，来反对她在迟疑中所作出的最后决定。在这方面，勃列太利男爵谈论道：

“由于大公不得民心，以及他自身不可饶恕的迷误，我认为女皇一旦逝世，真正的革命将不可避免。但是我看到倾向变革的人十分卑劣与胆小，因此我相信，如同女皇本人从前夺取政权时一样，这一次恐惧与懦弱也将在他们身上占上风。”

情况的确如此。诚如威廉斯所言，早在五年以前叶卡特林娜就已做好伊丽莎白逝世以后的打算。

据她所说：“我径自到我儿子那里，如果碰到阿历克赛·拉祖莫夫斯基，那就让他跟着小保罗。否则我就把孩子带在身边。同时，我派靠得住的人去通知五位近卫军军官，叫他们每人带五十名士兵来见我……同时，我派人去把阿普拉克辛、贝斯杜热夫和李文叫来，我则走进死者的房间，强迫近卫军总司令向我宣誓效忠，并让他跟着自己。一旦舒瓦洛夫家族轻举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动，立即加以逮捕。”她声称已经和哥萨克首领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会晤，征得他的支持，并得到他把枢密官布杜尔林、特鲁别茨柯依和副国务大臣沃龙佐夫带来见她的保证。她甚至写信告诉威廉斯说：“从前的沙皇约翰·瓦西里耶维奇曾经想跑到英国寻求避难，但是我无意这样做，因为我已经决定，不作女皇，勿宁死。”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威廉斯的话有几分靠得住呢？据神甫沙普·台奥特洛施说，新女皇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与此截然相反。法国历史学家这样记载，当时叶卡特林娜向丈夫卑躬屈膝，表示愿意对他誓死效忠。叶卡特林娜听到这个说法后，感到自己形象受了歪曲，力图用最严厉的责骂来驳斥它。对此我们无意发表定论。

无论如何，彼得稳稳当当地继承了皇位。他的统治不出大家的预料。在国外，弗里德里希缓过劲来，他完全意识到，伊丽莎白的死使他脱离了险境。彼得就在登上皇位的那天晚上，命令俄国各个部队停止敌对行动。驻扎在东普鲁士的部队立即停火。同奥地利军队驻扎在一起的部队，必须立即同它划清界限。此外，还授令这些部队，一旦普鲁士将军提出建议，就应立即同他们缔结停战协定。同时，皇帝还派高级侍从古多维奇持他的亲笔信去见弗里德里希，说明其希望俄普亲近和好的意愿。以后展开的各种举措都说明，对外政策和皇帝的态度已经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连法国宫廷剧院的演员们也被赶走，且没有保证他们生活上的基本要求！最后，2月份，向西、法、奥等国代表发表了一道宣言，向他们表明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彼得极其无礼地对他的盟友背信弃义；他告诉他们，他打算同普鲁士缔结和约，并劝他们最好也如此做。两天以后，勃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列太利男爵在他的外交报告中生动描述的一个场面，诠释着皇帝的上述警告。这个场面在 1762 年 2 月 25 日国务大臣沃龙佐夫举行的一个晚宴上发生。晚宴从十点钟持续到早晨两点钟。勃列太利说，彼得始终极为放肆，一面喝酒，一面胡言乱语。晚宴结束时，他踉踉跄跄地走向果尔特伯爵和魏尔纳将军，同他们干杯，并祝普鲁士国王身体健康。他补充说：“一切都与从前有所不同了，更大的变化还在后头！”这时，他同英国公使凯依特互换眼色，心意相通，他把这位公使称作是密友。早晨两点钟，客人们都进了客厅。这里看不到通常玩纸牌用的呢面牌桌，一张大桌子上，却满是烟袋和烟叶。为了迎合这位皇帝，大家都要抽烟，在几小时之内，得抽个不停，同时还要喝潘趣酒和英国啤酒。不过，同凯依特一番讨论以后，皇帝建议打“战场”。勃列太利解释说：“这是一种独特的类似‘逃跑的爱司’或‘睡觉的猫’的赌博。”赌博时，皇帝把瑞典公使帕塞男爵叫到身边，想令他确信，瑞典刚刚发表的宣言和俄国的宣言并无任何不同之处。帕塞反对说：“瑞典宣言的目的只是要盟国重视继续战争可能碰上的障碍。”

皇帝回答说：“我本人也主张必须签订和约。”

这时，赌博一直在继续。勃列太利男爵输给皇叔盖奥尔格·霍施金斯基大公几个金币，男爵过去曾经和这位大公在德国战场上打过仗。

彼得立即笑着说：“您从前的敌人把您打败了！”如同寻常的酒鬼，他不停地笑着，喋喋不休。勃列太利男爵有点尴尬，他说，他相信无论是法国还是他本人，同这位大公作战都将是不可能的了。皇帝没有对他的话作出反应，但是过了片刻，他看见西班牙代表阿里莫多瓦尔伯爵也输了，于是他就对法国公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使悄声说：“西班牙也被打败了。”说罢又一阵狂笑。勃列太利男爵勉强压下心头怒火。他冷静而又得体地回答：“我可不这样想，陛下。”他向皇帝证明，西班牙和法国联合起来是一支任何国家都不敢轻视的力量。皇帝不正面答他，只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是吗！是吗！”勃列太利男爵最后说：“陛下曾经承诺忠于联盟原则，而根据陛下承担的责任，陛下也的确应该如此，如果陛下仍然能这样做，那我们法国和西班牙一定会感到安心。”说到这里，彼得就忍不住发作了。他暴跳如雷，吼道：

“我两天以前已经发出要缔结和约的声明。”

“我们也要这样做，陛下。不过我们和陛下一样，需要一个符合盟国利益的、体面的和约。”

“悉听尊便吧。对我来说，缔结和约是首要的。以后您可为所欲为。事情要做得彻底。我是一个军人，不喜欢开玩笑。”言罢，他背过身去。

于是，勃列太利男爵颇有深意地说：“陛下，您所说的话，我都会向本国国王据实禀告的。”

这代表了彻底的决裂。立刻有人将此禀告国务大臣沃龙佐夫，沃龙佐夫解释说彼得这些话纯属酒后失言，又说他的反常的性格也是个原因。沃龙佐夫向勃列太利男爵道歉。但是无论是俄国还是法国，谁也不怀疑皇帝这番话的真实性。

舒阿泽利大公写信给勃列太利说：“当我知道2月25日发生的事情以后，我无比忿怒。老实说，我没有料到他会用那样的口吻说话。法国还不习惯于对俄国俯首听令。我并不认为，沃龙佐夫在这件事情上能够给我作出合理的解释。要求解释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知道了所能知道的一切，他们给我们的下一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个解释，将是通知我们，俄国与我们的敌人已经结盟了。”

确实，两个月以后，他不幸言中。4月24日，彼得同普鲁士订约结盟，和约中有一个关于在俄普之间很快就要订立攻守同盟的条款。彼得向大家公开宣布，他愿意率领一部分俄国军队，唯弗里德里希马首是瞻。这是他长期孕育的理想。早在1759年5月，洛比达利侯爵向他的政府报告说：

“大公在同恰尔托雷斯基公爵和施威林伯爵单独谈话时，把普鲁士国王夸个不停，他告诉施威林伯爵，他希望某天能有幸地在普鲁士国王指挥下作战。”

同时，彼得由于自己那些德意志领地而在丹麦寻衅。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为缺乏确实根据的霍施金斯基大公受到的侮辱进行报复，这是很不得体的。有一位历史学家甚至以一大本书来说明彼得的“政治体系”的内容。他认为，如果这个政治体系付诸实现，俄国将把自己的未来押在一次豪赌上。可是我们认为，这位历史学家过高地评价了彼得三世和他的政治。彼得并不确定要牺牲西德维纳河河口而巩固易北河河口，为了不妨碍他在普鲁士帮助下获得几十万远离俄国的半丹麦人和半德意志人而丢弃几百万同胞？我们认为，彼得仅仅想对弗里德里希二世表达自己的钦佩，并要以霍施金将军的制服使德国感到震惊。他所做的一切，游戏的成份居多。不过如今他已尊为皇帝，所以已经不满足于单纯而缺乏刺激的游戏了。

在国内政策方面，彼得也表现了大胆的改革意识。他接连不断地命令免除贵族服役的义务，没收教会地产，撤销政治警察机关等等。这种仓促的立法活动是否说明彼得真是一位自由派？据彼得·杜尔戈鲁柯夫公爵说，彼得三世同时代人之一米哈依尔·谢尔巴托夫公爵对有关贵族的那道命令，有其独特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解释。有一天晚上，彼得想背叛一下他的情人，便召来御前大臣德米特里·沃尔柯夫，对他说：“我告诉过沃龙佐娃，今天晚上我要同你共同制定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我希望明天宫廷内和大街上都在谈论这道法令。”沃尔柯夫点了点头。第二天彼得果然如愿以偿，贵族也很满意。也许，彼得一部分是受了周围人物的影响，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还以为这是自己的主意。同时，他又有一种儿童一般的破坏本能，尤其他好动成性，这种破坏的本能危险性就更大。他喜欢大笔一挥就能彻底改变整个国家制度，喜欢由此而玩弄众人于股掌之间。他现在就是如此玩弄着一切。也许他想以弗里德里希为榜样。无论如何，他玩得很投入，同时希望自己也成为一位不朽的皇帝。

他这种在国内外政策上的大胆改变，并不会失去臣民的爱戴而动摇皇位的基础。他的臣民对此习以为常了！遭到打击的教会保持沉默。贵族是有高兴的理由的，但是它也不说一句话。只有枢密院提出为皇帝建立一座黄金雕像的建议，遭到了他的拒绝。事后大家都说，俄政府机器彻底解体的迹象，早在推翻新王朝的政变发生以前就已经可以看出。不过要在晚些时候这些情况才出现。尽管当时彼得进行的各种活动主观幻想的成分居多，他的皇位暂时还不可动摇，因为在他以前，比伦比他走得更远。显然，俄国国家机器如同那辆把叶卡特林娜及其命运载到莫斯科的笨重雪橇，它具有抵抗任何颠簸和震荡的能力。

不过，彼得终究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他招来一些人的不满，同时让另一些人感到完全绝望。军队感到不满。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改变了战线，不在于它刚开始时同奥地利人一起打普鲁士人，后来又同普鲁士人一起打奥地利人。1762年的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国士兵由一个叫鲁勉佐夫或车尔内舍夫的人指挥，传说由于强迫这些士兵戴上尖顶头盔，引起了士兵的仇恨。这个说法也许纯粹是现代人的杜撰。首先，尖顶头盔并不成其为一个问题：玛里娅-捷列齐娅的士兵和弗里德里希的士兵一样，都是德国人。但是彼得想在军队中实行普鲁士纪律，军队难以容忍这一点。军队的纪律自成一体：格列纳吉尔兵在女皇统治下，常常因为极小的过失就要遭到多达几千下的棍棒拷打，而且他们认为这没有任何不妥。有时候，他们经过这样残酷的拷打，奇迹般活下来之后，就会不作任何抱怨地回到队列中去。但到如今，他们却完全不能容忍，由于全体演习情况不佳而重复操练。其次，彼得竟敢改变他们的制服，这是对他们的第二个侮辱。最后，彼得竟有取消近卫军的意思，就像他的外祖父曾经取消射击兵一样，是对最为神圣的东西的触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近卫军实际上在保持整个帝国的稳定上起着首要作用。新沙皇解散了近卫军骑兵，而这个团队曾享受过与女皇一道进餐的荣幸。彼得用霍施金人取而代之。盖奥尔格·霍施金斯基公爵被任命为近卫军骑兵首脑和俄军总司令，而在此之前，还没有除皇帝本人以外的任何人担任过近卫军骑兵的指挥官的先例。这做法使人们忍无可忍了。当时人们有一种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新皇帝之所以弄得怨声载道，正是他在军队中进行的那些改革及其在军队中造成的影响所致。如前所述，当时俄国所谓的“社会”事实上便意味着军队。

对彼得感到不满，甚至于仇视和绝望的，是叶卡特林娜。彼得像个疯鬼似地对她。1762年1月15日以后，勃列太利男爵写信给舒阿泽利大公说：

“皇后处境不妙，她遭到人们的极端蔑视。殿下，我已提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到，她求助于哲学，但这无济于事。那时我已经知道，她已难以忍受皇帝的态度和沃龙佐娃小姐的高傲。我看，这位果敢的皇后，迟早会有举动，否则难以理喻。我知道她有一些朋友正在极力劝慰她，但是只要她有所求，这些朋友会万死不辞。”

4月，彼得迁进即将建成的新宫。他占用了一套厢房，把叶卡特林娜安置在另一头的一套厢房里，却叫伊丽莎白·沃龙佐娃住到他的旁边。从某方面来说，这样的安排恰如叶卡特林娜所愿，因为这样她可以有更多活动空间，而叶卡特林娜当时是极其需要如此的。她又怀孕了，可是这一次已没有任何理由能合理解释说小孩是皇帝所生的了，包括使用偶然的机。同时，这次怀孕是勃列太利男爵所说过的蔑视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似乎也是对叶卡特林娜痛苦状况的正式肯定。彼得以一刻不停的各种恶劣做法，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有一次，彼得在和情人吃饭时派人传召陪伴着皇后的果尔特伯爵。这位瑞典人不敢向叶卡特林娜言明叫他的人，所以他谢绝了皇帝的邀请。于是彼得就亲自出马，粗暴地对他说，沃龙佐娃在等他，强行把他拉走了。还有一次，彼得明知皇后喜欢吃水果，却禁止把水果端到桌面上来。有时候他对她心怀妒忌。如叶卡特林娜喜欢吸鼻烟，这一种习惯当时甚至在年轻漂亮的妇女中也颇为流行。叶卡特林娜早就养成这个习惯，而且终生如此。但是据谢尔盖·果利津说，她在一段时期内被皇帝逼迫而抛弃了这个习惯，原因在于她曾不幸向果利津公爵的父亲借过鼻烟盒。众所周知的一次，是皇帝当面辱骂皇后的一个场面。这件事发生在1762年6月21日（9日）。那天，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以庆祝俄普友好条约的签订。出席宴会的，包括三个上层阶级的一些代表和各国使节共四百人。皇后照旧坐在桌子中间的一个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位置上。皇帝在桌子的一头坐着，霍尔茨伯爵坐在他右边。在为弗里德里希的健康干杯以前，彼得提议为皇帝的家族干杯。皇后还未放下酒杯，皇帝就派他的侍从武官古多维奇质问她有何理由不站起来对他的祝酒表示敬意。她回答说，皇帝的家族不过包括皇帝、她自己和他们的儿子，所以他认为她对此表示敬意是没任何必要的。彼得立即又派古多维奇过去告诉皇后，说她是一个傻瓜，她忘了皇帝的两个叔叔霍施金斯基公爵也是属于皇帝的家族。显而易见，彼得怕古多维奇对他的指示不能准确执行，就以让整个桌面上的人都听见的声音冲着皇后大喊道：“傻瓜！”大家都听到了这一辱骂。叶卡特林娜的泪水夺眶而出。

然而除了侮辱以外，彼得还疯狂地进行威胁。同一天，宫廷女官沃龙佐娃获得了圣叶卡特林娜勋章，而这种勋章通常除了皇帝家属和有血统关系的公主之外，别人无权获得。叶卡特林娜本人获此勋章也在同彼得订婚以后。彼得离开桌子的时候，同平时一样醉熏熏的，他甚至要命令巴略金斯基公爵逮捕皇后。经过盖奥尔格·霍施金斯基公爵劝解之后，皇帝才改变主意。但是大家都认为，彼得总有一天会这么干的。据说，这是沃龙佐夫家族的人教唆他的。他想叫叶卡特林娜到寺院做尼姑，把小保罗送到牢里，并娶宠姬沃龙佐娃为妻。现在他对伊丽莎白·沃龙佐娃无所不从。像她这样一位情人，同这位身披皇袍、举止粗鲁的丑角是天造地设的。她并不漂亮。马桑说她“丑陋、愚蠢和粗俗”。德国人舍列尔尽管认为彼得很完美，但是连他也承认，彼得选中这样一位女友，说明他的品味太不高明。在舍列尔看来，这是彼得惟一的缺点。沃龙佐娃生性凶残，心胸狭隘，缺乏教养。“她像士兵一样粗俗，发出一股臭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气，说话时口沫横飞”。她有时甚至对皇帝拳脚相向，不过，她可以与他同醉，这一点使皇帝感到十分满意。后来的政变终结了彼得、他的情人以及他们出格的活动。据说政变发生时，让沃龙佐娃取代叶卡特林娜的诏书已经草拟好了，而且即将颁布。

如此一来，叶卡特林娜便在两种方法间进退维谷，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来摆脱这个局面，危险性都是极高的。惟一的差别是：要么一无所获；要么所失无几。她据此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3

彼得三世在 1762 年的政变中失去了帝位，随后又丢了命，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写过关于这次政变的历史。历史学家一涉及这段历史，立即会碰到缺乏详实可信的资料的问题。留列尔错误地断言潘宁和达什柯娃公爵夫人在这次政变的准备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照他的说法，这两个人做了全部或几乎全部准备工作。可是留列尔又认为，首功应归达什柯娃公爵夫人，因为正是她，为了取得想置身事外的潘宁的帮助，竟决定违背自己的道德原则。在决定委身于潘宁以前，公爵夫人经过了长时期的踌躇；她开始拒绝了潘宁的追求，因为她担心两人的血缘关系过于接近。她误以为自己是潘宁的女儿。当过叶卡特林娜秘书的佩蒙特人奥达尔在俩人中间搭桥牵线，他说服了公爵夫人摆脱了上述想法，从此以后，两位情人就开始他们的共同活动。然而，他们活动的目的与叶卡特林娜的观点不尽相同。公爵夫人饱览群书，潘宁则到过斯德哥尔摩，所以他们两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人都具有革命思想。他们同意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由叶卡特林娜执政。叶卡特林娜不肯作出一点让步，因为她手下还有奥尔洛夫兄弟，所以她打算把达什柯娃公爵夫人的效劳丢在一边，自己来干。于是双方都决定，在推翻彼得统治的事情上各行其是，至于谁来取代彼得，将来再弄清楚。这是一种独特的两方互不干扰齐头并进的行动。达什柯娃公爵夫人和潘宁在军队的高级军官中与士兵中，寻找带头变革的人。奥尔洛夫兄弟主要在低级军官中进行活动，偶尔也面向军队领导。这两个派别有时相遇在兵营中，但是互不搭理。最后，叶卡特林娜把这两个派别联合了起来，并控制了政变的领导权。

以上就是留列尔的说法。尽管连当代的一些精英都相信这种说法，但它的真实性还是受到很大的怀疑。狄德罗对达什柯娃公爵夫人外貌的描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因为后来在巴黎狄德罗认识了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根本就算不上是美丽的：她个子矮小，前额高阔，两颊肥肿，双眼深陷；黑色的眉毛和头发，鼻子扁平，嘴巴大，嘴唇厚，满口虫牙，有一个滚圆、毕直的俄国式的脖子；乳房高耸，腰似直桶，动作敏捷，不够文雅，缺乏风度……”

也许，她的活泼性格，对潘宁的冷静头脑确有助益，但是，他不大可能为了她而不惜放弃自己明哲保身的处事原则，一反平常的谨慎，竟去参加一桩冒险。而叶卡特林娜也完全不可能把个人的命运、自己的利益和儿子的前途，把自己的生命和野心勃勃的计划交给只有十八岁的她。公爵夫人本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告诉我们，叶卡特林娜对待她最初的一些建议的态度。这事发生在伊丽莎白逝世前不久。在一个冬天的深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夜，大公夫人已经就寝，她的女友突然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发着抖，既非激动，也非寒冷，她让叶卡特林娜确信，说她已经看到了叶卡特林娜所面临的危险。她想知道叶卡特林娜的计划内容，并请求她作出指示，好让她有所行动。叶卡特林娜首先是防止这位爱冒险的勇敢分子着凉。她让她睡在自己的旁边，替她裹上被子，小心地嘱咐她赶快回到自己的床上去，控制好自己激动的情绪。叶卡特林娜没有做任何完善的准备，她准备一切都服从于命运的安排。

可以肯定，公爵夫人后来对她在 1762 年政变中所起的作用言过其实。如果她《回忆录》中所说的话都是真的，那末她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她甚至比留列尔更为夸大，把自己描绘成是这次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鼓舞者。奥尔洛夫兄弟，甚至潘宁，似乎只是她的命令机械的执行人，是她领导了政变的全部活动，作好了所有准备。但是狄德罗的记录又与此相异：

“她把自己和别人在这件事情上的功绩，几乎一笔勾销；她说，他们都被无形之手领向前方，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将被领往何方。”

通常，只有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清楚事情的真相。连知情者弗里德里希，显然也对此莫名其妙了，他后来干脆说：“全部事情都归功于奥尔洛夫兄弟，达什柯娃公爵夫人只是在口头上占便宜。”但是奥尔洛夫兄弟是缺乏教养、经验和威信的年轻人，比达什柯娃公爵夫人更不能胜任这一事业。达什柯娃的伯伯米哈依尔·沃龙佐夫由于她所作所为有违己愿而不喜欢她，但他却并不否认公爵夫人在这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说到潘宁，如叶卡特林娜本人所言，这次以新女皇代替在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位皇帝的政变，对他的吸引力不大，因为他具有冷静而审慎的处事原则。他承认，彼得三世的统治不得人心，但是他认为，他的学生保罗才是合法的继承人。他显然愿意当一位皇帝的老师，而不只是当一位大公的老师。此外，他对叶卡特林娜的性格了如指掌，他估计在她的统治下，他即使身居高位，也不过充当她的部下和一个配角。他的估计是正确的。总之，他的审慎使他始终置身于事外。

总之，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应当承认，有关叶卡特林娜政变的酝酿过程，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是，我们倒可以相信弗里德里希对它所作的严肃评价：“他们的阴谋是考虑不周的和疯狂的。”

当时在彼得堡的一位外交官与此看法不谋而合，他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变的准备工作是知情的。他就是勃列太利男爵。应该指出，他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与叶卡特林娜登位以后对他进行的指责不尽相合。众所周知，路易十五政府派遣他出使彼得堡，是要他扮演一个轻薄的角色。但是平心而论，他甚至做好要扮演这个角色的打算。第一，他发现，在叶卡特林娜身旁已没有他的位子了；第二，舒阿泽利大公忽略了禁止他把妻子带往彼得堡，而他的妻子年轻，漂亮，而且对他盯防甚严。所以，新公使与皇后之间的关系远未达到亲密的程度。1762年2月25日的事件以后，勃列太利男爵的官方地位甚至面临不保，于是他立即利用了这一点，请求召他回国。此外，他还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反对与俄国实行妥协。他说：“我认为只想到要消灭它，才是合理的。”

这句话不管说得多么尖锐，实际上只是对舒阿泽利大公本人的话的复述，因为大公本人就说过他“蔑视”和“仇恨”彼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得三世统治下的俄罗斯民族。由于礼节问题，两国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更加复杂化了。勃列太利男爵直到 1762 年 6 月还没有得到新皇帝的接见，原因在于他不想第一个去拜访盖奥尔格·霍施金斯基公爵。同时，车尔内舍夫对法国政府威胁说，如果巴黎对他的国君不以皇帝相称，他将辞去全权公使的职务，因为彼得三世乐意全世界都称他为皇帝，虽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沙皇这个称号，在国君的所有称号中绝对是最出色的。最后，勃列太利接到命令，只要他能得到对方的接见，且没有提出新的要求，就可以在这方面作出让步；否则，他理应提出辞职书。1762 年 6 月 18 日，勃列太利在遭到再次拒绝以后，就将上述命令付诸执行。但他在离开俄国的时候，还是决定征询一下叶卡特林娜周围的意见，这里的反映并不明确，其分量显然不足以促使他改变初衷。只是在 6 月 24 日他离去前夕，他所轻视的奥达尔才来拜访他。他以前同奥达尔有过接触，有时还作他的保护人，因为他知道，奥达尔同皇后的身边的人走得很近，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奥达尔竟是皇后的私人全权代表。后来，叶卡特林娜显然也为奥达尔扮过的角色感到羞愧，很快把他打发走了。但是当时，奥达尔告诉勃列太利，他奉皇后之命而来，说“皇后受到本国最忠诚的臣民的催促，而她丈夫的行动又把她逼入绝境，所以，摆脱这一状况，她准备冒险举事”。为此，皇后想向他借六万卢布。勃列太利对奥达尔的话有所怀疑。在此之前皇后从来没有派这个人来传达过什么指示。他不知道，奥达尔最近已成了她的秘书。可是，根据后人肯定，他当时对借钱给她并没有一口回绝。不过为防万一，他请奥达尔带给他一封皇后的亲笔信，必须根据他的口授写上下述内容：“委托信使向您的告别转达我的问候，请您为我做一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笔小生意。”这是他据以向叶卡特林娜讨还的一种特殊的借据，而叶卡特林娜也认为这并不过分。没有任何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证明就将大笔款子交给奥达尔，这对勃列太利男爵来说，是在拿他的前程和财产来作缺乏把握的赌博。不过，奥达尔也没有坚持立即要钱。据他说，皇后只希望在必要的时候，凭简短的收据能得到钱。于是，勃列太利指示留在彼得堡总管大使馆事务的白伦热：一旦白伦热收到皇后的暗语信，他就必须立即派遣一个信使到华沙去找勃列太利来决定他下一步的行动。勃列太利这一与1740年的台-拉-舍塔尔基雷同的做法，从来没有从巴黎接到过指示。法国尽管从外交官台-拉-舍塔尔基的功绩中获得好处，现在却并不鼓励勃列太利再步其后尘。与之相反，舒阿泽利的外交报告命令他要保持稳重和谨慎。此外，勃列太利熟悉路易十五的个人爱好，他知道，国王是决不同意通过这种途径去对俄国事务加以干涉的。虽然如此，但勃列太利是否可以将这些想法丢在一边，不再考虑呢？或者，是否至少可以推迟行期呢？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认为，就算奥达尔确实是奉皇后之命而来，即使这位佩蒙特人所说的政变准备工作并非子虚乌有，那也无关紧要，而且必败无疑。白伦热也有这样的看法。勃列太利男爵走了十天以后，奥达尔约白伦热深夜在偏僻处会面。但是奥达尔并没有给白伦热带来所要求的那封亲笔信，而是变换了内容的亲笔信：“我们所说的那笔生意即将成交，但价钱远没这么贵。因此不再需要钱了。”仅寥寥几语。总言，皇后什么都不再需要了。白伦热对此感到十分高兴，然而他认为皇后通过奥达尔传达的第二个指示比第一个指示更加可疑，甚至更不可理喻。既然他的帮助已无关紧要，为什么还要告诉他不久即将起事呢？这有何好处呢？难道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只是为了暴露那些见不得光的阴谋分子的轻率和粗心吗？白伦热认为，“奥达尔先生的头脑多么糊涂，卷入其中多么深，他们的行为多么疯狂和徒劳，他们对他们的惨败深信不疑。他获悉阴谋领导人的名单以后，他的上述看法更坚定了。据奥达尔说，这些人就是：达什柯娃公爵夫人，她被白伦热认为是“虽很勇敢但是做事草率”；其次是哥萨克首领拉祖莫夫斯基，他“狭隘、懒惰、十分冷漠”；还有潘宁伯爵，“孤僻、聪明、谦逊、机智，但不起关键作用”。奥尔洛夫兄弟的名字甚至没有列入其中。他们的名字在当时一位法国公使的眼里完全是无足轻重的。哪里来的这些中尉！他们的帮助有何作用？

当时法国驻彼得堡外交使团的其他成员，甚至没有察觉有何不妥。麦尔西伯爵的书信，直到政变的次日，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已经预见到事变即将发生。对他来说，这当然并非出于谨慎的原因，因为他的书信就常常以极其尖刻的言辞抨击彼得三世。他甚至敢向人提示，俄国的幸福，特别是它的盟国的幸福将取决于宫廷革命的发生。但是他并不认为有谁能领导革命。凯依特与他所见略同。具有更大洞察力或更知道内情的弗里德里希当时深感不安，对彼得三世发出了警告，但连他也没有想到起事的领导者与取代彼得的人会是叶卡特林娜。他原以为阴谋分子想拥立年轻的约翰。

总之，即便是对这次事变的准备工作最为关注的人，也没有意识到事变业已临近和即将发生。他们根本不会去注意几个疯子笨拙的阴谋活动。据达什柯娃公爵夫人本人所说，阴谋分子本人也不比别人看得远些，“事情已有极大的进展，但任何人都没有对此有所预料。即使在革命发生以前三小时，大家都还以为革命大约三年以后才会发生”。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为达目的，应该如何进行活动，采取何种手段，在这方面至少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人制定出一个确切的计划，甚至还缺乏一个明确的概念。谁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推翻彼得而让叶卡特林娜登上皇位。奥达尔认为自己理应将此情形告诉白伦热以表答谢，据他承认，曾经尝试过逮捕皇帝，但几次都失败了。可以肯定的是，大家的活动都是在碰运气。达什柯娃公爵夫人把几个军官吸引到自己方面。奥尔洛夫兄弟向各个兵营进行宣传 and 收买活动。他们在经济上并不存在问题，甚至最后在向勃列太利男爵借钱的时候情况也没变。三月初，格里哥利·奥尔洛夫取得了炮兵司库的职位。炮兵总监——古拉基娜公爵夫人的不幸情人刚刚去世，法国人维尔布阿被任命为他的接班人，他曾经是年轻宫廷的高级侍从，一度因为看上去过分忠于叶卡特林娜而被调离。维尔布阿是彼得大帝一位少年侍从的儿子，他的父亲后来晋升为海军中将。显然，这位法国人命中注定要在这次拥立俄国新女皇的政变中，又要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舍塔尔基还是后继有人。显而易见，选择格里哥利·奥尔洛夫担任司库的职务，是维尔布阿经叶卡特林娜本人授意以后干预的结果。否则，任命一位年轻军官担任这个重要职务是缺乏合理解释的。这无异把军队的金库打开任人抢劫。维尔布阿的副手布尔丘尔中将对这个情况有所察觉，但一听说奥尔洛夫有皇后庇护，他就不说话了。这位司库立即大肆支配他所控制的款项。这样，在四个近卫军团中，奥尔洛夫就能每团招募到九百九十人。这四个近卫军团的名称是：伊兹梅洛夫团、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团、谢苗诺夫团和波将金服役其中的近卫骑兵团。

叶卡特林娜当时对同谋者经常要进行直接的私人指导。但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是总的说来，她在这方面显然行事慎重。例如，被阿列克塞·奥尔洛夫争取过来的一位格列纳吉尔兵斯特沃洛夫要求从皇后那里得到一种证明谋叛确有其事的信号。有人就向他约定，皇后在御花园散步时，如果他站在皇后散步的路上，皇后就允许他吻一下她的手。叶卡特林娜并不反对这种不冒任何风险的做法。“反正人人都会吻我的手”，她事后对赫拉波维茨基说。但是这位朴实的士兵深受感动，他含着热泪去吻皇后的手，后来狂热地追随皇后。

据我们所知，叶卡特林娜本人却对这次政变没有信心。在据说是她自己写的有关她这段时期的一个故事中，她是这样说的：从伊丽莎白逝世起，她就得到不少建议，但是她开始对此认真考虑，是在她当众受到侮辱而彼得又狠毒和横蛮地要逮捕她以后。众所周知这事发生在6月21日，即在政变以前几个星期。但是从那天直到政变得逞，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积极参加她的朋友们的阴谋活动。在决定性的时刻以前，叶卡特林娜显然要不露任何声色。在这方面，她的才华是卓越的。她善于将自己同丈夫的行为作明显的对比，善于把对方恶劣的动机引到极端的地步，以此将对方全部令人反感的举动暴露出来，这就使她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流的政治演员。伊丽莎白的逝世，以及安葬她时宫廷礼节和东正教仪式所规定的繁琐的规矩，使彼得第一次有可能表现出他粗暴和乖戾的性格。他自己的极度猥琐暴露无遗。相反，叶卡特林娜则以对死者表示女儿般的忠诚和无限的敬仰同他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获得了大家普遍的同情和赞扬。

勃列太利男爵讲到叶卡特林娜时写道：“遵照东正教的规定所办的女皇的葬仪极其复杂而迷信，但叶卡特林娜比任何人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都热心安排女皇的葬仪。她心里实际上大概在对这样的葬仪进行讥笑，但教会和人民却都认为，葬仪深深感动了她，而葬仪的成功离不开她的努力。”

叶卡特林娜穿着丧服的那张画像保存至今，当时她每天穿着这件丧服。她对教会的祈祷、斋戒和节日活动一丝不苟地遵守，而彼得则对这样的活动的表现出极端的蔑视。一次，为了庆祝三圣节而在宫廷教堂里举行大礼拜时，奥国公使奇怪地发现，皇帝竟旁若无人地在教堂里走来走去，同宫中近卫骑兵及太太们大声聊天，而皇后则垂手静立，仿佛虔诚地在做祷告。

日趋放纵的彼得经常忘乎所以，他竟动手殴打自己的侍从，甚至忠实仆仆和高级官吏也难以幸免，而且经常在公开场合，当众这样干。麦利古诺夫、纳雷什金、沃尔柯夫都未能免于难。叶卡特林娜却体现得温和宽大。所有和她接触过的人，都因她的性情平和、彬彬有礼、心地仁慈而心情愉快。和丈夫的粗暴相反，她始终保持的这些品格，自然会使得她取得普遍的同情，同时又不致使这种同情进一步变为对她的怜悯，误以为她已失去地位。在她被叫做傻瓜的那次著名的宴会上，她洒下了几滴眼泪，已足够用来引起亲眼目睹了这种令人难过的场面的人的同情；但是在这以后，她立刻转向站在她椅子背后的斯特洛加诺夫伯爵，请他谈一点愉快的事情来哄她开心，同时分散大家的注意。

她有时也不会轻易表露感情，令人觉得她对彼得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所有的外交官都在自己的书信中提到了皇帝和皇后之间距离的突然拉近。亲善迷人的皇后频频出现在彼得的晚宴上及狂抽滥饮的聚会中。她坚持地承受着烟草的气味、德国人混沌难闻的酒气和粗俗下流的玩笑。叶卡特林娜正处在关键性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时刻。如前所述，她有了身孕。她竭力避免别人的注意，特别是不让皇帝知道。据说，在她分娩那天，她的忠实仆人施库林放火烧掉自己在市郊的房子以吸引好事之徒到城外去。彼得当然也不例外，他想瞧瞧热闹，向左右骂骂人，用棍棒敲打敲打。所有的宠臣都跟着他。4月23日，叶卡特林娜顺利产下一个儿子，取名鲍勃林斯基，这个姓后来发展成为俄国的名门望族。关于这位鲍勃林斯基后面还有叙述。几乎与此同时，有一位宫廷官吏称赞皇后体态丰美，灿烂美丽似阳光，她坦白地回答这些恭维话：

“假如您清楚，当一个美人所要付出的价值，那就好了！”

但连她本人大概也不大清楚自己未来的命运。她当然知道，她和她朋友们暗地里策划的活动终归有爆发的一天。她丈夫的出格举动一定会引起危机，那时就是她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而且她可能会坚决果断地行动。这一点她也是知道的。但是现在，正像她对达什柯娃公爵夫人所说的，她一切听凭天意安排。照弗里德里希的看法，她当时也别无它法。他后来在提到1762年政变的整个情况时说：“她当时还没有能力作领导者，她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援助。”叶卡特林娜从来也不会耍阴谋诡计，她也缺乏持之以恒地做一件困难的事时所必需的灵活性和谨慎。叶卡特林娜的力量在于她无以伦比的坚定的意志。由于这样一种性格特点，她首先应当依靠她在同达什柯娃公爵夫人谈话中提及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的威力连弗里德里希本人也不敢小觑，虽然他不尊敬地称呼她：“碰运气陛下”。叶卡特林娜当时把命运先后交给了奥尔洛夫和波将金，这种做法，严格说来，确实是把命运交托给了冥冥中不可知的定数。她在跟奥尔洛夫打交道时，得到了幸福。跟波将金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在一起时，得到的不仅是幸福，甚至天才。跟佐波夫打交道时，她没有得到天才和幸福，得到的只是不幸。不过，叶卡特林娜毕竟还是伟大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机缘必定带给她胜利。但是她也不能把胜利完全归功于机缘：在她英勇的事业中，彼得也帮了她的忙。弗里德里希在谈到彼得三世时说：“他轻易地让人家把他赶下了皇位，就像被打发上床睡觉的孩子一样。”

第六章 获胜

1. 彼得三世前往奥拉宁堡。他的好战思想。他自认为毫无危险。叶卡特林娜前往彼得霍府。彼得在那里没有找到皇后。政变发生。成为全俄国的专制君主的经过。奥尔洛夫兄弟与伊兹梅洛夫团。企图反抗。欢呼女皇万岁！潘宁。小保罗。东正教和枢密院最高会议。国务大臣沃龙佐夫。达什柯娃公爵夫人。新政府建立。2. 彼得的犹豫不决。奔向喀琅施塔得。遇阻。退却。米尼赫元帅的大胆反击计划。彼得作出谈判的决定。叶卡特林娜率领起事团队去迎击彼得。马上的女皇。彼得退位。把他幽禁在罗普霞。叶卡特林娜在彼得霍府。回京。格里哥利·奥尔洛夫。开始宠臣当权。3. 最后一次考验。军队的骚动。写给波尼亚托夫斯基的信。一个下级卫兵看到女皇时的感想。叶卡特林娜的自制、冷静和慷慨。奖赏和礼物。贝斯杜热夫的归来。不满者和失望者。米尼亚赫。达什柯娃公爵夫人。贝茨基将军。新王朝的辉煌。阴影。4. 彼得被杀。罪人是叶卡特林娜、奥尔洛夫还是杰普洛夫？是否犯罪？血迹。得出的结论。

6月24日，彼得从彼得堡到奥拉宁堡去。6月22日，为庆祝同普鲁士签订和约他举行了一个盛大晚宴，有五百人参加，晚宴后施放了多彩的焰火。6月23日又有新的庆祝活动，到奥拉宁堡，与亲信继续举行宴会。但是这一次彼得不能在夏宫呆得太久。他很快就要带军队征战杀伐，到波美拉尼亚去，他准备寻找到一个更大的战场以后，从那里发动对丹麦人的袭击。他唯普鲁士马首是瞻，不在乎去哪儿，只要能在那里出名就行。彼得打算在七月底取道海路离开俄国，即使舰队尚未作好出航的准备，水兵中疾病横生，但是彼得对此都毫不在乎。他甚至强令生病的士兵迅速恢复健康。

彼得征讨丹麦的好战之心，使他的盟友，首先是弗里德里希本人，深为不安。普鲁士国王的全权代表霍里茨男爵和施威林伯爵，多次在彼得面前表露出他们的担忧：皇位尚未巩固，甚至未曾加冕，就要劳兵远征，这似乎并不明智。弗里德里希特别坚持要实行加冕，彼得必须先到莫斯科去戴上沙皇的皇冠，才能着手其他工作。俄国是个颇为注重礼仪问题的国家。但是彼得闭目塞听，一意孤行。他说：“谁能够和俄罗斯人友好相处，谁就可以相信他们”。他自认为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他还确信自己掌握了一切参加阴谋的嫌疑分子和内部敌人的一举一动。有人已经向他告发了奥尔洛夫兄弟。这是他们的一个熟人彼尔非列夫中尉，他跟踪他们兄弟五人，想瞒过他们，打听他们的动向。可是他们反而瞒过了他，从而间接地愚弄了彼得，因为他们早就对他起了疑心，并在最后戏弄了他一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下。

彼得大意地把叶卡特林娜单独留在彼得堡，现在她也很快要出去避暑了。她被彼得命令住在彼得霍府。奥拉宁堡是归伊丽莎白·沃龙佐娃的，而保罗则由潘宁监护，安排在彼得堡。但是，彼得以为在出发远征以前还可以与妻子见上一面。他把行期推迟到自己的命名日7月10日。他选择在彼得霍府庆祝他的命名日，于是打算7月9日早晨动身到那里去，以便出席在第二天皇后必定会为他举行的盛大宴会。彼得带着包括十七位夫人在内的无数的随从，因此行程缓慢。他在一番奔波之后到达彼得霍府时，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但是他完全意外地发现：宫中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只有几个吓傻了的仆役出来迎接彼得。

“ 皇宫在哪里？”

“ 走了。”

“ 到哪去了？”

无人知道，或无人愿意回答。一个农民过来交给彼得一张字条。这是法国人勃列桑写的一个短笺，他以前是彼得的近侍，后来被任命为一家毛毯厂的经理。这是对俄国当时的钻营之道的典型体现。勃列桑写道，皇后一早赶到彼得堡去了，并在那里宣布登上皇位。彼得对此难以置信，他疯了似地奔向皇后各个空荡荡的房间，大声叫着妻子的名字，找遍了各个角落及所有的花园。一大批惊慌失措的宫廷官吏只好跟着他进行没有结果的寻找。最后，他只有面对现实。

无法确知所发生的事。一如前述，达什柯娃的叙述有很多疑点；叶卡特林娜的描写于情于理也不尽相符。奥尔洛夫五兄弟之一在7月8日的夜里，叫醒了达什柯娃公爵夫人，告诉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她，阴谋者之一的巴谢克上尉业已被捕。可见，阴谋已暴露，参与者眼看就要性命不保。达什柯娃公爵夫人果断地命令向伊兹梅洛夫团发出警报，让它准备好迎接皇后，一面派人到彼得霍府去请叶卡特林娜来。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但是公爵夫人在奥尔洛夫兄弟那里还是碰上了一些阻碍。经过几小时以后，最小的弟弟菲多尔回来，因为他们怀疑：现在采取最后的冒险措施尚为时过早。但是公爵夫人暴跳如雷。他们浪费了太多时间！菲多尔·奥尔洛夫对她的指令不敢违拗，只得执行。以上就是达什柯娃公爵夫人的说法。女皇本人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说法。她在给波尼亚托夫斯基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伊凡·舒瓦洛夫的不满，说他是如此无耻卑鄙，以至竟敢写信告诉伏尔泰，说一个“十九岁的女人造成了俄国政府的更迭”。她说，奥尔洛夫兄弟一定另有更成熟的主意，不会听命于一个任性的女孩子。相反，直到最后时刻，“一切最重要的消息还一直没让她知晓”。一切似乎都是叶卡特林娜“本人”领导完成的，因为她和同盟的中坚们“早在六个月以前”就已有所行动。真的早在六个月以前吗？叶卡特林娜本人不是曾经说过，她真正重视推翻彼得皇位的建议，只是在他公开侮辱她以后，即只在7月9日以前三个星期。

所有这些情况，很难有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说法。此外，叶卡特林娜和达什柯娃也许说的都有各自的真实性，因为他们多年以后再来回忆这一往事时，由于所经历的事已太多太杂而令记忆变得模糊，都以为自己在事变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而实际上也许是事变在推着她们前进。巴谢克由于偶然原因而遭到逮捕，这很可能使事变的进程加速，促使阴谋分子孤注一掷，以便保住他们认为已经岌岌可危的性命。可是只有一件事情不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容置疑：7月9日凌晨5点钟，阿列克塞·奥尔洛夫突然来到彼得霍府，并把叶卡特林娜送往彼得堡。

当这位年轻军官进入叶卡特林娜房间的时候，据她本人所说，她正在熟睡。可见，他们之间事先没有任何预谋。他们的行动具有突然性。为了理解女皇所述的在她卧室里发生的那个场面，必须首先了解俄罗斯人，而奥尔洛夫正是一位地道的俄罗斯人。现在在俄国还不乏这样的人，他们的思想始终单纯，表达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他们不知道培养进攻的人才，或赋予自己的语言以各种不同的色彩这样的艺术。他们任意地说他们想说的话，做事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他们无论谈论任何事，用的语调和词汇都一成不变。他们说话的神态也缺乏变化。即使月亮从天空掉下来，一个莫斯科郊区的农民就只会以犹如说生了只小牛的口气告诉大家说：“月亮掉下来了”。所以，阿列克塞·奥尔洛夫在叫醒皇后以后，简单直接地说：

“起来！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只等着您宣布登上皇位。”

她想请他多少有点补充。但是他只此一句：“巴谢克被捕了。一定得走。”随后就闭上嘴。叶卡特林娜迅速穿好衣服，来不及梳妆，坐上了奥尔洛夫驾来的马车。她的一个侍女沙尔哥洛茨卡娅陪着她。奥尔洛夫登上了车夫座位，忠实的施库林也跟了过来，于是，这辆三驾马车就向彼得堡疾驰而去。在半路上他们遇到了上宫里来为皇后进行晨妆的法国理发师米舍利，他们就带走了他。

离城还有三十公里时，奔波多时的几匹马，现在拉不动了。但人人都疏忽了要预备好几匹换套的马。这几乎使整个计划付之东流。但是，一辆过路马车上农民的两匹马挽救了叶卡特林娜，使她如愿以偿地戴上了皇冠。开始感到不安的巴略金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斯基公爵和格里哥利·奥尔洛夫，在离彼得堡五俄里的地方迎接叶卡特林娜。叶卡特林娜改乘上他们的马车，来到伊兹梅洛夫团的兵营。

留列尔写道：“就这样，为了登上世界上土地最为辽阔的国家的皇位，叶卡特林娜在七点钟到八点钟之间到达了彼得堡：她听了一个士兵的话出发上路，农民的马匹运送着她，情人陪伴着她左右，后面还跟着一个理发师和一个女仆。”

全部事变的策划人总共只有十二个人。尽管阿列克塞·奥尔洛夫保证万事俱备，但实际上远非如此。一切依然听天由命。擂了一通鼓以后，光着身子、从睡梦中惊醒的士兵从营房中跑了出来。他们被下令高喊：“女皇万岁！”他们预感到有好处了，就听从了命令，不在乎喊些什么。派两个士兵去请神甫，他们很快就夹着他的手臂把他带来了。神甫也照令行事。他举着十字架，口念誓辞，士兵们高举双手。于是礼成，女皇已宣布登位。

一位那不勒斯人卡拉乔则说：“俄国皇位不是继承的或按选举权取得的，而是抢来的。”

叶卡特林娜的登位诏书对保罗只字不提。叶卡特林娜被宣布为惟一的享有无限权力的专制君主。这不符合潘宁的当初的想法。可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已没人顾得上潘宁。

赫尔岑说：“一些连俄国话都说不好的德国人、公爵和孩子们时而登上了皇位，时而又被赶下了皇位……极小一部分阴谋家和冒险家在管理着国家。”

在其他几个近卫团中，只有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团略有抵抗。彼得宠姬的哥哥谢苗·沃龙佐夫是这个团里的一个连队指挥官，他反对政变，因为这一定会断送他妹妹的前程。不过，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他是一位高尚和负责任的人，他以后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他向士兵们作了宣传和鼓动。沃叶柯夫少校支持他。他们率领着整个团队，赶去反对跟着叶卡特林娜起事的另外一些士兵。在喀山大教堂前两支小小的军队相遇了。叶卡特林娜这一边的人马数量上占优势，但是缺乏战斗力。相反，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团的士兵则由本团军官指挥，军容整齐，作好了最充分的战斗准备：他们仍有能力阻止女皇登位。

但是叶卡特林娜运气极佳。双方士兵停了下来，相隔只有几步，已经准备一番厮杀了。此时，谢苗·沃龙佐夫的一位走在团队后面的同事却突然喊道：“乌拉！女皇万岁！”这顿时令局面完全改观。整个团队就跟着喊了起来，并冲向前去。双方士兵拥抱在一起，跪倒请求女皇宽恕他们没有立时承认她。他们都埋怨军官们。沃龙佐夫和沃叶柯夫折断了他们的宝剑。他们被捕了。叶卡特林娜后来宽恕了他们，但对他们的这次表现一直念念不忘。沃龙佐夫被迫离开军队，因为尽管他功绩卓著，品德高尚，但终究不被赏识。他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并在那里过着貌似体面的流放生活。

大家现在都赶到喀山大教堂来了，因为叶卡特林娜在大教堂里接受她的新臣民向她宣誓以示效忠。不久，潘宁也赶到了。据说，这时穿着睡衣的小保罗也坐在他的马车里。这样一来，小保罗也许是参加了自己推翻自己皇位的活动，因为女皇登位，无异于是对依法应该属于小保罗的政权的剥夺。叶卡特林娜从大教堂里出来，走向冬宫，她在这里曾备受侮辱，现在却有奉承拥护她的人群在那里欢迎她。枢密院和东正教最高会议的全体成员也都来了。这两个最高机构近来养成了习惯，就是顺从地跟着近卫军团走的习惯。还来了一位叶卡特林娜想不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到的人物：国务大臣沃龙佐夫。他似乎对发生的事没有丝毫了解，傻乎乎地问叶卡特林娜为什么离开了彼得霍府。她没搭理他，示意手下把他带走。随后他服从了命令，到教堂去宣誓效忠女皇。

最后，人们想象中的成功的政变的组织者，达什柯娃公爵夫人也来了，她分开众人，满脸通红，气喘吁吁，甚至稍感有些不如意。她的马车不允许靠近冬宫的台阶，但据她所说，站在她周围的兵士们，把她高高举着抬了进去。她的衣服和头发当然弄乱了，但她心情极为愉快。她和女皇的会见，比她预想的要平淡和短促得多。现在必须认真工作而不是要互道祝贺的时候。首先，必须赋予这次近乎于冲动的冒险的事变以正式的形式。必须颁布诏书。一位办公厅的小官僚杰普洛夫被委托起草这个诏书。关于不委托潘宁起草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据说，如果这样，那潘宁便有机可乘，能够起草出一份有利于他学生的诏书。但另有说法：伊兹梅洛夫团的军官们对叶卡特林娜作出到保罗成年时让位的保证表示反对。还有一种说法：潘宁拟订并向女皇提出的条款经叶卡特林娜签字后，交枢密院档案馆保管，但据称奥尔洛夫兄弟或者国务大臣沃龙佐夫，把文件重新取出来交给叶卡特林娜处理。但这一说法难以让人信服。潘宁不会轻易地相信叶卡特林娜的让步，他一定懂得，她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保证是一钱不值的。他对本国的历史太熟悉了。安娜女皇登位时签署了一个真正的宪章，但是六个星期不到，它就被弃置一旁。无论如何，潘宁没有参加起草诏书，也许另有它因。

杰普洛夫起草的诏书印了出来，并当众宣读一遍，百姓也高呼“女皇万岁！”叶卡特林娜检阅了军队。他们向她再一次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表示祝贺，于是一个新王朝就这样诞生了，而且兵不血刃。有些地方有一点骚乱。人们捣毁了盖奥尔格·霍施金斯基公爵的住宅。公爵本人和他的夫人被毒打，公爵夫人手上的戒指被夺走。此外，近卫军在索取伏特加酒时，砸了几家商店。有一个商人被掠去价值四千卢布的葡萄酒。可是，为这些骚乱提出的索赔的诉讼，总共不过二万四千卢布。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直到晚上，当最初一阵自我陶醉过去之后，当叶卡特林娜和她的朋友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渐渐冷静下来。一方面，大家都对新政权已经建立而确信不疑，但另一方面，夺取皇位的工作实际上还前景不明，因为彼得可能会实行反击。

他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呢？

经过认真分析以后，大家一致肯定他的确有做到。当时做了这种认真分析的，可能是潘宁。彼得还掌握着一支一千五百人的霍施金部队。他们装备精良，誓死效忠彼得，唯有这样他们才能保卫自己的利益，不致失宠。俄国甚至是全欧洲最杰出的统帅之一米尼赫元帅指挥着这一军队。不久以前，新皇帝刚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赦免了他，他也不会背弃他的恩人。叶卡特林娜手中，只有把她拥立为女皇的四个近卫军团。俄国的主要兵力集中在波美拉尼亚，他们还保持着中立，更准确地说，他们仍然只愿意执行彼得的命令。如果彼得同叶卡特林娜交锋，他有足够时间拿着著名统帅的名义和荣誉对波美拉尼亚的军队施加影响，军队必定会听他的召唤，赶来援救。他是皇帝，并且准备亲自挥戈远征；这两样东西在士兵们看来，特别正处在接连获胜状态中的士兵们看来，永远不会失去其吸引力。对彼得心怀不满的只有近卫军。但是其他武装部队跟彼得一样仇视近卫军。他们妒忌近卫军的特权地位。奥尔洛夫兄弟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也仅在近卫军的范围内招募起事同伙。综合以上种种情况，叶卡特林娜将面临极大的威胁。

但是彼得在哪里，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2

彼得在结束毫无结果的寻找后，还是不肯面对现实，承认他的严重不幸。他的代理人彼尔非列夫事先没有任何警告。被愚弄的彼尔非列夫和格里哥利·奥尔洛夫玩了一夜纸牌，他认为这样就算完成了监视的任务！彼得决定派人去进行侦察。他有很多人可供差遣。国务大臣沃龙佐夫、特鲁别茨柯依公爵，亚历山大·舒瓦洛夫都立即自告奋勇上彼得堡去。但是他们一去不返。最后，有一位在城里呆了一昼夜的霍施金士兵休假回来。他证实了政变的消息。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彼得作出又一个决定：他命令沃尔柯夫起草几个诏书。他开始了遣词造句的战争。不过在米尼赫的劝告下，他派他的一位侍从武官台维拉伯爵到喀琅施塔得去，以便将此要塞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小时以后，他想起他自己也是军人，于是他就穿上检阅的制服，派人召来驻在奥拉宁堡的霍施金士兵。他准备在彼得霍府设防抵抗叛乱。而当霍施金士兵在八点钟到达时，彼得却又另有主意。米尼赫没有把握在彼得霍府可以顶住围攻。他劝皇帝应该亲自到喀琅施塔得去，米尼赫自有安排。没有料到彼得竟听从了元帅的意见。外面天色已晚。大家还是离开了彼得霍府。他们似乎只是进行一次出游。彼得的男女侍从们分乘在一只快艇和一只大船内。他们在半夜一点赶到喀琅施塔得。

“是谁？”哨兵在城墙上喊道。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皇帝。”

“没有皇帝了！滚。”

叶卡特林娜派去的使者塔雷辛海军上将说服了台维拉伯爵。

但是米尼赫没有放弃希望。他和古多维奇一起劝彼得强行攻城。他们担保，城上士兵是不敢向他们开火的。但是彼得已躲入底舱。在这以前，他同战争的接触都只是纸上谈兵。他颤栗着，妇女们则尖声叫喊，看来只能放弃攻城返回。

可是米尼赫向彼得再次献计：从雷维尔转到波美拉尼亚，在那里指挥军队。

他说：“陛下，我以性命担保，您只要这样做，六个星期以后，您将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但是心力交瘁的彼得只想尽快返回奥拉宁堡，从那里开始同女皇谈判。他们返回了奥拉宁堡。彼得在这里又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叶卡特林娜已从彼得堡带着她的几个近卫军团来迎击彼得和霍施金士兵。

和彼得相反，叶卡特林娜的进军是所向披靡。她身着戎装，骑马走在士兵的前头。她的貂皮帽上饰有橡树叶做的花冠，长长的头发随风飘扬。同她一样穿着戎装的达什柯娃公爵夫人同她并肩跃马而行。士兵们喜不自胜。他们一下子都脱去了彼得三世发给的军装，把它卖给旧货商，或撕毁，穿上了过去的制服，这是彼得大帝替他们定做的，尽管也是德国样式，但他们现在却认为是本国的制服了。他们渴望同霍施金士兵一战。

但是他们没有享受到乐趣。经过一夜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在早晨五点钟遇见了彼得的军使亚历山大·古里津公爵。皇帝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向女皇建议平分政权。叶卡特林娜对此置之不理。一小时以后，她从丈夫那里收到了退位诏书。她在彼得霍府停留下来，彼得也被带到这儿。潘宁受命将女皇对彼得个人命运的最后意见传达给他。潘宁发现彼得狼狈不堪。彼得突然吻着潘宁的手，哀求让他同情人在一起。他象个犯错而将受罚的孩子一样哭了。他的宠姬扑倒在叶卡特林娜使者的脚下，也提出同样的请求。但他们还是被分开了。沃龙佐娃被送往莫斯科，彼得临时住在罗普霞的房子。照叶卡特林娜的说法，这里偏僻而惬意，坐落在离彼得霍府三十俄里的地方。先叫彼得在那里等候发落，以后准备在施里谢利堡要塞监狱为他准备一席之地。

第二天，即7月14日，叶卡特林娜凯旋回归彼得堡。这样，她在彼得霍府待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即使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所有关键性的事便已决定下来。达什柯娃公爵夫人发现了一件使她十分震惊的事情，说明作为阴谋的组织者她还未免十分幼稚。吃中饭时她到女皇那儿，看见餐厅里格里哥利·奥尔洛夫伸直身子躺在沙发上。一叠密封的公文摆在他面前，他正随手准备打开它们。

“您在干什么？”公爵夫人叫了起来。她认出这是国务院办公厅送来的文件，因为她在伯伯的家里经常见到这样的文件。“这文件是有关国政的。除了女皇和特殊人等，谁也无权拆看的。”

“对，是这样，”奥尔洛夫回答说，动都没动，也没有改变那副随意的样子。“是女皇叫我看这些文件的。”

他显然想尽快从这一极为枯燥的工作中摆脱出来。

公爵夫人更为震惊。不过让她吃惊的事还在后头。在餐厅的那一头的桌上放着三副餐具。女皇进来了，请她的女友共同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进餐。第三个位置是为奥尔洛夫预备的。但他还是不肯挪窝。于是女皇命令把桌子移到沙发跟前。她和达什柯娃公爵夫人坐在这位年轻人的对面，他的姿势还是没有任何改变。他的脚似乎有点毛病。

显而易见，他在女皇身边的地位非比寻常：这就预示着“宠臣当权”的开始。

3

叶卡特林娜在彼得堡还要面临一些考验。就在她回来当晚，皇宫周围嘈杂一片。伊兹梅洛夫团的士兵们想见一见女皇，以确信她还安全。她只好从床上起来，身着戎装，以安他们的心。

她几个月以后写信给波尼亚托夫斯基说：“您要到这里来的阻力是不可想象的，……我目前必须十分谨慎。一个最下级的士兵在看到我的时候，心里也会说：是我亲手把她扶上皇位的！我要被您给我写的信吓死了。”

然而，不可思议她却能够在严峻的处境中屹立不倒。在政变的准备与进行期间，她没有表现出一个有阴谋的领导的人应有的一些才能：既无长远的预见性，也无特殊的灵活性。但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她在这段时期中的冷静、勇敢、果断，最主要的是她举止得体，无可挑剔。在登位以后的头几个月中，她也表现出了这些品质：所有当时目击彼得堡政变的人，都对她的冷静、威严而亲切的举止，她的仁慈、大方和仪态赞叹不已。她已经表明自己坚韧不拔的秉性。

但是，叶卡特林娜也没有放弃她早就选择好了的、征服别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人意志和笼络人心的伎俩。她一开始就表现出自己的宽厚和慷慨，对那些为她服务的人毫不亏待。钱就象流水一样进入听她差遣的人口袋里。到 1762 年 11 月 16 日，除了恩赐田庄上的土地和农奴，她所散发的赏钱已达七十九万五千六百二十二卢布，即约合当时行情的四百方法郎。不过实发钱数往往比规定的奖赏相差甚远。例如，规定赏赐格里哥利·奥尔洛夫五万卢布，实际只拿到三千卢布。不过当时的国库已空空如也。账面显示达什柯娃公爵夫人拿到了二万五千卢布。参加政变团队中的校级军官拿到了总数为二十二万五千八百九十卢布的半年薪俸。士兵得的更少。7 月 12 日这一天，他们被慷慨款待了一通葡萄酒。因此，为他们所花的钱总数为四万一千卢布，即超过了二十万法郎。但是不可否认，政变过后不久，很多起事者已囊中羞涩，但叶卡特林娜并没有设法来拯救他们：他们再没从前那样的利用价值了。

她也还记着不在彼得堡的人。她首先派急使去召来以前的国务大臣贝斯杜热夫。叶卡特林娜选来充当报告好消息的急使，是 1758 年 2 月在近卫军中当中士的尼古拉·伊里奇·柯雷什金。他当时被派去监视卷入贝斯杜热夫案件的珠宝商贝纳迪；他使得大公夫人同被捕者之间通信的情节看上去并非那么严重。这些情况，叶卡特林娜都念念不忘。不过，她也为他规定了失望的前景。贝斯杜热夫立即应召而至。叶卡特林娜非常热烈地接见了她。她对手下有这么一位经验老到、号召力强的人物由衷地感到高兴。她赞赏他过去的辉煌，经常向他征求意见。可是他可能想的东西更多：他想恢复自己以前那个有权有势的职位，比伊丽莎白时代享有更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打错了算盘。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由此可见，在叶卡特林娜周围并不乏对她不满的人。很快就向新女皇宣誓效忠的米尼赫元帅是其中主要的一位。对他徒然协助彼得的活动，女皇看来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十分庄严地向她谈到，他当时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她也十分庄严地听取了他的说明。但她对待他同对待贝斯杜热夫并无两样，她对他的工作要求婉言谢绝。按照当时一位国务活动家的意见，她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应起用新的人物。

达什柯娃公爵夫人也颇为失望。她对叶卡特林娜的王朝充满了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她将象从前一样，骑着骏马，率领着士兵们往来驰骋，每天都在对帝国的命运作出重大的影响。她喜欢各种冒险。她认为，自己没有按功劳得到应有的奖赏，自己的才华也没得到赏识。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她的一切幻想和狂妄行为，这些东西既使她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也给她的女皇朋友带来了不快。贝斯杜热夫和米尼赫也同样有他们的后续故事。

叶卡特林娜几乎使达什柯娃公爵夫人也对她心怀不满。自认为在7月12日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不止是达什柯娃公爵夫人一个人。政变以后的第四天，女皇接到贝茨基将军来访的通报。他曾经受命向奥尔洛夫兄弟征募的士兵们发赏钱，因此授给了他几千卢布和一条肩带。叶卡特林娜以为他来对她致谢。但是他一跪不起，请求女皇当众告诉他，她取得皇冠应该归功于谁。

“应该归功于我臣民的选择和上帝的意旨，”叶卡特林娜简单地回答说。

听完这句话以后，贝茨基站了起来，神情悲肃地把肩带取了下来。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您要干什么？”

“我没有资格佩带这些勋章肩带，因为我的功劳没有得到陛下的承认。我认为我居功至伟。发动近卫军的是我，向周围发钱的也是我。陛下否定了这一点。我太不幸了。”

女皇把这件事变成一个玩笑。

“好，贝茨基，我同意，这顶皇冠是拜您所赐！我现在也只能从您手里领取它。我授命您来装饰这顶皇冠，我把皇室所有的珍宝都交给您，尽量把它搞得漂亮一点。”

贝茨基认真地对待这个玩笑。他监督着做叶卡特林娜加冕用的皇冠的珠宝匠们，并且对此心满意足。

这就是达什柯娃公爵夫人的叙述。但是这个故事很可能有些杜撰的成分。

如前所述，总的说来，叶卡特林娜对朋友慷慨宽厚，对敌人也很宽大。她的王朝开始时一帆风顺。首都欢悦地欢迎她登上皇位，甚至在最边远的省份也同样如此。但是，风云突变。7月18日，叶卡特林娜在枢密院宣读了一份对她取得政权的政变有巧妙描述的诏书。她从枢密院回来以后，正准备回皇宫去，这时有一个人突然满身汗水和尘土闯进了她的化妆室。这是从罗普霞全速赶来的巴略金斯基公爵，给女皇带来了阿列克赛·奥尔洛夫的一封信，告诉女皇彼得三世死去了。

4

彼得之死成了一个秘密。一位历史学家在俄国要通过官方来了解真相，比在欧洲任何国家都更为困难。坚固的宫墙密不透风，而宫中的居民则又守口如瓶。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彼得向他的逆境极其轻易地妥协了。他尽管心有不满，但也仅有三个请求：归还他的情人、小提琴和猴子。他用喝酒和抽烟来打发日子。7月18日，他突然死去。这就是我们所能确知的全部情况。

彼得惨遭横死，当时所有的人对此都深信不疑。法国大使馆总务主任白伦热在给舒阿泽利大公的信中说，他手里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一切并非空穴来风。按照传统仪式，彼得的遗体公开展出，让人们瞻仰。由于未受邀请，白伦热本人没有看见这位国君的遗体，白伦热知道，所有到教堂去向彼得遗体告别的人都经过了挑选。但是他派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去观察了彼得的遗体，这位朋友的叙述证实了他的怀疑。这位失去皇位的君主的尸体完全是黑色的，“从他的皮肤里渗出了血迹，甚至他的手套也表明了这一点”。有些人按照民间的习惯吻一下死者的嘴唇，但凡这样做的人的嘴唇后来都肿了。

由此可见，即便在外交文件中，围绕彼得去世的内容也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惨遭横死的事实似乎不容置疑。关于谋杀的方式就有很多说法。一种说法是用彼得最爱喝的勃艮第酒把他毒死的，另一种说法是他是被掐死的。大多数人说阿列克赛·奥尔洛夫策划甚至亲手执行了这件罪行。但还有一种说法也颇为可信，这种说法是根据完全不同的资料。据此说法，奥尔洛夫与这件事扯不上一点关系，这一切是杰普洛夫干的，至少是他领导的。在他的授意下，一个在俄国服役的瑞典军官施瓦涅维奇用枪带把彼得勒死。并且谋杀的日子是7月15日，而不是7月18日。

乍一看来，谋杀者是杰普洛夫还是奥尔洛夫，这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如果这件罪行是杰普洛夫干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那末他肯定是受了叶卡特林娜本人的指使。否则他没有胆量这么干。如果是奥尔洛夫干的，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的哥哥格里哥利和他在这段时间内，似乎一直是这次事变的主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这桩赌博进行到底，因为一开始他们就打算孤注一掷了：过去他们在未征求叶卡特林娜意见的情形下决定实行政变；现在他们也可以照旧行事。

弗里德里希二十年以后告诉谢居尔伯爵说：“女皇对这次谋杀毫不知情，她对这个消息确实感到难过；她当时就预感到了她将因此而遭受的责难。”

认为所有的人都对她责难，这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大多数人无疑都对后来马松、卡斯杰拉、盖利比格等人多次重复的这种说法确信不疑。当时莱比锡出版的一家报纸，直接把彼得的死亡同那个1327年被妻子伊萨贝拉杀害在监狱里的英王爱德华的死亡作了对比。社会舆论直到达什柯娃公爵夫人的《回忆录》发表以后，才有某些转变。据她说，叶卡特林娜死后，保罗在女皇的文件中找到了一封信，这是阿列克赛·奥尔洛夫在悲剧发生后立即写给女皇的，在信中奥尔洛夫坦认自己是这件罪行的策划者。这封信充满着恐怖、血腥味和忏悔。皇帝看了信以后两眼望天说：“天哪！”可是事件的叙述者达什柯娃公爵夫人本人当时并不在场，而这封信副本的保存者罗斯托普钦伯爵，则说信的原件已被销毁。

甚至在当时，关于彼得三世的死亡也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正是叶卡特林娜本人促使这件疑案得不到澄清。在这件事情周围蒙上了一层专制女皇执政时期所特有的神秘气氛。如果叶卡特林娜现在受到不公平的责难，那肯定是她自找的，因为是她自己隐埋了真相。凡是对真相有所揭露的人，她都加以迫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害，甚至留列尔的著作也招致她的攻击，虽然留列尔并没有涉及她参加了谋杀事件的说法。其次，她一反善自制的常态，在紧急关头竟不会控制自己，以便防止别人说闲话，虽然当时她无疑表现得坚毅和演技精彩。在她匆忙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在二十四小时内不让这个可怕的消息外泄。会后女皇在宫中露面时，脸色平静。第二天，当枢密院发布彼得逝世的公告时，叶卡特林娜才装出刚刚得知这消息的样子：她在熟人中间痛哭失声，根本不出去接见集合在一起的宫中官吏。

关于此事最后还有一个意见：无论是杰普洛夫、奥尔洛夫或任何别人，都没有因罗普霞事件而论罪。这样一来，这件罪行的责任似乎得让女皇本人来扛，因为如果她对谋杀彼得的意图没有异议，那末她至少应该阻止谋杀成为事实。她手握皇权的双手已经鲜血淋漓，而且这一双手以后还要沾满别的血迹。也许人们在达到某个位尊权倾的高度之后，几乎总是要背上某种恶劣的名声，从而使他们再度降格为凡人。毫无疑问，叶卡特林娜是伟大的。不管她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和缺点，她的伟大都不可抹煞。我们无意于过多触及她的生活史，所以上面的叙述就到此为止；我们想通过上面的叙述，来说明叶卡特林娜的奇异命运产生与开始的过程。上面这种历史性的叙述对清楚而正确地说明本书的真正目的是必要的：勾划出一个国君和女人的肖像，描绘出俄罗斯民族历史上无比辉煌的一个王朝的图画。

以上是对叶卡特林娜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叙述；下面要叙述叶卡特林娜成长成了何等样人。

第三部
作为一个非凡的女人

第七章 外表。个性。气质

1. 美丽的叶卡特林娜。说法不一的记载。关于眼睛的颜色？叶卡特林娜自己、留列尔、契米索夫等人用各种笔所画的像。宫廷轶事。尼古拉皇帝。萨克森 - 柯布克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印象。传说中的事。2. 个性。玛丽娅 - 捷列齐娅和玛利娅 - 安杜阿尼达的看法。叶卡特林娜本人的看法。墓志铭。叶卡特林娜个性中的主要特点。野心勃勃、果敢和富于幻想。乐观。好享乐。虚荣心。波将金奉劝英国公使：奉承她。叶卡特林娜的近侍经常对她的阿谀奉承。柯宾采尔伯爵和谢居尔伯爵的作诗游戏。缺乏娇态和自尊。女人和女皇。叶卡特林娜高估自己的力量。她要欧洲对这种评价确信不疑。为此采取的行动。3. 意志的力量和多变。没有一定的方向，叶卡特林娜对俄国人民的影响。反抗的能力。天生冷漠和巨大的自制力。种牛痘时表现出来的勇敢。4. 固执。工作能力。爱好写作。乐观。“使人充分快乐的药方”。一定得快乐！情绪保持良好。六十五岁时捉迷藏。5. 健康的精神。私生活中表现朴实。慷慨与善良。叶卡特林娜残酷吗？再论女人和女皇。仆人对她崇拜。轶事。急躁和活泼。6. 女皇的气质。感性。不是歇斯底里与淫狂。悟性。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1

“老实说，我从未自认为非常漂亮，但我想讨人喜欢正是我的力量所在。”这是叶卡特林娜本人对她天赋的女性美的一番评价。虽然终其一生，已经听够了别人把她比作世界上各位以美貌著称的女皇之一，但是她依然认为这些比喻不尽确切。这并不是因为她对这些比喻的价值毫无认识，她在给格里姆的信中写道：“请相信我，美貌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而且我一向都认为它意义非浅，尽管我自己并非非常漂亮。”但是，也许她已经习惯于对自己的美貌抱着谦卑的态度。她这样做，是因为缺乏对自己美的了解，还是出于谦逊呢？或者这是一种高超的卖弄手法？当我们听到她的同时代人对她的美貌同声赞叹时，便不由自主会产生这种想法。“北方塞米拉米达”的形象曾在十八世纪后半期熠熠生辉，而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交替时期，这个形象不仅成为强盛、幸福和伟大的美妙化身，而且还被认为是令人神往的温柔化身而流传后世。不仅在几乎所有人的心目中，她是威严、伟大和令人敬畏的，甚至在著名的美人中，她也是极为美丽和令人神往的。无论就其天才还是就其美貌而言，她都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女皇。

但是看来并非叶卡特林娜，而正是那些她的同时代人弄错了。在他们心目中，这位女皇已非凡人，而是他们主观想象出来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之幻象。他们在视力上有着如此严重的偏差，竟然无人看出叶卡特林娜外貌上那些即使本身微不足道但却明显不过的缺点。例如，凡是受到女皇接见的人都说她身材在众人中宛若鹤立鸡群。然而实际上，她的身材并不高，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并且还显出过早肥胖的症状。就连她眼睛的颜色，也引起了不可思议的截然不同的说法。一些人说她的眼睛是浅棕色的，而另一些人则说是浅蓝色的。留列尔把这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进行折衷，他把女皇的眼睛描写成是浅棕色的，带有蓝色光泽。下面所引的，也许是留列尔在叶卡特林娜即位那年对她所作的描绘的原话。叶卡特林娜时年三十三岁。对她的外貌描述得这样详细的材料，似乎还没有比它更早的。波尼亚托夫斯基所描写的只比它早四五年，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有一个爱慕者的主观情感。

留列尔这样写道：“她体态丰腴、雅致，步态威严，言谈举止富有修养。她有帝王的仪表，她脸上显出坚毅的表情，她的颈部很长，面部明显地向前突出；这从她的极美的侧面和头部的动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她总是有意识地要让人们注意她的美丽侧面。她的前额开阔，鼻子呈钩状，红唇皓齿，显得分外鲜艳。下巴略大，尽管她不胖，但几乎是双下巴。她的头发是栗色的，柔和秀美，眉毛黑色，眼睛浅棕色，带有蓝色的光泽。面色十分红润。她脸上总洋溢着自豪的神情。她的脸上也有柔和和慈祥的表情，但是如果认真观察就会发现，她不过在极力讨人喜欢。”

留列尔对她并无迷恋和崇拜。但是现在可将他所描写的，同另一位俄国画家契米索夫大约在同一时期用铅笔画的画像作一对比。传说这张画像是在波将金的请求之下作的，在七月革命以后不久或许更早，波将金就已得到叶卡特林娜的赏识。叶卡特林娜对契米索夫的这张画像极为欣赏，于是任命他为自己办公室的秘书。而事实上，他画的女皇画像极为古怪。它与其他雕塑家、画家和札记作者，从本聂尔、拉姆皮到台林恩公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爵、留列尔，所描写的鲜有共同点。在契米索夫的笔下，叶卡特林娜的面孔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喜爱和充满智慧的，但毫无高贵之处可言，我们可以干脆地说：完全是小市民的平庸。也许是服饰所造成的这一效果吧——一件古怪的丧服，它的古怪头饰象蝙蝠翅膀似的向上翘起，从前额一直盖到眉心。但是，面带着微笑，同时不乏严厉神情，她的脸型具有男子式的粗犷，即使带着这样的头饰，但不难看出：这样一个打扮成修女的德国随军酒店的女主人就是美貌的女皇。

不过，契米索夫对叶卡特林娜画像作如此处理，可能是由于他根本就是一个背叛者，而叶卡特林娜对他的画像中的赏识，只是表明她对艺术作品毫无所知。她后来曾对法里柯奈坦白承认过这一点。这一可能性极大。然而，至今还有一幅俄国画家所画的画像复制品被保存着：这就是理查逊几年之后所描绘的叶卡特林娜的画像。看来他的眼光和智慧并未受到幻想的影响与迷惑。他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印象：“俄国女皇身材中等以上，体格匀称，姿态高雅，尽管已略显发胖。她的脸色红润，但她还是有俄国所有妇女的一种习惯，想用胭脂来增其艳丽。她的嘴线条很美；牙齿整齐。蓝色的眼睛充满思索探求神情，但并不那么强烈，因此它并非是残忍的拷问者的眼色，也不像多疑者的眼色那样令人不快。她的相貌端正，讨人喜欢。我对她的相貌总的印象是：既不能说她的脸是男人式的，它也不纯是女人式的。”

这种描绘与契米索夫那种带有近乎粗野的实感和幼稚的笔调不尽相同。但是两种描写中仍然具有一个共同点，即我们所认为的叶卡特林娜面部的特征——男人的气质。这种特征在她脸上有明显痕迹，从造型艺术的角度来看，虽然不能完全抹杀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脸部的美丽，却使它的美丽大为减色。这种气质，即使在那些笔法不够诚实的曲意逢迎的画像中，也是可以看出来。甚至在那幅伏尔泰非常欣赏、至今还保存在费尔内的画像中，也不难看出。其实，叶卡特林娜总是非常注意画家对她的描绘。在去世前不久，她发现拉姆皮为她画的一张肖像中，鼻子旁边有一道小皱纹，她觉得由于这道皱纹，她的脸显得过于严肃，这使她对画像本身及画家都极为厌恶。拉姆皮甚至为此而闻名：他从未告诉自己所画的对象业已变得衰老这一严酷的真相。他擦去了皱纹，于是已是将近七十岁的女皇，在画像中就无异于一个年轻的女神。对于她是否对此感到满意，历史上并无确切记载。

1780年，台林恩公爵初次来到彼得堡时，叶卡特林娜曾经问过他：“我在您的想象中是什么样子？您以为我身材很高，颀长，眼亮如星，穿着一条宽大的箍骨裙？”当时女皇已满五十一岁。台林恩公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叙述了对她的印象道：“她风韵不减当年，可以看出，她过去长得不仅不坏，而且可以说是很美。虽然令人愉快的眼神和微笑削减她的前额的威严，但是她的前额将这一点暴露无遗。不需要太聪明，就可以从她的前额上看出，她有天才，果敢，公正，深沉，稳健，坚定和宁静。从前额的宽阔还可以看出她富于想象，记忆过人，这样的前额里海纳百川。她下颏略尖，并不过于向前突出，但线条极鲜明，气派高雅。因此，她的脸的椭圆形并非很正规，但是，极令人喜爱，因为在她的微笑中满是真诚和欢乐。她的脸色原先一定很鲜艳，肩膀是很美的，不过这有损她腰部的美。腰部过去曾极其纤细，但在俄国，人们往往发胖很快。她对外貌很关注，要是她不把头发向上梳，而使之稍垂，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环绕着面孔，就会增添她的美丽。虽说她身材不高，却不易察觉。”

这仍然是一个仰慕者所做的描绘。不过，作为外交官的谢居尔伯爵尽管自认公正，他所描绘的叶卡特林娜几乎也与此大同小异。他说：“白皙的皮肤和鲜艳的脸色在她昔日的美貌中保持得最长久。”卡斯杰拉对于叶卡特林娜的驻颜有术，却有着自己的解释。他说：“在她的最后几年中，女皇大量使用胭脂来保持自己的容貌。”但叶卡特林娜向来对此予以否认。例如 1783 年，她在给格里姆的信中写道：

“谢谢您给我捎来了几罐胭脂。您想让我用它使我的面孔得以美化；但是我使用它的时候，发现它的颜色过于阴暗，竟使我变得象神话中的复仇女神福利雅。因此，请您原谅我，尽管我在您所住的地方巴黎享有极大的名气……我还是不能仿效或者追随那里美好的风尚。”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在对叶卡特林娜的所有的描述中，维日—列伯琳夫人所写的大概是最有权威而且最真实的了。只可惜，她没有在叶卡特林娜美丽处于巅峰的时候见过她。同时，她也不能夸口女皇待她甚好，这也可以保证其叙述的诚实。叶卡特林娜不允许她当场给自己画像。维日—列伯琳夫人给女皇画像历来是根据记忆的。她是这样描绘女皇的：“首先她的身材矮小使我非常惊奇，我把她画得恰如她的声威一般高大。她身体肥胖，但面孔美丽：往上梳的白发恰到好处地衬托着她的脸。在她又高又宽的前额上，显示着她的天才。她的眼睛聪慧、慈祥；希腊式的鼻子，脸色鲜艳，生气勃勃，整个面孔都很活泼……我已经说过，她身材矮小，但是在举行盛典之日，她高高昂起头，目光锐利如鹰，一副王者的气势，她的威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严让我觉得她象是全世界的女王。在一个庆祝会上，她身上佩着三条勋章带，衣着朴素又不失高雅，穿的是一件绣金的薄纱白色短袖长衬衣，袖子很宽大，中间有很多褶子。长衬衣外面，罩着红色天鹅绒做的袖子很短的骠骑兵短上衣。拢住白色头发的包发帽，是用罕见漂亮的钻石装饰的。”

叶卡特林娜很早就养成且终生保持着在人们面前高高昂起头的习惯。由于这个缘故，以及她的名望所带来的威严的魅力，她看上去要比她实际上的身材高得多，就连理查逊这样富有深度洞察力的观察者都被骗过了。实际上，叶卡特林娜对自己言行的有效控制，以及对帝王仪态的时刻保持，历来被认为是俄国宫廷的传统。例如，一个奥地利宫廷的内侍女官，曾把她自己对尼古拉一世到达维也纳时的印象作了一番描述：尼古拉穿着豪华的礼服进入布尔格宫，他英武而威严，体态端庄挺拔，气势凌人，比所有公爵、宫中高级侍从、侍从武官和军官都高出一头，她感到他简直就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当时她坐在厅上的一个楼座内，眼睛一眨不眨注视着这个幻影。但是，突然之间，一大群宫内官员都离开了，所有的门都关闭了。只留下了皇帝的家人和近侍。幻影也消失了。皇帝弓着背，就坐在一条长凳上，高大的身躯蜷缩着，脸上显出极为痛苦的表情；他与原先的幻影简直有天壤之别，似乎矮了一半，就象是从自己威严的高处跌进了苦难的人间深渊：原先的半人半神的英雄现在看上去极为可怜不幸。这是 1850 年的事。这时尼古拉已经感觉到疾病的初步发作，这种疾病令他过早地失去了他的生命。一旦远离众人，他对自己的痛苦毫不掩饰，但在众人面前他能够以坚强的意志力克制住病痛，维持自己作为皇帝的威严。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叶卡特林娜在位的最后几年情况或许亦然。

1795年，萨克森-柯布克斯卡娅公爵夫人初次见到叶卡特林娜。她在叙述当时的印象时，毫不美化与赞许叶卡特林娜，说老女皇的脸如同女妖，与她平常对女妖的想象一致。但是公爵夫人后来似乎稍许改变了自己对叶卡特林娜的初步印象：她也赞扬女皇的脸色仍然“十分美丽”，认为“尽管在国外围绕着她们的病议论纷纷”，但总的说来，“女皇很健康，精神饱满”。

事实上，叶卡特林娜的身体从未有非常健康的时候。她经常头痛，而且伴有肚子痛。可是，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信不过医学和医生。很难说服她服用某种药品。有一次，她的医生罗德日尔松说服了她吞下几粒药丸，以至于喜不自胜，竟然忘乎礼节地拍了一下女皇的肩膀，大声喊道：“好，好！”女皇一点也没有责怪他。

自1772年开始，叶卡特林娜必须戴着眼睛才能看书。她的敏锐的听觉也遭受一种奇怪的痛苦：无论对于音力还是音调，她的耳朵的音感都与别人不一样。大概因为如此，所以尽管她酷爱音乐，却始终不理解音乐。她完全感受不到和声。

据称，叶卡特林娜的被单和夜间用来包头的丝绸头巾在洗涤时，会爆发出火花来。但是所有这些纯属无稽之谈，它只能说明，甚至叶卡特林娜肉体的存在，对于她那些刚刚接触到神秘的电的知识的同时代人的想象，具有极其巨大的影响。她的精神气质只能使人对这些传说更坚信不移。

2

玛丽娅-捷列齐娅是一个伟大的非常值得尊敬的皇后。不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过，叶卡特林娜无意效法她，而且讽刺地称她为“圣捷列齐娅”。在1780年捷列齐娅写道：

“今年冬天，皇帝玩笑似地向我暗示，他打算同俄国女皇会见。显然，我对此极为不快。首先，这次会见对其他大国将会产生极恶劣的印象，其次，我对俄国女皇的性格感到极度惊讶、厌恶和愤慨。”

然而，正是由于她的性格，叶卡特林娜才成其为一个伟大人物。她的性格中有缺点甚至恶习，这些缺点和恶习的规模与程度同她的性格力量成正比，也是不可思议的，巨大的。但是从总体来看，这种性格光辉无比，它有时达到了罕见的程度。

尽管玛丽娅 - 捷列齐娅对俄国女皇感到“惊讶、厌恶和愤慨”，但是，她最终还是同她如此厌恶的女皇结成同盟，共同对波兰实行分割。玛丽娅 - 安杜阿尼达象她母亲一样，也对俄国女皇没有好感，但在实践中也准备忘掉这一点。

她照样写道：“不管我对俄国女皇的想法如何，如果她的政策对我们保障和平行之有效的话，我就要特别感谢她。”

由此可见，只有在抽象地议论叶卡特林娜时，她才是一个怪物。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觉得玛丽娅 - 捷列齐娅和玛丽娅 - 安杜阿尼达的意见也未免过激，因为叶卡特林娜若真是怪物，她不可能在生前引起普遍的崇拜，并且，给后代留下如此珍贵和可靠的遗产。毫无疑问，她的性格具有复杂性，研究的难度极大，而我们现在正想着手于这项研究。她似乎已经对她未来的传记作者所碰到的困难有了预感，于是给他们指出了道路，并在某些地方给他们路标：除了她所写的其中很少涉及心理特征的《回忆录》之外，她留下一些类似小传的东西，和对自我进行评价的短文。下面就是她写的自传。在自传的一张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纸背面，不知谁写着女皇最喜爱的一只狗的墓志铭《汤姆·安德逊先生》。叶卡特林娜经常迸发幽默感，有一次，她仿效献给宠物的墓志铭，也给自己写了墓志铭。这事发生在 1778 年冬天。她说：“我唯恐在谢肉节终了时死去，因为除了许多午餐和晚宴，还要参加十一次假面舞会。”现将这个墓志铭一字不漏地抄录如下：

“这里安葬着叶卡特林娜二世。她于 1729 年 4 月 21 日生于施特廷。她于 1744 年来到俄国同彼得三世结婚。十四岁时，她拟定了讨自己丈夫、伊丽莎白和人民欢心三方面的计划。她竭力奋斗，以达此目的。十八年孤独、忧郁的生活，使她有机会饱览群书。成为俄国女皇之后，她为国家谋求福利，并且力图给自己的臣民以自由、幸福和财富。她仁慈宽厚，对任何人都记仇。她天性随和，不苛求于人，性格开朗，胸襟广阔，心地善良，交友广泛。她工作得力，她喜欢艺术和社交。”

下面是她写的，附在 1791 年 5 月写给谢纳克·台梅伦的信中的自我评价。

“我向来认为自己并没有创造性的智慧；我遇见过很多比我聪明得多的人。要领导我并不难，因为，只要能向我提出比我自己的更好、更有说服力的思想，那时我就会心悦诚服。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我始终以我的国家兴旺发达为重。我幸运地找到了一些正确、良好的原则，在它们帮助下获得很大的成功。我曾经遇到由于过错而导致的不幸，但是，这些过错并非我所为，或许，它们正是出于对我的吩咐没有准确地执行。虽然我性格和顺，但是一旦事出必要时，我会变得坚定或者固执，无视旁人的议论。我允许任何人发表意见，但有时候我也要坚持己见。我讨厌争吵，因为我觉得，任何人对自己的意见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总会有所保留。实际上，我说的话也未必能让人心服口服。我从来都不念旧仇。我的地位使我不能对某些个别的人记仇，因为如果凭良心说，我认为双方是不平等的。一般来说，我喜欢公正，但是我认为严格的公正并不成其为公正，对于人们的弱点，只要能够作出公正的裁判便已足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宁肯以宽容和仁爱待人，不愿使用严格的道德原则，因为我觉得，人们往往缺乏对这些原则的透彻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被我那颗自认为善良、温和的心支配着。当一些老年人教导我要对人严厉时，我热泪盈眶地向他们承认：过于宽厚、仁和是自己的弱点，他们之中也有人老泪纵横地对此表示赞同。我天性诚恳和快乐，但是在我为人处世中，我必须清楚还有一些狠毒的人，他们不能容忍快乐，而且一般对坦诚都极其厌恶。”

叶卡特林娜给这段文字加了一个标题：《我的大致的画像》。我们认为这的确是一幅“大致”的画像，这并非由于这段文字颇有不足之处，而是由于文中记述与事实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叶卡特林娜自视不善于记仇，可是她却曾经和弗里德里希多次争吵，似乎又只不过是这位普鲁士皇帝对她提过几次尖锐的意见。因此，对她来说，不善于记仇这一个性特征完全让人感到意外。就连谢居尔伯爵，在还没有对俄国女皇过分苛求之时，尽管女皇在接见他时非常亲切，他还是强调，在叶卡特林娜的性格中，她的的确确是善于记仇的。

他的一份外交报告中有如下的一段话：“女皇无疑有很多优点：头脑健全，性格勇敢，思想敏锐和心地善良；但她易受别人影响，敏感，多疑，自尊心得满足或受到损伤，都能影响她的政治观点。由于法国宫廷中流传着一些有关她的闲话，由于我国宫廷或皇帝对她的漠视，由于我自己可能犯的极小过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失，都能对她的决策造成影响。例如她因为普鲁士国王认为女皇可能有某种子虚乌有的疾病而仇视他。

至于谈到坦诚，不管叶卡特林娜如何喜爱这些原则，但是实际上，她本人也不可避免地对这些原则有所违背。

甚至在同台林恩公爵谈话时，她也自欺欺人，竭力使他相信，如果她有成为一名少尉的机缘，那她将永远不会成为大尉，因为她在首次交战中就会战死沙场。公爵反驳她说：“请您原谅我对此表示怀疑。”公爵的话是正确的。叶卡特林娜和他谈话时，似乎暂时忘记了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也不了解自己性格的主要特征。因为，总是首先出于一种虚荣心，她才会有时也表现出一种勇敢精神。某些杰出人物所具有的一切特点她都有。在现代历史上，这些杰出人物拿破仑是最无与伦比和最卓越的代表。首先，她具有这类人物的高傲思想，听不进反对意见，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有一次，她对宠臣之一维捷姆斯基公爵大发雷霆，因为他擅自下令在宫廷剧院里演戏。她向他宣称：“我拒绝受任何人的监护。”其次，她还具有上述杰出人物的勇敢，这种勇敢有时离疯狂的程度不远，但是总是考虑周全的，任何想法都不能阻挡它。同时，又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运气上，冷静而坚决地去冒险。此外，她也和他们一样过于自信，以及毫不怀疑自己一定会成功的禀性。如果缺乏这一禀性，人们在开创事业方面就会行之无效。但所有这些特点，都带有一种女性化的痕迹，因而使叶卡特林娜的性格过于急躁和不切实际。在1770年与土耳其人作战期间，当俄军总司令向她报告说敌人的兵力占优势时，她命令他闭嘴，提醒他罗马人从来都不在乎敌人的数量，并表示对土耳其人的溃败坚信不疑。随后，她的必胜信念得以证实，鲁勉佐夫顺从地以一系列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辉煌胜利来答复她，这时她更加强了原先那种过于自信的心理，逐渐成为她的一种内在气质。她在位的最后几年，这种气质在她身上发展得如此强烈，竟使她坚信自己不可能遭到什么不幸，她的命运也不会有何变化。

她 1796 年写道：“假若我是路易十八，我要么誓死坚持留在法国，要么早就不顾一切回到那里去，我在法国的去留问题，只能由我决定，而决不能由他人的意志来决定。”

她还认为，假若她是乔治三世，就无人有胆量从她手里夺走亚美利加。

可是，正如所有那些杰出人物一样，她还被一种宿命论的信仰支撑着。这种宿命论信仰是不可知的，然而又是无限的，即相信冥冥中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主宰着象她这样的天之骄子的命运。在和狄德罗谈话时，她十分郑重地告诉他说，她将在位三十六年。她在 1789 年说：“我现在六十岁，但是我相信我还会活二十几年。”由于她的信念极其深刻，在她身上，这种信念就和从容而坚定的乐观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乐观主义竟达到如此顽固和自信的程度，以致有时发展为盲从、鲁莽和麻木不仁。正是这种乐观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她的坚定信念。在与第一次俄土战争几乎完全相异的第二次俄土战争中，有很长一段时期人们觉得叶卡特林娜不再那么富有好运，失败接二连三而来。但是，叶卡特林娜拒绝相信这些。她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架势，似乎无论是她本人，还是任何别的人，都不知道俄国军队及其统帅波将金战败的情况。可是，当赢得一次对土耳其人极小的胜利时，例如 1787 年 10 月在基恩城堡下，她就立刻作祈祷，鸣放礼炮庆贺胜利，并在整个欧洲为俄国军队的辉煌战绩大事宣扬，以使人认为，基恩堡战役所取得的成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果同车斯米湾战役不相上下，奥斯曼的舰队已被歼灭，波将金的名字将永载史册。她在给波将金的信中就是这样叙述这次战役的，而且看来她这样做并非故弄玄虚。

可以肯定，这种乐观主义贯串在她的各种方针政策中。关于这些，以下有详细的介绍。她企图以此方法来赢得整个欧洲的敬仰：其中包括奥地利——她想成为它的领导者，也包括法国——她需要法国的援助，甚至连土耳其也包括在内——她力图挫伤其士气。例如，她委托谢居尔伯爵向凡尔赛宫这样浮夸地报道俄国的胜利，以致后来台蒙莫伦伯爵费了很大力气向自己的使者证明，报道中所引用的消息并不确实。她照样以此方法同波将金的沮丧悲观作斗争，波将金极易丧失信心。无可置疑，乐观主义业已溶入她的内在气质中，不仅为人瞩目，也受到她自己的重视。

她在通信和谈话中不断地自吹自擂，仿佛患有夸大症。瑞典人已经兵临彼得堡城下，她就自己对他们的胜利大吹大擂。1788年7月的某日，敌人发射的炮弹落得相当近，首都街道上烟雾弥漫。叶卡特林娜第二天却就此愉快地开着玩笑，自我庆幸说，她也闻到了火药味。然后，她去教堂作祷告，恰在此时波将金派急使送来了关于战胜土耳其人这一还算靠得住的消息。她从教堂回来以后说，教堂周围聚集着很多人，“用从彼得堡马路上拾来的石头这群人就足以把瑞典人砸死。”她准备特令封·杰任海军中将在卡尔斯克隆城下预先把瑞典人击败之后，与格雷克海军上将会师。格雷克海军上将也应再次击溃敌人舰队，然后去和封·杰任会师。但是，当时业已成为宠臣的马莫诺夫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对两位海军将官同时会获得胜利这件事不可盲目自信。在迄今为止的各种战役中，他们甚至一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次也没有战胜过瑞典人。叶卡特林娜大发雷霆地说：

“我厌倦无足轻重的小事，只喜欢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人们永远得抱着坚定的自信心去战斗。”

但是她还是向马莫诺夫作了让步，同意不给封 - 杰任下达取胜的命令，虽然她为此而极为难过。她似乎觉得，现在海军将官已毫无作为了。三个星期之后，尽管交战双方的形势未发生任何变化，但是，她却虚张声势，好象整个瑞典舰队已经在波罗的海全军覆没了。虽然瑞典舰队近在咫尺，她对此也毫不在乎。她说，要是把俄国舰队派往群岛就好了，而瑞典人已经不值得担心了，他们会自我毁灭的。芬兰军队至少会在最近的将来举行暴动反对他们。芬兰军队就足够瑞典国王古斯达夫受的了。于是叶卡特林娜就用滑稽歌剧《倒霉的勇士科索米托维奇》来讥笑古斯达夫的战功，想以此达到报复的目的，可是她开始写了这个歌剧时却想不出怎样结尾。但是芬兰军队辜负了女皇对它的信任而没有任何动静；经过一系列交锋之后，1790年6月28日俄国舰队在斯文克松得最终全军覆没。但是，叶卡特林娜却只以两行字的篇幅在给波将金的信中提到这次大败。

她向来如此。例如，在她1796年去世之前几个月，她想出要自己的孙女和瑞典国王结婚。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其中曲折离奇的情节本书另有详叙。所有的人都劝她，进行这件事难度太大，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是，叶卡特林娜一意孤行，甚至事情尚未安排妥当就邀请了国王，并且在约定日让宫廷所有人员，穿上礼服，在皇宫里恭候国王陛下前来举行订婚典礼。然而，这一次她的好运已经远离了她：国王陛下失约了！大概出于此因，叶卡特林娜几个月之后与世长辞。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1796年对她来说是个不幸的年份，而且她甚至无缘看到这年的年底。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她的乐观主义依然根深蒂固。7月间，一场火灾毁坏了海军的部分舰只。在瓦西里耶夫斯基岛的军港，所有花费很大力量建成和装备起来的炮艇都被烧毁。

在事情发生以后的第二天叶卡特林娜写道：“这无关紧要。在这个夏天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都会重建……港口只要把残渣废物清理掉就行了。”

叶卡特林娜喜爱荣誉，认为自己享有荣誉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同时她也喜欢炫耀她的荣誉。

1771年8月她写道：“如果这场战争还得继续，我的皇村御花园很快就会与地球的球场无异，因为为纪念每一次辉煌的胜利，我就要在花园里建立一座纪念碑……为纪念这次战争，我打算在御花园后面的森林里修建一座教堂。所有的著名战役都要用俄文简明地写上参加战斗的人员和交战日期，放在椭圆的镜框里。”

顺便提一下，在叶卡特林娜亲手编写的胜利统计表中，车斯米湾战役被当作是两次胜利来统计。叶卡特林娜有如此强烈的虚荣心，当她认为有必要时，她就可以毫不在乎地将“一”看作“二”。

虚荣心也使她对阿谀奉承很敏感，干脆地说，她热心于追求虚名。她当然对此坚决否认，并且喜欢一有机会就表现出厌恶虚荣的感情。名噪一时的法国建筑师克列里索很有才华，为人诚实，但是似乎性情乖僻。他对到巴黎访问他的约瑟夫二世皇帝态度很冷淡，拒绝了约瑟夫提出的令他不满的要求。他客气地向皇帝问道：“您知道艺术家是何许人吗？一方面，他有一支笔；另一方面，如果他放弃这支笔不干艺术的话，有人愿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意每年给他提供两万利维尔作为条件。但是，艺术家把两万利维尔扔到对方的脸上，决不放弃这支笔，因为它最能使他幸福。”格里姆把克列里索这个狂妄的行为告诉了叶卡特林娜，叶卡特林娜却感到极为高兴。她说：“我喜欢有人特立独行，不卑不亢地和皇帝谈话……这至少能教他们了解，不是所有的人都随波逐流，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阿谀奉承。”另一次，她禁止格里姆称她为叶卡特林娜大帝。她说：“这首先是因为我憎恶绰号。其次，我的称号是叶卡特林娜二世。第三，我不想象路易十五那样，被人认为外号与本人不符。第四，我的个子适中，不高不矮。”

但是格里姆知道和他打交道的人是谁，所以后来设法变了个形式说他的恭维话。1780年，英国公使哈里斯在准备和女皇作一次重要的会见之前，决定先和宠臣波将金进行磋商。他需要说服女皇在英法冲突中偏向英国一方。波将金告诉他说：“我只能忠告您——奉承她。要想从她那里有所收获，这是惟一的，可以从她那里得到一切的方法……说服她您不必用一些合乎理智的道理，她不会听您的。您可以直接激起她的感情。她不需要您用英国的宝贝，或用英国的舰队来向她作出许诺。她需要的只是对她的谄媚奉承。如果您能做到这一点，那末，她就会把她国家的全部军事力量供您使用，以此作为交换。”

约瑟夫二世也对此深表赞同，建议他的母亲战胜对叶卡特林娜的恶感，赏赐给她想得到的金质勋章。他写道：“我自认为对女皇陛下是很了解的。她惟一的弱点就是爱慕虚荣。”谢居尔伯爵所见略同，他说：“要想骗过女皇是不容易的，她自制力强，有洞察力，机智。但是，如果满足她羡慕荣誉的心理，就可以使她晕头转向。”但是，利用同样的方法无疑也很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容易使她回到正轨上来。谢居尔伯爵总是尽量运用这个方法。在叶卡特林娜去克里木的众所周知的旅行中，他和英国人费茨·格尔贝特、奥地利人柯本采利，以及世界主义者台林恩公爵这些人，每天从早到晚不遗余力地奉承她。为了奉承她，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借口。有一次女皇参加一种叫作“韵脚”的游戏，在此游戏中，大家要按规定的韵脚作诗。费茨·格尔贝特一点不懂作诗，但是由于女皇的坚持，他还是勉强写了如下一句：

我歌颂那些韵脚诗人……

谢居尔伯爵立即续接，把它写成一首四行诗：

再狂一点他们就得挨整；
应该对他们的疯狂给予热爱，
只要他们歌唱的是天才、瑞典和精神。

叶卡特林娜六个月之后在和格里姆谈到伏尔泰之死时写道：“他死了以后，谢居尔伯爵无可争议地就是法国第一诗人了。我目前还找不到能和他并驾齐驱的人。”

这是她对上述四行诗所作的褒奖。不过，叶卡特林娜对自己所说的话是坚信不疑的。她对一切赞美她的话也是真心相信的。在这一方面，她不存在任何虚假和怀疑的羞愧。如果说，她禁止格里姆称她是大帝，那只不过为了对路易十五说一句讽刺挖苦话。当然，在内心深处，她认为自己同路易十四一样，完全无愧于这一称呼。她不仅不反对人们赞扬她，还纵容人们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把她奉若神明。1772年，法里柯奈给她寄来一首拉丁文的四行诗的译得极差的译文。诗中把她比作古希腊和罗马神话中各种女神的化身。惟一使她感到不满意的是译者的技巧拙劣。对于那些恭维话，无论有多么不实，她都能够坦然地接受，只要说得动听就行。当法国公使茹纽侯爵1777年为了在《法兰西报》上刊登一篇有关颂扬女皇新的立法著作的文章与维尔任进行交涉时，他尤其坚持文章要写得巧妙灵活。他说：“因为我们是非常注意细微之处的……”

然而，叶卡特林娜是否同时也象众人理所当然所预料的那样器量狭小和过于自尊呢？

谢居尔伯爵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回答这一问题的：“她的虚荣心即使对最轻微的讽刺话都会敏感。她很机灵，所以往往装出一副微笑的样子听别人说话，但是可以看出，她笑得极不自然。另一方面，也有和谢居尔所说的截然不同的证据：1787年，大名鼎鼎的拉法杰尔以伟大的女皇作为自己观察的对象。他研究了她的面孔，发现比起赫尔斯金娜女王，她是极其平庸的，逊色了许多。叶卡特林娜平静面对这一评价。他为此写信给格里姆说：“我向您发誓，我对她毫无嫉妒之心。”同时，她也没有对这位直言不讳的相面家恶言相向，丝毫也没有打算贬低他的技艺。应该这样来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进行调和：这个出众的女人，总是力图将自己身上作为女皇的一面与作为女人的一面区分开来。我们不清楚她如何做到这一点，但是，她无疑使这种双重人格达到了惊人的细腻和奇妙的差异程度。因此，作为纯粹女人，可以说，她不卖弄风情，也不自高自大。她在谈到自己的外貌甚至才智时，态度毫不做作。有一次，她和谢居尔伯爵谈到自己的看法：如果她并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非女皇的话，她与巴黎的夫人们很可能就不会相处融洽，她也不会成为她们晚宴上的客人。她从来对自己的年龄直言不讳，尽管一想到老年她就会感到不快。当有人不识相地向她提起她的生日时，她写回信说：“这一天我收到了好的礼物，可是又老了一岁！要是女皇能够永远活在十五岁那该多好！”如果她并非身为女皇，她就会同意拉法杰尔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庸的女人的看法。她甚至不否认，她荣为女皇纯粹是出于偶然。但是，既然这种偶然性已经成为现实，她自即位以后开始适应了这一角色，即不再是普通的德国公主，而是全俄国的女皇叶卡特林娜。因此，她的地位顿时特殊起来，而且为了不失去显赫和威严，要求人们对她顶礼膜拜，禁止有任何的批评。按照她的想法，女皇和帝国是一体的，而她把帝国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因此，她的虚荣心，实际上来自于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女皇的伟大和威严的狂热夸大。

不管这个想法本身多么不近情理，但它并非叶卡特林娜的弱点，反而是她最重要的力量。这是个荒谬的想法，尽管不切实际，但叶卡特林娜善于在别人面前维护它，并且终于迫使全世界都对它加以承认。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欺骗，一种幻景；但是这种幻景一直延续了三十年！她是用什么手段达到这一点的？

我们认为，她用的是纯属个人的，完全取决于她的个性的手段。

3

这首先取决于她的独特的意志力。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1774年，她给格里姆写信说：“我声明，自己身上并不存在您强加给我的那些缺点，因为我也缺乏您认为我身上存在的那些优点；也许我是善良的，温和的，但是由于我身为女皇，我不得不竭力追求我所渴望的东西——这也许就是我的全部价值所在。”

然而如果说，一方面她的意志经常保持着一种顽强的紧张状态，据她说，是力求“能够实现国家的利益”，并且是竭尽全力去追求它，那末，在另一方面叶卡特林娜的愿望又是极其多变的。通常，她始终对实现国家利益矢志不移，但与此同时，她又不可思议地很快就轻易改变关于国家利益的定义。在这方面她女人气十足。1767年，她集中全力起草《敕令》，企图为俄国制定出新的法律。她这篇东西大大咧咧地抄袭了贝卡利亚和孟德斯鸠的作品，这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她觉得，由于她的这篇大作，俄国历史将开辟一个新纪元。因此她强烈地希望：《敕令》的思想能尽快地付诸实现。但是在这方面困难很多，她被迫等待，作出必要的、显然与她个性不符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她很快就对《敕令》失去兴趣了。1775年，她就所拟定的一个管理各省的方案给格里姆写信说：“我于11月7日制定的最新法律，共有二百五十页，但是我可以向您发誓，它在我所有写过的东西中无以伦比。现在我觉得，我所写的有关法典的《敕令》，根本无法和这项法律相比。”她急切地想快些把这篇杰作给她的熟人看。但是不到一年，她就对这件事不再有热情了。最终，格里姆也没有得到这份曾经答应要给他的文件，而当他一再提出女皇能仁慈地把文件赐给他的要求时，叶卡特林娜却不耐烦地说：“他为什么非要对这份毫无趣味的东西感兴趣呢？这份材料也许不错，很好，但是非常枯燥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乏味。”一个月以后，叶卡特林娜自己也完全将这份东西置之脑后了。

她在对待人的关系上也表现出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狂热。她热烈地表现出这种狂热，但是通常随后不久就会变得完全的冷漠和失望。包括狄德罗本人在内，被她邀请到俄国来的大多数杰出人物，对此都深有体会。

叶卡特林娜在位时，用二十年时间来对各种各样的城郊加以美化，依次地将其作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1786年，她突然被彼得堡附近的一个小市镇吸引住了，而这个地方实际上无论如何都不值得被她选中。但是她立刻命令彼得堡艺术学院的学生、俄国建筑师斯塔洛夫尽快在此修建一座宫殿，并且马上写信给格里姆说：“我所有的别墅和别拉简直无法相比，别拉是鹤立鸡群的。”

但是，由于她头脑冷静，富于理智，后来她很清楚自己个性的这一特点。

她写道：“只是在两天之前我才发现，我是属于愿望颇多，但缺乏持之以恒地实现愿意的精神的那种人；迄今为止，我着手开始的所有事业，没有一件是完成的。”

时隔一年她又写道：

“我缺乏足够的时间去完成这一切，就像我拟定的命令和法律一样：什么都开始了，但一事无成，一切都是临时抽出一段时间去做的。”

但是，她仍然不失幻想，因为她随之补充说：“如果给我两年的时间，那末，一切都会完美。”

但是直到两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过去，她才意识到并非由于时间不够才妨碍一切事业尽善尽美的。叶卡特林娜伤感地承认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说：“我从未如此清楚地意识到，我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同时她还认为自己“很愚蠢”，与波将金公爵管理国家的才能相比差得太多。

我们补充一点：如果她不是时而清醒地意识到她想要的东西，而有时又根本不明白她的愿望是什么，那她就并非一个十足的女人了。为了某个名叫万尼叶尔的人，她写信给替自己受罪的人说：“我这一次，如同从前一样，由于不能确切地知道我所渴望或厌恶的东西，因此既写了自己所渴望的，也写了根本无意得到的……所以您和我都不必对此表示歉意……您知道，除了您对我的建议之外，我还要开设另外关于‘踌躇不决学’的讲座；在这门学问中，我具有别人无法比拟的权威性。”

显然，由于女皇具有这样的个性特征，就使她很难使国家的事务的处理保持恒定。叶卡特林娜确实对此难有作为，她的历史业绩也不在此。如果说，她在俄国历史上功绩卓著，那只是由于她所领导的是一个年轻的民族，这个民族初步开化，并且只是刚刚进入它最初的征服性时期。叶卡特林娜本人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处在这种发展时期的民族，不必借助领导，而且通常它甚至会排斥外界的影响。这种自由的力量有本身的动力，它使这一民族避免冒犯错误的危险。它可能发生的惟一不幸，就是它还没有表现的机会就悄无声息了。因此，要领导这样的民族，让它顺从自己，并且给它指明道路，那是白费劲的。只要不时地鼓励和激发它的毅力便已足矣。而叶卡特林娜是能够将这一点做到完美的。她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特殊推动力。

她在这方面是能够和历史上最杰出的具有男人性格的人相匹敌的。她的神经时刻绷紧，剑拔弩张，不屈不挠。1765年7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月她病倒在床。城里流言，传说她已经怀孕，准备打胎。然而，她却作出于月底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的决定，并且宣布她将参加。她还是真的抱病参加了。在演习的最后一天，她在马上呆了一连五个小时，指挥着演习，通过她的副官给指挥部两翼的果利津公爵和布杜尔林元帅下达命令。她的有将军军衔的副官——格里哥利·奥尔洛夫，穿着锃亮的盔甲，上面缀满钻石。几个月之后，当彼得堡发生骚乱时，叶卡特林娜立刻带着奥尔洛夫、巴谢克及其他忠臣自皇村连夜奔赴那儿。她在首都街道上骑着马通过，以便亲自证实她的命令执行情况，和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是否就绪。这时，她那个神秘的病尚未痊愈；她依然难以进食。但她觉得必须做出很快乐、健康的样子。根据她的要求，接连举行了庆祝会，甚至还邀请法国剧团到皇村演出。

她从来不会感到体力与脑力衰竭、沮丧和疲倦。她所面临的诸多艰险，使她身上的抵抗力日益增长。1791年，在险恶的政治情况里，叶卡特林娜不得不同时与瑞典和土耳其作战，而与英国的关系又濒临破裂，但是她精神上的爽朗丝毫不改，仍然象原来那样健谈、快活。她笑着，开着玩笑劝大家赶快戒掉英国蜜酒，养成喝俄国本国饮料的习惯。

她身上充满巨大的热情和活力，焕发着青年人的朝气！

“我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保持着奋勇前进的信念。我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目前的不幸与我所经历过的那些相比又何足道哉？”

这是她一贯的言语。她有钢铁般的意志，因此，她可以自如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而不露声色，当这些感情妨碍她时，尽管它们十分强烈，她能够将它们完全遏制住，因为她天生就远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灰心丧气或者感觉麻木的人。例如，冷静并非其性格特点。在 1790 年 5 月面临与瑞典的海战期间，她经常辗转难眠，弄得周围的人精疲力尽。由于心情焦躁，她患了丹毒，终于使包括她的首相贝斯波罗柯在内的人为之落泪。但是，她一得知战斗的结果，便立刻恢复了常态，不管消息是多么地糟糕。她经常这样急躁，以致患了她称之为“衰竭”，或者“绞痛”的病症。

有一次，她的被委托人赫拉波维茨基到她那里去，她正卧病在床；她抱怨自己心区绞痛。“我说：‘这是气候所致，’”赫拉波维茨基说道。“不，我经常有这种预感是因为奥恰科夫昨天或者今天被占领了。”叶卡特林娜否定他说。不过，这些预感通常不准，这次也不例外：奥恰科夫在两个月后才被强攻下来。叶卡特林娜曾对路易十六的去世深为震惊，以至卧床不起。诚然，这次她并没有设法抑制和掩饰自己的激动。她之所以如此激动，不仅是因为政治上的团结一致，还因为她向来有悲天悯人之心。这并非“多愁善感”，而是对人们的真诚怜悯和同情。1776 年，她在谈到她的儿媳去世时写道：“我忘了吃饭、喝水，不眠不休。我不知道什么在支撑着我。有时候我由于看到这些苦难心碎。”

不过，她仍然在那封本来就已是够长的信里又写了一大堆日常琐事，甚至开着并不高明的玩笑。她喜欢以此来活跃与朋友之间的通信，然后打听格里姆的近况，讲讲她的小狗的把戏，等等。她的激动显然是暂时的，后来又恢复了自制力。她对此作出解释说：

“星期五那天我变得心肠硬了……我这个好动感情的人现在目睹死亡时，却没落眼泪。我告诉自己：你要是哭起来，其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他的人便会大哭，你要是大哭，其他的人便会晕倒，大家就会惊慌失措，不可收拾。”

她自己从不慌慌张张，正如她所言，她从未昏倒过。她随时准备抑制和掩饰感情，以便为其他人树立一个勇敢的榜样。1790年8月，她表示了和俄国后备队御驾亲征芬兰的认真意向。

她说：“如果需要，我将在最后一个敢死队中战斗。我从不愿做个懦夫。”

1768年，她第一个在彼得堡甚至全俄国接种牛痘。照今天看来，她这样做毫无惊险之处可言，但是在当时，这确实是一件大事，并且对她来说，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因此受到同时代人的称赞。从由伦敦请来为女皇接种牛痘的英国人詹姆斯台利的笔记，就足以了解当时医生们自己对这一手术的重视程度。现在，即便是剖腹术和头骨环锥术在医生们看来都不那么复杂了。叶卡特林娜是1768年10月26日接种牛痘的，一周后，她的儿子也这么做了。11月22日，在喀山大教堂，法典编纂委员会的代表和高级官员集合，宣读了枢密院关于全国人民为女皇祈福健康的命令；然后全体人员前往皇宫向女皇陛下表示感谢和祝贺。为了将自己的淋巴液供女皇使用，一个姓马尔科夫的七岁男孩曾预先接种了牛痘，他因此而被荣升为贵族，从此号称“牛痘人”。叶卡特林娜对他很感激，将他放在自己身边抚养。因此，他的子孙后代便发展为如今在俄国地位显赫的马尔科夫家族。詹姆斯台利医师被封为男爵、女皇陛下宫廷御医、四等文官，获得五百英镑的养老金。所有这些奖赏无疑过分地夸大了他的功劳。然而几年后，在1772年天主教修道院院长加里奥尼宣布那波利王子圣安杰罗的几个儿子为那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波利首批接受这种手术的人时，也极其重视这一事件。而在1768年，伏尔泰本人在对女皇接种牛痘进行赞美时曾不太礼貌地说，这种手术其实并不复杂。看来，叶卡特林娜本人并不像她周围的人那样认为自己的勇敢行为意义重大。例如，在接见前来向她表示祝贺的代表们时，她庄严地宣告，“这无非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正如牧人应该为他的畜群捐躯”。然而，她在几天之后给里夫兰省长布劳恩将军的信中对那些赞美她的勇敢的人施以嘲笑。她写道：“我想，这样的勇气不用称道，伦敦街头的任何一个小孩都有”。

4

尽管她的情绪多变、喜怒无常，许多人仍然把她看作非常固执的人。英国人哈里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叶卡特林娜过于刚愎自用，顽固坚持己见。但同时他指出，她的弱点在于轻率及缺乏主见，说即使连极其微小的事件都能对她的思想产生影响，甚至使她放弃“在艰难时刻作出决定”。英国外交官的谈话多次使用“固执”一词。然而，这种固执完全是出于这个非比寻常的女人对于她的事业怀有的极其强烈的热情。如果她想到某个自认为极其难得的主意，她就会象抓住救命稻草似地用双手把它们紧紧抓住而不会听从别人让她放弃的建议。她以同样的热情准备把这些主意推行到底。然而，她也可以轻易地抛弃曾经死抓不放的事物，而见异思迁。不过，她一旦迷上了某一事物，她也善于把它牢牢地抓住。

她的性格便是如此：全力倾注于目前之事。甚至玩牌——每一圈十卢布或五十法郎，她也是倾力为之。一般地说，她常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常赢，而且不要鬼把戏。

她有令人惊异的工作能力。“您问我，为何我对寂寞总熟视无睹，”她写信给格里姆说，“我可以告诉您，原因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忙碌起来。我认为，一个人并非无所事事的时候，才可能是幸福的。”

早在登基的第二天，她的作风和才能便清楚显现出来。1762年10月28日，勃列太利男爵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女皇力图向大家表明，国家事务无论巨细，她都想躬亲为之。紧急情报必须一字无误地向她呈报。她乐于亲自起草复文，极为准时地出席枢密院的会议。在会议上，她果敢而有主见地决定涉及管理国家的和私人的关键性问题。我早就知道，……她恪守在解决问题时要当机立断的原则，与其摇摆不定，宁可犯错误，更重要的是，她认为只有傻瓜才会优柔寡断。”

叶卡特林娜喜欢书写这种劳动，在这方面她也表现出作为女性的一面。与当时某些国务活动家不同，她觉得握笔在手有利于思考。1764年4月，她在给列普宁公爵的信上突然如此结尾：“我写得太累了，所以今天就到此为止……”当她写完这几句话时，才是早晨七点半钟！她的几个秘书都被她折腾得精疲力尽，他们呈递给她的命令或信件的草稿，她都亲手加以修改并附以注释。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除了草拟一些国家的公文，她还和外界保持着广泛的通信。她给所有她乐意结交的人写信，写她感兴趣的一切事。她感兴趣的事实在太多了！1763年4月14日，她写信给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向他提出警告，他的一名管家是个贼；1764年11月21日，她写信给古拉金公爵，劝他服用她曾向他推荐的那种药。她又亲切地说，他极有必要服药，因为她需要他的健康。同年12月2日，她写信给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伏龙佐夫，对他女儿斯特洛加诺娃伯爵夫人离婚的事深表关切。1778年，为了调解西维尔斯将军和他的妻子的紧张关系，她开始与他们交谈，并时而好言相劝，时而表示愤怒，竭力达到良好效果。

从她身为女皇开始，她便事必躬亲，并尽力而为，从不懈怠。的确，她没有被重担所压倒，因为她保持着一种快乐的情绪。这种快乐情绪是健康而无时不有的，它即使偶尔离开，也会很快返回。她的这种快乐情绪甚至可为区区小事激起，使她不时爽朗而笑。叶卡特林娜是天生乐观，正像她向齐麦尔曼谈到她因一位宠臣兰斯基去世而暂时发作“抑郁病”时所承认的，即使如此，她仍然极力保持和加强天生的乐观主义。她认为这是重要的，并使它成为生活的一种习惯。

她给她的女友别里凯夫人写道：“应当做个乐天派，只有快乐情绪才是我们忍受一切，克制一切的利器。这是我的经验，因为我在生活中已有过很多忍受、克制。只要有可能，我总是让自己开开心心。我向您发誓，即使现在的我重任在身，只要有机会，我就认真地和我的儿子玩捉迷藏，甚至没有他，我也自个玩。我们为捉迷藏找了个借口，说‘这对健康有好处’。不过，在这里应该说，捉迷藏仅仅只是为了逗乐。”

台林恩公爵说：“她会为了任何一件小事而感到开心。她在社交场合普通的言语，和她的丰功伟迹这两者之间对照鲜明，使她更为意义非凡。”

一次，她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一个杰出人物，如果没有乐观的情绪与仁慈之心，能否生活下去呢？她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她乐观而仁慈，所以无论是忧愁痛苦，还是日常繁琐之事，都不能影响她的心绪。下面就是她对摆脱让她头疼的官方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礼仪的考验的意见：“有一种让人开心的办法：找一个病人，把他单独关在双座轿式马车里，送到二十五俄里远之处，让他走下马车去做弥撒，自始至终站着。然后两次接见他，让他脱掉外衣，再给他摆上丰盛的午餐：您再看吧，他就会变得快活起来。”

她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六十三岁。但是，她尽量减少她作为女皇在官方礼仪方面所承担的义务，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或是出于消遣，她才参加。1785年，她从彼得堡到特维尔去旅行，法国、英国和奥地利的大使们陪同她前往，她不得不和他们商谈公事，即使如此，她也是欢笑连连。她写信给格里姆说：“我们不停地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在和谢居尔伯爵谈到她与法国国王之间的嫌隙时，她开玩笑地突发奇想：让法国大使和俄国外交大臣交换照会，致使法国大使抱怨说，似乎在女皇的授意下，他被抓起来了，在被迫和女皇一同旅行时遭到了令人惨不忍睹的待遇。叶卡特林娜为此编了一个逗乐的《女皇陛下办公厅秘密文件摘要》，这个十分冗长的文件的草稿和副本都由女皇亲手写成。

1777年，一场可怕的水灾使彼得堡部分地区惨遭破坏，甚至波及皇宫。狂风暴雨将爱尔米达日博物馆的全部窗户破坏了。爱尔米达日博物馆是叶卡特林娜亲自督建并不断装饰起来的心爱的处所。她眼睁睁地看着一百四十艘船只在涅瓦河沉没。以下是她对这起不幸事件所作的描述：

“昨天中午我由皇村回到了彼得堡心情愉快。天气非常好，但是昨天晚上我和波将金公爵有过预感，今天会有场大雷雨。果不其然，晚上十点钟狂风怒吼，吹开了我寝宫的窗户，下起了小雨，紧接着瓦片、玻璃、铁片、冰雹、雨水、雪片都降临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了。我睡得很熟，五点钟，我被一阵大风惊醒，我传唤侍从，并得知，大水已经淹到皇宫门口，他们请求进来。我说：‘既然这样，那就传我的话，为免小院的岗哨淹死，把他们撤下来，但别让水到达我这里。’……我想到近处查个明白，来到爱尔米达日。爱尔米达日和涅瓦河与耶路撒冷被破坏的惨状没有两样，尚未竣工的堤岸上横着许多三桅商船。我说：‘天啊！这可是新的集市地点，应当让米尼赫伯爵把爱尔米达日所在的地方辟为海关。’……”

她以同样的戏谑口吻，继续讲下去，对潘宁伯爵大加嘲弄说，“他的练马场可以用来养鱼了。”她还嘲笑她的亲信们惶然不知所措的丑态。毫无疑问，她固有的乐观主义，使她以这种方式来描叙这次事件，因为她希望缓和彼得堡遭受水灾在国外所造成的过于严重的印象。前面所引的信是她写给格里姆的，而她给格里姆的信件当时几乎相当于通讯社的报道。不过，她一贯的乐观性格，也促使她以开玩笑的语气来叙述这件事。她平时常说：“我的力量在于快乐！”她给“替罪羊”的全部书信同样有浓厚的乐观主义色彩，有时甚至使人觉得她边写边唱着：

“月底我将去莫斯科，能去的就去；想去的就去……”

的确，在这一天，她签署了古丘克-凯纳济和约，最终镇压了普加乔夫叛乱。但是，她又一个月后写道：

“您知道吧，除我本人时常保持欢乐和愉快的心情外，在我的随行人员当中还有个人同我这点相似……这就是列普宁公爵。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使者，并且不失为一个极好的旅伴，我不拘礼节地把他带到莫斯科。他在自己的大使馆里，一有可能，就会摆出一种高傲的样子，然而与我相处时却并非如此。”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由于格里姆时常模仿叶卡特林娜自己的口气给她复信，所以得到了她的赏识，并且成为她最信赖、最近亲的人。有时格里姆给她写信时偶尔变了心情，例如，她的儿媳刚刚去世，她自己也沉痛哀悼，她马上纠正他：

“我对怜惜不屑一顾。不应该去考虑那些无法挽回的事……人死不能复活，我们还是想想活着的人吧。”

然而，她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经常哭泣。当她的儿子保罗和俄国军人前往芬兰一起参加对瑞典人作战时，她含泪送行，虽然她对儿子并不抱有特别热烈的依恋之情。她为海军上将格雷克去世的消息而哭。赫拉波维茨基举出了许多表明她多愁善感的事例。当得知波将金去世时，她哭得痛不欲生。但是她不久就轻易地平静下来。痛苦，考验，年华的老去，都在她那乐观的性格中不复存在，却没有使她的性格变得落落寡欢。下面是她在六十五岁时写的一封信，信中似乎略有忧郁，然而，她仍认为儿童游戏是使感到愉快的；在她眼中，捉迷藏还保持着魅力，信是这样写的：

“三天前，2月9日，礼拜四，我和我的母亲抵达莫斯科五十周年……我想，在彼得堡活着的人对我这次抵达还有印象的，恐怕连十个也找不出了。现在剩下的是：贝茨基，他双目失明，也老糊涂了，他经常问青年人是否记得彼得大帝。玛丘施金娜伯爵夫人，尽管她已是七十八岁高龄，却还保持着相当的活力。纳雷什金侍从长及其夫人，当时他是宫中的低级侍从。他的兄弟，总御马司，但是他对看见我去莫斯科矢口否认，因为这会显得他年事已高。还有宫中高级总侍从舒瓦洛夫，他老态龙钟，几乎整日呆在家中。最后是我的老侍女，她也因年老而头脑不清楚……显然这是老年的特征，也许同我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叙述一样，可是我们对此无可奈何，尽管如此，我仍保持着象五岁的小孩一样的热情，喜欢看孩子们捉迷藏和任何其他儿童游戏。我的孙子们和青年人都说，我不在场时就缺乏真正的欢乐，我在场时，他们就感到自己更加勇敢，更加自如。这意味着，我是个真正的能给人带来欢乐的小丑。”

5

显然，叶卡特林娜将全部精力都保持着可贵的平衡，总之，她的精神极其健康。这就是和她相处使人感到轻松，服侍她，使人感到是件乐事的原因。虽然她并不那样温和、宽容，可是她从来没有表现出吹毛求疵、严厉或苛求。除了那些她总是力求使之变得光彩些的正式礼仪外，她的待人接物总是倾倒众生。她举止随和大方，使人能无拘无束地与她相处，但同时她时刻记着自己身为女皇的崇高地位，以及向别人提醒他们自己的身份。而且，这一切在她都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她在孙子亚历山大诞生时给格里姆的信中表示了她的遗憾，因为世上已经没有索菲亚仙女能把赠送给这孩子自己所希望的一切……我要重重酬谢她们，要和她们咬耳朵说：‘索菲亚女士们，请赐与他自然的本性吧，剩下的一切，他会在成长的经验中获得的。’”她喜欢表现出一种心地善良和质朴无华的样子。有一次，她用一个小纸包照着她的秘书的肚子上打去，对他说：“总有一天你们会被我的一张纸打死。”在给邮政局长埃克的信上她称他为“我的邻居先生”。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台林恩公爵叙述了叶卡特林娜去克里木旅行的一段故事。当时她想让大家跟她讲话都用“你”来相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互称呼。她总能突发奇想。她给格里姆写信说：“您也许难于置信，我是很乐意别人对我称呼‘你’的。我希望全欧洲的人对我说话都用‘你’。”然而，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不应当同她玩得太疯。其实，谁也不打算这样做。她所讲述的她与著名歌剧女主角托蒂夫人的关系很有意思。她无法评价她的才能，但是她不反对付给她高薪。事情发生在皇村。

“托蒂夫人经常和丈夫到这里来散步。我和她常能撞上，可是从未有过冲突，我和她打招呼：日安或晚安，托蒂夫人，身体怎么样？我们相互致意。我们的狗也互相嗅着。她把她的狗抱到手上，我也把我的狗唤回来，我们彼此分手，各自离去。当她演唱的时候，我去为她捧场，我们俩都说，我们相处得不错。”在为人处世上，叶卡特林娜不爱吹毛求疵，而是宽宏大量。如果当面批评她对亲信或朋友的选择，她会回答说：

“在我达到如今这样的高度以前，有三十二年同所有的人没有任何不同；迄今为止我成为另一种人还不到二十年呢。人在这种经历中学会生活。”

但是，对她来说，有势力者的社会常常是种负担：

“您知道，我害怕国王的访问，因为他们常常是些乏味、令人讨厌的人。对他们必须以礼相待，端庄严肃。我尊敬名望高的人，和他们在一起时，我真想同时拥有四个人的智慧。可是有时我不得不用我自己的智慧去听他们谈话，因为我喜欢絮絮叨叨，讨厌沉闷。”

她的令人惊异的慷慨，并非仅仅是为了做做样子。格里姆经常按照她的吩咐给人分发礼品，并且避免给人知道。有时她在赠送礼物时，表现出一种委婉的客气态度。她在戴阿尔杜阿伯爵离开彼得堡之前给他写信说：“亲王殿下，您大概希望赠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送些小礼物给您在彼得堡这儿逗留期间在您身边和为您服务的人吧？不过，伯爵，您知道，我禁止和你们法国的任何贸易往来。彼得堡也找不到法国的商品。精致的饰物在俄国只有我和我的皇宫保存着。因此我相信，您会欣然接受您的忠实朋友所赠予的饰物。叶卡特林娜。”

然而，她在这方面的缺陷就是分寸把握不当。她对此也坦白承认。她说：“我不会馈赠。我不是给得过多，就是给得过少。”可以说，由于把她捧得高高在上，所以她身上的普通人的价值概念似乎已不复存在。叶卡特林娜时而挥霍浪费，时而异常吝啬。由于过度挥霍和奖赏，她的囊中空空，如她所言，她已经变成了冷酷的人，拒绝人们最低的合乎情理的要求。维捷姆斯基公爵为她服务了三十年，功绩卓越，当他退休时，却只得到按规定应得的养老金的三分之一。这使他悲痛地死去，因为他已经失宠。

谁得到她的哪怕是暂时的宠爱，他就能得到不计其数的馈赠。当勃兰尼茨基伯爵同波将金的外甥女 1781 年结婚时，她给了新娘价值五十万卢布的嫁妆，也给了新郎五十万卢布以助其还债。有一次她为了解闷，开玩笑似地猜想宫廷里几个显要将如何死去。她断定：伊凡·车尔内舍夫将死于愤怒；鲁勉佐娃伯爵夫人将因洗牌时间过长而亡；伊里亚·弗谢伏洛斯基则列于突然叹息而死，如此等等。至于她自己，则死于过分迎合讨好别人。

但是，她曾多次证明，她不仅仅是迎合讨好别人，她还胸襟广阔。她从不因为感情、信念的差异和她所信任的人斤斤计较。她并不多疑。一个叫赖伊芬施泰因的外国画家觉得他不相信他的忠诚。作为他们之间中介人的格里姆也感到很不安。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于是女皇就写信给格里姆说：“你们两个人都可不必如此。我对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从未有任何怀疑。你们为什么要用这些无聊的事使我厌烦呢。”

她补充说：“从来没有任何人在我面前诽谤过‘极好的人’。”格里姆相信她的话。她从来也不允许宫廷生活中传统式的那些诽谤传到她的耳朵里。在她面前诋毁别人，反会误了自己。波将金在这方面有过亲身体会，他曾企图让她失去对维捷姆斯基公爵的信任。

然而，她时刻准备着帮助或保护朋友，甚至会把自己崇高的地位抛在脑后。在一天，有人向叶卡特林娜报告说，被她提升为海军上将的一位意大利人的妻子、台丽巴斯夫人难产了。她立刻跳上一辆离她最近的停在皇宫大门口的轻便马车，迅速地赶去救急。她做好准备，摆好架势，对助产妇说：“来，现在咱俩一起干！要干好！”曾经有许多人对叶卡特林娜这个弱点大加利用。有一次，她说：“大家都知道我很善良，对任何一件小事都会敏感。”然而，她的“善良”就其本身的特点而言，和所有的人是有区别的。其实，一个掌握着四千万人生杀大权的专制君主，也不可能和所有的人毫无区别。维日-列伯琳夫人想画一幅女皇的肖像，有人建议说：“您用俄国的地图作底布，以她的蒙昧为背景；以惨遭蹂躏瓜分的波兰残余部分作她的衣饰；用人血作为色彩；以叶卡特林娜王朝纪念碑的轮廓为后景，加深纪念碑的阴影，以表示她的儿子的六个月的统治时期。”这幅阴暗的画不乏真实性，但画中缺少色调。在普加乔夫暴乱期间，尽管叶卡特林娜在镇压这场颇具威胁的起义时表现极其严酷，但是她仍然命令潘宁伯爵：严厉措施只在必要时才能采取。普加乔夫一被抓获，她就竭力减轻这场可怕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内战的损失。然而就在同一时期，她的将军们在波兰凶残地烧杀抢掠，她听任他们胡作非为。经过一场杀戮，夺得华沙之后，她向苏沃洛夫祝贺。在她的国家里，农奴仍同从前一样受着鞭棍的虐待。叶卡特林娜在自己当政时却能对这种现象视而不见。这应当作出解释。

首先应当对俄国女皇为自己提出的关于管理国家事务与行使自己职责进行细致地分析。要进行战争，伤亡就不可避免；要使热爱自由的人民臣服，就必须镇压他们的反抗。既然想瓜分波兰——且不论这是否合法——就得对由于瓜分而带来的后果有充当的心理准备。叶卡特林娜正是这样做的，她坦率而沉着地揽下事情的全部责任：沉着，是因为在此局面下，她所信守的仅仅已经是国家的原则而非她的良知与情感；坦率，是因为她言行一致。她无疑有着杰出的表演才能。但是，她只是出于她所处的特殊地位而表演，这种地位使她实际上总活在表演的状态之中。对此，法国代办杜兰在一次谈话中曾经对她有些评价：“我的老练在这里已经无济于事；这个女人虚伪得超过我们的女骗子们；比这更严重的话我再说不出了。”但是，叶卡特林娜从来没有象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由于热爱艺术，想要自欺欺人而口是心非。“她骄傲得不会欺骗人”，台林恩公爵这样说她。

她在波兰的所作所为，有不少同谋者，首先是虔诚的女皇玛里娅-捷列齐娅。只是后者在杀戮的同时还虚伪地悲天悯人。弗里德里希这样谈到后者说：“她总是哭泣，却又总是掠夺。”叶卡特林娜在干这种事时，却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在此情况下，叶卡特林娜还对另外一条国家的原则坚持信守。无论她如何独断专行，但还是意识到自己不可能事必躬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亲。苏沃洛夫受命攻下华沙。至于如何攻下呢？这是他的事，包括女皇也不能过问。这条原则无疑是有争论的。不过，我们无意在此研究政治理论。这里要讲的，仅仅是对叶卡特林娜的评述。

最后，叶卡特林娜是俄国的女皇，认识到这一点便已足矣：对十八世纪的俄国来说，欧洲有关感情和正义的概念并不适用。在这里，无论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敏感性，都有其独特的法则。1766年，叶卡特林娜住到彼得霍府时，一天夜里，宫中喧哗一片，把她惊动了。这一慌乱局面的制造者是追求女皇一个侍女的仆役。他受到审判，并且处以鞭打一百零一下的刑罚，这几乎与死刑无异；这顿鞭打之后，如果有幸存活，还得被割去鼻子，在额上打上烙印，流放西伯利亚。这个判决并未引起任何愤慨。但是，仅仅根据这种时代的特征，以及叶卡特林娜同时代的人们的感情、理解力和同情心的程度，就可以对身为君主的她来作出评断，尽管在政治方面她并不仁慈。

除了政治以外，叶卡特林娜是一个仁慈宽厚和为人们所崇拜的女皇。这是显而易见的。亲信们对她有口皆碑，仆役都是她的宠儿。她和一个扫烟囱工人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由于喜欢早晨宁静的工作环境，叶卡特林娜总是起得很早，为了不打扰别人，她有时亲自动手生壁炉。有一次，她正在生炉子，听到烟囱里发出一声惨叫，紧接着是一连串粗野的骂人话。她马上明白过来，于是立刻将火弄灭，并且随和地向那个险些被活活烧死的扫烟囱工人道歉。还有很多关于她的类似故事。有一次，勃柳斯伯爵夫人走进女皇的更衣室，正遇上叶卡特林娜尚未穿衣完毕，双手叉在胸前，一副耐心等待的姿势。伯爵夫人惊奇地加以询问，她回答说：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没法子，我的姑娘们全都抛弃我了。我刚才试穿了一件极不合身的衣服，惹得我发火了，她们就扔下我不管了……我等着她们气消。”

她用模糊的字迹写给格里姆的一封信中，抱歉地说：

“侍从们一天给我两支干净的笔，我认为自己应该可以将它们用完；但是一旦都用坏，我就不敢多拿一支，只好用秃笔反复地写。”

有一天晚上，她按了很久的铃也没见反应，她便走到前厅，发现那些侍从正在全神贯注地玩纸牌。于是她温和地向其中一个人提出由自己代替他打完一局，好让他尽快地去替她办件急事。另外一次，她发现侍从们偷食为她预备的食品，她严厉地对他们说：

“只此一次！”然后补充了一句：“还不快走，可别让皇宫管理员逮着。”

有一天，从皇宫的窗户里她看到，一位老妇人正在捉一只母鸡。片刻之后，皇宫的仆役们就把那个老妇人抓住了。他们竭力讨好女皇说：母鸡是“官家的”，老太婆是一个小厨工的祖母，因此罪加一等。可是，叶卡特林娜在经过调查之后，命令每天送给这位穷苦的妇人一只母鸡，还得宰杀处理好。

尽管德国老奶妈体弱多病，她仍然颇为感人地供养和照顾她，让她待在自己身边，直到死去。

“我对她很是头疼，”在给格里姆写信通知他这位奶妈的死讯时她说：“她一见到我，便抱住我的头使劲地亲，弄得我喘不过气来。她身上散发着一股她的抽烟过猛的丈夫带来的难闻的烟草味。”

与此同时，由于她的性格过于活泼，叶卡特林娜天生性子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急躁。她容易失控，这是她最明显的缺点之一。格里姆把她与意大利的活火山埃特纳山相比，她喜欢这样的比较。她把这座火山称作“自己的表兄”，常常关注它的情况。不过，她意识到这种急躁是个缺点，因此也容易对其加以克制。火气刚有苗头，她便马上压住它。如果事情在她的办公室里发生，她便习惯性地卷起袖子，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大口大口地喝水。在这种激动的状态下，她从不发布命令及签署文件，但有时言语粗鲁。这一点，从她在瑞典战争时对古斯塔夫三世所表现的乖张行为清楚地显示出来。那时她非常多地使用法语的“坏蛋”和德语的“野兽”。但是，她事后总是后悔不迭，并且逐渐地加强自制力，做到遇事从容镇静，以致谁都对她过去是个急性子这一事实难以置信。

台林恩公爵说道：“她慢慢地对我说，她以前非常活泼，——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她在走进大厅时，总要作男人一般的俄罗斯式分别向左、向右、向中间的三鞠躬——她身上的一切都是经过周全的考虑的……她喜欢说：‘我是坚韧不拔的’，她在经过三思之后才会说句话……”

谢纳克·台梅伦 1791 年到俄国进行过访问，他对台林恩公爵的说法有所证实。在彼得堡写的信中他讲到，叶卡特林娜出现在皇宫里时，总是给人温和、高雅、开朗、超凡出众的印象。但她的表现并不呆板。她环顾整个大厅，从中可以看出，无论巨细都尽收她眼底。如果说，她言谈缓慢，那并不是她在咬文嚼字，她仿佛在从容地挑选最为适当的措辞。

除此之外，叶卡特林娜终身保持着在吃饭时将餐巾别在胸前的习惯：“她在吃东西时总会漏一半掉在领子上。”她自己也并不否认这一点。

她具有极其敏感、活泼、热情的气质。正如众所周知的，在她的私生活中这一点通过多方面体现出来。以后对这个问题还有待叙述。不过，事先声明，她性格上的放荡不羁与她生理上的任何缺陷一点都沾不上关系。她既无臆想症，也不患淫狂。她不过是个对肉欲有兴趣的女人，同时又身为女皇，因此便可以在情欲方面为所欲为。在这方面，如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她行事沉着、镇定，几乎可以说是从容自若。她的爱情从来不存在片刻的或偶然的幻想成分。她将爱情视为身体的自然机能，她无论体力还是精神都保持着令人惊异的力量与热情，某些生理现象持续时间之长，简直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叶卡特林娜即便在六十七岁时也还在恋爱。

她的所有其他兴趣都显示出她禀性沉稳刚健。她爱好艺术，喜欢和有智慧、修养高的人交往，热爱大自然。园艺，她称之为种植，是她所喜爱的消遣之一。她非常爱花，同时却又难以忍受浓烈的香味，特别是麝香。每天，在某个固定时刻，她从皇宫的窗户里往外给鸟儿们扔饲料。伊丽莎白喂养特意在公园里繁殖的青蛙，这一点清楚地说明了两位女皇之间的区别。叶卡特林娜的爱好中没有任何类似伊丽莎白那样的某些病态、怪僻的东西。她爱鸟，爱在她的生活中作用非凡的狗，爱马。一般来说，她爱所有动物中通常与人最接近的几种。所有这一切，都显得很自然，很质朴，很正常，毫无做作与不合情理之处。

伊丽莎白的的生活过得极不规律，昼夜颠倒，做事没有固定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的时刻。正如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叶卡特林娜则是个有严格生活规律的人。她早睡早起，有条不紊地遵循和完成预定的作息计划。伊丽莎白有时大肆酗酒。叶卡特林娜的饮食则很有节制。在社交场合，甚至在自己亲密的朋友中间，她总是很矜持，从来不允许自己或别人出言轻薄猥亵。这并不是她表里不一，因为她对自己有一些情夫毫不掩饰，甚至还以此夸耀。

在她身上，人们总力图寻找某些“变态”的、反常的东西，指责她缺乏家庭感情。但在这一点上争论颇多。假定她不置她的丈夫于死地，那她无论如何也是仇视和蔑视他的；如果她无意剥夺她儿子继承皇位的权利，那她对他也极少依恋。但是别忘了，无论是这个丈夫，还是这个儿子，都没给她和俄国带来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据说，她从未有过想会见她那惟一的只比她早逝世三年的弟弟的表示，并且禁止他去看望她。不过，她这一做法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她觉得在俄国的德国人实在太多了，她把自己也列入其中。她总是用理智克制感情，尽管她是德国人，她身上却没有德国人那样的多愁善感的禀性。不过，尽管如此，作为祖母，她温柔而满腔热情地爱着孩子。

因此，叶卡特林娜在情欲方面的放荡不羁，使人错以为似乎这在她的性格中是一种与其他性格特点扯不上关系的独特现象。但是，在她内心的“我”的隐私方面与她精神生活方面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联系，如果不是相似之处，起码也是因果关系。如前提及叶卡特林娜最爱读的书时，已经多少对这个问题有所暗示。确实，如果说，她即便在暮年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欲，是出于生理上的原因，那末，叶卡特林娜身上那种沉着的自信心和极端的犬儒主义，便不能用她身体上的反常来加以解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释了。由此可以看出十八世纪哲学精神的影响，同布兰托姆的作品一样，在叶卡特林娜身上留下了烙印。对此问题以下将有详尽说明。

第八章 女皇的智慧与教育

1. 智力方面。自认为缺乏“创造性的智慧”。喜欢独树一帜。丰富的想象力和健全的理智。好幻想。她的智慧的魅力。海市蜃楼。叶卡特林娜的绝妙口才。一段自传性的概述。2. 女皇的机敏与尖刻。她开玩笑的手段。作为德国人。对俄国俗语的运用。3. 所受的教育。广泛读与对书本的选择。好学的人。莫拉里·盖尔维查。快速的读书方式。缺乏系统性的饱学。疏漏。不太懂地理。历史方面的知识。独立的科学写作。关于斯拉夫的论述。错误的书法。内容和形式。叶卡特林娜善于选择它们。体察民意和体现俄罗斯民族才能。

1

叶卡特林娜的性格是伟大的，但她却缺乏极高深的智慧。她对自己并无“创造性的智慧”坦然承认。然而，她认为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是别具一格的。“我一生中从来不喜欢人云亦云，”在给别里凯夫人的信中她写道，“坦白地说，我同酷爱独树一帜的英国人一样具有独创精神。”但是，这种独创精神更多地在她的习惯、兴趣、举止态度上表现出来，而较少地在她的智慧上表现。她在自己头脑臻于成熟的三十六岁时给立法委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员会撰写的《敕令》中，毫无新意可言。这篇文章近似于学生习作，十分平庸，她虽然为这篇文章下了许多功夫，但并未在文章中显示出多大的才能。到 1765 年 3 月底为止，她已经写了两个月，每天得花三个钟头。她在头脑最为清醒的早晨时间写作。到 6 月中旬，她已完成了六十四页，她觉得自己已竭尽所能。她感到疲惫不堪。“我把该写的都写出来了，”她写道，“现在打死我也写不出一个字了。”对于这段赌咒和一个人在空前的繁重工作后的虚脱感，我们每一个人都并不陌生。不过，如果对照一下叶卡特林娜在《敕令》中所取得的收获，那末，她的这番痛苦，几乎是滑稽可笑的。此外，她自认为写出了“所有的”想法，但这些并不是她的想法，而属于别人。她总是能为自己找到新的代替品。

当然，她本人的智慧中也无疑包含着某些可贵的东西。首先，她总能产生想象力极其丰富的合理想法，这极为少见。在她执政的整个三十四年中，她都在提出缺乏任何现实基础的构想。然而，为这些构想铺设坚固基石的时刻终于来到。那是叶卡特林娜的健全理智的产物。俄罗斯人民为实现她的构想流血流汗，于是如同依靠无数个籍籍无名的劳动者建立起的金字塔一样，叶卡特林娜所奠基的构想开始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这样，便征服了塔夫里达。这是叶卡特林娜长久以来魂牵梦绕的宿愿，由波将金惊险、曲折，而又神奇地实现了。在黑海的一个港口放置奠基石，今天的克里木由此建成。

对认为叶卡特林娜正是以其高深的智慧迷惑与惊服了包括狄德罗在内的多数人的说法，我们认为这又是种错觉，是她迷人的诱惑力，其中包括卓越的意志力，和她那惊人的待人接物的本领，还包括一个不可思议的，甚至对于这个北部的德国女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人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品质：能言善辩，口才颇佳。从叶卡特林娜说话的各种特征来看，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她认为自己爱聊天，格里姆则因为他无法给后代留下她说话的范例而深表遗憾：

“此时此刻，必须理解她高深的智慧，才能懂得她口才的全部魅力所在，她那华丽的妙语和精辟的谈话。那些妙语如珠，一连串地自她的口中飞出。啊，我应该将这些谈话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呢！如果这样做了，世界便有了珍贵的充满智慧闪光的遗产。聆听者的理智和想象都同样地为她那深邃、锐利、明亮的目光所惊服。在这样的时刻，很难做到一下子就体会到她全部透彻、光辉、稍纵即逝的话语的含意……”

然而，格里姆做不到的事，叶卡特林娜本人却试着做了。伊凡·车尔内舍夫伯爵 1780 年对她的谈话恭维不已时，她便在次日应他的请求给他送去根据这次谈话逐字逐句复述的文件。这份文件保存至今，它趣味盈然。不过还得承认，它不免会引起人们的失望。它让我们想起一位年逾古稀、时而却又表现得孩子气的老学者的话：有一次，这个老学者当着我们的面，对一位喜欢把自己那些并非总能被议会听取的演说在比较非正式的出版物上发表的政治家说道：

“请原谅我，我翻阅了您给我的杂志，处处都遇到这样的话：‘全场活跃，群情激动，喧哗’……可是，尽管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您的演说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惊异的地方……”

这一印象也会产生在读叶卡特林娜的著名讲话时。她的谈话中事实上并不存在格里姆所谓的含蓄的讥讽、出色的敏锐、天才的闪光。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讲话的开头，有一句对拉辛的话剧《诉讼人》中的话的引述：

“天，谁要寄希望于未来，那简直疯了……”

这些话似乎对叶卡特林娜的政治预言做出了预先的评价，从中并未看到洞察力深刻的锐利的眼光：

“我预言，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将会有战争发生，彼此损失惨重，并且互相摆脱这种状况，四个国家全都会获得无上的光荣。”

这一预言仿佛很有先见之明；不过，在这里却没看到拿破仑战争的预言。当许多人正在使人们确信革命已经迫在眉睫时，叶卡特林娜看来却没有猜到这一点。那种暗示只有在下面这句话中可以找到：“毕丰预言，彗星将碰着我们的地球并将把它吸引过去。我想，彗星的活动将是由西向东的。”然而这句话又仿佛出自一个占卜女人之口，用语含混，恐怕连列诺尔曼本人也自叹弗如。其实，法国君主和政府政策上的一系列错误，无疑已引起敏锐的俄国女皇的注意。在革命前两个月，她对车尔内舍夫伯爵说：“我不喜欢马利娅-安杜阿尼达女王这么乱笑一气。她确实是一个极有女性气质的女人，女性的气质我也有，不过，如果我是她，我就会忌憚人们对我说：‘谁笑到最后，就会笑得最好。’”这个意见是有远见而深刻的。由于她理智极其健全，由于她对一个国君对人民所起的作用有着无出其右的透彻理解，她对这些问题的判断通常是正确的。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弗里德里希，尽管他们有着卓越的天资，但是在这方面都比不上俄国女皇。叶卡特林娜更有灵活的机动性，更会自如地运用手段，更精巧地鉴别出多种细微的差异。她有着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统治艺术。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不过，再来看看她与车尔内舍夫的谈话，或者勿宁说看看她的独白。她讲了一句关于英国的很不恰当的话：“英国！成也狂热，败也狂热。”这些话的含义与根据是什么？看来，这仅仅类似于今天新闻记者们经常发表的关于时事的短评罢了。那是1780年，一场反对天主教的人民运动在伦敦开始蓬勃发展。野心家与阴谋家戈尔敦伯爵策划了这次运动。两万平民高呼着“赶走天主教！”的传统口号占领了威斯敏斯特，并暴力袭击某些议员。从短暂的突发性事件中，叶卡特林娜竟然能概括得出一条完整的历史规律来。

在她接下去的谈话或者说是谈话笔录中，有如下一则哲学式的论断：

“一个聪明、天份极高、有美德、精神高尚、谨慎处世的人可能不会受到报应，但是一个享有名誉和财富，尤其是得到君主恩赐的人却不能免于报应。”

这个说法既不深刻、新颖，也不十分正确。具有美德和天才的人向来都因此而受到压制，其程度较之因财富而受到的压制至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然而以下思想却并非平平无奇：

“取得战争的胜利无足轻重；占领土地多少有所收获，发财致富才是至关重要的。富有者拥有优越的权力，因为归根结底君主们自己也将尊敬那些富翁。”

这种思想，对于我们时代的人来说，是完全自然的，但是要知道，叶卡特林娜在世时，以惊人的速度聚敛巨大财富的富有家族尚未出现！同时也应指出，也许马其顿王国的君主腓力浦二世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有过类似的想法了……

在这次谈话中惟一令人吃惊的，是继车尔内舍夫之后叶卡特林娜所赋予这次谈话的意义。也许，我们忽略了她谈话的某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些富有魅力的方面：话是写下来了，但在纸上却难以传达出她说话时的神情、语调、迷人的声音。然而，通常仅靠这种语调和声音便足以造就讲演者的全部成功。

“尊敬的陛下，您的谈话既无人道主义的成份，措辞又并不精致文雅。有的只是高深的惊人精神，那是您真正力量之所在。”

米尼赫元帅在女皇登基数月后这样写道。显而易见，叶卡特林娜绝佳的辩才在他看来也是有些神秘而不可捉摸的。

2

叶卡特林娜从来不以敏锐而自居，这实在难能可贵了。她的书信中从来不缺乏辛辣的讽刺、精辟的言辞和恰如其分的字眼。她的同时代人将她的某些高水平的警言妙语保存了下来。奥地利公使柯本采利公爵在彼得堡工作多年，他同台林恩公爵一样热衷于戏剧。尽管他年事已高，相貌平凡，身体极度虚弱，但演起戏来却义不容辞，拿破仑的胜利并没有影响他在家中不停地举办舞会、宴会和演出。

“你们会看到，”女皇在谈到他时说道，“他要留着自己的拿手好戏，要到法国人吞并奥地利时才让我们看呢。”

叶卡特林娜的俏皮话通常有着她德国的出身和宫廷政治社会环境所留下的深刻痕迹，甚至有时还流于庸俗，很少能听到巧妙精辟的俏皮话。她好咬文嚼字，常常使用双关语。1793年，即将接见一位名叫奥尼斯的西班牙大使之前，她对自己的秘书说：

“今天，我将接见西班牙大使阿加特·奥尼斯和他的夫人萨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特·奥尼斯。”

在她的谈话中，语言的中肯通常并非让人叹服的原因，而更多的是由于其中的力量，甚至是强硬的态度。不幸的约翰·布劳恩什威斯基象彼得三世一样，被杀害在监狱中之后，她发布了一个写得很拙劣的文告，饶夫兰夫人对此表示不安，叶卡特林娜回答她道：

“如同对上帝也曾有过诽谤一样，你们在诽谤这个文告；当然我们有时也诽谤法国人。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俄国和彼得堡，这个文告和罪犯的脑袋，立刻平息了种种胡言乱语。”

有一次，洛比达利侯爵不知好歹地说她狂妄，她回答说：“您以为应该如何：是狂妄，还是胡言乱语？”

对于那些在她面前竭力相互在背后说坏话的内侍官员们，她说道：

“如果我相信你们的话……你们每个人都该死。”

她对使用俄国的俗话和谚语乐此不疲。留波米尔斯基公爵与波尼亚托夫斯基作对，觊觎女皇的恩典和波兰的王位。她的驻华沙大使列普宁公爵向她报告此事，他在他的报告下面亲笔批道：“牛头不对马嘴。”

总的说来，她的头脑主要是务实不务虚的，不过，她那乐观开朗的个性和爱开玩笑的习惯，往往会让她出洋相。叶卡特林娜与格里姆的全部通信都随处可见这样的色彩。这与其说是俏皮话，勿宁说是英国式的幽默，就是十八世纪伏尔泰所发明的那种优雅、讽刺的俏皮话。

在关于她是否有教养这一问题上，她乐于推说自己一无所知。

“她这么说，”台林恩公爵写道，“是为了取笑那些博士、一知半解的学者和伪艺术家。我同意她的话，她对音乐和绘画的确所知有限；有一次，我甚至向她证实，她在建筑学方面的审美观不过如此。‘您不能否认，’她领我参观她在莫斯科的新宫殿时说，‘这些大厅多么漂亮。’我回答道：‘若作为一所医院，那它是漂亮的，但是，作为沙皇的官邸未免就过于寒酸了。’”柏林科学院于1768年选举叶卡特林娜为名誉院士，她对此谦虚地复信说：

“我的所有知识就在于懂得人人皆亲如兄弟。”

然而有一次，英国公使哈里斯陪伴女皇陛下散步，在谈话中，女皇对英国法律和宪法的广博的知识使他感到十分惊讶和出乎意料。叶卡特林娜在同他谈了谈英国的公园之后，将话题转到勃莱克斯顿的著作上，哈里斯认为就自己的知识广度而言，已无法再与她谈下去了。而日后以“马尔麦斯勃雷”爵士成名的哈里斯，却远非平庸之才。尽管他在出任大使期间，也许还来不及研读英国法律家繁浩的著作。对叶卡特林娜来说，拉丁俗语：“精读一本书的人是最可怕的。”可作为对她读书方式的恰当评价，她对书如同待人接物一样：她感到兴趣时，便一心一意地沉湎于其中。她与哈里斯的谈话是在1779年，那时她对勃莱克斯顿发生着强烈的兴趣。在那以前，她也曾对孟德斯鸠，以及谢纳克·台梅伦和马尔赛等有过相似的兴趣。说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到对书籍的挑选，她除开为了渴求知识，还另有考虑。著名的勋章获得者台艾盎在 1762 年给勃洛里伯爵的信中写道：

“女皇嗜书如命，婚后的大部分时间，她都用来如饥似渴地阅读现代英国和法国作者有关道德、宗教和自然的优秀著作。只凭着某一本书在法国受到谴责，就足以使她判断出那是一本极好的书。她对伏尔泰的作品、爱尔维修的《智慧论》和卢梭的百科知识文章都极为热爱。她为自己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无畏、自由的哲学家气质感到骄傲。总之，这是一位乐此不疲地探究学问的小小学者。”

然而台艾盎笔锋一转，在这里便把叶卡特林娜的智力发展，与如前所述的她私生活中那些绝少可取之处的细节联系起来。显然，爱尔维修的教诲是在“哲学家的朋友”和为公开宠幸当权奠定基础的女皇之间的联系环节。

但是不管怎样，在伊丽莎白在位的十八年和彼得执政的六个月中，叶卡特林娜无所事事，被迫以读书来打发时日，这个习惯她在即位以后也保持着，即使身为女皇，只要工作允许，就大量读书。1789 年，她与谢居尔伯爵互换新书读。据赫拉波维茨基说，她于同年 1 月 11 日寄给法国外交官一本名为《回忆录—查理二世传》的书，建议他再读一些诸如维里鲁阿或蒙留克的回忆录之类的其他作品，她自己则由于工作太忙而没有时间去读。一星期之后，她利用工作中的空余时间，每天读六本书，并以此作为一种炫耀。她对赫拉波维茨基说：

“至少让人们知道我在读书也好啊。”

“对这一点大家早有所知，”后者回答道。

女皇微笑着对这个聪明的内侍官说：

“真的吗？”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她还看过《克拉里萨》和别的小说。

当然，象她这样每天读六本书的速度是无法真正掌握和弄通知识的。她受到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样的，使人回想起她的政治活动也是乘着空暇时间进行的。她的博学是零乱的，缺乏系统性，这些知识里面还有很多空白点。她对地理方面的知识更是缺乏了解。1787年她到克里木旅行以后，一再问赫拉波维茨基，是哪些河流划分俄国与土耳其疆界的。同时，她曾好奇地打听俄国所在的经度。人们把数字告诉了她。

“可是在白俄罗斯与克里木合并之前，我听你们说的也是这个数字呀！”

她不知道，这些领土的扩大对改变她那广阔帝国的经度不起作用。

在所有的学科中，她似乎对历史最感兴趣，研究最为努力。不过，即使如此，她的知识也是很肤浅的。至于她的独立的科学实验和各种方面的历史探索与研究，则不过是贻笑大方。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叶卡特林娜思维的主要缺点：她完全沉湎于某种偏执的目的或思想。因此，她想象斯拉夫种族遍布全球。为论证这一点，她竭力寻找它在两个大陆上的分支，竟然发现斯拉夫人无处不在。甚至在美洲，她认为秘鲁、智利、墨西哥都是斯拉夫人的殖民地。在这些国家的地理名称中，她时而认为有斯拉夫语的词根，时而又认为有斯拉夫语的词尾。甚至在法国，她也能找到斯拉夫名称佩里格。她觉得这个词毫无疑问是由三个斯拉夫音节组成。

在多数情况下她摘引的东西都有偏误，有时则张冠李戴，极为荒谬。她在给达什柯娃公爵夫人的信中，附带给台祖里耶尔夫人写了如下的诗句：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我很高兴自己既非希腊人，亦非罗马人，
因而某些人性还能保留在我身上。

这样，她便扭曲了可怜的安图阿涅达·李日耶和写这首诗的高乃依的原意，原文如此：

感谢上帝，我竟非罗马人，
因而某些人性还能保留在我身上。

可以这么说，叶卡特林娜从卡苔莉小姐和沉闷枯燥瓦格纳及其《考验》中所受到的初等教育，一直是残缺不全的。她那错误百出的法语里夹杂着许多德语句子，就连德语她也错误百出，并且语法和句法的错误比写法上的错误还多。她往往分不清“我”字的第二格和第三格。她的俄语也很糟糕，她自己对此并不否认。有一次，她似乎在自我表白，对一个秘书说：

“请别嘲笑我在俄语缀字法上的错误；我告诉你我来不及把它弄通的原因。我来到这里以后，就开始勤学俄语。姨母伊丽莎白·彼得洛芙娜知道以后，便对我的皇室侍从长说：她已经够聪明了，不要再让她学了。这样，我只能无师自通，这就是我对正字法缺乏了解的根由。”

但是，尽管她没有学好俄语正字法，但她却融会贯通地掌握了，包括所有民间俗语、特殊的表达法和绘声绘色的形象在内的俄语的神韵。一旦当她做到这一点，她就与民间精神亲近起来。她这一初步的胜利，成为她以后十分成功地征服整个俄国的利器。在这里说的不仅是她从懦弱、狂妄、胆怯的彼得手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中篡权，也说的是这个德国女人生前身后，在对她来说是敌对的、异己的种族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占的地位。正是在死后，她在如今人们的心中得以不朽：历史上的伟大幻象，她开明、威严、庄重而且仁慈；无论是农夫，还是尘封多年的回忆录和传说等故纸堆中的学者，都一致怀着自豪、感激和爱戴之情对她顶礼膜拜。当她逝世时，俄国对她的死亡并未表示哀悼。几乎在不经意间，这件事就过去了。那时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理解叶卡特林娜，能够理解她的人麟毛凤爪。但是叶卡特林娜对俄国的历史良知、人民的心灵有着近乎完美的体现，这种体现，当后代激动地对她的丰功伟业加以缅怀时，便会复活起来。女皇身后的名望与声誉无人能及，在人民心目中，她不仅是伟大的女皇，而且是备受爱戴的慈母，如今就是在贫穷的农舍里也能找到她的木版像，它与尊敬的圣像被并列悬挂在正面的墙上。

叶卡特林娜的精神，就在于能够穿越事物的形式而透彻理解事物的本质。即便她在引用柯尔涅里的诗句时犯了可笑的错误，她从法国作家那里取得的不只是语言的形式，而更多的是他们的思想中的精华。其实，在她身上也有着极为深刻高远的思想。这些将在下一章中有简略的概述。

第九章 女皇的思想和原则

1. 缺乏彻底性和系统性的思想。经验主义。思想和原则的反复多变。几个坚定的思想和原则。责任感。对后代子孙的敬重。俄国民族主义。将俄国夸得过于强大。伟大的希腊方案。2. 她的另一些思想。混乱。良心受到裁判。哲学与宗教思想。不彻底的宗教观。“我可爱的耶稣教骗子”。宽容异教。3. 自由主义。早年高尚的共和与自由观。哲学原则和专制统治的实践的矛盾。普加乔夫暴动和法国革命对叶卡特林娜思想的影响。4. 叶卡特林娜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天生的同情心与冷漠。叶卡特林娜对即将来临的暴风雨缺乏预见力。攻占巴士底监狱。立刻走向反对革命之路。叶卡特林娜对革命及其活动家的评价。预见到了杰出人物的出现。反对革命的政策。女皇的最高原则。

1

叶卡特林娜的性格既然如此，她当然就不可能有着一贯的坚定思想和固定原则。她的思想有时只在短时间内表现为固执的形式：对她来说，这些思想远非恒星，而象迅急消逝的流星。有趣的是，尽管叶卡特林娜身为德国人，却极力反对保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守，反对陈旧僵化的思想和没有创见的人物。

她写道：“我的老师伏尔泰厌恶人们推测，因为这样的人喜欢建立秩序，并进而把一切纷呈多样的东西纳入秩序中去，然后他对秩序的爱便形成他的自尊心，由此便产生了固执、苦恼和偏激。而我的老师教导我说，必须禁止这些东西。”

她认为，学理主义者无异于骗子，而墨守陈规的人好比是一些她深表怀疑的可控气球的发明人。所以她把蒙戈尔菲尔、圣热尔门伯爵和卡里奥斯特洛混为一谈。她甚至对专业人员和专家也抱怀疑态度。她认为我们现在称为“职业外交家”的人不过是大傻瓜。她总是极为敌视学究，她认为他们是一些“戴假发的人”。她说：“在大多数场合，他们所做所写的都是肤浅的、愚蠢的、空洞的。”她拒绝看伏尔泰寄给她的半身雕像，因为他的雕像戴着假发。在政治和外交中，包括一切场合，她对凭灵感进行活动的的能力都极为重视。她觉得，即使是战争的艺术也只要有灵感就够了。她认为，阿列克赛·奥尔洛夫尽管平生第一次登上军舰，但他立即就成为出色的水手，开始指挥那些战功赫赫的海军上将，并在现代史上取得了最光辉的胜利，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

她一切都凭经验办事。“全部政治可归结为三句话：打算、环境和时机。”她证明了这一点。她嘲弄和反对医学和医生，却对寻常的巫婆深信不疑，常常请她们来治病。她写道：“一切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和外科医生……都是一些地地道道的傻子。”1783年，他们把一个服侍她三十三年的人给医死了！对她来说医生无疑便等同于疾病。但是“贝斯杜热夫的药水”却是珍贵的、无所不医的灵药！叶卡特林娜说：“我不知道这些药水的成份，只知道里面有铁质。它可以取代奎宁，而我拿它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来治各种病。”1789年她患了神经痛，她认为是彼得堡主教彼得洛夫治好她这个病的，方法是在她的身上盖上塞满甘菊花的垫子。

她在同一时期还写道：

“对于幸运和不幸，我仍有自己的看法：它们仅仅产生于某些公正和不公正行为的冲突中。”

总的说来，叶卡特林娜的思想总是难以一以贯之，但她还是固守着几个信念。

她在逝世前几年写道：“可以肯定一点，在我没有深信我所做的事与国家的利益相符以前，我从来不轻举妄动，因为这个国家为我付出的太多了。我认为，即使尽我所能，恐怕也不足以报答它。”

除了国家责任感以外，她还具有对后世的评价与审判这一最高特别法庭负责的崇高思想。这一法庭不同于被称为“人主”的法庭。在这方面，叶卡特林娜受伏尔泰的影响太多，对波索艾的著作读得偏少。

她说：“审判我的权力只掌握在后世子孙手中。我只对他们负责，我可以勇敢地告诉他们我的创见，我的遗产。”

有一次，法里柯奈在彼得堡时，在和狄德罗的通信中就艺术家对子孙后代这种死后的审判所作出的判决应该赋予何种的意义这一题目而发生争论。狄德罗坚持认为这是最高权力，法里柯奈则认为，一个艺术家应该只对他的艺术良心负责。于是狄德罗写信告诉他说：“您是否同意又是由她来解决这个争论？但是请注意，这个女人热衷于流芳百世，我向您保证，她会向子孙后代诚服膜拜的。”法里柯奈同意由叶卡特林娜评判，但是他补充说，无论判决如何，他都不改初衷。他写道：“您如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果能在地球上找到一种能砍去我的脸而不砍去我的脑袋的强大力量，那我就自认错误。”我们不清楚这场争论的结局。

还有一个方面，叶卡特林娜也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就是企图使自己的王朝和俄罗斯民族的全部精神的、政治的、伦理的生活纯俄罗斯化。这种打算贯串于她的国内政策和立法行为乃至一切细小活动。法里柯奈竭力向她证明，不能在雕塑彼得一世的纪念碑时，让这位沙皇穿上他生前极为反感的俄罗斯服装。叶卡特林娜想使大家都忘却彼得大帝的这一页历史。她想使她的帝国的现在及历史在人们心目中与其实际情况不符，而符合她本人创造出来的一种概念，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可以听任她的幻想任意奔驰，从而由此她的概念，她荒唐得甚至凭一己之念而改写了莫斯科公国的全部历史。1790年，谢纳克·台梅伦建议为俄国写一部历史，她长时间拿不定主意。她写道，他是否能放弃以外国人的立场来观察俄国时所抱的成见呢？他甚至会想，“彼得大帝的出现才改变这个国家既没有法律，也没有行政机构的局面”。但是，“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逝世以后的争权夺利局面，虽然使俄国历史倒退，但是在这以前俄国任何方面都不逊色于欧洲……俄国大公们积极参与了欧洲事务，并与北半球的所有王室缔结了亲善友好的关系……”。

不幸的谢纳克立刻明白了，这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叶卡特林娜这样说完全出于真诚。她当时还写信给格里姆说：

“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象我们国家的历史产生如此优秀而伟大的人物。”“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有着狂热的爱。”

然而，她要求在俄国的历史中，自己的王朝应有一席之地。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地，“因为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里，我们应当在思想上支持这些丰功伟迹，而不能小瞧了它们”。谢纳克是否能接受这样的“指示”呢？

上述种种又一次证明如前所述的话，即叶卡特林娜将俄国说得过于强大：她的这个巨大帝国，在她心目中逐渐变得难以估量的强大。她竟用这种言不符实的夸大想法来衡量俄国的一切，她终生保持着这种夸大的想法，而且比其他一切思想更有力地保持着。在这方面，叶卡特林娜就象个偏执狂。她就像中了催眠术一样，不能将自己的眼睛从她自己的幻觉中移开。不管她如何高度评价自己及皇朝的丰功伟业，不管她多么希望别人对自己也有这样高度的评价，但是她在把自己同整个俄国作对比时，还是坚决地把自己放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地位。

她说：“我为俄国所做的一切，永远是无足轻重的。”

俄国，如同博大而深不可测的大海。所以她毫不犹豫把自己的过去包括自己对德国的回忆，都埋葬于其中。比如，1783年，她写信给格里姆，抱怨苏丹阿勃杜尔 - 哈密特说：“我不可能让别人愚弄我。您知道，德国人从来不能忍受这种做法”。

信中的“德国人”一词，显然是她在不经意间说出来的：她承认自己的思想十分灵活，有时对自己所思所言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而当她与亲信信中交谈的时候，即在她政务繁忙之余休息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是总体来看，她以极为难得地真诚使自己俄罗斯化，而且的确成了一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不仅在外表上，或者在艺术般地担当俄国女皇的时候，而且是诚挚的；在精神上，或在肉体上亦是如此；不仅在亲密交谈的时候，而且在日常活动中和灵魂深处。以下的几句话，在她生前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大概无人有幸得见，不过这确实出自她手：

“俄罗斯人是世上最勇敢、庄重、开朗，最讲人道，最慈祥、殷勤和宽厚的人物。在脸部线条的美丽和匀称方面，在身体的各个方面，没有一个民族比得上俄罗斯人。因为他们或者身材高大，或者动作迅捷和肌肉发达，胡子稠密，头发松软而长。他们的天性诚实和质朴，鄙弃任何不光彩的欺诈行为。世界上没有可与之相比的步行者、骑手、水手和主人。没有任何人同他们那样热爱亲人和孩子，尊敬双亲和上级是他们天生的美德。他们执行命令准确、迅速，并且忠诚、可靠。”

这近似于胡说八道！可以肯定，叶卡特林娜的这番话，可以反映出她个人隐私般的回忆。但是毫无疑问，一些俄国人教会她对俄国的热爱，在她身上日益变得更加纯洁、高尚和深沉。

在叶卡特林娜一以贯之的思想中，还包括她执政时期的希腊方案这一伟大的思想。早在 1762 年，叶卡特林娜听到米尼赫跟她私底下谈起过以后，就对这个方案发生了兴趣。

这种兴趣，在她生前始终保持着。那确实是一个美妙的幻想，令人神往；另一些同样辉煌的构思，将解放南部斯拉夫人和复兴希腊的计划取而代之。叶卡特林娜想象着君士坦丁堡向基督教打开大门，而俄国军队便代表着基督教世界。她想象着圣索非亚教堂圆屋顶上的半月形标志被八角希腊十字架代替，而在十字架底座上有一块刻着帝国双头鹰标志的牌子……这就是保罗的儿子取名叫君士坦丁，而不叫约翰或彼得的原因，这就是他有一个希腊奶妈和一个希腊仆役，这个仆役后来成了一位显要人物库鲁特伯爵的原因。希腊武备团和新的东正教赫尔松教区都建立起来并委托给保加利亚人主教叶甫盖尼管辖。在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彼得堡铸造了纪念章，上面刻有象征性的和寓意颇多的图案：一面是女皇的画像，一面是大火中的君士坦丁堡，几座正在海中倒下的清真寺高塔，高塔的上方则是在云中闪耀的十字架。在这方面，读一下《赫拉波维茨基日记》颇有裨益。1787年8月17日，叶卡特林娜对波将金准备征服杰尔宾特和巴库的秘密计划进行审查。可以利用波斯国内的骚动夺取到这两个地方；除此之外，还可以弄到一些土地，以便使俄国新省份阿尔巴尼亚获得完整的边界。这一公国也许是替君士坦丁堡预先建立的。1788年4月21日，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问题出现了，作为日后成立“达基亚国”，即希腊君主国的基础它们必须继续保持独立。1789年10月9日，叶卡特林娜已经公开自己的全部企图。希腊人新生的时候到了，君士坦丁堡可以实现这个事业。他前程远大。他会在未来三十年里“从塞瓦斯托波尔进军帝都”……

这也许就是叶卡特林娜女皇对未来世界的蓝图所坚守的看法。下面我们尽力剖析一下她其他的思想。

2

她的思想世界广阔，但却一片混沌，内容杂乱无章。幸运的是，在叶卡特林娜的文献中保存着一个文件，可以用作索引。这也是叶卡特林娜在1789年写的一个自传稿，她似乎是在良心面临裁判时写下了这一自白。

文件说：“如果这个时代的人们畏惧我，那是十分不公平的。我从来没有要恐吓任何人的念头。我只想得到他人的爱戴与尊敬，因为我是值得别人尊敬和爱戴的，仅仅是这样罢了。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我总是想，有人在诽谤我，是因为他们根本对我缺乏了解。远比我聪明的人多的是。我从来不仇视或轻视人们。我的愿望和快乐在于令别人幸福……我不重功名，但是在我认为别人能够变得聪明、幸福和公正的时候，我也许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和义务……我高度评价哲学，因为我永远保持真正的共和思想。我同意，这也许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对立：我有坚强的思想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俄国还没有任何人可以指责我滥用了这个权力。我尤其喜欢自然倾向的优美艺术。至于我的著作，它们在我看来是一文不值的。不过是我喜欢用各种形式来练练笔的产物罢了。我认为，我所写的一切都是平庸无奇的。所以，除了带给我愉快以外，它们并不存在任何意义。至于我的政治活动，我尽量采取一些自认为最有利于我国和别人最能接受的措施。我从不拒绝采取更好的措施……虽然有人对我忘恩负义，但我本人从不忘恩负义的。我报复敌人的方法，常常是以德报怨，或宽厚恕人。人类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位无论如何都不会背信弃义的朋友。”

正如在叶卡特林娜所写的一切文章中和所做的一切事情中一样，在这些话里，健全的思想时有所见。但是在这些话里，也不乏自满的情绪。显然，叶卡特林娜坚信自己终其一生，没有违背过自己规定的四条原则。她在 1789 年给波将金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了这四条原则。她写道：“要十分谦虚、忠实、知恩必报和具有献身精神。”除此之外，她还把其他一些品质和功绩加诸己身，只有保留地否定了自己的文学才能。1789 年这一段时间，她集中精力对自己作了一番回顾，以期对“自我”有一番清楚的认识。她显然对这一次内省感到满意。她这样做大概是真诚的。正如 1791 年 6 月 6 日她在第二次俄土战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争正激烈时写的信一样真诚。完全是她的野心导致这场战争的爆发。她同样的坚强意志让战争得以继续下去，可是她在6月6日却这样写道：

“我们从来不好战，但是我们善于自卫。”

作为一个女人，她不仅会自己这样假想，并且极力使别人相信：1772年是波兰首先对俄国宣战，二十年以后苏沃洛夫占领华沙只是为了自卫。

在叶卡特林娜的这个自白中还有其最典型的特点：她自视对哲学极其重视。她在这里似乎把哲学和哲学家混为一谈。即使哲学家，也不总是得她首肯的。吉伦堡伯爵说她有“哲学头脑”，后来伏尔泰对她说了同样的话，结果她竟信以为真。对此已有所述，这是她一生中的一个主要错误。其实，她的头脑非常务实，显然并不适合进行抽象思考。她的思想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在她的谈话和通信中，有时会有一些哲学格言式的话闪现，即使这样的话也缺乏抽象的性质。例如，有一次，她似乎看到了一个高级的支配人类的社会规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她在窗口观赏一些雷雨之后正快活飞翔的寒鸦。她说道：“虫子雨后都从地里爬出来了，它们寒鸦正在吃虫呢。”随后，她附上一句：“在此世上，一切皆弱肉强食。”她还有一段“格言”对她近臣的形象作了极贴切的描绘：

“通常极少人注意内侍官的意见。这些老爷们心高气傲，但却目光短浅。他们如同一些站在塔楼下面的人，那些处于塔楼顶端只能鸟瞰一番才能看到的東西，他们往往不可能看到。”

如果说她并不具备真正的哲学思想，那末她的宗教思想又如何？这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当然，这里不谈她初始接受的那一宗教，她早把那个宗教完全置诸脑后了。忘得这般彻底，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叶卡特林娜在 1774 年竟能心安理得地写出这样的话：“马丁·路德是一个粗鲁的老乡。”而她有时候似乎也轻视和嘲笑她的新宗教。她在向格里姆描述俄国圣地基辅的时候，代表东正教徒的弗拉奇米尔公爵向她致意，并且极其随意地谈到了那些将要接受她朝拜的圣徒的木乃伊。她把鲁勉佐夫叫做尼古拉·乌戈德尼克，这里她用了一个双关语的俏皮话，这和东正教精神极不相符。她还对筹建莫斯科圣社的工作开着有些过分的玩笑。

这一切，其实都属于伏尔泰式的自由思想。那末叶卡特林娜是否象她老师一样，是一位泛神论者呢？她 1770 年写信给别里凯夫人说：

“我很高兴，我也属于相信上帝的笨蛋中的一员。”然而有时候，她又表现得象一个真正的唯理论信徒。

她写道：“艾列尔向我们预言，明年 7 月是世界末日。他因此故意提到了两颗名字不详的围绕着土星运行的彗星，而土星将我们毁于一旦。可是玛丽亚·费道洛夫娜，大公保罗的夫人劝我接受这个说法，因为福音书和默示录上的预言还没有全部应验，即反基督的那个人尚未出生，而教徒们也没有联合起来。我对这些说法从来不以为然。我对这个人说，‘愿上帝保佑您’，对另一个人说，‘让我自己呆着吧’。我仍旧我行我素。您对此怎么看？”

1790 年，当听取叶卡特林娜忏悔的神甫对她的宗教信仰是否真诚提出怀疑的时候，她巧妙地进行了回答。她告诉赫拉波维茨基说：“我立即一口气说出了全部宗教信条。如果他们需要，那我会提供他们想象不到的证据。我信仰在七个大教堂里证实的一切，因为当时的神甫更为接近圣徒，看问题的眼光

比我们更清晰。”

但是，她在书信里提到的许多意见证明，她把祭祀的虚礼及种种的仪式称之为“虚饰”，毫不尊敬。如果说她通常只攻击天主教的仪式，那末显然，实质上她观察和讥笑的对象要多得多，因为在仪式方面，东正教还在罗马教之上。在谈到西班牙流行的一个宗教习俗时，她写道：

“这个可笑的仪式把人间仪式的总数扩大了，同时却把宗教仪式和儿童游戏进行融合，刻上了西班牙明显的精神烙印和民族特色。这个国家拥有众多的牧师协会、寺院，众多俗教的团体，教会产业及天主教修道院。这些团体的会员们，都要庄重起誓。可是这些机构在一切最文明的国家里，已经清楚地证明对人类毫无益处。因此，那里的人们已经提出减少这些机构的数目的要求。凡知恩报恩的人，是不会需要这些虚饰的仪式的。”

这意味着，叶卡特林娜在这一方面想以“最文明国家”为效法的榜样。当教皇不满于德国僧侣的某些领地被收归国有的时候，她写道：

“世界上增加或减少一些寺院就能引来这么大的骚动和喧嚣！似乎过去不曾有过把僧侣土地收归国有这样的事！当我要减少一个寺院的时候，我会对他们直言不讳：‘请你们上别的寺院呆着吧’，谁都没话说，谁也不会为此而感到激动。”

不过！……1790年4月4日，叶卡特林娜在给那位每日等着同瑞典海军作战的海军上将契恰果夫的信中，却附送给他一个圣像，与海军上将斯比里多夫在车斯米湾海战中所带着的一样。事情还没结束。叶卡特林娜在写信给契恰果夫时还划了十字。这也并非她初次为之，因为两年以前，她在给海军上将格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雷克发布战斗命令时，也有同样的十字。她这样做似乎是真诚的。不过不应忽略，她完全在作戏，以达到其政治目的，对此她本人是这样解释的：“有些人把虔诚和魔法混淆在一起；但是必须对人民的宗教信仰好好加以利用。”总之，她的两位勇敢的海军上将相信偶像的协助，在她眼中是一种迷信，她寄给他们圣像，不过是为了迎合他们天真的宗教信仰。那末，叶卡特林娜是出于什么目的才划十字的呢？……

有时候，在叶卡特林娜身上似乎还留有基督教精神的残余：她总能瞅准时机对天主教和教皇无情地攻击，这与宽和、闲逸的东正教精神是大相径庭的。

1782年，叶卡特林娜写信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约瑟夫二世说：“我对陛下目前同庇护六世并肩而坐时所享有的少见的有利地位毫不羡慕。老实地说，我希望教皇能够离开维也纳。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在那里令我总觉得有些不安。对一切非天主教徒来说，一个意大利神父总是让人颇为担心。”

的确，约瑟夫在回信给叶卡特林娜时，用的是同样的语气：

“我承认，我每天都要花三个小时去同教皇东拉西扯一些我们自己也不怎么明白的玩意。我们常常无话可说，大眼瞪小眼，似乎想说，这一切我们毫无所知，但这是让人极为厌倦的。”

叶卡特林娜同奥地利皇帝1780年在莫吉廖夫会面时，对他赞不绝口，在那里的天主教堂做礼拜的过程中，她一直同他言谈甚欢。可是，她同时也高度赞赏这个教堂的僧侣迎接她的豪华场面。她当时写信给格里姆说：“其他一切僧侣与他们相比，都显得愚蠢无比。”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可是，尽管她厌恶这些僧侣，她对他们的态度和优点的看法，很快发生了突然的转变，1785年以前，叶卡特林娜显然心情极佳，这是因为耶稣教徒本身表现不错，也因为教皇1773年7月21日命令把他们扫地出门后，她却接纳了他们。她觉得，如此她就起着同教皇一样的非凡作用，并对刚刚被她瓜分的波兰，做了一件好事：耶稣教徒，一定会帮助她，使波兰人臣服于她，供她差遣。果然，耶稣教徒们在这方面竭尽所能为她效力，为此她深表感谢。有几年，她和他们相处融洽。在莫吉廖夫的教堂里，仁慈的神甫为女皇举行了盛大的接待仪式。她没收并禁止出售侮辱天主教僧团的书。他们向她焚香膜拜，她准备庇护他们应付一切困难。她说：“这是一些十分珍贵的种子，不能让他们毁灭了……天！他们是多么机灵啊！”但是，突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这些教徒不再可爱，他们成了真正的骗子。他们的错误在于胆敢过问非他们本份的事，并且提出了各教会联合的问题。“这是一群无聊、愚蠢的畜生”。俄国对他们没有任何信任，——叶卡特林娜一下子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可是，当法国爆发了革命，而且这个革命日益威胁着各邻国王位的时候，叶卡特林娜又记起了这些曾得她宠幸的教徒。她觉得，为了重整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这时除了军队以外，还应该派出几千耶稣教徒去完全成军队所开创的事业。

但是，女皇将被教皇扫地出门的耶稣教神甫安置在白俄罗斯，是否想以此来表明自己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呢？这是很有可能的。自1763年以来，她似乎觉得自己有幸在这方面持有最自由理想。有一次，当时并未被扫地出门的耶稣教徒们以死者在生前没有接受圣礼为由拒绝替莫斯科的一个法国人举行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葬礼。于是，叶卡特林娜就对这些僧侣下逐客令，把他们赶出城去，并且还为此在伏尔泰面前夸耀。她甚至趁机在伏尔泰面前用漂亮的言辞来痛斥一切偏见。她写道：“禁止出版百科全书，这是难以消除的可耻痕迹！”同时，将长期以来对东正教派这些分裂派教徒的歧视取消了：他们的公民权得以恢复，允许他们举行宣誓仪式，甚至能够在法庭上作证人。但是不久，他们也有了后来耶稣教徒们的类似的遭遇。从1765年开始，他们又遭到了迫害。分裂派教徒们胆子越来越大，要求要在得到其他权利以外，还要有权建造寺院，但是这不可能！神圣的东正教事务管理总局向枢密院发出了呼吁。枢密院决定对分裂派教徒们的祈祷室进行取缔，而叶卡特林娜竟听任这个决定的执行。

众所周知，她不能以恪守原则自夸。在她身上没有任何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东西，机会主义才是她的本色。1772年，她又再一次对另一个宗教问题进行解决：可耻的阉割派教徒在奥尔洛夫省出人意料地迅猛发展，并逐渐构成了威胁。于是，叶卡特林娜就将一切人道主义和信仰自由的观点抛弃，立刻加以镇压。她认为，快速的镇压能更好地将这类蠢事在刚冒头之时便扼杀掉。她的这种看法正确吗？同年，在解决另一个宗教问题时，她的态度却大相径庭。镇压了分裂派教徒以后，枢密院向她告发喀山省省长，说他竟无视过去的法令，在城里允许建立清真寺。叶卡特林娜却冠冕堂皇地回答枢密院：

“世上万能的上帝，能够容忍一切信仰、宗教和语言。所以，她遵循上帝神圣的意志，根据同样的原则，采取同样的行动，只希望在她的臣民之间永远亲如兄弟。”

她补充道，省长这一做法是经她授意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但是，她为什么在准许建造清真寺的同时，却要取缔分裂派教徒的祈祷室呢？因为分裂派教徒事件同阉割派教徒事件如出一辙，不仅有宗教背景，还有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喀山曾经是鞑靼人的伊斯兰教城市，这一点与白俄罗斯曾经是波兰的省份是相似的，因此，叶卡特林娜不阻挠当地居民建立清真寺，是出于对国家安定的考虑。叶卡特林娜把阉割派教徒的事交给沃尔柯夫去办的时候，指示他的民事法庭而非宗教法庭，按照普通的行政程序来进行审判。

但是，无论从宗教的意义上说，或者从民事的意义上说，叶卡特林娜是否能算得上自由主义分子呢？从她的原则和思想来说，这对评价她极为关键。

3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叶卡特林娜自称为“共和主义者”。她在亲切的谈话中多次使用了这个说法，而且她每次这样说的语气似乎都是认真的，不容置疑的。但她是否真的又如此缺乏自知之明呢？恐怕其中另有深意。叶卡特林娜之所以在这方面没有自知之明，是因为尽管她有着显赫的地位，但她内心却处于悲剧性的巨大矛盾之中：她颇有教养的头脑中所存在的各种理想与信念，被迫同俄国专制君主身份所赋予她的艰巨任务进行可悲的斗争。在专制统治的要求面前，叶卡特林娜可以同罗马寓言作家费德尔一起说：

……当船夫把满载货物的船逆流而行的时候，
他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

或者，在晚年，她回忆起青年时代所抱的种种美好理想时，把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它同她的实际经历作比较，于是就引述这位诗人的话：“这真是令人失望之至。”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某个时期，叶卡特林娜确实有过自由主义思想。

“我祈求上帝让我的国家强盛起来；上帝是我的见证人……自由是万物的精髓，没有自由，一切都将归于沉寂。我需要人人守法，但不需要奴役人。我的总目标是使人人得到幸福，禁止破坏这个总目标的奇想、任性和暴政……”

这些话大概写于 1761 年，采取了简短笔记的形式。这些言语片断是一些用铅笔匆忙写成的，它继续续续，并非为了发表而写。叶卡特林娜只是把在她头脑中稍纵即逝的模糊念头和思想记在纸片上罢了。

这些笔记内容杂陈，甚至居然能找到为牡蛎开挖水塘的建议。其中还有一些混乱和奇怪的关于对她曾匆匆浏览的书籍的回忆。还有一些无知的想法，例如其中的逐步解放农民的方案。它规定，某个田庄在转手的时候，原属这个田庄的农奴应该获得解放。不过，撇开这些，其中还是流露出了某种高尚的情操，以及当时农奴解放运动对她思想的影响。

“我对没收罪犯的财产最为深恶痛绝，因为世界上有谁可以去剥夺这些罪犯的孩子们……拜上帝所赐的财产呢？”

这些话致使叶卡特林娜无愧为一个最纯洁、最高尚的现代人道主义者。

然而不幸的是，她非但没有在俄国废止关于没收田庄的法律，而且在瓜分波兰时期，竟对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亲自领导实行，这种制度以国家需要为名，大肆没收财产，它这样做只是为了满足大批贪婪的宫廷近臣们的私利而缺乏任何合法的依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据。不过，尤其在执政初期，叶卡特林娜还是尽力使自己的统治方式同她所抱有的美好的幻想与信念相一致，而不致于与此相违背。1763年，她力图至少限制一下刑讯的办法。动用刑讯以前，必须试用包括宗教当局干预在内的一切说服手段。由于大胡子演说家的雄辩难以使叶卡特林娜信服，所以她想为他们的逼供工作编纂一本训诫指南。第二年，安娜女皇的一位大臣被无辜处死，叶卡特林娜就这个案件给她儿子和后世的俄国君主写了一条训令。在这个训令中，她坦率坦认：

“如果臣民对国君心有不满，过错只在国君的身上。”

1766年，她接到莫斯科省省长彼得·萨尔蒂柯夫的报告，说他必须实施对某些居民的处罚，但他要将这些处罚减轻至最低限度。叶卡特林娜对此报告批道：“感谢彼得·谢苗诺维奇伯爵，因为他能尽量减轻刑罚。希望他今后将此做法继续下去。”同年，她获知有一个名叫霍凡斯基的公爵，竟敢尖酸刻薄地对她的统治方式大加攻讦。她在一封有趣的信中将此事告知这位萨尔蒂柯夫伯爵。她说：“显而易见，尽管这位公爵到达法国，但她忘记了，在那里这样的言论足以让他锒铛入狱。但是他很走运，我没那么残暴，我不打算为这种痞子改变我的本性。不过要让萨尔蒂柯夫向他提出警告，‘叫他以后小心一点，他的行动会给他招致不幸。’”她还在这封信最后用法语附加了一句话：“好好吓唬他一下，省得他到处胡说八道，不然，我要让他尝到的苦头就不止这么简单了。”

就在1766年，在一个近乎伟大的举动中，她内在的信仰力量表现了出来。

女皇经常就即将进行的立法改革问题征求一位名叫瓦西里·巴斯卡柯夫的官吏的意见，这位官吏对女皇要完全取消刑讯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的主张表示反对。他举出种种复杂案件以说明采取刑讯的必要性。

叶卡特林娜在巴斯卡柯夫的报告上批道：“这样的意见决不能采纳！不管案件是否复杂，人肯定总得受苦！”

当时，她多次地用流放和迁移来代替法庭判处的体罚。即便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她也将其处分减半。另外，她还对犯人们的生活条件以及过于野蛮的新兵招募方法努力进行改善。有一次，当勃兰尼茨卡娅伯爵夫人和宫中女官恩格尔加德进入女皇卧室的时候，看见女皇在某个需要签署的文件上经过一番踌躇后，终于把没有签署的文件扔进了抽屉。看到宫中女官自然流露出来的惊奇，叶卡特林娜立刻对此加以解释：给她送来了一个让她签署的判决书，签署以后立即开始执行，因为她从早晨开始一直火气未消，所以她怕自己的情绪会导致过分严厉的判决，于是决定将此事延后办理。

1774年，普加乔夫暴动时期，她写信给西维尔斯说：

“很可能，事情会以死刑告终。对我这样一个厌恶绞刑架的人来说，这一局面难以想象！欧洲舆论会说我们回到了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野蛮时代。”

显然，她力图摒弃作为专制君主所不可避免的暴力手段，可以看出她如何对待“文明”欧洲的舆论。但“文明”欧洲根本不想使她悬崖勒马，以免她不堪承受专制制度沉重的束缚。伏尔泰竟乐意承认，如果绞刑架可以使女皇摆脱敌人，那绞刑架也有其可取之处。甚至别里凯夫人，也在1767年劝女皇流放克拉科夫主教到堪察加，以此结束两人的敌对状态。结果是，叶卡特林娜对这些意见均一一采纳。但是起初，她还是在长时间内对她的自由主义信念坚定不移的，她在给西维尔斯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另一封信中对此信念作了如下的叙述：

“您知道，我对一切暴力深恶痛绝。无论如何，我都认为和平的方法比暴力要更为有效。”

她有时甚至也幻想在华沙推行这些人道主义的原则。在她1772年5月亲手写的笔记中，还保存着一个她发给瓜分以后刚刚合并到俄国的波兰各省省长的训令草案。如能将这个训令草案变为现实，它会成为叶卡特林娜大帝的一个永恒的闪光点，也许还能将她残暴掠夺邻国的耻辱洗刷掉。

叶卡特林娜写道：“你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在这些省份处处保持安宁和平静。为此，在我国对这些省份进行接收的时候，你们要尽力消灭那里的一切压迫、不公、欺凌、抢劫和凶杀，而在审理案件时，对待罪犯要尽量宽和，禁止滥用刑罚。总之，我们希望，不仅能用武力来征服这些省份，而且能用俄罗斯帝国善良、公正、正派、宽容、博爱和温顺的统治来使这些省份的人真心臣服。”

同时，叶卡特林娜还力图说明她对“博爱”和“公正”统治的理解：其中承认新臣民有权保留自己的社会风俗制度，有进行包括使用当地语言在内的自治的权力。至今很多波兰人也并不奢望能够得到比这更好的待遇。

这些高尚的情操，符合女皇最为坚定的对文明的信仰。有一次，当着叶卡特林娜的面，大家谈到在野蛮勇悍的契尔克斯部落中迅速使秩序得以整顿的方法时，有些人主张用暴力，另有人主张实行严厉的行政措施，叶卡特林娜却坚持她别具一格的主张。季姆柯夫斯基写道：“她认为这两种办法无济于事，她提出的手段是贸易和奢华，届时契尔克斯人就会喜欢舒适的生活。”1770年，第一次俄土战争期间，鲁勉佐夫向她告发了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同事施托费伦将军焚烧摩尔达维亚的城市和乡村的残暴行径。女皇大发雷霆，她写信给鲁勉佐夫说：“我觉得，不应纵容这样的野蛮做法。随随便便就这样做，那就同我们过去在苏尔河和伏尔加河所干的事没什么分别了。”她无意于提及这些往事，并且退回到莫斯科统治时代。俄国的摇篮同“伊斯帕哈尼”的“类似情况”，使她极为生气，但是，既然如此，她就希望能将这种类似情况彻底消灭。她希望俄国能成为一个开通、文明和有文化的国家。她说，“我对有教养的民族从无忌惮之心”。

甚至在政治、经济领域，叶卡特林娜也本能地属于自由学派。她对专利权与抽彩赌博都很厌恶。她说，“我厌恶抽彩。这不过是罩着诚实光环的骗局”。但是，由于她办事难以持之以恒，所以她一会儿积极拥护关税保护政策，一会儿宣布保护消费者利益，甚至有时有对出口粮食课税的打算。

据格里姆说，逐步限制专制制度的权力是叶卡特林娜终生坚持的政治纲领。她认为，一下子就实行这样的改革是不切实际的，要逐步摧毁专制统治的基础，确立起人民的自由观念。叶卡特林娜认为，专制制度目前有其暂时的必要性。我们对格里姆的这些说法并没有加以驳斥的打算。根据叶卡特林娜的出身、教育，主要是根据她来到俄国以后的各种经历，在理论上她一定能对她掌握的政权有恰当的判断。不过，在实践上却是另一套。叶卡特林娜起初认为这个野蛮的政权不久便注定要完全毁灭，此时的存在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可是她渐渐地却迷上了这个政权。业已适应了這個政权的她，逐渐忘记了这个政权的不光彩的一面，只知道这个政权给她带来的好处。总之，她爱上了这个政权。但是另外，由于她同哲学和哲学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她另辟蹊径，逐渐得出以下结论：不论对俄国还是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对全世界，专制统治形式都是最为适合的统治形式。

如前所述，伏尔泰的学说主要是百科全书派的学说，必然会得出以上的结论。开明的君主专制政府的理论直接来自十八世纪的哲学学派，创立这样的理论就是为了得到女皇的支持。当然，在哲学家们概念之中的这个理论，同这位专制的俄国女沙皇的实际运用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叶卡特林娜必须对这一差距视而不见。除了政权本身容易使人走上歧途的影响以外，还有以下情况成为促使她这样做的原因。

在执政期间，叶卡特林娜经历了两次危机。这两次危机对她的思路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使其与原先的观念背道而驰。叶卡特林娜诚心崇尚自由，但是她遇到的两个情况都使她尽快向后转。普加乔夫是第一个情况。这是一个可怕的形象，它以最讨厌的形式体现了人民的放纵无度。法国革命是第二个情况，哲学思想在暴力中可悲的破产了。叶卡特林娜的自由主义过不了这第二关。例如，她仍然在同她的哲学家朋友们对逐步解放被奴役的群众问题加以谈论，甚至还不时有制定这方面的法律的打算，但是已经失去了过去那种热情，也不再坚信这会对人民有所帮助。她内心的火焰已经熄灭。1775年，普加乔夫的暴动一平息，叶卡特林娜的政策立即明显有了转变：现在，只有她本人的旨意和她直属下级的命令才具备法律效力。叶卡特林娜建立的委员会，这个立宪机关永远结束其使命了。是否仁慈这一问题已不再重要。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查哈尔·车尔内舍夫伯爵由于没有立即执行某个对波戈莫洛夫的判决，因而遭到严斥。此人借酒胡言乱语，自称是圣彼得三世，因此被判鞭笞与割去鼻子，永远流放到西伯利亚。叶卡特林娜过去的信念似乎已不复存在。过去叶卡特林娜称《论法的精神》是“尚未昏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头的国君的祈祷书”。当时她写信给饶夫兰夫人说：

“出于对来信提到的孟德斯鸠院长的名字的景仰，我一度被震住了。如果他尚健在，我会尽力……但是，不，他不会答应的，就象……”

叶卡特林娜打算说，她会尽力劝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作彼得堡的座上宾，但是，他很可能也会象达兰贝尔一样，对她的邀请不予接受。叶卡特林娜确定曾经认为，达兰贝尔应该能作俄国女皇的顾问。达兰贝尔谢绝了这样的光荣邀请的原因和过程以后将有所述。

革命导致普加乔夫所开始的事业归于终结，执政初期与后期的叶卡特林娜已判若两人。在 1792 年这位盛气凌人的女皇，第一个向整个欧洲发出了警告信号，反对在充满流血与暴力的现实中得以实现的哲学家们的抽象理论。

4

事实上，早在 1769 年俄国女皇对捍卫自由的热情在欧洲便无人能及。

“英勇的科西嘉人，爱国和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巴里奥将军。

先生们！奋起拯救和保卫祖国，反抗压迫和侵略，为自由誓死力争！长久以来，你们就是在这个方面对整个欧洲作出了表率。对于每一个崇高、高尚和真诚的人，都应该回报以支援和帮助，这是每个人的义务。”

这封亲笔信是叶卡特林娜写给科西嘉人的。她在后边附上：“你们忠诚的朋友，北极的居住者们。”此外，信里还附上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了一笔钱，打着靠签名募集来寄给远方英雄们的旗号。毫无疑问，这是为了使科西嘉人不会意识到他们接受的竟是专制女皇津贴，也是为了使他们想到，在“北极”的居住者中不乏他们所捍卫的事业的同情者。

1781年，叶卡特林娜着手支持涅凯尔。对他的著名报告喜不自胜。她相信，是上天有意安排这样一位日内瓦人来救法国于危难之中。

不过，叶卡特林娜很少对法国和在法国爆发的种种事件抱以同情。不仅是人民使她有这种蔑视和敌对的感情，她同样也敌视国王宫廷。1782年，她化名谢维尔内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儿子和儿媳在巴黎旅行，上述情况便可从叶卡特林娜当时给他们的书信中清楚地看出来。如下例。

“我对法国皇后的服装、演出、芭蕾舞，她的胭脂和花结并不感兴趣。我高兴的是，你们同样对这一切感到厌倦，从而游子思归。但是，热衷于戏剧的巴黎人，怎么会对不如我们的演出有兴趣呢？我知道其中的原因。因为他们好坏不分地一场接一场地看演出；他们只演一些拙劣的悲剧；他们的剧作者，既不会写滑稽的喜剧，也不会写哀伤的悲剧；他们的喜剧只会赚人眼泪；他们那边乾坤颠倒；他们甚至替颜色也起了一些令人作呕的轻佻的名称。这一切是在摧残人才而非造就人才。”

一个道德沦丧的宫廷处在一个日益堕落的社会之中，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社会，一定会越陷越深，——这就是叶卡特林娜当时对伏尔泰所在的法国的看法。其实，伏尔泰本人也提供给叶卡特林娜作出这种判断的依据，他在任何场合，都竭力否认自己是那些法国人的同胞。但是，叶卡特林娜主要是对法国的近况都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长期以来，甚至到革命已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经迫在眉睫，法国国内的种种骚乱，叶卡特林娜都认为只是个别现象。她没有发现其中的深意。她根本没有觉察到欧洲革命风暴的来临！她 1788 年 4 月 19 日写信给格里姆是这样说的：“对认为我国将有革命发生的看法，我并不苟同。”在去克里木的路上，她认为路易十六决定召开缙绅会议不过是法国国王对她的“立法委员会”进行模仿而已。她邀请法国将军拉费德到基辅作客。一直要到雷声大作、巴士底监狱被攻破以后，她才明白那些法国将军在干些什么。她才开始明白法国所发生的事。《圣彼得堡新闻》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缄默，现在却怒不可遏：“气得全身发抖”……云云，——它这样开始了自己的评论。可以理解，这篇社论是以何种心态写就的。不久，这家半官方报纸就以“酒鬼”对国民议会成员相称，以后又把他们的后继者比作食人族。

从此以后，叶卡特林娜的自由主义逐渐衰退下去。根据她同朋友们的通信和倾谈，来对她这种新的变化加以考察将是十分有趣的。

1790 年 6 月，尚未觉察到女皇想法有所转变的格里姆，向她要一幅画像去送给巴黎市长巴利，以便替她交换后者的一幅画像。

叶卡特林娜对此回答说：

“请您注意，您的交换条件我不能同意，而且，一位作为革命活动家的巴黎市长收到欧洲贵族化最为明显的一位女皇的画像，就像女皇收到反君主的巴黎市长的画像一样，是极不得当的。这就使反君主的市长和最贵族化的女皇，同他们本人及其行动相矛盾。”

她两天以后又写道：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我重复一遍，不要把我的画像送给一位赶走国王的市长。我不想同什么让·马尔赛里打什么交道，这种人迟早会死于非命的。”

这样，叶卡特林娜就将自己的共和主义放弃了。但是，要让她放弃哲学，似乎要困难一些。她还是忠于哲学的。她想替别人和自己证明，哲学和革命的爆发没有任何关系。1790年6月25日她写信给格里姆说：

“国民议会应该烧毁一切卓越的法国作家及其作品，因为这一切都在讨伐他们令人厌恶的行为……再不必顾及群众和他们的意见。”

最后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叶卡特林娜的革命精神和世界观之间，存在着一种没有任何妥协可能的、日益尖锐的对立。

人民群众的权力在巴黎事变中的伟大作用，引起了叶卡特林娜的反感和厌恶。确实，她曾经不是这样看待老百姓的。在执政初期，她召开了立法委员会，那时她正是希望民众中的代表来助自己一臂之力的。但是，一旦她和人民初步接触以后，就逐渐改变了好感。也许，她这样得出的印象难以确切，但是她没有其他材料可资比较。她对人民群众的见解只能根据现有的事例得出，进而表现为对人民的高度的蔑视。1787年，叶卡特林娜的秘书赫拉波维茨基提醒她，在她巡幸期间，农民群众都跑到县城里来一睹其丰采，向她朝拜。她反应淡漠地回答他说：“他们也会集合起来观看狗熊的。”她从未改变这样的观点，两年以后，她在谈到法国政治俱乐部的成员时指出：“鞋匠也配领导工作？他们只会缝靴了。”

她不久也背弃了哲学。她曾经以尊敬的口气谈到“法国优秀作家”，但是现在她在他们中横挑竖选，咒骂除伏尔泰以外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十八世纪所有的作家，其中包括狄德罗、达兰贝尔，甚至孟德斯鸠。

她 1790 年 9 月 12 日写信给格里姆说：

“坦白说，你们谈的主要还是臭老百姓的论调。不过，并没有因这种论调而得到光荣。法国人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优秀作家的呢？他们甚至包括伏尔泰都生活在路易十四时代。他们都是保皇派，他们都宣扬安宁和秩序，宣扬那个千头怪物制度的对立面。”

她对国民会议进行了更加尖锐的抨击。1790 年 8 月 7 日，赫拉波维茨基在日记中写道：

“说到法国，我说：‘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国家，国民会议的每个成员都是君主，每个公民都是下贱的东西。’”这些话很轻易地得到她的首肯。

1790 年 9 月 27 日，叶卡特林娜写信给格里姆说：

“我躺在床上再三思虑，我想，马乔·台蒙莫伦西、诺里艾等人缺乏教养，品格低劣，而关于取消贵族的法令竟由他们首倡颁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在于他们关闭了教会学校。不管怎么说，耶稣教徒善于观察年轻人的爱好和兴趣，法国一切杰出成就都来自这些学校中。”

1790 年 1 月 13 日她又写道：

“我们甚至不知道，在这个凶残狂暴的强盗窝里，你们是否健在。这些强盗抢占了法国政府，要把法国变成恺撒时代的高卢。但是恺撒当时打败与挫伤了他们！这位恺撒何日再来呢？啊，请别怀疑，他是迟早要来的。”

1791 年 5 月 13 日她再写道：

“最好的宪法也于事无补，因为它造成的幸福远比不幸要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多。心地好的人因它而吃苦头，只有投机者因它而感到自在，因为在无人惩罚的情况下大敛其财。”

不过，当时叶卡特林娜在谈论一个她认为是最带侮辱性的革命原则还尚有相当自制力。1791年6月30日，她写信给台林恩公爵说：

“我认为，科学院首先应该设立一项奖金以解决下述问题：现在公民们在一个多疑和嫉妒的政府下活动，虽然聪明人天生比愚蠢人有更多的智慧，但勇敢却在于认识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在这种情况下，试问英雄嘴里吐出来的善良和诚实这些珍贵的字眼，在公民们的概念中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变？为解决下述问题，可再设立一项奖金：诚实和善良是否必要？如果是必要的，那末难道可以用其对立面平等来阻碍竞赛吗？”

但是叶卡特林娜不久就失控，表现出极大的不满。

1791年9月1日她写道：

“如果法国革命蔓延欧洲，它命中注定会出现新的征服者或帖木儿来教训它。请相信，但在我统治的时代，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希望在亚历山大大公那个时代，这种情况也不会出现。”

这时，路易十六的死讯传来。如前所述，这对叶卡特林娜是个沉重的打击。她为此重病在床。她在1793年2月1日给自己忠实的朋友格里姆写信时，大肆发泄她的不满和痛苦：

“必须让法国人这一名称永远消失！平等这个怪物居然想要当国王！”

这一次，她诅咒了包括伏尔泰在内的所有的法国人。以后，她极力号召大家去进行近乎野蛮的报复，产生了各种反对革命的不可理喻的作战计划。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她 1794 年 2 月 15 日写道：

“一切基督教国家最好都能接受东正教信仰，以便从这场蔑视上帝、无政府主义、道德沦丧、可怖的瘟疫中摆脱出来，摆脱这个上帝和王朝的死对头。东正教的信仰是基督教和圣徒的惟一信仰。它牢不可破。”

总之，在恺撒以后，她求助于军队与武力；在耶稣教徒之后，她求助于宗教与牧师，要他们引导百姓在东正教的安全怀抱中迷途知返。

但是，她指的那位恺撒，是否真能迅速征服法国和欧洲呢？答案并没有确定性。她开始并没有想到法国会出现恺撒。1791 年，她向一位从外国来的最高法官呼吁，也就是向某一个布劳恩什威大公呼吁，只不过是这样罢了。只是随着事情的发展，叶卡特林娜想象中恺撒的幻影才逐渐成型。而且必须替叶卡特林娜说句公道话，它与实际情况相去不远：她在看到他时，拿破仑还尚未出现。她在本人看到了他的同时，也向别人指出了他。她对他有一番详细的描写：

“如果法国能经受住目前的考验，它会前所未有地强大。它会平和温顺下来。但是，它需要有一位杰出的人物，这个人要凌驾于他的同时代人与他的时代之上。一切都取决于他是否已经出生及是否会出现这一点。他一出现就会力挽狂澜。他无论在何处出现，堕落就会在那里停步。”

对拿破仑以前的革命活动家，叶卡特林娜表示了明显的不满，并严厉地抨击这些人。现在，她称拉费为傻瓜大帝。刚开始，对米拉波她还算客气。《圣彼得堡新闻》赞扬他晚年的忠诚不渝，这表明叶卡特林娜知道他同俄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关系，知道他为大使馆所做的一切。但是，他去世以后，叶卡特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林娜对他的看法却与从前大相径庭。

她写信给格里姆说：“米拉波只能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得到显赫的声名，因为在任何其他时代大家都会对他群起而攻之。”

她三天以后又写道：

“我厌恶对米拉波所表示的尊敬，我不理解这么做出于何因。除非是为了鼓励种种恶习和暴行。米拉波只能在混乱的时代受到尊敬。”

她对涅凯尔也大加抨击：“我同意姆·费对马莱-杜邦和这个极端愚蠢和可恶的涅凯尔的看法，我不仅认为他们十分令人厌烦，而且非常多嘴和毫无生趣。”

对奥尔良大公她也不留丝毫情面：

“希望没有一个波旁王族再肯以奥尔良大公相称，因为最后一个以此名相称的人所做的事已不可收拾。”

对西爱耶斯神甫，她更直言不讳。

“我对吊死西爱耶斯神甫深表赞成。”

不可否认，革命分子对她也是针锋相对。沃尔尼把女皇从前奖励给他的金质奖章退还了。西里文·马列沙在自己的《对烤肉的最后裁判》中，描述了在同教皇一次激烈的争吵中，教皇把皇冠扔到了俄国女皇的脸上。于是，女皇及其党徒就坠入脚下的火山之中。《教师报》对她也不尽是好言相向的。

不过，叶卡特林娜虽然激烈抨击革命运动，但在长时间内，她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都没有对革命运动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她一直对发展中的事态袖手旁观。她这样做，似乎想说明，她本人和这些事件没有关系，她对那里发生的一切都采取了置身事外的态度。事实上，这一看法直到她去世都未曾改变。不过，她的政治计谋，后来同这种内心想法发生了矛盾，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迫使她开始介入其中。当时的形势显然表明，叶卡特林娜心里在转什么念头：她刚刚结束了同瑞典和土耳其的战争，现在想占领波兰，以便完成其王朝霸业。对她来说，法国革命可能有“机”可趁。据叶卡特林娜称，这些时机同“打算”、“环境”共同构成了全部政治实质。

1791年12月14日，她在谈话中向秘书赫拉波维茨基清楚地指出了她对未来的打算。

她说：“为了促使奥地利和普鲁士卷入法国事件，我想尽了各种办法。”

“他们过于消极。”

“不，普鲁士宫廷很可能会干，维也纳宫廷则不然。他们缺乏对我的了解。难道我错了吗？有一些不好明言的原因。我想促使它们卷进去，以便我放手去做。我有很多未竟的事业，必须使普鲁士和奥地利忙于他事，无暇顾及我。”

叶卡特林娜突然向欧洲发出了警告的信号。此前，她仅限于在巴黎通过自己的大使西莫林发布一通命令她所有的臣民离开法国的指示，防止他们像年轻的亚历山大·斯特洛加诺夫伯爵那样，和自己的老师一起参加革命者的队伍。但是，她忽略了要在俄国禁止那些在巴黎刊印的有煽动性的小册子。当时俄国是惟一可以不加限制地运进一切巴黎报纸的国家。不过，有一期《教师报》还是遭到没收，因为上边刊载了一些大肆攻讦大公保罗和其他一些接近宫廷的人物的评论文章。从此，叶卡特林娜表示她要事先亲自审查一下报纸。不久，她就读到了对自己的侮辱：她被比作“北方的美莎琳娜”。“这只扯到我一个人的身上”，——她骄傲地说，并且并不禁止阅读这一期报纸。她容许革命活动家马拉的亲兄弟在彼得堡安居，此人虽然对马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拉的残酷无情痛加谴责，但并不掩饰自己有共和主义的思想。他在萨尔蒂柯夫伯爵家里当教师，并经常与他的学生一起出入宫廷。但是到 1792 年，他被迫自称布德里而放弃马拉这个姓。在叶卡特林娜的宫廷里，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女皇发动了一个运动来反对革命。开始，叶卡特林娜只采取政治形式来进行这次运动，缺乏激情。但是她渐渐地进入了新的角色，开始把自己的一切感情、思想和本能都投入其中。她不仅同法国和法国人的革命精神，而且在自己国内同俄国人的革命精神针锋相对。说实在的，她在这方面也许热心过度了。1792 年，她为法国拟定了一个恢复君主制度的方法草案。她在这个草案中的见解并无过人之处。在她看来，一万人的军队便足以平定全国，恢复王位。这支军队的开支最多只有五十万利维尔。这笔钱可以向热那亚借贷。这样，法国就会重新恢复君主制度，以后也会偿还这些债务。对那些住在俄国的法国革命活动者，叶卡特林娜发布了有名的 1793 年 2 月 3 日命令，扬言要把他们立即驱逐出境，强迫他们进行特别宣誓。这个誓文奸诈得无以复加。叶卡特林娜以同样严厉的措施来对待俄国人。为了预防他们受到雅各宾主义的影响，她采用了自己曾经极端蔑视过的残暴手段。波将金知道普洛卓罗夫斯基被任命为莫斯科省省长后，写信给女皇说：

“陛下采用了最古老的武器，它一定会准确中的。不过您要防止它用后代子孙的鲜血来使陛下的大名受污。”

诚如一位俄国作家的中肯说法，普洛卓罗夫斯基和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同伙，舍施柯夫斯基、阿尔哈罗夫、彼斯杰里，“仿佛来自已经成为许多传说中的布列奥勃拉仁斯基衙门废弃的拷问室”。因发行书刊诺维柯夫被判处十五年监禁，但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叶卡特林娜也曾经为这些书刊写过稿。这个案件奠定了与波将金的预言相相合的新制度的基础。叶卡特林娜甚至连法国的时装都要追究。例如，她反对那种遮住了下巴颏的高领结，虽然彼得堡以鲍里斯·果利津公爵为首的追求时尚的人一直热衷于打这种高领结。

对叶卡特林娜这个时期的统治后面还有述及。目前只是想说明，十八世纪末法国与欧洲的社会政治革命赋予她哪些新思想。不可否认，这些新思想是不多的。叶卡特林娜难以通过其可悲与反动的行为看出，在她不遗余力地加以镇压的这个运动中，还有某些崇高的、高尚的和宽厚的东西。也许，理性并不足以理解这一切；为此，需要有某种叶卡特林娜所缺乏的崇高感情。她一方面竭力压制遥远的法国革命，一方面在本国扼杀革命所带来的自由意思。我们假定，她的这一做法是出于政治考虑，所以我们对此并不打算对她进行批评。但是，当她结束同波兰的战争以后，作为一个女人，她缺乏慷慨之气，作为一位伟大国君，她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智慧，来珍视波兰的英雄业绩，尊重这次绝望的斗争。这位英雄的形象，体现了悲剧性的抗争和人类的不幸命运。根据叶卡特林娜的命令，他被当作一名凶犯押解到彼得堡。当时她甚至无意搭理他。可是，米施莱称他是“西欧最后一位骑士，东欧最早一位公民”。拿破仑在其鼎盛时期，亲自向他求教，但是这位英雄，当时虽然身居陋室，却不曾对拿破仑卑躬屈膝，也没有背叛他原来的理想。叶卡特林娜只能把他痛骂一通。“被押解到这里来的科斯居施柯，自认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比他的事业要下贱得多。”在她的另一封信中，她又用“我可怜的小傻瓜科斯居施柯”这样一些话来表达自己的同情。这位英雄在马齐奥维茨战役中战败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了，留下满身心的创伤与疲惫，和他一同战败的，似乎是他整个高尚而自由的民族。

据说，保罗一世取得政权之后，到监狱里去拜访了这位英雄，向他道歉，请他原谅他母亲的过错。如果这只是传说，那末叶卡特林娜的儿子也是有理由这么做的。无论如何，他将他释放了。叶卡特林娜根本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

一位在奥地利当着高官的德国人，有一次宣称说，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除了他自己的民族外，他热爱一切民族。这是因为德国人虽然优点很多，但他们却缺乏宽广仁厚的胸怀。

从这个意义来看，叶卡特林娜仍保持着德国人的这一特征。她喜欢赏赐群臣，有时甚至还仁厚恕人。但是，折磨、软弱或痛苦等种种不幸在高尚的心灵中所引起的怜悯与同情的感情，在她那里是一点儿也没有的。就她的思想气质而言，她对与质朴相结合的那种宏伟壮丽也并不理解。她本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质朴，仅仅是流于表面的。她只有在有条件地做戏时才表现得十分质朴与和气。她同意甚至乐意从神山上走下来，不过神山及其豪华奢侈必须留在她的近旁。正因为如此，所以1782年她拒绝接待富兰克林的来到。她说，“我讨厌他”。她不理解他，正如1795年她也不理解科斯居施柯。

相传，她晚年反复说着自己确实极其瞧不起的一位与她同时代的路易十五那句名言：“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泛滥。”照着俄国的说法，叶卡特林娜似乎想说：“我死之后，管它荒芜一片。”情况也许确实如此。不过，叶卡特林娜要说出这样的格言，她必须要以放弃给她的王朝带来荣誉和真正的威严，以及甚至到现在也使他保持不朽英名的一切东西为代价。

第四部
作为国君

第十章 高超的统治才能

1. 雄心勃勃的女皇与尚待开垦的国家。叶卡特林娜王朝的得与失。四百九十二件丰功伟迹。好运。成功的其他条件。自制和镇静。叶卡特林娜的威慑力。法国外交官的绝望。2. 善于与人打交道。迷人的女皇。关于波将金公爵的长袍的一件事。叶卡特林娜与侍从同舟共济。她的感化力。3. 躬亲各种事务。操劳大小事务。叶卡特林娜亲自领导同瑞典的战争。临时组建的车队。4. 女皇发明的政治手腕。新艺术。俾斯麦之前的开路者。欧洲的震惊。旧派外交官的看法。谢恩·普利伯爵、勃列太利男爵和索里姆斯伯爵的评价与意见。运用报刊和舆论。首创政治新闻业。十八世纪的“御用报刊”。强大的宣传。运用传统方法。叶卡特林娜的秘密办公室。新措施和新方法占上风。老传统中莫斯科老官厅的作风。专制制度的胜利。女皇关于治理国家的看法，她拿自己同法国政府作对比。5. 女皇在统治上的失当之处。举人不慎。一些冒险的规定。官多，作用小。令人惊叹的乐观主义。画在亚麻布上的农村图景。叶卡特林娜无视现实。攻占塔夫利达。巨大的幻想计划。建立首府。叶卡特林诺斯拉夫。还在公文上的城市。盲目服从的胜利。差一点被制成动物标本的银行家。金钱的力量。收买和侵吞成就。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1

叶卡特林娜写道：“我喜欢有待垦荒的国家，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的统治只对俄国适用。”这些话，说明她对事物的确有其深刻而正确的看法，使她似乎偶然产生了一个古怪的想法：按功绩来对自己的价值进行评述。普鲁士公爵亨利被他的兄弟派到彼得堡去打探情况。他有机会在这里熟识女皇，他以德国式的追根问底的个性来研究她。在一次同谢居尔的谈话中，他对叶卡特林娜作了如下的评价。

“她功高名重，有口皆碑，还未去世就已经永垂。如果在别处，她肯定不会有此光华。在她自己的国家里，她的智慧超过所有的近臣。在这样的皇位上，她可以用极轻的代价来换得荣耀。”

叶卡特林娜也很清楚自己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运气极佳。她多次说过：“我总是取得成功。”经常帮助她强大的运气对她一生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她临时任命的海军上将阿列克赛·奥尔洛夫开始去指挥列万特的俄国舰队时，就向她写了一个报告。如今，她亲手转抄的这个报告还被保存着。奥尔洛夫过去连战舰与水兵都没见过，可是他在一周的时间内就学会了海军业务，了解到派去战胜土耳其人的那些战舰是堆废物。水兵们不愿意或不会进行必要的操练，军官们的指挥极其糟糕。战舰接二连三地搁浅或丢失了缆索。奥尔洛夫写道：“在任上就碰到这么多极不理想情况……真是让人头疼。我们的战舰就是如此糟糕透顶。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要与土耳其人作战，这一切并不难克服。”尽管如此，他还是率领这支舰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队取得了车斯米湾海战的胜利，消灭了土耳其的一支优秀舰队。叶卡特林娜早在 1781 年就对自己的统治作了一个总结，并寄给格里姆。总结是由她的新秘书和“得力助手”贝斯波罗柯起草的，采取了以下怪形式：

新形势下建立的省份	29
新建的城市	144
签订的协定和条约	30
胜利成果	78
有纪念价值的关于新设施或法律的命令	88
对人民生活条件加以改善的命令	123
<hr/>	
总计	492

四百九十二件辉煌的业绩！这个惊人的统计朴素地说明了，这位统治俄国、在某种程度上主宰整个欧洲命运达三十四年的女皇，是多么浪漫、幼稚、狂妄和女人气十足。这样的统计，大概会让人取笑。可是，这个统计确实符合女皇直接领导下取得的伟大业绩。

但是，她能将这一切成就都归结为走运吗？当然不可能！普鲁士的亨利公爵对女皇的评价显然过于苛求，而叶卡特林娜本人则又太谦虚了，这一性格在前边已有交待。根据她的性格，她在对自己翼护之下的人民生活进行管理时，不可能只凭着运气和机缘。此外，作为一位国君，她的许多重要优点最为突出的是惊人的自制力。1764 年 7 月 3 日，普鲁士大使索里姆斯写信给国王弗里德里希说：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我在民众中看到了不满的情绪和骚动现象，女皇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得极为勇敢和坚定。她离开里夫兰时十分平静和自信，虽然近卫军两天以前中发生了暴乱。”

在另外一些场合，台林恩公爵也指出了叶卡特林娜对自我的控制能力：

“仅我一人发现，在大约一刻钟之内。土耳其战争的最后一声明迫使她谨慎地考虑到，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业绩和光荣也并非一成不变。然而，在她从内室中出来以后，又恢复了明朗的脸色。”

无论敌友，都因为叶卡特林娜超人的自制力而对她极为敬仰。她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从不慌慌张张，永远很好地控制自己。1788年，在日夜期待同瑞典进行战争的时候，在俄国军队和行政部门中，人员严重不足。欧洲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安加特伯爵，表示乐意为叶卡特林娜出力。她热烈欢迎他，但是，当这位伯爵想要获得大将军军衔和总司令称号的时候，叶卡特林娜断然加以拒绝。惊怒之下的安加特伯爵宣称，这样他就要拂袖而去了。“那就好好地离去吧，”女皇对此不为所动。

为了使自己的号召力得以增强，叶卡特林娜也经常追求一种戏剧效果，这显然使人感到矫揉做作。谢居尔伯爵在向叶卡特林娜递交国书时，就对女皇举动中“某些做作”之处十分惶惑，以致把他预备好的、按规定礼节必须发表的讲话忘得一干二净。他被迫即兴演讲。

叶卡特林娜说，他激动着说不出什么话来，只能将祝贺词开头的“国王，我的国君……”这句话一连重复了三次。说了第三次以后，叶卡特林娜打断了他，告诉他，自己对他的国君的善意早已明白。但是从那以后，女皇视他为傻瓜，虽然他在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巴黎以聪明过人而著称。叶卡特林娜只对仆人宽容。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她有权严格地要求向她发表讲话的人，因为按台林恩公爵的话来说，她将“听话的艺术”掌握得非常纯熟。他说：“他掌握自如，她甚至在心有旁骛的时候，似乎也在仔细听对方的谈话。”台林恩公爵还附带说明，他的奥地利女皇玛丽娅-捷列齐娅具有更多的“迷人的东西和诱惑力”。不过，叶卡特林娜表现得更为威严。她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尽力保护自己的威信。有一次，在一个正式宴会上，出于对某个强国大使的不满，她让他陷入了一个窘迫的境况中，后来拿破仑经常以此手段来对待外交官。但是，当她羞辱这位大使的时候，她的秘书赫拉波维茨基轻声对邻座的人说：“可惜，陛下在大发其火了。”叶卡特林娜听到此话后立即停止责骂，转移开话题，直至宴会结束，她表现得愉快而殷勤。但是，离开餐桌以后，她径直走到赫拉波维茨基前面说：“阁下，您真没礼貌，您竟敢向我提出超出您的本份的忠告！……”她声音气得发抖，差点拿不住咖啡杯。她很快地把咖啡杯放在桌上，打发走了不幸的秘书。赫拉波维茨基认为前程尽毁，他回到家等候发落，以为至少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可是他又被女皇传唤。她仍然怒气未消，对他破口大骂。他跪在她面前。于是，叶卡特林娜把一只镶满钻石的鼻烟盒送给他，说道：“拿去作个纪念吧。我是一个烈性子的女人，常常要发火。您如果发现我行为不谨慎了，不要明白表示您的意见与不满，只要不停地嗅鼻烟盒来提醒我，我就会心领神会，立刻放弃您不喜欢的做法。”

除了以上的自制力以外，她还有善于控制自己意志和别人的能力。的确，叶卡特林娜具有很强的对周围的人们进行统治的能力。她的性格、智慧和气质的全部特点，似乎特别适合用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来降服别人的：她的庄严、高度魅力、热情、干劲、无忧无虑的欢乐、雄辩、勇敢；她善于使人对她所描写的事物加以接受；她蔑视困难和危险，这多半是由于她对它们缺乏清楚的认识，部分也由于具有对一切毫不畏惧的精神；她习惯于做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她观察现实世界时无疑带着幻想性的眼光，——这一切，帮助她去领导所有不同的人奔向她所指定的目标，就像一位骑士以各种手段或温和或粗暴地驾驭一匹骏马一样，她的意志的力量使它毫无倦意地飞速奔驰。在这方面，叶卡特林娜同第一次土耳其战争中的将军鲁勉佐夫和果利津的通信具有巨大的典型意义。果利津无足轻重，而鲁勉佐夫却声名赫赫，但是她似乎将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抛在一边。他们两个都必须勇往直前地打击土耳其人的任务。土耳其人只不过是一群畜生，不是一支正规军队。“欧洲正看着你们，”叶卡特林娜写道，颇有自信果断的英雄气概。她感谢鲁勉佐夫给她送去的土耳其短剑，但是她认为，如果他获得的是两个“大臣”，那就更妙，她说：“请您找准机会把大臣本人送来，如果上帝允许，请把土耳其苏丹陛下送来。”同时，她也鞭策着他们取得更大的胜利。她写信告诉自己的军事大臣说：“我要把土耳其帝国烧得片甲不留。”同时，她警告这位军事大臣要迅速准备好打仗所必要的一切手段：“老爷，老爷！我需要很多大炮……”叶卡特林娜也向他提出送去一名有经验的铸炮工匠的要求。“虽然他的价格贵了一点，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她补充说，如同一位向一个手工费很贵的裁缝定做几套时装的漂亮女人。她继续写道：“我有一支军队驻扎在库班，一支军队和土耳其人作战，一支军队反对愚蠢的波兰人。我内心惶惶地准备同瑞典打仗，我决不敢有所表露这种情况。如果可能，请悄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寄给我地中海和群岛的地图，同时祈求上帝纠正一切。”

1771年9月，鲁勉佐夫的助手之一埃森将军突然在茹尔热被挫败。但是叶卡特林娜的情绪并不因此而低落！她写道：“曾经有过水的地方依然会有水。”她说得没错。她在信中继续写道：“上帝对我们总是恩威并施，让我们戒骄戒躁。只要勇往直前，一切都会变好。”鲁勉佐夫果然向前推进到了多瑙河右岸。胜利了！——叶卡特林娜立刻大声呼喊起来。她立即想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伏尔泰，好让整个欧洲都知道。可是，鲁勉佐夫为了讨好女皇，所肩负的担子过重。他不得不重新从多瑙河彼岸撤退回来。他请求叶卡特林娜宽恕，解释说他的军队处境糟糕，女皇近臣中的对头故意不送武器和军粮给他。叶卡特林娜回答他说：“……我对您所抱怨的那些敌人一无所知。关于他们的情况我只从您这儿听到过，而且我也难以听到他们的情况，因为我对一切私人恩怨不感兴趣，没有人无事生非，我不喜欢别人搬弄是非，我不能容忍那些制造流言蜚语的人，因为他们常常捏造谣言来挑拨离间……我不习惯于用热情和工作以外的其他方式来对人们……加以评价……我同意您的看法，您的军队的人数不多……很可惜，渡过多瑙河以后又退回来，经过如此奔波跋涉征战，如此勇敢的人也都疲乏了。”“……但是，我永远记得您在卡古尔战役中的辉煌胜利，您只用了不到一万七千人的部队，就把一支人数众多的大军打败……知道了您的军事才能和作战热忱以后，我可以肯定，您可以应付一切艰难险阻……总之，前进，前进！”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2

这个通信还表明叶卡特林娜极其善于用巧妙的言语打动人的心坎。她在这方面的技艺确实高超。在她身上集中了外交官的狡猾、心理学家的洞察力和美女的诱惑力，她以无与伦比的技巧自如地运用着这些手段。她有时确实将某些情人与统帅和国务活动家互换角色来对待。在她不可能有所收获的地方，她就会变成一个巫女。当她看见命令、惩罚和威胁无效的时候，她就会谄媚奉承。当她拿士兵去送死来换取她的胜利的时候，她就会对他们表现出关怀和仁和。基恩堡战役之后，她亲手把勋章绶带铺开在花篮里，寄给波将金转发给战役英雄。1789年9月，她赏赐给俄国海军的新司令纳塞乌-齐根公爵两件冬季长袍，这两件长袍和她头一年在奥恰科夫战役以前送给波将金公爵的那两件一模一样。他以后亲口告诉女皇说，“这两件长袍对他益处颇多”。

她竭力迎合谢居尔伯爵文学上的虚荣心，在事先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演出了他的剧本《柯里奥兰》。演出时，女皇把他的双手抓住，强迫他为自己的戏剧鼓掌。同时，她甚至仿佛已经熟背全剧台词般地朗读了其中的与她口味相投的几首诗。

一旦听她差遣的人有所贡献，她就会不遗余力地向他们表示感谢：荣誉称号、金钱、养老金、农奴和土地的馈赠，她都可以给予替她创造了光荣的那些人。不过，如果他们一无所获，那她也不会对他们置之不理。1790年6月，纳塞乌-齐根公爵遭到了惨败。叶卡特林娜立即写信给他：

“希望您能清楚地了解我，以坚信那些您大概已有所闻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谣言对我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我对您的勤勉了解得一清二楚，并给予它恰当的评价。我真诚地对您的痛苦报以同情，并且感到十分悲伤，因为它甚至有损您的健康……但是，我的上帝，人的一生中难免会经历重大的失败。最伟大的统帅也经历过不幸的战斗。业已去世的普鲁士国王就是在大失败以后才成为真正伟大的君主……公爵，请别忘了您在北方和南方所取得的胜利，您一定会渡过这个难关，重新迎难而上，不必要求我另外任命一位海军司令。我现在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能让您的敌人有机可趁。我高度评价您为我所作的效劳，所以在您最为困难的时刻，我一定得对您给予支持。”

她确实保护和支持了他，免受任何人的攻击。纳塞乌 - 齐根也曾以他私事安排的紊乱作为被迫申请解职的原因之一。叶卡特林娜回答说，就他而言，拒绝她对他的帮助是残酷的。她写道：“对帮助过我的事业的人，我毕生对他们的事情都保持着关注。”她发现，宫廷里和城内还在抱怨失败的海军上将，她再次给他写信说：

“您是依据我的指示办事。它们出自最高权力机关，不应它们提出任何批评，因为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能忍受任何人在公务方面对我所指示的事加以责备。所以，没人在我们这里敢这样做。您是必定正确的，因为我认为您没有任何过失。这无疑是一个贵族式的论据，但都是惟一的论据，因为现在一切还都是正常的。”

她一向这样做。1794年，依盖尔将军对华沙人民起义束手无策，因此被解职。但是，当女皇的近臣们在她面前说他坏话的时候，她大声叫道：“别说了，先生们，别忘了，他为我效劳三十年，依靠他我才得以同瑞典签订了和约。”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格列契引用了女皇同尼古拉·鲁勉佐夫伯爵一次谈话的片断。叶卡特林娜对有益于她的人的巧妙差遣与利用，在这段谈话中表现出来。她问伯爵管理人们是否容易？“陛下，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她反对说：“唉！胡说，为此遵循两三条准则便已足矣……第一条准则：要使人们认为，他们所做的似乎正是出于自己的意愿……”“陛下，够了，”这位聪明的廷臣打断了她。

契恰柯夫海军上将说过，他的一位兄弟在宫中当低级侍从，有一次上班不幸迟到。女皇发现了，但她通过巧妙的方式对这位年轻人的玩忽职守提出了意见。她对他业已去世的父亲大加表扬，说她为他服务五十年中一直忠于职守。在场的人，深信女皇深切地关注着这位年轻的侍从，而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窘迫。叶卡特林娜说：“我向来遵守大声夸奖，小声斥责的准则。”

难以理解，女皇这么随便的微小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会对她所接触的大部分心地敏感和单纯的人会具有如此大的威力。契恰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了雷维尔港口的司令沃洛诺夫将军。这位将军竟因为猜疑女皇可能会对他不满而中风死去。军士斯杰潘·施兰受苏沃洛夫委派去见叶卡特林娜，给她带来攻克一个要塞的消息，女皇亲自替他在胸前挂上了一枚四级弗拉基米尔勋章。尼古拉皇帝在三十年以后行加冕礼这一天，想颁发给他一枚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但是，施兰谢绝了。他舍不得放弃从前女皇颁发给他的那一枚。

关于叶卡特林娜的工作能力以前有所论述。在她辉煌的统治中，这一可贵品质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叶卡特林娜毕生总是不遗余力地工作。诚如诗人杰尔查文所说的，她是一个“永远坚守岗位的……哨兵”。据米尼赫元帅说，她登上皇位以后，每天工作十五小时。她在逝世前两年写信给格里姆说：

“您不必客气，可以随便打搅我。我已经习惯而且毫不在乎大家都来打搅我了。处在我这样的地位，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即使您想哭的时候，您也得笑出来。事情太多，互相影响。您无暇思考，可是您却必须不断地工作，而不顾身心疲倦。您的身体状况一概都可以不管。您必须时刻做好准备。”

她显然事事关心。她 1767 年驾幸莫斯科，发现那里的西瓜很好，就命令从奥伦堡和阿斯特拉罕订购这些西瓜种子。几年以后，这些种子长成西瓜，她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弗里德里希大帝，以博得他的欢心。她也力图把土豆纳入国民经济之中。她在鼠疫流行时向萨尔蒂柯夫伯爵介绍了种种预防措施。其中有些措施是很可怕的，例如，把病人置于干燥和阴凉处，让他喝加了醋的冷水，一天两次用冰来擦他全身。1768 年，她又请求萨尔蒂柯夫伯爵从莫斯科给她送去一些年轻的美女，以便她在接待应邀来访的丹麦国王时能有所帮助。萨尔蒂柯夫伯爵与他儿子奉命一起对当地美女精挑细选。叶卡特林娜的手稿中甚至还有酿酒的处方保存着。叶卡特林娜还筹办婚礼，竭力在婚姻不顺利的夫妻之间进行调停，以促进他们改善关系。她答应洛布亨找回他逃到娘家的妻子，而且确实通过武装力量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在那里抓到了她，并把她归还了她的丈夫。在批准苏马洛柯夫的喜剧上演以前，女皇先要看一遍，把自己的修改谦虚地叫做“一个外行人的意见”。同时，她不仅对喜剧在文学方面作了修改，而且以相当宽大的态度对它们进行审查。有一次，政府书报检查官叶拉金禁止苏马柯洛夫的一个剧本上演，她却将禁令取消，批准演出。但是，这一切对她同时履行一位专制女皇繁重复杂的职责并无任何影响。1789年和1790年，得力助手波将金因参加土耳其战争不在她的身边，她破例勇敢地独自承担了与瑞典作战的全部重担。1789年5月到7月，她给刚刚取代去世的海军上将格雷克担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的海军上将契恰柯夫写了三十多封信。据契恰柯夫的儿子说，其中涉及一些大的战役的只有几封信。在其他的一些信中，叶卡特林娜对一些细节经过仔细研究，将在瑞典沿岸必须防守的一些据点一一指出，并且请了一些最合适的外国军官指挥镇守这些据点。同时，她把她知道的一些敌情告诉了契恰柯夫。除此之外，她对指挥海军领导机关的全部事务也亲自过问。例如，命令建造一些新的医院和兵营，整顿和纠正雷维尔港口，等等。

她在几年以后写给格里姆的信里，回忆起这段时期：

“当时我事事都处理得不错是有原因的。当时我独自一人，缺少助手，害怕由于健忘和无知而忽略了什么，于是我就进行了没人认为我能干得好的活动。我对一切极其琐碎的事务都亲自过问，我甚至还揽起了一个军需官的职责，但是，谁都不能否认，在一个缺乏军粮的国家里，士兵们从来没有获得这样好的给养。有一次，普希金伯爵中午时来找我说，他需要四百辆马车和八百匹马。我立即派人去皇村询问当地农民，他们可以志愿提供的马匹和马车的数目。他们回答说，他们都可以提供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全部数目。傍晚六点钟，普希金伯爵已经得到了所要求的一切，这些马车在十月以前一直留在芬兰军队里。”

的确，除了这种暂时的危机，叶卡特林娜平是并不过问细小的管理事务。和平时期，她乐于让臣僚揽起全部工作，自己则去做些享乐的事。她遵循劳动永远必须同享乐相结合的准则，或者用她那形象的话来说，“劳与逸相结合”。但是，她本人虽然不工作，却善于以自己的最高意志统率一切，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这都是她亲自领导的。法国代办杜兰是一位洞察力极佳但心怀叵测的人，他在一个外交报告中描述了叶卡特林娜的统治：

“仔细倾听现在彼得堡的一片嘈杂声后，谁都会想到，整个内阁正在不停地紧张工作，这里正在举行马拉松式的常务会议，女皇正在那里亲自参加讨论日常事务，并在经过一番斟酌与分析后最终采纳在她看来是最佳的意见。其实根本并非如此。鲁勉佐夫可以全权指挥军队的调动和进行和平谈判。潘宁在下属的帮助下正在设法摆脱普鲁士国王的勒索，以便尽量在工作上少花时间。波将金的工作轻闲自在，他仅仅是签署一些文件，他生活豪华，傲慢不驯，他的办公室常常作出一些势必会引起议论的勇敢的决议。阿历克赛·奥尔洛夫完全控制着海军。这个海军上将，在参加演出中打发时间。女皇对他的教育结束以后，她鼓励他多参加演出，并且说，如果她对普通剧院感到厌倦，那末她非常乐意地看熟人来给她演出。叶卡特林娜二世自己则对建筑计划乐此不疲，她只关心自己的建筑而对政治深为反感。她完全可以对建筑一无所知，因为她反正知道，艺术会被迫在各方面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她的近臣们还说……她本人虽然向来乐意满足波将金的任何要求，但是他也得费很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大的劲为第三者求一件小事。可见，她的仁慈是有限度的。比起爱情，叶卡特林娜对统治倾注着更多的热情，身为女皇，她工作并不努力和勤奋，但她却要保持皇位的权力。”

自从叶卡特林娜登上皇位以后，她对统治与权力的爱好，确实融入她的个性之中。然而必须承认，她还是很出色地完成了自己女皇的职责。除了由于我们所列举的上述优点以外，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还有下面一个情况。

4

这个情况可以说是她那独具一格的政治手腕。叶卡特林娜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与不久前去世的那位伟大的德国国务活动家最初取得的胜利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在老派政客中引起了一阵惊奇甚至不满。其中有一位头脑尤其冷静的谢恩·普利伯爵，用下面的话将普遍的惑然的情绪表达出来：

“同一位君主进行倾心交谈，领略他的如珠妙语，这似乎很不习惯，只是弗里德里希不久以前在这方面堪为典范。在此以前，国王说话总是言简意赅，对话者总是点头哈腰地等着他们谈话……舒阿泽利大公本人和勃列太利男爵，都对这位俄国新女皇的口才感到困惑。他们对这样一位他们心目中的新人物难以理解。起初谁都难以理解，叶卡特林娜这种机敏、热情、小心谨慎同故意唠叨的奇妙结合，究竟代表什么意思；这种工作时的严谨和即使在焦虑时仍然保持着的诱惑力，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对大家来说都难以适应，与旧外交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叶卡特林娜登上皇位以后，同勃列太利男爵几番倾心交谈，男爵对这些谈话的印象不是很好。作为大公夫人，他曾经钦佩叶卡特林娜，虽然他有些担心，因为他觉得，作为女皇，她难以胜任。他对这位国君无可奈何，这位国君口若悬河地谈论自己的强大和优越性，同时却天真地承认，由于她周围的人都缺乏教养，而且难以满足，因此她难以得到幸福。她一会儿吹嘘自己手下人才济济，一会儿又抱怨自己某些杰出人才的虚伪和无知。以后，她开始有些担心“自己政治设施的可靠性”，可是立刻又高兴自己竟瞒过了众人，把自己装成是一个“虔诚和吝啬的人”，不过男爵对她在这两方面的真正性格已经了如指掌。她似乎要他说一些恭维的话，但是如愿以偿以后，却不为所动地回答说：“暴君尼禄也常听到人们对他说这些话”。她把一个女皇和外国全权公使的关系，看作是文绉绉的客套和交换风趣的短笺。她确实会找到机会，随便拿起一张纸片来，在上面写上最放纵的语言，并在“又及”中附上“怨我乱涂”几个字。这位法国外交官对这一切大惑不解，对此他哭笑不得。但是，最后他得出了，“这将是一个平庸的王朝”这一结论。他还用教训口吻加了一句：

“二流人物中的佼佼者，一流人物中的矮子。”

索里姆斯伯爵也寄给弗里德里希一张叶卡特林娜用更加阴暗色彩绘成的占星表。他觉得，新的宫廷政变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发生。他写道：“只要出现一位富有激情的人就够了，……所有在最近四十年中对俄国深有研究的人都认为，如此普遍的不满和沮丧在俄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人们还竭力把这些东西全部表现出来。人们如此毫无顾忌地谈论女皇，就好像在英国一样。如果意见一致就意味着意见正确，那末可以肯定，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的王朝，同彼得三世的王朝一样，在世界史上不过是昙花一现。”

但是几年之后，俄国女皇的名声已响彻欧洲的上空，其影响力也绝非昙花一现。叶卡特林娜在世界各地有口皆碑，从来还没有一位国君有此荣誉，因此，她就迫使所有对她有非议的人只能闭上嘴。甚至对路易十四的崇拜，比对她的崇拜也要相差甚远。

叶卡特林娜发明了，或者至少是第一次在政治中使用广告这一空前强大的工具。但是，她也了解出版物的意义。这种出版物除了书籍之外，而主要是指当代的出版物。报纸在她以前已经出现了。但是真正的杂志，过去还从未有过。是她开创并巧妙地利用了办杂志的事业，在这方面，至今还无人能与她相比。俾斯麦充其量也只是她的一个模仿者。在他以前，叶卡特林娜已经有了靠秘密津贴过活，为她撰写各类文章的“御用记者”。而且，她本人也从事战斗性的杂志活动，因为她写给知交的信与纯政论性文章并无分别。她写给伏尔泰的信，在出版以前，已经成为一切研究其人其事的人的财富。而伏尔泰的其人其事，确实一直被整个知识界所关注。格里姆虽然平常，也并不展示她的来信，但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将这些书信的内容讲述一番，何况他的足迹已遍及巴黎所有的家庭。叶卡特林娜的其他通信，情况也与此大同小异。这些通信相当于她的报纸，有些书信根本可以看作她的论文。此外，格里姆还出版了自己的杂志，他把这个杂志传播到欧洲各地，与俄国女皇的思想相呼应。伏尔泰的每一本轰动之作往往拥有人数极为广泛的读者，他写这些作品也常常是经过本国的授意。诚如他本人所言，“这个国家现在出现了一线光明”。有时候，他写这些作品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纯粹出于专门的约稿，或者为了取得适当的稿酬。但是，必须通读叶卡特林娜 1773 年—1774 年的全部书信，才能理解，她如何精巧地利用了当时威力尚不为人重视的报刊文章。叶卡特林娜曾经写信给俄军司令比比柯夫将军，后者正与普加乔夫作战，她在这些信件中对自己的恐惧、担心和动摇的心理直言不讳，而且文句缺乏连贯性，语无伦次，字里行间，似乎情绪悲哀。可是，她立刻转而以欢乐、逗趣和开朗的语言写信给别里凯夫人说：

“这一切很快都将过去……我有幸告诉你，平息这一次奥伦堡暴动正卓有成效。”

如前所述，叶卡特林娜通常大肆夸大地宣扬她的胜利，对她的失败加以掩饰。1789 年 6 月，俄国人在巴洛萨利遭遇失利，她甚至不允许发送国外来的私人信件以封锁失利的消息。

这一点已被叶卡特林娜规定为严格的制度。她正是靠了自己内在的辨别能力才这样做的。对一位出身德国小宫廷并成为俄国专制女皇的妇女来说，具有这样的辨别能力是不可思议的。或者甚至并非出于辨别能力，而是对社会舆论的巨大威力的清楚认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正因为叶卡特林娜发现并善于利用这种力量，所以她能在历史上居功至伟。叶卡特林娜在欧洲的威信，几乎完全建立在经她授意的伏尔泰的赞扬上面。她善于获得这种赞扬，并且巧妙地支持这种赞扬。必要时，她甚至为这种赞扬而付酬给伏尔泰。这种威信不仅在对外政策上帮助了她，甚至在国内也使她的声望日隆，使她的臣民心甘情愿为她效劳，从而为她的王朝创造了真正光荣和伟大的业绩。在这方面，叶卡特林娜既是一位革新者，也是现代史中那些善于以思想和言论来作宣传和鼓动的活动家的先驱。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一旦机会出现，她也非常重视传统的统治手法。总之，尽管她态度放肆，使勃列太利男爵感到震惊，尽管她摆出一副坦率的样子，愿意公开管理一切事务，但是她设了一个秘密的办公室，专门暗中检查各种信件。1789年，她拆看了当时法国外交大臣蒙莫伦伯爵的外交报告，从中获悉法国打算支持瑞典与她为敌。在这件事上，谢居尔伯爵谴责了本国政府的政策，并将自己的看法告诉奥地利大使，他认为是柯本采利伯爵把他出卖给了女皇。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她对旧的政治统治手段并不十分看重。她在一切领域都喜欢特立独行。在俄国的内政方面，她建立大批专门委员会代替她来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这是她最早施行的措施之一，也是一种革新，其见证人是弗里德里希的公使索里姆斯伯爵，他显然并无偏见，他对新王朝也并非充满美好的期待，但他对这种革新进行了这样的谈论：

“省长、市长、法官、僧侣和军官们对前几个王朝的混乱状态加以利用，都在归他们所管的辖区和教区内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他们残暴地对待人民……他们对迫使他们过于勤劳、无私生活的新秩序极为不满……”。

叶卡特林娜的另一革新是，赐予全体臣民以广泛的请愿权利，她想以此体察民意。不过与此同时，她采取了防止这些呈文牵涉到她本人的问题的措施。她禁止在她巡视时暗地里向她递交状纸。这样一个古老的、很早以来几乎就具有法律效力的传统，现在被禁止了，违者处以鞭笞和流放西伯利亚的重刑。叶卡特林娜想用这种办法来消除不满者的怨言。她近乎大言不惭地说：“我本来不忍心拒绝他们的……”

在这方面法国代办杜兰讲了一件轶事。1774年，在女皇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的桌上发现了一封不知是谁送来的匿名信。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这封信严厉谴责了检查官将军维捷姆斯基公爵。叶卡特林娜立即当众宣布，她要请这位写匿名信的人出来和她见面，这样的话他的请求便可得到满足，她也可以奖赏他。但是这位匿名信作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迟迟不肯露面。他的这一做法是正确的，因为不久传出他的信被一个刽子手烧掉的消息。

叶卡特林娜这一阴险手法与旧制度的传统精神极其相符，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却真心诚意地想对这个旧制度加以革新。她按自己的方式继彼得大帝之后，想使这个旧制度向欧洲式的制度靠拢。1764年，在女皇口授下，为维捷姆斯基公爵制定的那些官方指示，也渗透着旧时代那些命令的残暴腐朽精神。这个指示对维捷姆斯基的前任格列鲍夫大肆进行粗暴的辱骂和侮辱性的谴责。指示采用了彼得大帝时代以前的笔调，令人震惊的是这竟然出于叶卡特林娜的手笔。不过，在里边也可以找到一些新思想，有些甚至颇具独创精神。

女皇写道：“我热爱真理，所以您可以大胆地说出真理；您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同我争论，反对我的意见，只要实际上能有益处就行。我听说，您是公认的诚实的人，我希望您能用经验证明，凡是诚实的人在宫内都有好日子过。”

叶卡特林娜忠于传统，忠于俄国在鞑靼人压制以后流传下来的习俗，她还愿意近乎无限地放权给自己的下属。各省的省长和将军们，就象土耳其的高级军事和行政长官那样在她的身边生活着。驻华沙公使凯泽林所经营的宫廷，要胜过波兰国王的宫廷，而南方各省几乎变成波将金的独立王国。与此同时，叶卡特林娜将这个制度的缺点尽量纠正过来，警惕自己专制制度下的大官们滥用权力。她说：“我把大权给予为我服务的人。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一旦谁要滥用这些权利，那他们就是自讨苦吃，我会设法弄清他们的一切情况。”

她的思想甚至能突破她的时代，她向行政首长们提示说：“他们所在省份的习俗的盛衰要以良心作为最高裁判。”其次，她对当地的风俗习惯极为尊重。她驾幸克里木时，谢居尔伯爵和台林恩公爵开玩笑地向她献上了一个面纱。这种面纱通常是鞑靼姑娘蒙面用的，而他们认为这些姑娘十分丑陋。叶卡特林娜很反感这个玩笑。他们不应该向别人提供这么愚蠢的榜样。

但是，当问题与叶卡特林娜个人权力有关的时候，她的进行立宪统治的尝试和自由主义的革新，实际上只不过是作出样子罢了。她写信给台林恩公爵说：“只有当我的议会同意我的意见时，我才会同意它的意见……”这个议会是叶卡特林娜仿效其他君主国家的内阁建立的，在俄国也是个创新，不过权力较小。1762年，潘宁向她提出了一个其宗旨在于逐渐限制女皇专制权力的帝国议会草案。在经过许久的考虑之后，叶卡特叶娜同意了。她任命了议会成员，命令不要按照潘宁所说的称他们为大臣，可以给他们一个俄国式的称谓，但是后来她逐渐把这件事情置之脑后，再也不提起。相反，她渐渐去限制传统的那些最高政府机关的权力。她发给每一个愿意退役并迁居莫斯科近郊的近卫军士兵五十卢布；愿意迁居喀山的，则得到九十卢布。她想用这个方法加强其专制权力的可靠性。在执政的第一年，她多次出席枢密院会议，甚至指示枢密官，在她缺席的时候，任何不相干的言论都禁止发表。

但是，叶卡特林娜在用以上各种方法巩固和提高了自己的权力以后，却以极其罕见的诚挚态度努力履行了她的女皇职责。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谢尔盖·果利津公爵说了这样一件事：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枢密院在叶卡特林娜执政期间，通过了一个女皇签署的决议。这一决议，从检查官将军手里开始逐层传到了发送科。这一天，一个官僚主义的书吏正在发送科值班。他一人留在科里，就借酒消遣，结果喝醉了。他在披阅文件时，看到女皇签署的那个决议。当读到‘照此办理’这几个字，他就大叫道：‘胡说八道，不要照此办理。’他拿起笔来，信手写上了‘胡说八道，不要照此办理’这几个字，就躺下睡觉了。第二天早晨……人们被发送科的这个文件吓呆了。匆匆忙忙去找检查官将军。检查官将军带着这份文件去见女皇，跪倒请求她宽恕自己办事不力……‘没办法’女皇说道，‘我可以再写一个命令，但是我从中发现了上帝的指示，我们的决定也许并不正确。’于是经过重新检查，果然发现决定是错误的。”

如前所述，叶卡特林娜很忌惮缺乏谨慎地匆忙行事。她知道，发脾气是危险的，凭着顽强的意志，经过不断努力，她的性格终于发生了很大改变。虽然她生性冲动急躁，但在1782年她却有足够的资格这样说：“我向来乐意给热情浇上一盆冷水。”不过，在这里她并不十分成功地使用这个准则，因为事关在巴黎公开举行的一次签字仪式，目的是为了恢复格拉斯在暴风雨中损失的一支舰队。当时在法国的保罗大公希望参加这次签字仪式。对此，叶卡特林娜写道：“尽管大家都热情洋溢，但他们立据要付的那笔钱数却令他们痛苦和惋惜。”

谢居尔伯爵1785年有一次问叶卡特林娜，她在艰难险阻中取得皇位以后，是如何维持和平统治的。

她回答说：“这并不难。我制定了一些进行统治和活动的计划和原则，并始终坚持遵守和执行。我的意志一经表达，便不容改变。这里的一切每天都一成不变。大家安心工作，因为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他们都知道自己有所依靠。我给了一个人地位，他就可以相信要保住这个地位只要他不犯错误就行。”

“可是，”谢居尔伯爵又问道，“要是您发现，您对大臣的选择出现了错误呢？”

“我还是让他呆在原来的岗位上……不过让他的一位副手代替他同我打交道。就他个人而言，他还是保持他的职位和地位不变。”

同时，叶卡特林娜还告诉谢居尔这样一件事：在得到车斯米湾海战胜利的消息以后，她认为必须把这个消息预先告诉军事大臣，尽管他的职责已被她限定为“文牍小事”。但是，她还不愿让他对战斗情况的了解落后于这一消息在社会上的流传，所以她就在早晨四点传唤了他。军事大臣由于不久以前发现他的主管部门秩序紊乱，因此以为自己将遭到训斥，所以他一见叶卡特林娜，就立即表白说：

“陛下，我发誓自己和这件事毫无关系！……”

“当然！”叶卡特林娜回答说，“这我了解得一清二楚。”

几乎与此同时，针对法国国内的混乱局势，她满意地指出了自己的原则和行为的全部优点。她写信给格里姆，对王后项链的事谈了自己的看法：

“感谢上帝，我向来都不曾同装腔作势的红衣主教打过交道……他即使受了欺骗又如何？难道在你们那里，受人欺骗犯法了吗？请原谅，我怀疑是勃列太利男爵建议逮捕他的。我对这个人太了解了。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建议国君们稍安毋躁：‘这种事情总是来得很快的，当大家都在大叫应该如何做的时候，人们不妨稍作等待。’在这种场合我经常表现得一无所知，然后就谨慎采纳较合适的意见，使我能更加公正地办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事。正是在这种方法的庇护下，我才能有此成就。”

1789年8月，叶卡特林娜有一次告诉赫拉波维茨基说，她在执政初期，就对法国的暴力活动有所注意，但当时她对它的危险性过于轻视。不过，她又加上一句：“利用思想情绪的人现在几乎没有了：象拉费德这样好幻想飞黄腾达的人，我会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作助手！请注意，我自登上女皇之位以来，在这方面有何成就？”

叶卡特林娜凭着她擅长驾驭人的本领所取得的胜利之一，是她对莫斯科的胜利。为此，她付出了巨大努力。旧俄首都向来对新王朝的精神抱着敌对态度。叶卡特林娜要努力消灭它“同伊斯巴加尼”的相似之处，这使莫斯科人很气愤。可是在1785年，叶卡特林娜却能够这样写道：

“不管傲慢的莫斯科多么趾高气扬，最终它不得不以隆重的仪式接待了我。据城中的老人们说，莫斯科从来没有以这样隆重的方式接待过任何人。”

5

但是，这一统治人的高超手段对叶卡特林娜也日益失去了作用。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她是一个女人，难以战胜女性所特有的软弱。她有一次长叹道：“啊！如果我身为男子……我就有能力包办一切。进行统治需要手眼并用，但女人却只有一对耳朵。”不过，她的性别不单在这一方面妨碍了她。叶卡特林娜的缺点已前有所述，这个缺点严重地影响她整个王朝的历史。这个缺点就是，她擅长统治人却不善于选择人。在这方面，她的英明判断以及清醒的头脑，似乎都无济于事。她在自己身上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看得十分清楚的优点和缺点，在别人身上却不甚了然。这大概是由她的气质造成的一时糊涂。在她执政期间一贯对爱情的热情，妨碍她对别人公正地作出判断。她首先看到的是，一位是否能让她的男人，然后才是一位统帅或一位国务活动家。她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对方浪漫的性格或吸引人的外表上。她错把波将金当作一个敏感的政治家，这还可以原谅。也许，他只是个狂人，不过，他富有天才。波将金属于那一类具有天赋的力量的人。在俄国，这种力量确实可以自由发挥。叶卡特林娜认为为它服务就是自己的使命。但是在波将金以后，来了一个祖波夫。这完全是一个无足轻重、不值一提的人物，但叶卡特林娜却误认为他也是一位天才。

她犯的某些错误却与此相反。鲁勉佐夫向她推荐了自己的得力助手魏斯曼将军。叶卡特林娜同他进行了三次谈话，从各方面努力对他进行仔细观察。最后她断定他只不过是个糊涂蛋。此后不久，不幸的魏斯曼战死在库楚克 - 凯纳济的战斗中。据了解内情的人说，这是一个非常勇敢和优秀的军人。有一位历史学家称他是俄军中的英雄。

这些错误还只是个别的，危险性不大。但是这种错误后来却日益频繁出现。最后，由于叶卡特林娜对权势的热情与利用，使得这些错误成为了一种正常的制度：喜欢对所有的人都以是否善于服从为标准作出评价。她在这方面所制定的准则使最热烈崇拜她的王朝的人也心感不安。

她写信给格里姆说：“请您告诉我，是否有过在选择大臣和其他领导人员时，比路易十六更能听取社会舆论的国君？这样做的结果有目共睹。我认为每个国家都不缺乏人材，善于发现人材并非十分重要，善于使用手头现有的人材才是问题的关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键。人们都说我们人材不多，尽管如此，我们这里一切都井井有条。彼得一世起用了一些缺乏说和写的能力的人。结果如何呢？难道他们很差吗？可见，问题不在于缺乏人材。人材是很多的，必须找到一个善于督促他们的人来督促他们，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你坐在马车里的时候，你的马车夫就是这么自如地驾御你的马的……无畏者处处有路。因此，某些人眼光狭小，有时与他们的主人也并无关系。”

她在另一封信中说道：

“显然，我从不缺乏人材，因为人与事业是相互创造的。我从来没有找过人材，总是在手边发现人材，他们几乎总是为我工作得很好。”

可是，在她给台林恩公爵的一封信中，突然用悲伤的语调表达了另一种意见：

“啊，公爵！我比谁都清楚，官僚是些什么东西，他们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

还有一个意见：

“我们的原则并不少。但是，我们这些原则的执行与运用却是错误的。”

1774年，比比柯夫逝世以后，她几乎御驾亲征，领导军队同普加乔夫作战。她不知道谁能作他的接班人。召开了国务会议时，格里哥利·奥尔洛夫以身体不适为推辞；拉祖莫夫斯基和果利津保持缄默。波将金表示一切都听女皇的；只有潘宁一个人勇于发表意见，这个意见就是，推荐他的兄弟潘宁将军；女皇早就轻视并摒弃了他，但是现在情况十分紧急，叶卡特林娜必须放下她内心的自尊，而潘宁则果然挽救了她的国家和皇位。1788年，同瑞典人进行了第一次交战之后，叶卡特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林娜被迫把四个巡洋舰舰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次日，她写信给波将金说：“这些人死有余辜……但是我的海军再没别的人可用了，除非有人能及时地出现。”

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大多数她着手进行的活动之中，大批负责人员都被她留在工作岗位上，而且在“事业创造人”的原则之下，她还在努力扩大他们的数目。据意大利人巴列洛证明，除了在首都和人口稠密的城市之外，即便在外省，官吏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也相当大。叶卡特林娜认为，每个人的价值都是相同的，所以她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竟把很多好仆人辞退或者抛弃了。苏沃洛夫时代以前，1788年，俄国最伟大的统帅鲁勉佐夫还健在并可以担负起军队的指挥任务，而车斯米湾海战的英雄阿列克赛·奥尔洛夫向女皇主动请缨想再度有所表现。1770年，他在办事方面还只是刚出道，但是现在，他的经验已非常丰富。他声名赫赫，威名远播，传说他一个人的名字抵得上整个军队或整个舰队。但是，叶卡特林娜早就因为波将金而将鲁勉佐夫和奥尔洛夫弃置一旁，现在，她不得不在荷兰、英国和德国寻找海军上将和军事长官。最后，她找到了纳萨乌-齐根。由于过于轻信纳萨乌-齐根伪装的勇敢和做作的服装，女皇为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他指挥下，一个分舰队全军覆没，俄国海军在历史上遭受了第一次耻辱的失败。

纳萨乌和波将金之流都对叶卡特林娜所特有的异常的乐观主义予以肯定与支持。这种乐观主义对她的统治也有过不良影响。有这样一件轶事，说在叶卡特林娜去克里木的大道上，放着一幅幅画着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村庄的油画布景。这种荒诞的说法，现在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否定这一说法的见证人的叙述，几乎让人反而要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了。台林恩公爵就是其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中的一位见证人。他说，叶卡特林娜在路上从来没有下过马车，所以她看到的，只是人们特意在她面前显现出来的那些东西。她常常以为城市已经建好，并且居民众多，“可是在这个城市里却没有街道、房子、屋顶、门窗”。朗热伦伯爵后来当上了这些省的省长，他的《回忆录》丝毫没有抱有对叶卡特林娜的敌对的偏见，但他也说，她在巡幸期间常常被糊弄。哈尔科夫省省长瓦西里·契尔特柯夫向居民发出了女皇即将驾临的通告，说明了迎接的做法与细节。这个通告在这方面也具有典型性。契尔特柯夫治下的那个省的居民，被严令要穿上节日的盛装去夹道欢迎女皇。“姑娘们”必须好好打扮，头上必须戴着花环。她们必须在女皇要经过的路上撒满鲜花，其他居民必须以适当的欢呼声和动作来表达欢乐的心情。要把道路两旁的房屋粉刷一新，修葺屋顶，门窗必须挂上彩巾，如果可能，则饰以壁毯。不准酗酒闹事，或向女皇呈递状纸，违者处以重罚。地方当局必须要使食品价格不会因女皇的巡幸而上涨。谢尔巴托夫公爵也说，叶卡特林娜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她不会看到任何乞丐，因为他们都被赶走了。他补充道，她“似曾看见”。的确，她看了，但看不清。这样，她断定，“俄国没有一个人会忍饥挨饿”。有一次，她把这种情况十分认真地告诉了格里姆！

但是必须指出，对克里木及新俄罗斯边疆地区的征服和移民，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美丽的幻影。这一幻影的天才制造者是波将金。他逝世以后，幻影也消灭了。我们甚至难以弄清，其中最惊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波将金超凡的精力与想象力，还是他和叶卡特林娜对这一事业可以实现的坚定而天真的信念，因为这里虽然有这么多的幻想与冲动的热情，但现实的可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能性却几乎没有。他们想仅仅在几年内就把一片荒漠改造成一个人口众多、精耕细作、工业和艺术都卓越不凡的礼仪之邦。波将金于是开始进行这项工作。他在草原上种植大片树木，订购了蔬菜的良种，栽培了葡萄园和桑树，建立了工厂、宫殿、剧院、兵营和寺院。整个半岛满是繁荣的城市。这些城邦的惊人历史，甚至比现代美国快速建设城市的神奇计划有过之而无不及。1784年，开始寻找建立新边疆地区的首府，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就是“叶卡特林娜的光荣”寻找合适的地点。两个月以后，城市初步建成，于是准备在城里开办一所大学，除了招收当地居民，还接纳从欧洲各地到此求学的外国人。不久，在第聂伯河右岸，离一个贫穷的鞑靼小村凯达克不远处，西涅尼柯少将率领着大批的工人来到这里，他收到的第一批经费是二十万卢布。这个新城应该沿河绵延二十五俄里。它将占地三十俄里见方，其壮观的大街宽二百英尺，城中将开辟一所具有植物园、鱼池及其他附属设施的公园。在公园中心，将为波将金建造一所宫殿，其周围将盖起政府机关大楼。接着是进行城市建设的工人宿舍、工厂、作坊，最后是民宅……还准备开设包括丝绸厂在内的多家大工厂。一切必要的设施，部分已经建好了。法庭大厦采用了古代柱廊大厅的式样。交易所、剧院、寺院和音乐学院都在更大的规模上仿效圣彼得堡的样式。将在城市的高处让这些建筑屹立起来。据波将金说，一切必要的物资都已到位。甚至已经从国外为音乐学院和大学聘请了教授。著名的萨尔基被任命为音乐学校校长。为历史教研室请来了法国人居叶恩，这个人的职业是军官，但是人们对此并不在意。天文台的建设也纳入计划之中。还想为学者和大学生建立一个与巴黎拉丁区相似的街段。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这一切都只是纸上构想。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意。诚然，波将金的宫殿，以及无数栽培各种果蔬的温室已建立起来。丝绸厂也开工了。这个厂耗资巨大，开工了两年，此后就关闭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原料。为了养蚕，从国外高薪聘请了专门技师，但每年最多只有二十斤生丝的产量！其他的一切美妙计划，也都付之东流，所以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城市规模并不大。约瑟夫二世在 1787 年奠基的赫尔松，却有着比它更为远大的前途。同时在叶卡特林娜手里，俄国的其他地区建立新的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的工作进行得也并非一帆风顺。例如，诗人杰尔查文在 1787 年陪伴奥洛涅茨省省长去参加初步竣工的一个新县城的隆重开幕典礼时，他们无论如何都很难找到这个城市，原来一切还只是公文中的计划。

克里木最后还是建立起来，并且迁入了全城居民。谢居尔伯爵写道：“这就是俄国专制制度及盲目服从的魅力之所在。尽管一切匮乏但无人对此抱怨：这里一切都照常进行，虽然尚无人想到该做些什么。”

确实，在叶卡特林娜统治下，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显然，臣民的绝对服从，使她得以完成很多事情。有关住在彼得堡的英国银行家谢特兰德的轶事，是众所周知的。有一次，叶卡特林娜的警察头目雷列夫向这位银行家小心地传达了女皇的命令。虽然他十分尊重女皇的意志，也不太同意这个命令，然而他却必须对此照旧实行。这个命令是：用谢特兰德来做一个动物标本。可以想象，谢特兰德当时的处境有多窘迫。幸亏误会很快就消除了。原来女皇命令用她刚刚死去的与这位银行家同名的爱狗做一个标本，使雷列夫因为两者的同名犯了错误。英国医生杰姆斯台利写了一本俄国见闻录，其中提及一件事，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为了给女皇接种牛痘，他决定从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身上取一点淋巴液。根据民间说法，这会招致孩子的死亡。因此孩子的母亲表示反对。可是孩子的父亲有不同意见：“即使女皇要求我们截去他的双腿，我们也得照办。”杰姆斯台利还提到：病孩躺在一间火生得很旺、窗户紧闭的房间里，空气闷热，因为他的父母怕一旦开了窗，孩子就会死去。可是，只为了杰姆斯台利的一个卢布，他们立刻就把窗敞开了。

这件轶事还将一种统治人的手段展现出来。这是一种应用广泛而威力巨大的手段。她总是毫无顾忌地运用这种手段。她付出了不少，但得到的更多。在一切管理部门，大家都昧心地亏空国库。有一次，叶卡特林娜头痛得厉害，她开玩笑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她收到的账单说她每星期单在头发上就用去数量惊人的一普特香粉！由此可以推及其他一切情况。不过，据英国人哈里斯说，法国公使花几万英镑来收买叶卡特林娜的高级官僚，这种说法令人置疑。拥有巨额财产可以行贿的惟一一位法国大使，是勃列太利男爵。但是他将这种机会放过了。他的后继者要弄到几万利维尔，以便达到某个政治目的，也是很困难的。即使在凡尔赛，这样的做法也被认为是危险的和无益的，它们在叶卡特林娜王朝只是徒劳无功。有一次，一位女皇身边的高级官僚索取一辆法国制造的马车，但是他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向叶卡特林娜承认了这一行为。于是女皇亲自向他口授了一封信给法国大使，措词有礼而略含讥刺，并对他的“礼物”委婉地加以拒绝了。自勃列太利男爵以后，在所有的法国公使中，只有谢居尔伯爵真正在俄国具有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却并非来自金钱交易。

1762年以来，敢对叶卡特林娜的死亡加以谈论的，在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国只有叶卡特林娜本人；而她也确实善于和有权收买俄国人。虽然她是为了本国的利益而采取这种手段的，并且在金钱的帮助下也的确造成了巨大的辉煌，但这种金钱收买政策也对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响，为祖国服务的新观点以及因此而养成的习惯，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烙印。

以下将要概括地考察一下，叶卡特林娜依靠她管理人和统治人的高超手段所取得的成绩。

第十一章 女皇的各项国内政策

1. 力保皇位。僭位者和阴谋者。一个叛乱的主教。前沙皇约翰·安东诺维奇之死。政治审查。1771年至1775年严重的国内危机。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叛乱。叶卡特林娜时代的秘密警察斯杰潘·依凡诺维奇·舍施柯夫斯基。

2. 作为立法者的女皇。敕令。贝卡利亚和孟德斯鸠。俄国保守分子的看法和伏尔泰的影响。伊凡·帕索施柯夫：俄国的孟德斯鸠。委员会。最早的几次大会。重在剖析女皇本质的议会。阅览室。大会休会。舆论的审判。俄国女皇和巴黎议会。叶卡特林娜又萌生对俄国重新改造的思想。缺乏根本改造，而只是局部改革。必须重新开始。农奴制问题以及俄国农民情况。狄德罗与谢居尔的意见。达利娅·萨尔蒂柯娃案件。残忍的女人。鲁勉佐夫伯爵的刑法典。结论。成就。伟业。

3. 关于司法机关。大胆的改革。推行的伯爵。减刑。叶卡特林娜的最高法官职能。

4. 行政当局。叶卡特林娜缺乏彻底性的活动。女沙皇意志受阻。在莫斯科制造鼠疫病人。法国警察机关检查员朗普列的报告。狄德罗作出预言。

5. 女皇的财务政策。找钱的路子——纸币和债务。破产或革命都难以发生。无限的俄国的贷款。特殊的经济理论及其论证。它的结论。帕索施柯夫。

6. 军队。各种弊端。叶卡特林娜把彼得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一世的遗业破坏了。腐败的团队。一个俄国士兵。无足轻重的胜利。结论。

幸福的民族缺乏历史：从国内政策来看，自 1775 年开始，俄罗斯人就属于这样的幸福民族。叶卡特林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镇压了普加乔夫的暴动之后，感到身心交瘁，她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征服克里木，进行第二次土耳其战争，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反对法国革命等等对外活动。但是，在 1775 年以前，她把全部精力运用于各种国内政策上。首先，她必须巩固自己的皇位，消灭各种威胁，她为此采取了一些并不光彩的措施。

1762 年 10 月，她揭露了一个阴谋。阴谋的策划人包括彼得·赫鲁舍夫，他的兄弟谢苗和伊凡，还有彼得·古里耶夫。他们想把自 1741 年以来饱受牢狱之苦的约翰·布劳恩什威斯基扶上皇位。女皇把这些人终身流放到雅库特省。1772 年，爆发了由有名的别涅夫斯基发动的西伯利亚流放犯人大暴动。赫鲁舍夫参与其中并逃了出去，经过一系列惊险刺激的冒险之后，经由美国到达西欧。他后来在法国军队中当了上尉。

没有人清楚这个阴谋是否确有其事。随后不久发生的、连达什柯娃公爵夫人本人也牵扯进去的另一个案件同这个阴谋常常混淆起来。1763 年，叶卡特林娜到莫斯科举行加冕庆祝仪式。当时，以阴谋叛国的罪名逮捕了一些人。但是在监狱里苦度残生的约翰，同这一件事扯不上任何关系。社会上谣传，说叶卡特林娜想同格里哥利结婚。以费多尔·希特洛沃为首的几个叶卡特林娜登基的坚定拥护者认为，这势必会对国家的利益造成伤害。他们决定反对女皇的意志，如果女皇一意孤行，他们就准备置格里哥利于死地。希特洛沃以及另外的几个同谋：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潘宁、杰普洛夫、巴谢克、达什柯娃遭到了一位朋友的告发。希特洛沃遭到逮捕，他对自己参与了这一阴谋供认不讳，他认为，自己只是履行了作为一个忠心的臣子的义务。审问时，达什柯娃宣称，她并不知道这个阴谋，不过她说，如果她有所闻的话，也一定会闭口不谈。她又补充说，她曾帮助叶卡特林娜夺得女皇之位，在此之后，如果女皇要她达什柯娃公爵夫人去死，那她也作好了准备！不过，这个案件的后果并不严重。只有希特洛沃一人被论罪发落，遣送到自己的奥尔洛夫农庄去。此外，在鼓声中，在莫斯科大街上宣读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实质上与伊丽莎白 1757 年 6 月 5 日的命令大同小异：禁止居民从事超出他们本份以外的活动。所有国家大事都在这一范畴内。1772 年这道命令又重新颁布。

几乎就在同时，罗斯托夫总主教阿尔赛尼·马采维奇也起来反对叶卡特林娜，而且表现得更为勇敢。教会代表们有足够的理由不满于女皇对东正教的态度。叶卡特林娜登上皇位以后，尖刻地谴责了彼得三世所采取的一些曾经引起俄国僧侣反对的措施。她命令重新启封彼得三世要求关闭的家庙，不允许上演崇拜偶像的剧本，将书籍检查进一步加强。最后，停止没收寺院田产的活动。突然，叶卡特林娜又出尔反尔：她取消了她刚刚发出的命令，显然认为保卫僧侣的利益是毫无必要的。部分业已归还寺院的僧侣田产再次被没收充公。僧侣们只能默默顺从，同他们在受到彼得三世压制时一样。但是，阿尔赛尼却挺身而出力争应有的权利。他仇恨到竟在做礼拜时引用了关于要将教会的敌人革出教门的新的经文，以此影射叶卡特林娜本人。他被逮捕，并被送交法庭审判。据说，女皇在场时他怒不可遏，对叶卡特林娜厉声斥责，因此她将耳朵塞住。他被判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处革去高级职位，在寺院内关禁闭，并强迫他在寺院内干劈柴、挑水等最重的活。但是四年以后，他反心又起，于是不得不把他从寺院押送到真正的监狱里去。他被送到雷维尔要塞，这样一来，他便被迫保持缄默了，因为守卫他的人与他言语不通。此外，他还被免去教衔，改了名字，从此他也只能被称为农民安德列·弗拉里，或者勃洛加金。他于 1772 年死去。在此以前不久，商人斯莫林也替受欺侮的僧侣们据理力争。他在写给女皇的信中言辞极尽挖苦与责骂，公开责备叶卡特林娜没收僧侣田庄只是出于私利，是为了把这些田庄分送给她的宠臣们。他在一封书信中说：“你象法老一样冷酷无情……你命令要对为非作歹的盗贼进行无情的惩罚；而你破坏神圣的寺院，也该受到惩罚，尽管并不存在审判你的法庭！”叶卡特林娜决定向这位失去理智的商人证明，他在诽谤她：她以宽大的态度对待他。斯莫林只坐了五年牢，以后似乎自愿做一个僧侣，从此销声匿迹。

自罗普霞宫惨剧发生以后，约翰·安东诺维奇·布劳恩什威斯基之死，使光辉的叶卡特林娜王朝再次被新的血迹玷污。两岁的小皇帝约翰是在 1741 年被伊丽莎白推翻的。他和全家起初被送往霍尔莫戈雷，随后被送往施里谢利堡要塞，他就这样成长在黑暗和孤独的监狱中。据说，他智力低下，说话结结巴巴。不管怎样，他总是当过皇帝，宫廷政变既可以让他失去皇位，却也可以让他一夕之间重登皇位。他的存在仍然是一个威胁。他可怜的形象甚至使伏尔泰都预见到，哲学家们不会把这位皇帝当作是他们的朋友。1764 年，约翰·安东诺维奇死去。对这一事件说法不一，历史学家们很难把它们弄清楚。伏尔泰当时很想替他的女皇开脱。帮助他这样做的，还有包括叶卡特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林娜本人在内的其他一些人。事实上“案件”另有真相：在施里谢利堡要塞当看守的一名叫米洛维奇的军官，召集了部分卫戍部队，准备劫狱。但是，有两名守卫紧紧跟着约翰·安东诺维奇。他们背负了严格的命令：宁可打死囚犯，也不能让他逃走。警报一响，他们就把可怜的约翰打死了。人们认为叶卡特林娜应对这次死亡事件负责，说米洛维奇的阴谋只是一个圈套，他的行动经过了女皇的授意。的确，对米洛维奇进行了审判，判处他死刑，而且也执行了，他至死也没说一句出卖叶卡特林娜的话。不过，也许他认为自己会在最后一分钟得救。这样的事件不乏先例：在伊丽莎白时代有几个大官，其中有奥斯杰尔曼，在正要被处死的时候，女皇却赦免了他们。

在米洛维奇审判案中，确实有一些情节难以理解。例如，叶卡特林娜下令对这个案件的同谋犯一概不予追查，实际上米洛维奇决不可能没有同谋犯。甚至连米洛维奇的父母也免于审讯。但是，这些证据可信度不高，不足以由此断定叶卡特林娜有罪。总的说来，在约翰·安东诺维奇的死亡事件中，她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惊人的意志力和自制力。她是在里夫兰巡视时得知约翰死去的消息的，但是她没有赶回彼得堡，行程也没有什么变化。

几年之后，她被迫面对 1771 年到 1775 年威胁到自己皇位的普加乔夫起义。历史上，甚至直到十九世纪初期，俄国是一个典型的僭号称王的国家。自十七世纪前半期留利克王朝中断以后，相隔不久，僭号称王者层出不穷。在叶卡特林娜王朝。觊觎其皇位的人仍然不少。1765 年，两个逃兵，叶夫多基莫夫和哈夫里拉·克列姆涅夫，先后都以彼得三世自称。1769 年，逃兵马梅金再次步他们后尘。可见，叶梅利扬·普加乔夫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不过是对前人已经开创的事业加以继承。但是这一次叶卡特林娜必须与之斗争的，已经不是一些轻而易举就能镇压下去的阴谋或企图。在这位普加乔夫背后，有着民众自发的支持，它不仅推翻皇位，而且能摧毁国家的基础、整个社会和政治制度。这已经超出了篡位者之间决斗的狭小范围。篡位者为了夺得或保卫皇冠，作了一些准备工作，而皇权向来只属于胜利的一方，——以往一切革命的内容就是如此。然而，这是一场完全不同性质与完全不同意义的斗争。这是一场原始状态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决战。现代国家，是叶卡特林娜根据彼得大帝的遗志想在俄国建立起来的。原始状态意味着人民群众继续在有组织的社会与无政府状态之间，在中央集权与权力分散的野蛮状态之间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这是占绝大多数的贫苦人民反对极少数特权阶级的斗争。这是民族良心对为新王朝歌功颂德的自发的抗议。叶卡特林娜确实声名显赫，她的政权高高在上，而她带着一大批显要宠臣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但她对下层人民与贫苦的劳动农民，却鲜有贡献。农民象过去一样，生活在苦难之中，他们对于王朝所取得的辉煌根本不清楚。女沙皇周围的夺目光辉使他们感到恼怒，因为它与农民内心的创伤和贫困形成了鲜明而巨大的反差。彼得三世的短期执政，曾使农民开始抱有一线希望，也使他们随之而失望。农民把没收寺院田庄，看作是消灭农奴制所迈出的第一步。这一行动确实有所收敛：以前的寺院农民摆脱了农奴制的束缚。然而众所周知，叶卡特林娜却中止了这件事情。其次，彼得三世以宽容态度对待异教派分子，也维护着东正教的利益。不过，传说似乎夸大了他的功绩。阉割派教徒尤其尊敬他，认为他是一位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受苦的圣徒和殉难者，就好像彼得因为归属于他们的教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派而被打死的。彼得夫妻生活的某些情节促成这些谣言的产生。但是在这方面叶卡特林娜也没有学着彼得那样做，而她必须为不久前取得的胜利付出代价。在暴动中，宗教分裂运动作用极为明显。俄国一切怀着不满情绪、渴望自由解放的人们，甚至在莫斯科和喀山近郊反对由俄罗斯人称霸的亚洲各个叛乱部落，——这些人现在都走到一块，来反对叶卡特林娜和俄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只不过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挑起了无产阶级大众的积怨和对未来的渴望。在他出现以前，在俄国的一些地方已经爆发了零星的农民起义。1768年，农奴杀死地主的事件仅莫斯科一省就发生了九起。1769年，这样的事件发生了八起。死难者包括七年战争的英雄列昂节夫将军，他曾经在措尔恩多夫战役中被俘，他的妻子是鲁勉佐夫的姐姐。

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出身顿河哥萨克，他曾作为一个普通士兵参加过七年战争，战斗英勇。以后又同土耳其人打过仗，最后逃跑了。抓住了他，可是他又故技重施。从此以后，他就过着流亡和冒险的生活，充满着血腥的可怕经历。据称，因为他碰巧同彼得三世长得很像，所以他能与叶卡特林娜争夺皇权。这种说法现在被推翻，它极不可信。在所有保存下来的普加乔夫画像中，他与彼得的长像大相径庭。彼得长得尖嘴猴腮，而普加乔夫则是一个典型的俄国农民。他采用彼得的字，只是对别人的模仿。但是他又和别人不同，他准备把握住发动社会变革的适当时机。他发动的并非预谋已久的运动；相反，是这一运动推动着他。普加乔夫甚至没有想过要成为运动的领导人。他不过站到这一运动的前列，他没有选择自己前进的道路的余地，只是被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推动着向前挺进。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这次挺进使国土广阔的俄国一半地区成为战争中的废墟。但是四年之后，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战胜了普加乔夫率领的这批乌合之众。潘宁的一个助手俘获了普加乔夫，并把他装在木笼里解往莫斯科。审判之后，砍去了他的脑袋和四肢。但是，在折磨他以前，刽子手先砍去了他的脑袋。叶卡特林娜对人说，这一做法完全是出于她的意思。她想以此表明自己比路易十五人道一些，因为路易十五曾经将达米埃的四肢和脑袋砍下。更何况普加乔夫的罪行累累，被他鞭挞和虐杀的人实在太多。虽然叶卡特林娜在伏尔泰面前以尖刻的语气对普加乔夫大加调侃，但是在内心深处，她意识到他是多么地可怕，而且对他极度害怕！

在这一事件中，存在着一种在类似情况下会一再重复的典型现象：普加乔夫及其同伴在举行起义、反对叶卡特林娜时代所形成的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时候，根本没有找到比这更好的替代物，却开始在粗浅地、盲目地模仿这个国家政权的外部细节。普加乔夫在同一位民间姑娘结婚以后，立即用大批“宫廷命妇”侍奉在她周围。经过强迫训练以后，她们滑稽地扮演了宫中女官的角色，学习上流社会的礼节。为了更坚定自己能够成为沙皇的信念，普加乔夫替他的得力助手们取了叶卡特林娜第一批大官的名字。哥萨克契卡授予大元帅称号，改名为车尔内舍夫。其他一些人则改名为潘宁伯爵、沃龙佐夫伯爵、奥尔洛夫伯爵等等。

但是，所有人都为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叶卡特林娜从此不再认为会有可能在阶级关系中恢复公正。俄国除了在物质上损失惨重以外，还使一些伟大的改革从此流产，根据女皇在执政初期奉行的人道主义统治原则，这些改革实行的可能性是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很大的。如前所述，从这以后，直到叶卡特林娜逝世，这可怕的四年在她的国内政策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其实就是战争的疮伤所留下的血迹。在这场斗争中死亡的，除了用武器殊死战斗的人以外，有叶卡特林娜的共和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她是带着这些思想登上皇位的。在她用来服务于俄国的全部财富中，这些思想也许是最宝贵的。

叶卡特林娜自 1775 年起开始实行的国内政策，同彼得三世推行的制度相比，可以说是反动的。彼得撤消了可怕的秘密办公室。它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可耻的统治手段，俄罗斯人有权将这一遗产丢入历史垃圾中，所以叶卡特林娜也不敢违拗民意而使之恢复。但是，她巧妙地用伪装的形式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同样性质的办公室：由斯杰潘·依凡诺维奇·舍施柯夫斯基来掌管它。关于他的私生活，传说众多，并且同女皇的名字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舍施柯夫斯基并不比拷问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受害者的那帮刽子手更残酷，但他显然使女皇的名声蒙污，因为女皇极为看重自己作为哲学家的朋友的崇高声望。舍施柯夫斯基为她扮演着秘密警察的角色。她没有给他任何正式任命，没有设立任何固定的组织来进行严刑拷打活动。但是他洞悉一切。他似乎无处不在。他从不逮捕人，不过是请人到 he 家里去吃饭，但是谁都不敢不去。吃过饭后，他就同客人谈话，而谈话的秘密从来没有外泄过。据说，他的办公室有一把特制的椅子。舍施柯夫斯基总是热情中带着强迫地让客人坐上这把椅子。椅子的两边扶手突然接合起来，抓住了受害者，于是椅子就往下一直沉到这位客人只有脑袋和肩膀留在主人的办公室里为止。于是，等候在下面的舍施柯夫斯基的帮凶们，不知道谁是受害者，于是就给这位看不到脸的客人的下体施以一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定程度的肉刑。这时，舍施柯夫斯基就会把头扭到一边，对客人的痛苦视若无睹。体刑结束，椅子又恢复原位，舍施柯夫斯基又转过头来面对客人，微笑着继续在这之前的谈话，似乎没有任何事发生。传说有一位被舍施柯夫斯基邀请的客人，机灵，强壮，知道了内中机关以后，就设法强迫舍施柯夫斯基本人坐到这张可怕的椅子上去，然后从容地离开了办公室。以后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舍施柯夫斯基死于 1794 年，死后有数目惊人的遗产留下。

1767 年叶卡特林娜打算制定的有益于俄国的法律，剽窃自孟德斯鸠和贝卡里亚。在这些法律中，显然对这样的侦察手段缺乏预见性。下面便是有关这些法律的叙述。

2

叶卡特林娜 1765 年写信给达兰贝尔，说她不久就将给他寄去她的著作手稿，并征求他的意见：

“您知道，从有益于国家的目的出发，我竟不指明名字地剽窃了孟德斯鸠院长的著作，但是我想，如果他的在天之灵能够看到我的著作，他一定会原谅我这一动机崇高的行为。他太热爱人类了，所以他会宽恕我的。我把他的著作视为自己的祈祷书。”

但是，直到两年以后这部著作还尚未完成。叶卡特林娜向伟大的哲学家解释了拖延的原因：

“我多次说起过，我现在正在写一部著作。这部著作与我原先要寄给您的样子已大不相同。我删去了，烧掉了或者撕碎了其中的一半以上。其余部分天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直到 1767 年，叶卡特林娜的著作才最终脱稿付印。这就是那个有名的给立法委员会的《敕令》，这个委员会是女皇为制定新的法典而召集的。这个《敕令》以这样的话作为结尾：

“在这次制定法律之后，如果地球上还会有某个比我们更公平，因而是更强盛的民族，那我们的法律就没有达到目的，这样的不幸是我不忍看到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叶卡特林娜认为这个《敕令》意义非凡。在孟德斯鸠院长的帮助下，她打算不仅在俄国历史上，而且在欧洲各民族历史上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创造一个新的时代。贯彻了她的新法宗旨的俄罗斯人，将会成为整个文明世界的领导者。叶卡特林娜指出，孟德斯鸠是她这一伟业的惟一助手，但是她却缄口不提另一位同样身不由己地为她所利用的协助者。整个《敕令》分为许多条文和章节，包括一些哲学公式和政治公式。这些章节是未来制定俄国的新法典的宗旨与原则。在这五百二十六条中，从孟德斯鸠那里抄来的只有一半，其他所有段落几乎一字不漏地自贝卡里亚《论犯罪和惩罚》一书中转录下来。

关于叶卡特林娜这部著作的价值，我们已经从形式的角度谈到了。这部著作的内容符合俄国女皇当时的愿望和思想的总性质，其中自由主义、温情主义和乐观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叶卡特林娜每往前走一步，都要号召人们注意感情，热爱家人，注意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她说：“必须制订一条禁止富人欺侮穷人的法令”；“热爱祖国”是“可以强有力地防止很多犯罪行为”。这样的段落处处可见。有单独的一条甚至涉及社会主义。《敕令》还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贫富之间的尖锐对立作了有力的描写，即使最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也会感到满意。总的说来，《敕令》多次提到自由和平等，也不止一次提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到国家权利与自然权利之间的冲突。习俗和法律之间的对立，违反习俗犯罪与政治犯罪之间的对立，监禁与逮捕之间的不同之处，都根据孟德斯鸠和贝卡里亚的思想作了出色、深刻和创造性的论证。对严刑和拷打都加以斥责。第 209 条和第 210 条甚至谴责了死刑，认为死刑，只有在国家认为必要的时候，才允许执行。其中俄国女皇仍是至高无上的，任何法学家和哲学家都不能妨碍俄国女皇去保卫自己的皇位，反对各种心怀不轨的篡位者。但是第 520 条却说了一些包含着自由主义思想的高尚的话：“吹溜拍马的人……总是对所有在世的君主说，他们的人民是为他们而生的。但是我们认为，并且用荣誉担保，我们是为我们的人民而生的。”但这句话根本不说明叶卡特林娜谴责了专制制度。叶卡特林娜以孟德斯鸠为根据，说他把专制制度看作最好的统治形式，同时他也拥护阶级特权，特别拥护贵族特权。叶卡特林娜对待第三等级的态度如何呢？她在《敕令》中给它下的定义是极为模糊的。她几乎根本就没有提到农民。也许，对这个问题，她采取了回避态度，为了摆脱困境，她就绝口不谈农奴制问题。这是可能的。但是无论怎样，她还是勉强地涉及这个问题，不过话说得很不肯定，不能作为新法律的根据。同时，她还认为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将人变为奴隶；应该保护农奴，防止地主虐待农奴。这是一种与开明君主制的学说相对立的“开明农奴制”的理论。的确，一字不漏地抄自《论法的精神》的第 260 条，竟公开反对立即废除农奴制。

早在 1767 年，叶卡特林娜和现实以及她与之交往的上流贵族阶层的冲突，已经使她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受冲击。1767 年刊印的《敕令》原文流传至今，这是叶卡特林娜个人思想和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国外影响之间的一种世界性交易，后者迫使她多次对她的著作进行修改，从而使著作的完成拖延了两年之久。在把《敕令》寄给达兰贝尔以前，叶卡特林娜先征求了一些熟人的意见，希望在听到达兰贝尔意见的同时，也能听到国内人士的评价。在有关这一立法著作所写的报告书中，只有官吏巴斯卡柯夫和作家苏马洛柯夫的意见保存至今。这些意见极力要阻止叶卡特林娜前进，不让她在法国哲学家的指导下往一条他们不能接受的道路走下去。因此叶卡特林娜写信告诉达兰贝尔，同两年前相比，她的著作在 1767 年已经面目全非了。这个初稿的几个片断流传至今。这些片断让我们不禁深感遗憾，它们竟没有在俄国历史上留下痕迹。在这些片断中，有关农奴制依附地位这个迫切问题有这样一些话：“当奴隶制度同时与人和具体事物有关的时候，就会有滥用权力的情况发生。每个人都必须有与自己地位相符的食物和衣服，法律必须对此加以规定。法律也应当注意到，奴隶在年老或生病时，应该得到照顾……如果法律认为主人有权严厉惩罚自己的奴隶，那末主人一定要作为一个法官而非一个主人来对这个法律加以执行……法律可以允许奴隶们有个人财产，以便使他们有为自己赎买自由的可能……”

在《敕令》最终定稿时，以上那些条文都被删去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些话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与利益。但是这里应该指出，叶卡特林娜在向孟德斯鸠和贝卡里亚收集材料时，却仅仅满足于抄袭他们的个别文章和思想，而不去吸收其学说的本质与精华。可以说，叶卡特林娜是从伏尔泰哲学的观点，同时又从旧俄保守分子务实的角度来对他们加以利用的。这也是她的著作性质如此不同的原因，虽然它的思想差不多都说得相当明确。一些段落中的明显的自由主义，打上了伏尔泰思想的烙印。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印。例如，与孟德斯鸠的严谨态度背道而驰，《敕令》第 261 条和第 295 条竟宣称，必须把土地分给农民，同时并不打算将他们从农奴制的依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就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但是，我们知道，矛盾向来无法阻止叶卡特林娜前进的步伐。

总的说来，《敕令》体现了伏尔泰关于专制制度的学说的精神。这一学说，也深深影响了必须服从女皇意志的立法委员会的工作。

交给立法者们的《敕令》思想本身就是外来影响的结合体，他们甚至没有权利自由地融入俄国人自身的意志。这个《敕令》思想本身，就是要将女皇的个人意志凌驾于俄国代表们的集体意志之上。这个思想纯粹来自伏尔泰。所以，伏尔泰认为，叶卡特林娜的立法委员会的著作没有一点意义可言。他惟一感兴趣的是可能在其中找到他宗教信仰自由这个观点的证明。叶卡特林娜写信告诉他说，在立法委员会中工作的，有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在内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因此而想入非非，他想象着莫斯科会变成文化和文明的中心，他想把巴黎大学迁移到那里去。但是在立法方面，他认为，仅叶卡特林娜一个人就足以胜任这项工作。

最初，叶卡特林娜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对待她的委员会。要召集立法会议的想法，在俄国并非新鲜事物。早在 1648 年，在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的命令下，制定了新法典，并在全俄缙绅会议上宣读和讨论过。1720 年，又有法典编纂委员会的召开。彼得一世甚至邀请外国人参加这项工作，但是工作没有任何成效。在彼得大帝王朝的最后几年，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出现了，他就是伊凡·波索施柯夫。他在一切方面，都堪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称俄国的孟德斯鸠。他既是一位哲学家，同时又是朴实的农民。他说必须召开一个有一切社会阶级的代表参加的制定法律的会议。在叶卡特林娜一世、彼得二世和伊丽莎白执政时代，也都曾经提出过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问题。但是，不可理喻的是，人民反对这种尝试。广大群众无心为在此以前一直由政府承担的工作提供帮助。但是叶卡特林娜二世决心要打破陈规。她在 1766 年 12 月 14 日颁布的关于召开立法委员会的谕旨，得到了迅速及时的执行。几乎全部选区都送来了代表。只有乘机表现出分裂主义倾向的马克兰拒绝进行选举。各选举会议按规定必须在六天内写出委托书来。尽管限期短促，工作进展相当顺利。居民早已享有的呈递状纸的权利，对这方面的社会意识有着培养之功。大家都有难以计数的不满的理由！大约一共写出了一千五百份委托书，其中属于农民的有三分之二，——当然不是属于农奴，而是属于马克兰人和国家农民。占农民的大多数的农奴们，还是没有发言权。在这些委托书中，赞成伏尔泰对立法委员会的看法的只占少数，——这主要是贵族们的委托书。例如，木罗姆的贵族宣称，他们无欲无求，也无任何抱怨。但是其他人则清楚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且准备了很多文件给立法者。

不幸的是，叶卡特林娜忽略了，应该事先将这项工作组织好。她直到 1768 年 4 月，即委员会成立以后九个月，才注意到这一点。她倒填日期颁布的准则，已经于事无补。委员会分会已开始掌握制定新法典草案的整个工作，并且到此为止了。至于会议本身，则可称为朗读内阁。在那里先宣读了叶卡特林娜起草的《敕令》，大家听完这个《敕令》的结束语，都为之热泪盈眶。这时，女皇当然是在场的。以后，开始宣读各个地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方的委托书。会议进行得出乎意料地平静，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争论发生。会议成员只不过有时对宣读的东西采取代表团集体陈述的方式发表看法。这些陈述通常总是在另一份委托书开始宣读时发表，因而并没有意义。

事实上，大多数官员们根本难以理解把他们召集到这里来的目的，而且他们始终没有理解，这就是委员会不能完成使命的主要原因。开头六次会议对如何感谢女皇给予人民恩典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格里哥利·奥尔洛夫建议尊称她为“英明、伟大的祖国的母亲”。叶卡特林娜对这些讨论提出尖锐批评。她写信给她的元帅比比柯夫说：“我命令他们审查法律，他们却对我的品质感兴趣。”她坚决推掉了奉献给她的尊号。但是代表们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委员会的工作总是难以进入正轨。列夫·纳雷什金在讨论商人权利的时候要求宣读一份关于卫生的短文。商人的权利从此便被搁置一旁，再无人提起。另一位委员会成员也打断了关于另一个重要问题的讨论，他仅仅想告诉在座的人一个防止冻伤的好办法。

立法会议的工作情况就是这样。开始会议是在莫斯科举行，1768年2月以后又迁到彼得堡。叶卡特林娜对立法委员会渐渐地感到失望，最后终于成为她的一个负担。她明白了，她的会议看上去似乎永远难以取得任何成果。也许，女皇受到了某些反对意见的影响，这些意见如今在委员会的立法工作显然毫无成效的情况下叫得更响亮了。实际上，根据叶卡特林娜机灵多变的头脑，她不可能长久地专注于一个目标。很快，土耳其战争就开始了。比比柯夫元帅趁机于1768年12月18日通知会议成员说，根据女皇指令，考虑到会议成员中的大多数人必须入伍，因此，立法委员会会议工作也告一段落。有一位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代表傻乎乎地问道，他们的工作是否会在缔结和约以后恢复。比比柯夫作了肯定的回答。据当时的人说，这时，在女皇包厢里发出了椅子倒地的响声，女皇丝绸衣裙的窸窣声和女皇离去时急促的脚步声传了过来。女皇以她的愤怒作了回答。

确实，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提起过立法委员会新的开会日期问题。后来，叶卡特林娜企图让舆论替她吹捧 1767 年那个破产的立法委员会。二十年以后，她写信给格里姆说：

“我的代表会议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我曾经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看法，你们可以向我倾诉自己的不满：鞋子不合脚之处何在？我们要把事情尽量办好，我没有任何方法，我只想谋求大众的福利，这也等同于我个人的福利。我们要进行工作，制定草案，注视他们的进度。’于是他们就进行研究，收集材料，讲演，争论，而我则静静聆听，对无益于大众福利的事则不加理睬。”

叶卡特林娜认为这个没有制定出一条法律的立法委员会是成功的，她的根据何在呢？这很难说。弗里德里希二世对她的《敕令》当然推崇备至，而柏林科学院甚至要邀请这位女皇立法者加入它的组织。在巴黎，勃朗特律师于 1771 年以《俄罗斯帝国有根据的议会》为题写了一篇反对莫普的文章，而且他纯粹是用《敕令》中的引文来组成文章的。然而总的说来，欧洲对起草法典委员会反应淡漠。外国驻彼得堡大使对《敕令》作了应有的评价。英国人亨利·雪莱称其为一些“粗俗的玩笑”。法国代办洛西尼奥尔写道：

“我对这次俄国立法委员会的活动极为关注，虽然我认为这个立法活动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叶卡特林娜的亲信们操纵着一切，要人们宣读法律时念得又快又轻，几乎难以听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清，而且还经常将其内容加以歪曲。随后，他们就要求会议支持这些他们不但没有听清楚，而且也没有弄懂的法律，于是会议只有照办……”

按照另一个法国代表萨巴杰·台卡勃拉的话说，很多代表都在忙于出售金质纪念章。这些纪念章本来是表示他们的权能而发给他们挂在胸前的。不过，叶卡特林娜的《敕令》在一个方面还是出乎意料地取得了成功，——法国禁止出版这个《敕令》。

在以后的八年中，由于土耳其战争、瓜分波兰、镇压普加乔夫等活动，使叶卡特林娜就此止步，她的好运气显然不想跟着她沿此方向发展了。于是她开始任意专权，——言论让位于武力与刑罚。1773年9月，彼得堡警察总局局长契切林，残酷地鞭笞了几个人，其中包括一些高官的家奴。副国务大臣果利津公爵替自己的仆役向叶卡特林娜控告契切林。叶卡特林娜对他说：“我对自己的臣民一视同仁。为什么您要叫契切林去加以区别呢？”这是她对平等的新的理解。

1777年前后，俄国没有任何对外冲突的发生，叶卡特林娜又将注意力转到国内方面。但是她已经难以恢复往昔的热情。

她写信给格里姆说：“我的革新的思想，已经热情减半。有时我会想起从前的观点，但是我再也没有从前那种有条不紊的总的改造计划了……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错：在事情本身，还是在我的头脑中，但是我进度太慢。这是我身上的一种不断发作的病痛……”

叶卡特林娜这个时期所写的书信表明，她已经走出早年思想上的许多误区。她研究了事物的本质，懂得了制定国家法律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的方法与规律。伏尔泰给叶卡特林娜寄去自己的著作《正义和人道的代价》。他认为，这部著作会成为俄国刑法典的基础。他认为，为了得到赏钱，任何一个官吏都能根据他的著作作为俄国制定出一部新法典。事情并非如此。叶卡特林娜写信给她的密友格里姆谈到这一点说：“……力量应该来自人民的心灵、法律、经验和习俗中，而不应该取自钱袋中。”

1779年，她开始对丹麦法律进行研究，“以便弄清这个国家里的国民都很明白事理的原因所在。即使你绞尽脑汁，你在他们身上也挑不出毛病”。但是丹麦法律令她大失所望。她感到，她为之已穷尽脑力。“这里一切都安排好了。因此，谁都懒得自己思考问题，人人都绝对地、盲目地顺从。这是一部艺术上的经典之作！我宁愿把一切被我翻了个身的东西都烧了，而不愿意制定出一些妙不可言的法律，这些法律只能培育出一些让人反感的、愚昧的顺民。”

终其一生，叶卡特林娜始终对法律知识感到兴趣。她本人也永远是一个“即兴式”的立法者。例如，1787年她巡幸基辅时，颁布了一个禁止决斗的法律，法律中附了一系列宣扬“模仿基督”的精神的高尚的格言。她曾经幻想要对俄国在1767年着手进行一番大的改造，但现在，她再也不加过问了。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改造事业必须彻底革新，也就是必须从消灭农奴制开始，可是她现在觉得这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不可否认，叶卡特林娜对这个重大问题的研究比别人更长、更多。我们知道，当她还只是大公夫人的时候，她就制定了一个尽管很不实用的使农民得到解放的草案。她不知在何处看到了一部杜撰的历史，说德国、西班牙、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奴隶似乎是根据高级神职人员会议的一道命令而同时解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放的，于是她天真地提出一种假设：俄国僧侣会议是否能在俄国起着同样有益的作用！她在取得政权以后的改革，改变了曾经属于寺院田庄的农民的地位：这些农民除了必须交纳一笔不大的贡赋，他们自己享有其余所得；他们甚至可以拿出一笔钱来赎身，或者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自由。这一思想显然很好。但是要实现这个思想，却困难重重：被剥夺了财产的僧侣沦为乞丐。根据台波赛侯爵的计算，他们现在每人每年的收入不超过八个卢布，被迫乞讨为生。现代俄国的一个弱点，便是东正教的衰落，究其原因，无疑是叶卡特林娜改革所导致的。不过这样一来，有将近一百万的农民取得了或几乎取得了自由。这个开端极佳。叶卡特林娜打算由她的立法委员会再接再厉。但是如前所述，这里等待着她的是失望。她的《敕令》本身在农民问题上就有相当大的压缩。大批农奴在会议中甚至还没有自己的代表。如果在立法委员会中提出了农奴制问题，那只是为了决定由谁对他们有利用的权力。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想拥有自己的农奴。立法会议对叶卡特林娜的人道主义幻想极为公开地持敌对态度，这种思想情绪使她非常恼火。以下是她就这个问题亲手写的有趣的笔记：

“如果不能认为农奴是人类中的一员，那末他就是畜生。因此，我们将拥有全世界不小的光荣和博爱……关于奴隶的一切规定，都是出于自私的实际打算，都是为畜生制定的。”

但是这些笔记并没有让委员会的成员们读到过，即使读过了，也会不改初衷。叶卡特林娜无力与来自各方面的反对进行斗争。她早在 1766 年就对自己支持成立的自由经济协会提出建议，要求就解决这个问题设立一项奖金：农民对他辛劳耕种的那块土地拥有何种权利。总共寄来了用俄文、德文、法文和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拉丁文写成的一百二十个答案。第戎科学院会员贝阿尔台-台-拉比获得一千金币的奖金。但是自由经济协会以多数票禁止出版他的著作。

叶卡特林娜最后得出结论：暂时还难以解决解放农民的问题，不过这一问题极为重要。普加乔夫的叛乱使她更坚定了以上的看法。在一次同海关关长维·达里的谈话中，她甚至表示，一旦触及农民问题，就可能在俄国发生天翻地覆的革命。显然，她并不明白当时北美殖民地所发生的事。她补充道：“但是，谁能肯定呢？很多其他的事还有待了结。”她 1775 年写信给最高检查官维捷姆斯基公爵说，必须为改善农奴的命运做点工作，“因为如果我们反对减轻对他们的虐待及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自己总有一天会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勃鲁托夫伯爵告诉我们，他在 1784 年看见女皇手里拿着一个命令草案，其内容是：自 1785 年以后生下来的农奴子女都有权获得自由。但是，这个命令从未曾颁布过。不过，女皇死后，在她的文件中找到了另一个关于自由农民生活状况的命令草案。《俄国斯帝国历史协会文集》等 20 卷上刊登着这个文件。命令原文中的多处改动表明，叶卡特林娜在这个文件上费时颇多。她有一个奇异而不切实际的打算，想把城市的管理形式生搬硬套到农村中去。但是，这个草案也没有实施。

使叶卡特林娜不能为农民谋福利的还有其它一些原因。1762 年帮助她登上皇位的是贵族，而不是人民。这样，女皇就有责任去依靠及优先考虑到这个上层阶级。实际上，叶卡特林娜在当女皇以前，虽然富有“哲学头脑”和自由主义思想，但她还是向往贵族政治的。她的《回忆录》中将这一点表现得很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纳雷什金家族、果利津家族、萨尔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蒂柯夫家族逐渐被新的显贵所代替。奥尔洛夫和波将金的名字在这些显贵中显得光彩夺目。但贵族政治的原则并不因这种人物的替换而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在她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连狄德罗这样一位爱好自由的思想家，在同达什柯娃公爵夫人一起对农奴制问题进行考察以后，也得出结论说，对俄国来说，这方面的根本性改革，还为时尚早：公爵夫人的论据即使狄德罗二十年前形成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后来，狄德罗在和女皇的谈话中，似乎也谈到了这些思想。过了十年，谢居尔伯爵安然坐在马车上观察了俄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后，乐观地认为，俄国农民的命运是再好不过的了。最后，连叶卡特林娜也对这一点坚信不疑。拉吉舍夫与狄德罗不同，是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从不动摇自由的信仰。他在 1790 后还误以为在俄国可以研究哲学，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女皇在对拉吉舍夫的著作的批注中竭力向别人证明，俄国农民所得到的待遇要比任何国家的农民都好，任何一个国家的贵族都比不上俄国老爷那样温和与人道！她仿佛在说着某种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只要粗略考察一下俄国农民的苦难历史就足以证明她的说法的荒谬。谢居尔伯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以一位萨尔蒂柯娃伯爵夫人为例说明俄国显贵对农奴的人道主义态度。可是他选错了名字。在叶卡特林娜执政初期，正是另一位名字也叫萨尔蒂柯娃的人以其有名的案件而使俄国震动。她被控私设刑堂，将一百三十八个男女农奴毒打致死，其中包括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虽然人民呼吁要求给死者报仇，但叶卡特林娜却对这个凶残的女人从轻发落。她的各种同谋犯，被当众鞭打至死在莫斯科的一个广场上，萨尔蒂柯娃本人仅仅被判终身苦役。然而，这样做也算有进步。在伊丽莎白和彼得三世执政时代，即使这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样的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也都可以免于惩罚。而那些敢于提出控告的农民，会被当作告密者而遭到毒打。

即使萨尔蒂柯娃事件只是个别例子，但贵族们确实并不人道。地主有权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地体罚自己的农奴。此外，他们还可以把农奴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以致成为强行移民的手段。叶卡特林娜不仅允许贵族判处农民流放，而且对之进行补充，认为还可以罚他们作苦役。叶卡特林娜的司法部对地主虐杀农奴的事实所采取的态度大相径庭。枢密院 1762 年对打死农民的地主判处流放。但是在 1761 年，犯了同样的罪行的当事人到教堂忏悔就可以了。有一个典型的文件：在 1751 年及以后的年代中普·鲁勉佐夫伯爵的农奴所受到的惩处清单。这张清单记载着许多荒诞而残酷的事件。一个女佣人在老爷们的卧室把正在睡觉的老爷们吵醒了，她必须为此而遭到鞭挞，并判处以侮辱性的诨名代替她的名字。大家都必须叫她这一诨名，否则将处以赤身用树条抽打五千下。实际上，抽打五千下算不上是最重的惩罚。鲁勉佐夫伯爵的田庄实行一部惩治更严厉、更独特的刑法典。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法典也考虑到了主人的利益，避免被打的奴隶长期不能为他服务。我们看到：“今后，我的农奴中有谁在拉雪橇时遭到鞭打一百下或者树条抽打一万七千下，这人躺在床上不能超过一个星期……否则，他将得不到面包、食品和一切规定的东西。”

在叶卡特林娜王朝，鲁勉佐夫的《刑法典》仍然有效。整个俄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在叶卡特林娜矛盾颇多的立法尝试中，有关农奴地位的法令只有两个，而且它们只是让农民群众背上新的负担。第一，叶卡特林娜禁止直接向她上书，这就剥夺了农民最后一个摆脱老爷们滥用职权的申诉与寻求庇护的权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力与希望。但是现在，申诉人被送到地主，并且要挨鞭子。1765年，枢密院命令用苦役和藤条来代替皮鞭。法国艺术家维利受命替女皇画像，1779年他几乎亲身体会了这个新法律，因为在一次会议期间他向女皇递交了一封控告信。于是被迫进行外交干预来拯救这位不幸的法国人，以使他幸免于难。仅仅下面一件事就足以证明叶卡特林娜王朝的农奴制：她把一个在俄国施行的关于农民的条例，照搬到从前属于波兰的省份中实行，于是就把那里的自由农民变成了农奴。

传说有一次狄德罗同叶卡特林娜谈话时，以厌恶的口气说起他在彼得堡近郊看到的庄稼人很肮脏龌龊。女皇对此回答说：“既然他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他们为什么要关心呢？”如果女皇确有其言，那末这是一句伤心话，它清楚地说明了俄国的让人沮丧的现状，叶卡特林娜的人道主义幻想到最后还是被迫同它妥协。

《圣彼得堡公报》1798年第36期的一则征购霍施金公马的启事旁边，刊载了一个出卖几份《给新法典起草委员会的敕令》的公告，这些公告原为科学院所收藏，公告往下有这样几句话：

“出售会做各种杂役的中年女仆一名……上述地点还有旧轻便马车出售。”

另有：“廉价出让一家数口：丈夫是技巧娴熟的成衣匠，妻子是厨娘，十五岁的女儿是很好的女裁缝，还有八岁和三岁小孩各一名，等等……”

这表明，叶卡特林娜把她的未完成的立法的遗志也抛给了她的继承人。

无论在这方面叶卡特林娜做得多么不充分和不彻底，她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王朝也不失为俄国民族发展的一个历史时代。叶卡特林娜总是让人出乎意料地不断颁布种种性质各异的奇怪命令，它们把刑法与民法，诉讼程序和行政管理混在一起。尽管叶卡特林娜自认为缺乏创造性的智慧，但她却使俄国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形成了一种历时长久的体制：一直到亚历山大二世王朝，俄国都保持着这种体制。总之，与叶卡特林娜以前的时代相比，她的立法活动毫无疑问是一种进步。

3

叶卡特林娜的司法改革也有很多是缺乏根据与结果的，并具有很大随意的，但是另外一些改革则保存了下来，并明显体现出她的果敢与雄心。一切法庭人员都来自选举，有权当法官的诉讼一方本人必须是执法人员，——这些都是叶卡特林娜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论的新措施，而且就其实质而言，确实是有争论的价值。这些新措施直到亚历山大二世王朝建立陪审法庭以后才被取消，其间实行几乎一个世纪。在叶卡特林娜的同时代人中，外国人马尔赛·台拉里维尔对叶卡特林娜的司法改革大加称颂。另一个同时代的俄罗斯人维恩斯基以更为严厉的态度对这些改革进行了评价。据他所言，这些改革的惟一成果不过是增加了法庭的数量而已。

维恩斯基补充说：“但是农民很快感到这种变化对他们是不利的，因为现在他们呈献给法庭法官的东西要比从前多了几倍。”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相径庭的评价，也许是由于女皇所坚守的公正原则和它们在付诸实践之间存在着不可消解的矛盾。女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皇说，实际运用是困难重重的。

叶卡特林娜也为加速俄国极慢的诉讼程序而做出了很大的努力。1769年，莫斯科商人波波夫由于不堪忍受诉讼方面拖得太长太慢的折磨，以至于在开庭时绝望地叫道：“公正审判在国内并不存在！”叶卡特林娜知悉以后，命令在记录中删去口出不逊的波波夫这句话，同时指示，要尽快了结他的案子，“以便让他看到，公正审判毕竟是存在的”。

叶卡特林娜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赞美的，可惜收效不大。俄国的行政机器过于庞大，以叶卡特林娜一人之力，并不能使它笨重的齿轮加速运转。俄国政府答应赔偿法国造船主在第一次土耳其战争中遭受的严重损失，但直到1785年俄国政府也没有兑现他们的诺言。为这件事往来奔走的谢居尔伯爵写道，他只能为他们做到将在这件事上所拖的时间缩短。他补充说：

“我当然愿意为这些尚有私人债务的人尽力效劳，但是要预先告诉他们，事情肯定是徒劳无功的。我和英国公使两个人凭着不幸的经验都深信，债务人单凭公认的借据是无济于事的，假如他们不肯为此而花钱的话。法律反对债务人，但是法官可以收买，法庭不秉公办事，以及一般习俗、惯例都对债务人有好处。女皇当时正在过问里昂的普洛里先生的案件，而债务人却高声说，即使判决可能对他不利，那他也决不会因此而花钱。在执行有关债务问题的命令时所难以理喻的随意态度，说明俄国有钱人的全面崩溃：他们的事情都缺乏应有的秩序，他们与俄国商人们串通一气，狼狈为奸。”

叶卡特林娜的最高法官的权利主要是用来对当时最严酷的法庭判决加以减轻的。这一点前有所述。她喜欢吹嘘她在整个执政时期没有签署过一个死刑判决，但她毕竟还是把米洛维奇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和普加乔夫都先后送上了断头台。叶卡特林娜在这两件事情中设计了一个特殊的骗局：考虑到这两个人的国事罪的矛头是直接针对她的，为了防止自己充当法官与当事人的双重角色，她放弃行使最高法官的权利。但是总的说来，用流放来代替死刑甚至鞭笞是她的一贯要求。然而，她偶尔也允许采用鞭笞，有时其目的仅仅是作为强制手段来迫使罪犯招供。这种拷打是这样的。长长的条状鞭子顶端系有特制的皮条，它兼有橡皮的弹性与钢尖的硬度。当一个有经验的刽子手实施鞭笞的时候，顶端的皮条就会割破肉体，留下深深的直达骨头的伤痕。一般认为，鞭打一百下是最大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是谁都无法忍受的。通常在鞭打十至十五下以后，受难者就会人事不省，刽子手只不过在继续鞭打一具尸首而已。刽子手的技巧在于使受难者背上的血痕能整齐有序地排列，不留下一块完好的皮肤。在抽打以前，刽子手充满恶意地叫道：“小心！”在刑讯室里，鞭刑通常是和拷问架结合使用的：先把罪犯双手反绑在背后吊起来加以抽打，这样犯人的双手必定会关节脱位，痛苦不堪。

尽管叶卡特林娜似乎坚决反对刑讯。但是，在 1765 到 1774 年审讯纵火案的过程中，被告们遭到了拷打。

有这样一个已无法考证的故事，据说叶卡特林娜对一个可以说是轰动一时的恋爱悲剧案件进行亲审。案情极其复杂。一个富人家的农村姑娘，与一个穷小子恋爱，突然给父亲撞见了，姑娘赶忙把情人在全家合用的床上的鸭绒褥子底下藏起来。当时，按习俗都是全家并排睡在一张床上。父亲躺下睡觉，那个的年轻人于是便被闷死了。这时，一位邻居突然来访，那家人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把尸首处理掉了。但是，他因此而要挟姑娘与他结婚，后来又要求把姑娘嫁给他。婚后姑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娘生了一个孩子，他把孩子也溺死了。以后他又索要钱，姑娘被迫偷父亲的钱来给他。最后，他强迫姑娘同他一起到酒馆里去，以当众对她羞辱为乐。姑娘顺从了他，但在出来的时候放火烧掉了这个酒馆，里面的客人都被烧死了。姑娘遭到了逮捕。她被控并被法庭判定犯有溺婴罪、偷窃罪和纵火罪。但叶卡特林娜赦免了她，对她从轻发落，只罚她到教堂里做忏悔。

4

叶卡特林娜在狭义的行政方面的活动，起的作用最大，也最富有成效。其中，叶卡特林娜涉及了一切领域。她甚至还写了一部关于建立新工厂设施的巨著。同时，在 1783 年她还对宫廷命妇和骑士们的服装式样加以研究，以降低其价格。这个措施与工场主的利益显显格格不入。如果戈罗夫金伯爵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话确实可靠，那末伊丽莎白曾经禁止美人纳雷什金娜穿箍骨裙，以便防止女皇本人的美丽会被她的优美体态所压倒。与此动机几乎相同，叶卡特林娜有时也利用法律来反对奢华，因此，大公夫人玛丽亚·费道洛夫娜从巴黎回来的时候，还来不及打开包，就不得不把从有名的贝尔太恩小姐那里买来的珍奇物品送了回去。总之，尽管叶卡特林娜精力过人，动机良好，但就其管理俄国内政方面的活动而言，她也具有不彻底、不充分、过于盲目和随意的特点。

在 1787 年，谢居尔伯爵这样写道：“这个国家很多东西都是仓促间建立起来的，急功近利所引起的混乱，使大部分天才的创举都被扼杀了。他们要造就第三等级，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农业，大力开办工厂，发行新纸币，提高证券价格，建立城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市，向荒漠移民，在黑海建立新舰队，征服邻邦，扩大在整个欧洲的影响力。显然，在同一时间内，他们搞了过多的项目。”

此外，叶卡特林娜还必须克服一些巨大的困难。在执政的第一年她就发现，责任重大的枢密院，甚至没有一张地图，里边的官员们盲目地决定着一些边远城市的命运。那些枢密官们有时甚至对这些城市的确切位置一无所知。叶卡特林娜立即拨款，令科学院买一张价值五卢布的地图。她还与一切管理部门中普遍存在的、几乎不可思议的滥用职权现象全力以赴地进行斗争。在这一方面，叶卡特林娜功不可没，虽然她对根除俄国的一切弊病难有作为。有一次，一个近卫军军官莫尔恰诺夫被她委派到莫斯科去侦查一件向她呈报的受贿案。莫尔恰诺夫需要有一个通行证来离开彼得堡。即便在叶卡特林娜时代，俄国也还是一个典型的使用通行证的国家。于是，为了要取得一张必要的通行证，这位军官在不同的办公室之间来回奔忙了整整三天时间。这就使在莫斯科贪赃枉法的几个官员有足够的时间去消灭罪证。各级行政部门中，收买和受贿的情况屡见不鲜。1770年莫斯科流行鼠疫，警察就和军医串通一气来掠夺富有的商人。他们向作为目标的某个商人宣布他得了鼠疫；医生就来进行检查，并在商人手心里擦上硝酸银；这使商人的手心很快就出现了黑斑，于是他就被送往检疫站；如果他不及时出钱收买警察，他们就会利用他不在的机会，掠走他的所有财物。1783年，巴黎警察机关检查员伦普列因某一个案件被派往俄国。根据他的可靠证明，彼得堡也有这种令人震惊的法制混乱现象：街上没有警察巡逻；大火不断摧毁城里的大片住宅区，等等。几乎与此同时，英国公使哈里斯谈到了他的一个同胞的遭遇：一批持械抢劫者抢走了他的一大笔钱，为了报警，他决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定去见警察局长，但他早晨七点钟去见他的时候，碰到他正在玩牌取乐。

1763年为弃儿开办的保育院在叶卡特林娜建立的机关中，历时最久、作用最好、考虑最周到。它拥有一些特殊的待遇和权利：免税免赋，拥有审判权和警察监督的权利，被它收养的所有孩子和为它服务的职员都享有个人自由，拥有部分剧院收入和抽彩专利，等等。女皇用五万卢布来供养保育院，而慈善家普洛柯菲·杰米多夫出钱盖起这一巨大的建筑物。将自己全部两百万法郎的财产都献给了保育院的贝茨基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他用了二十年时间精心照料它。1775年贝茨基出版了一部书名为《关于俄国贵族和市民男女少年教育问题的措施和命令汇编》的著作。作品对叶卡特林娜的保育院极为推崇。在海牙看到了贝茨基这本书的译本的狄德罗，替它写了以下几句前言：“当时间和伟大的女皇的决心使这些措施臻于完美的时候，人们就会为了对此研究而去访问俄国，正象人们过去访问埃及、马其顿和克里特一样。但是我断定，他们的好奇心这一次更有可靠的根据，而且收获也更丰富。”

最近一段时期，到俄国去的人确实有很多。当然，他们的目的并非完全与狄德罗所预言的相符合。不过，将来他的预言也许会有实现的可能。

5

在叶卡特林娜的行政活动中，她的财政政策始终让人难以理解。可以从她的日记或笔记中了解她登基时俄国的财政状况。不过很遗憾，其中只有以下一个片断得以保存：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我认为普鲁士陆军是一支难以拿到足够薪俸的军队。总务处对缴款一千七百万卢布的上谕并没有尽实执行。据造币厂统计，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时代以来，有一亿卢布的货币投入流通，其中四千万已流出俄罗斯帝国……几乎所有的外贸部门都由私人控制着专营权。全俄国的海关都由枢密院操纵，花费的代价是两百万卢布……在七年战争期间，已故女皇伊丽莎白·彼得洛夫娜想向荷兰借款两百万卢布，但是没有成功。可见，当时俄国缺乏声望或信用。在国内，寺院或养畜场的农民几乎对当局的命令视若无物，有些地方依附于地主的农奴也和他们联合了起来……”

这种制度在彼得一世登基时就已经存在，但是他并不打算改变这种制度。这种制度来自于鞑靼人统治俄国时期那些亚洲习俗所遗留下来的许多传说和思想。它不仅贪婪地榨空了农民，而且公开掠夺全国各民族的财富。几年以前，一篇专门研究俄国财政状况的文章发表了，这篇文章中的下面一些话可用来说明这种制度：

“要对一切可以征税的东西进行收税，甚至农民的长胡子也不例外，留长胡子的农民要进城，就必须在通过哨岗时付钱！这些税款是依靠许多世纪以来积累的严刑拷打和军事体罚的经验，用暴力和武器征收来的。但是国库还是让人以各种形式给掏空了。一种最疯狂的、不顾一切的方法，是把整体等同于部分，把应该课税的对象等同于税款本身，于是在 1729 年就成立了没收田庄办公室。”

叶卡特林娜是这样对待这个制度的：最初，她想用不触动根本的治标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她把个人财产拿出来交给国家支配。以后又想尽量改造好国家的缺乏统一的经济机构。这个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机构的每个机关只关心自己的利益，都争先恐后地掠夺国库。叶卡特林娜尽量使这些机关得到统一和集中，进行诸如消除一些商人集团的垄断和特权，取消海关操纵的现象等某些改革，——这一切都使国家的收入得到了少量的增加。但是总的来说，收入并不高，最多只有一千七百万卢布。何况，这笔收入必须与叶卡特林娜的政策相适应，她千方百计要使俄国赶超欧洲列强，其中包括预算为五亿法郎的法国，以及预算为一千二百万先令的英国。他想以她富有成就的外交、奢华的宫廷、慷慨馈赠给欧洲崇拜者的礼品和源源不断地赐予宠臣们的金钱，盖过那个令她坐卧不安的太阳国王的时代光辉。

她几乎如愿以偿！她仅仅为第一次土耳其战争就耗费掉四千七百五十万卢布。几年的间歇时间后，大战就接踵而至，直至叶卡特林娜逝世：征服克里木，第二次土耳其战争，瑞典战争，瓜分波兰，远征波斯等等。花费在国内生活上的钱也很多。宫中贪污腐败的现象蔚然成风，每年耗去巨额的钱财。仅彼得霍府一处，从1762到1768年就有十八万卢布有账可查的支出。但是，当叶卡特林娜1768年夏天来到彼得霍府的时候，却发现宫殿一片荒芜，钱显然并未用在该用的地方。

1796年，叶卡特林娜已经有了高达八千万卢布的预算。她在找钱来支付预算这一方面手段高超！她可以为亚历克赛·奥尔洛夫的群岛舰队训练，波将金的狂妄行动，伏尔泰的热情等一切人和事付钱。金钱就这样在从她手指间流光了，可是她从来也不缺钱花，或者至少她总摆出一付有钱的样子。要对她弄到金钱的方法进行说明并不难，但是为了了解这个说明，必须知道一个叶卡特林娜凭着她的聪明与天才本能所识破了的秘诀。在同上述财政困难作斗争时，俄国政府要是没有想到采取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下面的一个办法，那将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办法在西欧实践中虽然并不成功并证明损失很大，但对人们的诱惑力不小。确实，彼得三世登上皇位以后，立刻颁布了关于建立银行和发行纸币的法令。叶卡特林娜原来对这个思想并不首肯。她认为发行纸币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到 1769 年，土耳其战争使她这些怀疑烟消云散。从此以后，叶卡特林娜找到了加强自己财政状况的武器，从而使她在 1769 年 1796 年间获得光荣和幸福，并使她执政时期所进行的巨大工作有了金钱的支持，也给了她挥霍的资金。十七年中叶卡特林娜发行的纸币达一亿五千七百七十万卢布。如果再加上这个时期所借的外债和内债，四千七百七十三万九千一百三十和八千二百四十五万七千四百二十六卢布，那总数达到两亿八千七百八十九万六千五百五十六卢布，即约有十五亿法郎的国债。叶卡特林娜就是这样把钱弄到手的。

但是读者或许会有此念头：在现代欧洲历史中，这是个普遍的现象。显然，纸币并非彼得三世所发明，利用了纸币的也并不只是叶卡特林娜一个人。不过众所周知，在别的国家，这一做法引起了破产，即米拉波曾经谈到过的那种畸形破产，给人民造成了损失，不久，连政府本身也遭到了报应，承认自己对迫在眉睫的革命无能为力。可是在俄国，不论在这位女皇的统治时期，还是在她的后继者时期，都没有破产的现象发生。破产现象决不可能发生，理由很简单，因为正是由于滥用信贷，很快就把现有资本和作为发行纸币和举债保证的不动产耗尽，法国才走上破产之路的。在俄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因为俄国国内外信贷所依靠的惟一保证，是永远不会耗光的。这种保证在俄国是无限的，至少物质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上的保证是无限的。而在这以前，俄国的道德上的保证看起来也是无限的。俄国有时也由于国家的资金来源暂时缩小而陷入困难之中，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彻底地消耗殆尽。那末在俄国，这种神奇的、不可思议的保证究竟是什么呢？彼得一世时代一位名叫波索施柯夫的哲学家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他很形象地给这种保证下了一个定义。不过，他说的是硬币而不是纸币：“我们不是外国人，我们并不认为铜币有什么价值。但我们必须对沙皇的名字赞扬和珍视。因此，钱币的份量不是我们想要计算的，而是钱币上的花纹，……因此，我们并不敬重银币与铜币，但我们重视和尊敬皇帝陛下的姓名。我们十分重视英明陛下的圣旨，如果小小的铜币上按他的旨意被刻上价值一卢布的花纹，那末我们可保证它就会在市场上以一卢布的价值永远流通。”

从叶卡特林娜时代延续至今的俄国的社会信贷的全部理论，上面的几句话都尽收于其中。叶卡特林娜财的政政策也正是以此为根据的。正因为叶卡特林娜融合贯通了这个理论，依靠臣民的忠诚，善于实现以及无限制地利用这个理论，所以她能够完成自己执政时期伟大的业绩。国内对她的盲目忠诚和信任，自然地流传下去，而实际上没有现实根据的信贷已经不限于俄国国内。金钱引来了更多的金钱，除国内的税额以外，还有国外贷款。同时，这些泡沫式的资金推动了俄国的生产力，从而丰富了社会的物质财富。

在 1885 年，我们写过：“不要错误地把这种政策看作是一种偶然偏差的结果。把这种政策看作是俄罗斯民族固有的精神，也许更正确些。无论如何，这种政策以某种稳固的、永恒的东西为依靠，因为迄今为止，它还控制着俄国的财政命运。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彼得三世签署一道命令就建立起了银行，没有固定资本，金属储备等任何保证。银行没有这些东西照样可以建立和营业，后来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但是应该承认，构成这个政策基础的，不仅仅在于帝王的无限权力。要知道，刻在硬币背面的帝王形象，是人民财富的强有力的体现。这是一种人们从来没有衡量过，而且也是无法衡量的财富，它也象某种不能计算的东西一样，存在于人民的想象中。它的确是国家地租和纸币的保证。人民群众就象信任沙皇的权力一样信任它。有了这种信任，俄国才能摆脱一些个人或整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到处都要服从的发展规律和条件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财政政策不仅能够存在，而且更发展到了与国家实际力量全然不符的高度水平。在法国，滥发纸币引起了洛特省的破产，好享乐的巴黎人被迫在第一共和国的第三年，花三千法郎吃一顿饭。所以，滥发纸币会导致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发生动摇，这是其危险所在。在俄国，这种信任迄今为止都是坚定的，因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同对这个伟大国家的命运的信任紧密联系。说实在的，俄国政府所依靠的，是社会的轻信而不是信任，因此支配信贷业务的那些规律才未能真正对它有所约束。但是滥用信任引起了纸币的过多存在，这迫使政府考虑到调节供求关系的一些规律。政府也被迫考虑到外来因素的干涉，以及同邻国财政制度联系的必然后果。可是人民的信任却也没有因此而动摇。不过，俄国政府把一部分积压的纸币停止流通，立即发行了新纸币并以此摆脱了困境。人民的信任也从这一次考验挺了过来。1843年，政府以信用券代替纸币，只不过像发了一纸非常虚假的告示进行号召，大批的人便拥入银行，争先恐后地用实质的硬币来换取一捆捆绿色的纸币。有谣言说金子和银子现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在贬值了，只有纸币的价值不变。这样的谣言，居然到处都不缺乏充分的信任！

1786年谢居尔伯爵从彼得堡写信给人说：“在俄国，别的国家的财政业务观念并不适合这里。在欧洲各国，帝王只管事业，但舆论不在其管理范围之内。在这里舆论也归女皇管。大批的银行券显然不能以资本来保证其价值，伪造的货币贬低了金币和银币一半价值，一句话，在其他国家立即会引起毁灭性后果的一切现象，在这里甚至没有引起惊慌与破坏信任。如果女皇下旨的话，她可以叫人把一块皮子当作货币，我对此确信不疑。”

我们已经看到，波索施柯夫的看法也与此相同。

在叶卡特林娜执政时期，俄国财政有过一段煎熬的岁月。1783年，因为生了一个孙子，女皇要送五万卢布给大公夫人玛丽亚·费道洛夫娜，送三万卢布给大公保罗，但是当他们领钱的时候，发现国库已空空如也。波将金的代理人加尔诺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1788年，波将金需要一笔用作克里木开销的数目不大的金子，他只得跑遍全城去收集八万金币，弄得疲惫不堪。有时，纸卢布的价值要下跌一半。1773年，法里柯奈有一次告诉女皇说，有一位财政家准备向她出售一种在四个月内可以轻松地赚到三千万卢布的方法。叶卡特林娜很机灵地对这个建议作了回答：“我总是对草拟赚钱方案的人和发现金子的人说：先生们，替你们自己挣点钱吧，免得去向别人乞讨。”但她对这位财政家的秘诀还是相当有兴趣。三千万卢布正是她需要的！不过，与此同时她在克里木毫不在意地花去了六千多万卢布，为第二次土耳其战争花去了九千多万卢布，而且这次战争给俄国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利益。

关于叶卡特林娜王朝军队的情况，可说的并不多。这个王朝是好战的、黩武的，但军国主义和尚武精神并不适合它。尚武精神需要有纪律，对长官的绝对服从。但叶卡特林娜极少以此精神来勉励阿列克赛·奥尔洛夫与波将金。1772年，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格里哥利·奥尔洛夫在福克夏尼代表大会上，想用对待下级的态度来对待军事统帅鲁勉佐夫，而他也确实几乎夺得了军队的指挥权。不久，一个新的竞争者又向鲁勉佐夫挑衅，这一次，他把自己的职位让给了他。在鲁勉佐夫已经离去，苏活洛夫还没有出现的这一段时间里，俄国军队被不学无术的人所操纵。但是谁都知道，刻苦耐劳而勇敢的俄国士兵是怎样战斗的。在叶卡特林娜王朝，俄国士兵和土耳其人与波兰人都作过战，这些波兰人和土耳其人战术足足落后了两百年。叶卡特林娜尽量避免同西欧纪律严明的军队发生冲突。当她同瑞典较量的时候，她后悔了。用亨利·普鲁斯基公爵的话来说，她在其他战争中以很小的代价便取得了胜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她个人的勇敢和精力对她取得的胜利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熟悉内情的人，责备叶卡特林娜对军事行政机构的调整使彼得大帝遗留下来的事业受到了破坏。1763年，叶卡特林娜下令完全由指挥官掌管团队的经济。彼得大帝则指派曾经为官的特派视察员、总委员会或中央军需管理局来掌管军队的后勤。叶卡特林娜取消这个制度以后，滥用职权的现象开始普遍出现。据谢居尔伯爵统计，在1785年，俄国军队的编制约有五十万人，其中正规军只有二十三万人。不过，谢居尔解释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说，更为确切的核对由于一切军事机关存在的混乱现象而无法进行。俄国的官方数字并不可靠。他还补充说：“有几个上校承认，他们从自己的步兵团队中每年收到三四千卢布，而骑兵团队的指挥员每年能得到一万八千卢布。”维尔仁伯爵在同一时期是这样说的：“俄国舰队远离波罗的海就无所作为。这支舰队最近一次到地中海游弋，给人的印象极差。里窝娜特别抱怨那些军官，说他们用得多，做得很少。”

在结束对叶卡特林娜国内政策的评述时，我们可以说，她在这方面打算要干的工作很多，但能进行到底的没有一件或者几乎没有一件。她的无畏的性格使她总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她身后留下的却是很多废墟。

有一位著作家指出：“早在叶卡特林娜逝世以前，她的王朝大部分有重大纪念意义的事业就已支离破碎。”

似乎有个精灵依附在叶卡特林娜身上，成为她向前的推动力，让她没有片刻的停留，即使她偶尔有件事办成了，她也无缘去享受取得的成果。也许，这充其量只是一个爱虚荣的精灵，而且这种虚荣有时是非常渺小的。例如，叶卡特林娜同意了某个建筑方案并为建筑物奠基之后，通常就立即铸造一枚用作纪念的徽章，但当这个徽章一旦做成并呈送给她的时候，她就将这个建筑抛诸脑后了。她在 1780 年着手建造的有名的大理石大教堂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所以在二十年后也没能建立起来。

也许，在一往直前的要求中，有伟大女皇的崇高使命存在于其中：她必须带领全俄人民奋勇前进，因为俄国人民，这个仍然在沉睡的巨人，连彼得一世也没有能够唤醒他。其实，一旦他清醒过来，他就会象汹涌的巨流，克服一切而奔腾向前，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去完成他的使命。所以，叶卡特林娜在为彼得大帝建造的纪念碑揭幕后的第二天对格里姆所说的话，也许是正确的：

“我们觉得，在广阔的天空之下，彼得一世不但外表威武，而且精神饱满。可以认为，他很满意自己的形象。我很久不敢直视他，心潮澎湃，我环顾四周，发现人人都热泪盈眶。他的脸朝着的方向与黑海相反，但是他扭转的头说明，他的视野足够开阔。他活着的年代离我太远了，我不能与他交谈，但是我觉得他很快乐，他这种快乐的心情也传给了我，使我产生尽量做好将来工作的新希望。”

第十二章 女皇的国外政策

1. 女皇政策的基本特征。最初希望和平。改变原先看法的原因。沃龙佐夫伯爵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信。女皇的新计划。好战和侵略的狂热。个人的主动性与固执。性别和气质的影响。女人和女皇。改革对外委员会体制、结论。2. 与别国结为同盟。彼得三世的体制和叶卡特林娜的体制的对比。叶卡特林娜独创的事业。北方同盟以及和普鲁士的同盟。和奥地利的同盟。有关巴伐利亚遗产的问题。特申的代表大会。皇后给叶卡特林娜的信。约瑟夫二世到莫吉廖夫。瓜分土耳其的图谋。醉心于一位皇帝的女皇。失望。和英国结为同盟。哈里斯在俄国的成就。武装中立的提出及中立国同盟。谁会被她列为敌人？英国愿意把米诺卡岛赠予叶卡特林娜。女皇心动。拒不接受。面临战争威胁。和英国断绝同盟关系。3. 和法国的同盟。女皇敌视法国。科西嘉人以及巴奥里的画像。法国人在彼得堡的可悲处境。两个事例。女皇态度有所好转。拉瓦里子爵和施麦大公在彼得堡。路易十六登基赢得叶卡特林娜对法国的好感。叶卡特林娜对这位国王的欣赏。在伏尔泰和其他女皇崇拜者的影响下，叶卡特林娜和俄国人驰誉巴黎。法国兴起的“叶卡特林娜热”。保罗大公及其夫人在巴黎。殷勤的玛利娅安杜阿尼达。一切“按俄国方式”。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巴黎时装在彼得堡，俄国时装在巴黎。发了财的男裁缝。女裁缝的破产。贝尔太恩太太的不满。谢居尔伯爵在彼得堡的个人成就。俄国提出建议，法国让步。失望。商约签订。谢居尔伯爵巧妙地在他的同行英国大使那里借笔来签订这个商约。最后的尝试。国民会议和彼得堡的内阁。米拉波。热奈在彼得堡和西莫林在巴黎的活动。不幸的外交官。西莫林的离去和热奈被逐出俄国。俄国大使同法国国王及皇后的最后一次会见。俄国和流亡者。叶卡特林娜的反革命政策。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公爵。对革命者的驱逐和拷打。1793年3月18日的诏书。4. 瓜分波兰的可耻活动。女皇的政策。第一次瓜分体现女皇曾作为德国公主的一面。普鲁士和奥地利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提出瓜分波兰是谁出的主意？没有新意的思想。奥地利迈出第一步。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可耻罪行的毁灭性后果。罪行的连锁反应。扔给群狗的一根肉骨头。5. 第一次俄土战争。“独眼龙和瞎子的斗争”。俄国获胜。土耳其沦为二等强国。库楚克-凯纳济和约。休战。叶卡特林娜图谋夺取君士坦丁堡。希腊计划草案。吞并克里木。第二次俄土战争。不幸的结局，俄瑞战争使叶卡特林娜的计划受阻。俄国的困境。土地太庞大了。两个和约。叶卡特林娜的幸福。新的黠武主义的印度计划草案。出军波斯。结论。

1

1769年，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西别尔写道：“迄今为止，德国历史上每一个重要问题，都与叶卡特林娜二世政策的影响紧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密相关。”

我们认为，西别尔的这番话甚至几乎适用于整个欧洲。叶卡特林娜过于热衷权势，女人气十足，有时又不太成熟的对外政策，是一种普遍实行的政策。可是在她执政初期，这样的迹象却不曾有过。

叶卡特林娜当上女皇以后，自称坚决拥护和平。只要人不犯我，她就准备自善其身，避免同邻国发生任何冲突，专注于祖国的建设，因为这个国家已足够令她尽情发挥才能。即使从对外关系的观点来看，这个政策也与女皇的权势心完全吻合：她想保持自己的所有权利，同时却令世界震惊于自己的宽容大度。叶卡特林娜写信给俄国驻华沙大使凯泽林说：

“坦白地讲，我主张同列强和平共处，甚至同列强结盟的目的，是要支持和保护最受压迫的人，使自己成为欧洲的法官。”

显然，当时瓜分波兰还未列入她的计划之中。她反感任何征服别人的思想，甚至能抵挡住库尔兰的诱惑。她说：“要使我的人民幸福，这已经使我耗去不少的精力了。这一小块土地对我的幸福并无丝毫益处。”她想同土耳其缔结永久和平条约，裁减或者允许裁减自己的军队，不急于补充在从前的战争中已经用空了的俄国武库。她一再说，首先必须保持国内的稳定，必须整顿财政状况。

那末是什么使她如此坚定和迅速地放弃早先这些美好想法的呢？我们可以引用一个俄国人的宝贵证明文件对此作答。这个俄国人是这个国家的杰出人物，他坦白地叙述出光辉的叶卡特林娜王朝阴暗的一面。这个证明文件也说明，俄国从前的杰出人物也曾有过现在在俄国会引起强烈敌对态度的某些感情。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谢苗·沃龙佐夫在叶卡特林娜女皇逝世几年后写信给刚刚登基的亚历山大一世说：

“已故女皇希望保持永久的和平……一切打算都以此为中心……是普鲁士……怂恿潘宁将波兰有益的宪法改革取消，以便使夺取这个国家成为一件易事。也是普鲁士说服了潘宁让波兰脱离国教的人有权担任一切国家职务。这样，他们只有以极端的强硬措施来对待波兰人，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枢密官们和主教就在国会中遭到逮捕，并被流放到俄国。我国军队进入并将波兰洗劫一空，甚至大加迫害土耳其领土上的联邦分子。这种破坏国际法的行为，引起了土耳其与我们的战争……从这次战争以后，国家便开始内外债并举发行纸币。俄国便承受着这两种灾难。”

如此说来，是普鲁士使叶卡特林娜的政策走上了危险的好战侵略的道路，并深陷其中。但是我们认为，迟早总要发生这个情况，这和普鲁士的暗中教唆没有任何关系。叶卡特林娜从当上女皇起，就夸大了自己的政权，她也一定很想试验一下这个政权的威力。她对自己作为俄国女皇的历史作用显然高估了，因此认为怀疑自己的良心是毫无必要的。丹麦宫廷 1762 年 10 月建议她停止对保罗大公的保护，迫使保罗大公放弃对霍施金尼亚公国的权利，她对丹麦作了如下的典型回答：

“也许这是个例外，一个有主权的女皇竟对自己的儿子加以保护，将一块属于本帝国的领土划归他所有；但更奇怪的是，一位拥有五十万军队的足可保护任何人的女皇，竟允许别人对她说，她不应该同施韦特打交道，虽然这个施韦特无足轻重。”

可以肯定的是，叶卡特林娜自从远离过去关于有益劳动与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和平的美好理想之后，一度迷失了方向。对此，被最初的胜利冲昏了头的她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她似乎违心地一个劲儿地向前挺进，最后无法自拔，不断地进行战争、占领和征服。这已近乎一种神经错乱，因为她已经不考虑自身实力，不听取谨慎和诚恳的意见了。维拉克侯爵于 1782 年写信给维尔仁伯爵说：“这里人们什么事情都胡来，对情况缺乏周全考虑与分析，凡是能为国家和叶卡特林娜二世王朝取得新胜利的东西，都紧抓不放。这里认为，考虑资金显然多余；这里的一切都以行动为先……”

无论做什么事，在何处，都要进行活动，奔忙一番；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强迫人们谈论自己。显然，从第一次土耳其战争开始，这就是叶卡特林娜的对外政策实质。关于未来的幸福，她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她的一切创举都一定会使她的帝国取得新的胜利和伟大成就。维尔仁伯爵在 1784 年写道：“俄国人相信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会成功，除了这种关于幸福的信念之外，他们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其实，要求一位勇敢的女皇将自己的政策以某种体系或某种总方针为基准，是无济于事的。对此，她会以“环境、机缘和打算”来回答。她也丝毫没有考虑到要使自己的对外活动符合最高道德标准、国际法或人道主义的标准。1770 年，英国大使马卡特奈从彼得堡写信给别人说：“在这里谈论法学及法学家，便如同在君士坦丁堡一样毫无用处。”

除此之外，叶卡特林娜也不自觉地将她狂热的个性应用到俄国对外政策中去。特别在她执政初期，她十分专心地研究这种对外政策。她亲自口授一切外交书信。不过她很快发现，她的精力还不足以事必躬亲。于是她决定只过问最重要的事情，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而由外交大臣潘宁伯爵去担任一般性工作。1763年4月1日，她写信给凯泽林伯爵说：“我希望将来能更好地保守秘密，因为我决定不再告诉别人任何具有保密性质的事情。”在过去的年代，人们向国君叙述俄国驻外使节的外交报告时，总是对它们的内容简要提及，但是叶卡特林娜要求亲自阅读并批注大使们的报告原件。这些批注饶有趣味。例如，她的驻维也纳大使果利津公爵向她报告说，奥地利和法国宫廷唆使土耳其政府插手波兰事务，她批注道：“他并没有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因为他连市井儿童都知道的事情都不清楚，或者是他没有说清楚他知道的事情”。还有一次，列普宁公爵从华沙写信给她，在一次谈话中普鲁士公使霍尔茨男爵曾经告诉过他，他认为他的国君的命令仅仅完全符合国君本人的利益，但与他的臣民的利益并不一致。叶卡特林娜批注道：“这就是说，他居然还有除了他的臣民的福利以外的另一种荣誉？这真是咄咄怪事，让我不解。”1780年，约瑟夫二世第一次拜访了这位女皇，并对她的工作中体现出来的不知疲倦的精神感到震惊。这一次会见，在叶卡特林娜的一生至关重要。在这以前，领导外交委员会的潘宁对俄国的对外政策影响巨大。正是由于他不顾众人以及女皇本人的意志，俄国和普鲁士的同盟才维持下来。但是叶卡特林娜的观点因约瑟夫的来访而有所变化。她撤了外交大臣的职，并独立地缔结了一个从黑海方面为她开辟了光辉的前景的新的同盟。潘宁很快不再具有任何作用。叶卡特林娜深信，只要有一个盲从她意志的官吏来领导外交委员会就够了，她的合适人选是贝斯波罗柯。在1781年9月维拉克侯爵写道：“严格说来，大臣都已从女皇身边消灭了。”

尽管叶卡特林娜在这种个人政策中包含着她的全部智慧和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坚强的意志，但它同样也存在着阴暗的一面。在这方面，叶卡特林娜同样被自己不可理喻的狂热个性所左右，结果又陷入失望之中。想象力在这里的作用也不小。女人当皇帝的实在不少，只有不善记仇的女人，才能写出 1796 年 7 月 4 日到 9 日给俄国驻斯德哥尔摩代表布德贝尔格伯爵的指示，要求伯爵劝导一下瑞典国王，他想到彼得堡来，却拒绝接受同女皇孙女结婚的先决条件。叶卡特林娜写道，让这位缺乏教养的公爵一边凉快去吧！彼得堡已厌倦了他不清楚的头脑中产生的狂妄想法。一个人一旦为某件事下了决心，通常便会不顾一切地往前走。整个文件都是用这样的口气写成的。这样的文件同正式的外交照会毫无相似点，这倒像一封写给好朋友的可以毫无顾忌地倾诉心事的信。除此之外，在叶卡特林娜的指示中有着不止一处的所谓“又及”，其中都相互矛盾。这些“又及”的意思，归根结底就是，女皇同意国王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来访，也就是说，女皇对指示中所说的东西予以了热情的否定。

后来，叶卡特林娜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急躁脾气对俄国外交关系的稳定有很大的影响。俄国于 1780 年 4 月 28 日颁布了武装中立的宣言，女皇就此写信给格里姆说：

“您会对我说，这极端危险。但这是惟一的办法。”

她在这里又加了一句：“因为德国人甚至连瓦格纳先生都不喜欢有人想愚弄他们。”

我们认为，她只是在说俏皮话。也许，叶卡特林娜确实对她自己的变化毫无察觉，没有认识到她已经与新的祖国同声共气，因为她的全部国内外政策，如同她的全部气质与个性一样，纯粹是俄罗斯的……德国人决不会象俄国人那样在国事活动中指靠个人的成功，带着运气的成份。只有俄国人才会不顾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一切去硬冲乱闯，对实际情况视而不见，充满幻想。只有俄国人才会做事冒失。叶卡特林娜一直是这样行动的，她认为这些方法是她自己的主要成就和一切失败的原因所在。冷静而考虑周到的德国人，是不会冒然发动第一次土耳其战争的。谢·沃龙佐夫伯爵写道：“军队裁减了，补充并不齐全，不能驻扎在帝国各地，他们只能在严冬季节越过土耳其边界，并从彼得堡武库中把各种重型武器运往基辅。”第二次土耳其战争和瑞典战争时的情况更糟。1783年，叶卡特林娜预想到要同土耳其政府决裂，就命令从爱斯兰调来计有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人的骑兵团。但是在当地只找到七百名士兵和三百匹马，而且连一个马鞍都没有！这并没有使叶卡特林娜感到忧虑。她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得幸福的信念能扫清一切艰难险阻，创造奇迹。这个信念能万里迢迢地把大炮从帝国的一端运到另一端。这是德国人不知道的另一种力量。

总的说来，在对外政策领域，叶卡特林娜的光辉业绩是凭借很少的物质资料取得的，虽然由于她永远耽于幻想中，未免对这些成绩有所夸大。可是从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中，这种物质资料的匮乏却得到了补偿。

甚至在外交事务的管理方面，俄国在叶卡特林娜王朝也进步不小。由于女皇亲自领导了外交事务并享有崇高的威信，她统一了外交委员会无计划的分散活动，并规定了总的方针以利于执行。同时，她规劝俄国外交官一定要放弃从前那些极为下作的手段。1763年6月，英国公使布金哈姆给国务大臣沃龙佐夫递上关于同俄国签订商业条约的呈文时，她认为理所当然地应给沃龙佐夫两千英镑的报酬。但是国务大臣拒绝他说：“我请您考虑一下，为两千或二十万英镑而出卖女皇的利益是

否值得。”伊丽莎白时代的国务大臣是说不出这样的话。

2

和普鲁士的同盟

在当时发表的对留列尔一书的批注中，路易十六指出，实质上叶卡特林娜不过是继承了彼得三世业已存在的对外政策体系。但是这个意见只有一半的正确性。彼得三世的体系不仅在于同俄国过去的盟国即奥地利和法国发生分裂，而且在于向奥地利及其盟国公开宣战，同丹麦发生战争，在于同奥地利和丹麦在库尔兰问题上达成协议，也在于同它们一致对波兰采取行动，因为以上两国国君决定在那里对波兰脱离国教的人予以支持。叶卡特林娜的政策比之有所后退。叶卡特林娜最初彻底保持中立。俄军总司令车尔内舍夫得到要他率领军队回国的命令。同时，俄普又渐渐走到一起，这种友好关系由于1764年4月11日的条约而得到加强。但这与彼得三世所幻想的同盟不同。英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很快也成了他们的同盟者；但丹麦也会加入这个同盟，这就和彼得三世的设想显然不符。这是北方体系，这一事业属于女皇个人。诚然，这一体系也有彼得三世希望做到的事，在解决库尔兰问题时，这个体系在1763年使巴比伦权力得以恢复，在1764年解决波兰事务中，选举出了波尼亚托夫斯基。

不过，这也是弗里德里希所希望的，在叶卡特林娜登基以后他不一定做得到。在第一个诏书中，她称他是“最残暴阴险的恶人”。但是据杜兰称，在整理已故丈夫的文件时，叶卡特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林娜突然发现一封弗里德里希的信，信中对她高度赞扬，这似乎就令她对普鲁士国王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叶卡特林娜多次修改了和普鲁士订立的同盟条约。1780年签订了期限为八年的条约，但没有到期就被撕毁了。1781年4月21日和奥地利缔结的同盟，立即导致了俄国和普鲁士关系出现裂痕。叶卡特林娜和弗里德里希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在弗里德里希逝世前几年他们无疑已相互敌视。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后继者时代，风暴突然爆发了。毫无疑问，弗里德里希-威廉·纪是叶卡特林娜最蔑视、最反感的人。她在给格里姆的信中，称他为纪胖子。她在信中谈到这个时候，话语粗暴。但这对她在1792年8月7日和普鲁士订立新的同盟并无影响。尽管在此之前的7月14日，她已经和奥地利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但总的说来，叶卡特林娜对这两个德意志国家的整个政策就像钟摆那样经常摇摆不定。其中，她的个人感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她虽然总是拒绝承认她模仿弗里德里希，但她对弗里德里希是真诚崇拜的，她从不掩饰对纪胖子的敌视，对约瑟夫二世是一位伟大人物这一点也坚信不疑。

和奥地利的同盟

与奥地利结为同盟这一事业也属于叶卡特林娜个人。甚至在1789年，在同奥地利一起发动的第二次土耳其战争中大失所望之后，她也没有想过要背叛奥地利。她写信给波将金说：“任何皇帝都比普鲁士带来的苦难要少得多，因为普鲁士一直和世界上一切侮辱和糟蹋人的东西紧密相连。”她又用法文加了一句：“不幸我将这一束缚看得太清楚了，当我看到在挣脱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这个约束这方面有转机的时候，我就大喜过望。”正是在就巴伐利亚的继承问题召开的特申会议上，两国宫廷开始接近，尽管叶卡特林娜在那次会议上宣称自己是普鲁士的坚决拥护者。约瑟夫二世想利用马克西米利安 - 约瑟夫侯爵的死将他的领地据为己有。可是弗里德里希却起来反对他。经过一番犹豫不决后，叶卡特林娜承认他是对的。“战争一旦爆发，事情将不可收拾”。玛丽娅 - 捷列齐娅在这样的战争威胁面前只好让步；她写信给叶卡特林娜，请她出面调停。由此两国开始了接近。在约瑟夫到俄国拜访叶卡特林娜以后，也完成了其余的工作。

现代几乎所有的德国历史学家都认为，1781年的俄奥条约对俄国非常有利。他们说，这个同盟主要是针对俄国的敌人土耳其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觉得，两个同盟者在1781年的愿望是相同的。这个同盟带给俄国的惟一好处，是在占领克里木时得到奥地利道义上的支持，但1781年的条约对此只字不提。条约根本就没有提到克里木问题。这里谈到了瓜分奥斯曼帝国，而约瑟夫想来分一杯羹。叶卡特林娜认为他提出了过分的要求。这导致了他们不和，后来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使他们结束了统一行动。弗里德里希对此已有预料，他说，事情一涉及瓜分土耳其这块诱人的蛋糕，奥地利和俄国的利益就会对立起来。约瑟夫犹豫观望，不敢发动战争。叶卡特林娜就趁机独立发动战争，接着是吞并克里木，约瑟夫二世不敢提出异议，这样，他就在无意识间为这一行动提供了帮助。他寄希望于当时国际法中极为重视的政治平衡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他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偿的。如果由于胜利，他的要求将得到巩固，他就准备提出来。最后，他终于决定发动战争，以武力对他的权利进行捍卫。但是战争没有带来胜利。战争对同盟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者双方来说都是令人极度绝望的，特别对约瑟夫更是如此。从此以后，关于瓜分土耳其的问题，他只好保持沉默，因为一切都已徒劳无功。

约瑟夫二世承受了一切失败的占领者的命运。1781年订立同盟的时候，战争的结果尚难以预料，但他的举止表明，他对这件事情并无多大兴趣，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他对展现在他面前的前景毫不动心，丝毫不准备为盟友作出任何牺牲。事情甚至发展到，使同盟条约不能采取通常的外交照会形式，因为皇帝不同意条约上叶卡特林娜建议的签名的前后次序，即在条约的两个文本上他们的签名轮流排在前面，只能用交换信件的方式提出相互保证。在两人之中，着了迷、似乎失去理智的，是热情和性急的叶卡特林娜。她深信同奥地利的同盟关系为她对付土耳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她相信约瑟夫有足够敏锐的眼光。十五年后，她还写信给格里姆说：“他们有一只鹰，但他们忽视了他！”在莫吉廖夫见过女皇以后的第二天，约瑟夫写信给考尼茨说：“应当知道，俄国女皇只对她自己的事感兴趣，她很少关心俄国，正象她很少考虑我一样。所以，必须让她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叶卡特林娜想依靠运气行事；约瑟夫却事事三思而行。可结果是，幻想打败了老谋深算。这种情况在人类智慧的历史上已屡见不鲜。

英 国

在1780年以前，英俄两国由于和普鲁士的共同联盟而接近起来。此外，它们还建立了各种直接的商业条约。叶卡特林娜不时强调自己对英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并表示要捍卫他们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一切利益。也许，情人威廉在女皇心中所留下的美好回忆，在其中也有一定的作用。不过这种友谊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

众所周知，1779年英国在同美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这三条战线上进行战斗。1780年2月，叶卡特林娜公开宣称，只要得到英国海军上将罗德涅依摧毁西班牙舰队的好消息，她就大事施舍彼得堡的穷人。几天之后，她举办了一个舞会。她对英国公使哈里斯说，她是为预祝罗德涅依取胜才安排这个庆祝的。她邀请哈里斯坐在一张呢面牌桌前面吃晚饭，进餐的只有他们两个人。第二天她却颁布了关于武装中立的著名宣言。叶卡特林娜钟爱这种突然转折的戏剧化的行事方式。

当然，起初没有人清楚这一行动的意义，包括叶卡特林娜本人。受到了欺骗的舆论都认为俄国女皇这一措施有利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驻彼得堡公使表示抗议。潘宁伯爵本来企图与宠臣波将金的意志作对，想去消除叶卡特林娜对英国的好感，现在他被这一措施气病了。为此，西班牙巡洋舰队俘获了去马六甲海峡的俄国商船。对此，女皇立即命令十五艘战舰武装待命，并对西班牙提出抗议。她声称将采取一切手段捍卫中立国家的权利，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器。这就是武装中立最初的全部意义。

不过，叶卡特林娜在自己的照会中规定了现代海战法的原则，从而沉重打击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这是她在此事中的一件光荣业绩。实际上，1778年的法国法律已经规定了这些原则，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一致同意，这些原则还不能生效。叶卡特林娜的政策最终使中立国联盟得以成立，这个联盟使这些原则得到了巩固。后来，叶卡特林娜经常自己独占着创立武装中立的荣誉。杰宁说，关于中立的思想第一次出现在弗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里德里希身上，叶卡特林娜就在他的书页边上写道：“错了，正在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头脑中而不是在别人身上才产生了武装中立思想。”尽管如此，逐渐阻碍着英国称霸野心的中立国联盟，几乎是起着另一种作用的。有一个时期，它几乎变成一个针对西班牙和法国的联盟，也许丹麦、瑞典、普鲁士、葡萄牙、奥地利和两个西西里王国会同俄国一道加入这个联盟。

由于法国和西班牙内阁对外政策的灵活性，以及英国宫廷所固有的那种高傲而固执的态度，才使武装中立具有与它初期不同的那种意义。西班牙和法国立即对新式的国际法表示赞同。英国当时自高自大，顽固不化，以后又使用诡计，最后终于看着机会白白从身边溜走。就在那个 1780 年，一度很可能发生一个意外的对英国有利的转折。由于哈里斯的坚持，伦敦内阁决定采取一个重要的步骤。叶卡特林娜有一次对哈里斯说：“你们的宫廷给我一个友好的保证，我也会同样如此。”当时领导外交部的斯托尔蒙特勋爵对此的回答是，把米诺卡岛送给叶卡特林娜。同时，他请求俄国干预目前的英国战争以作为回礼，促使西班牙和法国根据 1762 年巴黎条约立即签订和约。起先，叶卡特林娜又惊又喜，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这超过了她的本身就已走得很远的幻想。诚然，不久以前发布的中立宣言，似乎有违英国的建议。不过，这不要紧！同哈里斯谈过话之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她确实同哈里斯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告诉他说：“武装中立，这算不了什么。一旦需要，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不采取行动的武装，而且可以把它丢在一边，不再提起。”不过她很快就产生了疑虑，想把事情再同自己的宠臣商量一下。只是为了达到某种外交目的就几乎白白送给她米诺卡岛这样贵重的礼品，这似乎不太有可能。其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中是否有诈？叶卡特林娜说：“新娘太好了，他们想让我上当。”英国私底下大概打算把叶卡特林娜拖入同法国进行的大规模战争。但她并不希望这样做。

由于当时与约瑟夫的友谊，她不大希望进行这次战争，在眼前她只有对黑海及其沿岸的光辉前景所做的美妙幻想。叶卡特林娜开始计划着进行另外一次对俄国有利得多的战争。因为法国竭力为她平息西班牙事变，所以在女皇眼中武装中立又恢复了过去的崇高意义。于是，事情就拖到了1781年3月，这时，哈里斯突然接到通知，说女皇谢绝了英国的好意，只想维持原先的中立政策不变。

于是俄英两国彻底决裂。英国对这次侮辱刻骨铭心。失意的英国公开表示反对中立国联盟，因为凡受到英国海上霸权威胁的一切国家，都被号召加入中立国联盟这一避难所去。1791年，叶卡特林娜觉得俄国同英国已不可避免会有一场战争。但是她可以说是盲目的无畏精神来直面这种情况。她写信给齐麦尔曼说：

“请原谅我直到今天才回复您3月29日的来信。我事务繁忙，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我正在研究怎么对付大兵压境的英国舰队。请您相信，我已经竭尽所能，以便以最好的方式接待这支舰队。我希望这次接待是成功的。只要舰队一迫近，我想您写信给我就不方便了……所以，我今天向您告别。”

不过，战争终究没有打起来。英国为奥斯曼帝国进行的干预，不过是虚张声势。应当看到，叶卡特林娜非常高兴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齐麦尔曼，在言辞之间似乎听到她松了一口气。她又补充说，她对英国人民一向都是很尊敬的，甚至回忆起她对英国人民的特殊感情。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但是，俄英两国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友好关系，从叶卡特林娜执政时代被毁坏了。在俄奥同盟之后很快签订的法俄同盟，仿佛预示着俄国未来政策的走向。

3

法 国

“我发誓，自己从来不喜欢法国人，也从来没打算如此。不过，不可否认，我对他们关注得更多。”在同英国朋友们决裂前不久，叶卡特林娜对哈里斯说了以上的话。但是，在叶卡特林娜执政时期频频更换的法国代办们深信，俄国女皇对法国是心怀不满的。1772年7月有一位代办在一张短笺中说道：“她的惟一的本事就是满怀恨意、坚决地同法国作对……她恨透了我们：作为一个俄国人，一个德国人，一个竞争者，一个女皇，但主要是作为一个女人。”他还指出，尽管叶卡特林娜公开仇视法国，但她却真诚热爱法国文学、艺术和时装，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但是，叶卡特林娜对这些矛盾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的。她仍然高度评价伏尔泰，同时不放过对法国表示敌视态度的任何机会。1776年，当纳尔瓦市政局向她递交一份用法文写的呈文时，她命令说，禁止以后这样的事再次发生。不懂俄文的人可以用德文书写！1768年，她对路易十五及其首相大加攻讦。叶卡特林娜写信给她的驻伦敦代表车尔内舍夫说：

“我认为阿马德·凡罗给路易十五作的肖像画的确有值得讥笑的理由，因为我看到，虔诚的基督教徒路易十五的头部竟集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中了一切优点和美德。但是上帝在创造它的时候，并没有询问过凡罗的看法；我不喜欢，也不想购买这种捏造的东西。如果它很对法国人的口味，那就应该让它留在法国自己国内。我将找到一幅与此相应的描绘肖阿泽里大公的画，这位大公将被描绘成具有一切大臣的优异素质……”

她在这封信的结尾加上一个“又及”：“现在每天早晨我都进行祷告：上帝啊，从不敬神的法国人手中救出科西嘉人吧。”

过了几个月，俄国同土耳其正式决裂。叶卡特林娜立即谴责了法国。她觉得土耳其人和法国人关系稳固密切。可以认为，她不仅对苏丹，而且也对法国国王宣布了战争。这时，她又用法文写信给车尔内舍夫说：

“土耳其人和法国人竟想招惹我们俄国……俄国会有所行动的，您不久就会看到某些大事的发生，大家会谈论我们，谁也不会预料到我们发出的警告，土耳其人将被彻底击垮，法国人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叶卡特林娜当时经常谈论科西嘉人对法国的压迫所做的反抗。她在1769年7月从伦敦订购科西嘉将军巴奥里的画像时指出：“如果巴奥里继续与那些可恶卑鄙的法国人作对，我就会更喜欢他的画像。”她费尽心机中伤法国，同时她感觉到，法国也对她有所图谋。早在1784年，她就写信给约瑟夫二世说：“我发现，同巴伐利亚侯爵的谈判，由于他的优柔寡断而毫无进展，弱小的宫廷历来都有这个缺点。其中有些宫廷甚至连一封礼节性的书信都不能独立作决定去写。我觉得正是这些人致使这些宫廷采取这些预防性措施，他们在些耳德河进行活动，让陛下的船出不了海，把教官、工程师和工匠派到君士坦丁堡去，劝告土耳其人要在索非亚附近驻扎一支庞大的军队，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千方百计偷偷地把我们南方和北方的敌人进行武装，来对付我们。”

当时居住在彼得堡的为数不多的法国人并没有受到良好的待遇。法国警察督导员伦普列曾经就此这样写道：

“英国领事会保护自己的臣民，这些领事都在俄国享有崇高的威望。法国人则对不公正待遇听之任之，没人给予他们应有的保护。

其中大多数是时装店或珠宝商老板。在俄国达官贵人中，珠宝相当畅销，但俄国人从不当场付款，往往留下货物，约定次日再到他那里去取钱。第二天商人去了，但俄国人却托辞不在家。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才把一部分货款拿到手。此后，如果这位法国人再去催账，惹得老爷生气，那他就会有被责打五十棍的危险。于是，这位不幸的商人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才能指望发善心的债务人付给他货物的一半价钱。同时，在得到一半价钱时被告知说，再来催账是徒劳的，因为买的东西也就值那么多钱，商人收到这些钱是理所当然的。总之，俄国宫廷缺乏良心。不过有几个家族可以被排除在这个普遍规律之外。别的家族，其中甚至包括其中有了上校军衔的军官，偷走您一只金鼻烟盒或钟表，都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一旦事发，他只会调被调到远离偷窃地点的另一个团队去。裁缝和时装女裁缝，在大公夫人旅行归来以前，生意相当不错。在她回来以后，他们甚至接做了很多定货，并或多或少地预付了税款。但是，女皇在大公夫人回到俄国后发布了一道关于禁止妇女在连衣裙上佩带大于两俄寸的首饰的命令。另外，大家必须梳低平的发式，禁止在头发里插羽毛。如此一来，时装的生意便急剧下滑……少数偶然来到俄国的艺术家，受到的待遇也好不到那里去。有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一位演员想到俄国来开作坊，人们仔细研究他的计划，如果认为有利可图，就会给他钱和地皮满足他的要求。在没有摸清他的生产诀窍的时候，大家都很尊重他。但是，一旦掌握他的生产诀窍以后，就开始拉下脸来。为了把他困在俄国，人们会迫使他债务累累，于是，他往往由业主逐渐沦为一个普通工人……所以，应该劝那些想到俄国做生意的法国人打消这种念头。”

诚然，伦普列本人和法国大使馆都曾证明，法国人在彼得堡的活动也有令人不齿的地方。1776年，有个叫沙姆潘涅尔的法国臣民涉嫌伪造俄国帝国银行的票证。伦普列在彼得堡期间，发生了两件可悲的事。一个把自己称作骑士的台彼列耶里的青年，此前不久来到俄国，他在法国外交部工作。通过私人关系，他弄到一万利维尔的补助金，并被派往彼得堡学习俄语。他被法国全权公使维拉克侯爵当作大使馆人员正式介绍给叶卡特林娜。学会俄语以后，台彼列耶里就开始周旋于上流社会。也许出于更好地掌握方言的需要，他就自己院子里聚赌，彼得堡的浪荡子弟也乐意成为他的座上宾。一次，他在打猎时走过舒瓦洛夫伯爵的村子，出来一群看家狗，猛扑向他的猎犬。为了保护自己的猎犬，台彼列耶里开枪射击，散弹误伤了站在一旁的一个老太婆。回到彼得堡以后，台彼列耶里给舒瓦洛夫伯爵写了一封给俄国人留下粗鲁印象的信，尽管这封信在巴黎也许被认为是十分机智的。据维拉克侯爵说，信的调子有点大大咧咧，但还是客气的。认为自己被侮辱了的舒瓦洛夫为了报复，对肇事者提出了控告，他甚至没有事先通知法国大使。维拉克侯爵把情况向女皇作了汇报，不以为然的叶卡特林娜建议台彼列耶里骑士立即离开彼得堡，否则他将有可能受到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法律制裁。大使只好同意这一建议，但是用最激烈的言辞向法国宫廷打了报告，抱怨女皇处事不公。几天之后，一件更加不愉快的事又发生了。他的秘书罗沙和他的亲生儿子以及两个俄国人出去散步。在一家窗口，他们看见了一个仿佛在向他们微笑的农家姑娘。他们四个人全都闯了进去，肆无忌惮地调戏那个美人。姑娘的父亲对此很不高兴。但是，他们对他置之不理，竟要动手脱姑娘的衣服。那个农夫叫来了邻居，狠狠揍了一顿法国全权公使的儿子。事情告到女皇那里，但是她对维拉克侯爵毫无同情之心。她认为，对于别人去揍那些该揍的人，她无权干预；如果两个陪伴那个法国人的俄国人在格斗中受了伤，那她倒是十分乐意看到的。

就在这时，俄法关系，甚至叶卡特林娜对法国的观感都有了很大的转变。早在 1776 年，女皇这种情绪上的转变就已被维拉克的前任茹纽侯爵所注意。他写道：“我认为，叶卡特林娜敌视法国的成见总会有所改变的。我甚至认为，现在在对我政府以及其他重要事情方面，她已经开始削弱了自己的成见。她仍然喜欢嘲笑我国人民，但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法国人在俄国的行为，以及这些人在彼得堡同女皇谈话时不恰当的措辞。”他还补充说：“但对于那些今年来俄国的法国人，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们的举止值得褒扬……维康特·拉瓦尔和施麦公爵赢得了女皇本人的垂青和社交界的普遍好感。”

在这种转变中，法国新国王功不可没。叶卡特林娜对路易十五的继承人极其尊敬。她在 1779 年写道：“我认为，路易十六执政时期有着光荣的业绩，我很想骂那些责备他的人。”同时，叶卡特林娜遍及欧洲各地的狂热崇拜者二十年来为她所做的大肆宣扬终于取得了成果。法国舆论界突然出现了一股不可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抗拒的，席卷了一切人和事的潮流：俄国、俄国人和叶卡特林娜已成了法国和巴黎谈论的焦点。裁缝法戈从叶卡特林娜给格里姆的信中抄来了一套童装的样式，并靠做这种童装而财源滚滚。在信中，女皇画了一张她设计的宽大的短衫草样，她的小孙子穿的就是这种短衫。巴黎对俄国贵族热烈欢迎。在布伦森林打猎时，王后看到了萨尔蒂柯娃伯爵夫人的马车，便请伯爵夫人跟随其后，以便能把猎人看得清清楚楚。谢尔盖·鲁勉佐夫是法国宫廷女士们崇拜的偶像。1782年春，大公保罗及其夫人化名谢维尔内伯爵及其夫人也到了巴黎。玛利娅·安杜阿尼达把对叶卡特林娜的反感暂时放到一边，盛情招待了他们。在塞夫勒的工厂里，有人请大公夫人欣赏一个奇妙的深蓝色镶金的瓷器化妆用具。“这些大概都是准备呈献给王后的吧！”大公夫人赞不绝口地说。但是她在近些看时，却发现自己的名字都刻在了每件东西上，原来这都是玛利娅·安杜阿尼达赠送给她的礼品。因此不难想象，巴黎居民是如何接待大公和大公夫人的，何况这些民众都是真心诚意地表现他们的热情，他们并不考虑最高政策的需要。只有象克列里索如此我行我素的人，才会不苟同于普遍的情绪。

在巴黎叶卡特林娜本人大受欢迎，这种情况被格里姆称之为“叶卡特林娜热”。诺阿依尔元帅和蒙梯昂成为她的牺牲品。舞台上演出了有关俄国的题材的剧本：伏尔泰的《斯基福人》、多尔的《彼得大帝》拉加尔普的《曼齐柯夫》，以及稍后的台福尔热的《费多尔和列辛卡》。巴黎出现了许多与俄国有关的招牌。有一位时装女裁缝的商店，甚至专门为对穿戴有所讲究的俄国人服务。

最初，叶卡特林娜对此泰然处之。她写道：“法国人现在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喜欢我，其性质同喜欢一种时尚物并无区别。但是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就象任何别的时髦东西一样，这种情况很快就会过去的……俄国妇女一定会沾沾自喜于在巴黎得到的重视和尊敬。因此当她们回国时，会变成自命不凡的女人……至于法戈先生，我认为他很机灵，但有趣的是，时装样式来自北方，更有趣的是，北方尤其是俄国，现在竟在巴黎得到推崇和敬仰。人们对俄国向来有很多误解，但是这样的事竟发生了……至少不可否认，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希望在收到我这封信时，这种风潮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女皇是如何对待大公夫人玛丽亚·费道洛夫娜带回彼得堡的法国时装的。在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贝尔太恩小姐正从玛利娅·安杜阿尼达的住处出来，她愤愤不平地叫了起来。

叶卡特林娜告诉格里姆说，她尽全力使服装上的绉边不受破坏。不过很遗憾，贝尔太恩小姐选错了时间：正是在她向巴黎人要帐的季。因此巴黎人自然认为绉边完全是不必要的，并且与叶卡特林娜女皇一同来反对小小的贝尔太恩。

叶卡特林娜对法国和法国人的感情最终发生变化，还取决于谢居尔伯爵的影响。一位完全胜任当法国驻俄国大使的人物最终承担起这一外交使命。谢居尔伯爵 1785 年 3 月 12 日到任，同一年的 6 月 3 日他就这样写道：“这两天我跟女皇呆在一块。外交使团非常惊羨这种恩宠。为了享乐而举办的这次旅行，给不明智而无益的政治投机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谢居尔所谓的政治投机分子的确有其正确之处，叶卡特林娜同法国公使的这次旅行揭开了欧洲史上新的一章。两年之后，1787 年 11 月，叶卡特林娜的首相贝斯波罗柯向谢居尔伯爵建议建立包括法国、奥地利和俄国在内的三方同盟。不幸的是，这一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同盟的目的却是共同进攻法国的老盟友土耳其。次年，彼得堡宫廷更坚决提议建立一个除上述三国外，把西班牙也包括进去的四国同盟以共同对付英国。

但是法国以一些正当的理由拒绝了同盟要求。1788年12月占领奥恰柯夫之后，叶卡特林娜第三次向法国提出订立同盟的建议，并答应作为报酬，俄国会在反对英国方面给予积极援助。同时，她不再坚持必须保障她在不幸的波兰实施的宪法，只要求默认1772年对波兰的瓜分。这样的有利条件是谢居尔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他从凡尔赛得到的却是要求废止第一次瓜分的命令，他对此感到极度失望和惊奇。这是对他与俄国的嘲弄。这个办法是否对波兰本身有利呢？现在是否能把波兰原来的边界恢复过来？难道凡尔赛真的相信这一点吗？他们是否关心这件事？我们认为，他们只要求固步自封，尽量遵循旧君主制度的传统。难道给谢居尔的任务需要认真地对待吗？所以谢居尔漠视这个任务。他不答复叶卡特林娜，因为他认为已经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最后，彼得堡开始对法国的沉默态度心怀不满。第一个提出要和法国结成同盟的波将金，现在要和英国走到一块了。

在一次友好谈话中，当谢居尔伯爵问到这件事时，波将金粗鲁而坦率地说：“这样有什么不妥吗？像您这么有外交经验，难道也会对此感到震惊吗？我看到法国已经被主教左右，主教从议会中驱逐了两名法国元帅，毫不在意地让普鲁士人和英国人兵不血刃就夺走了你们的荷兰，为此我承认我要开一个玩笑。我说，我会劝我们的女皇可以同任何一个路易皇帝订立同盟，但不要同主教路易订立同盟。”波将金还言犹未尽。

在国王的御前会议上，大主教罗梅尼·台勃里恩引起了国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王极大的愤怒。大主教早在 1788 年 8 月 5 日就被解职了。但反对订立上述同盟的并不止他一人。1789 年 5 月，涅凯尔重新执政以后，玛利娅 - 安杜阿尼达写信给麦尔西伯爵说，除蒙莫伦以外的所有法国大臣都反对订立法俄同盟。王后说道：“首先，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显然难以提供人力上或金钱上的任何帮助，因此，我们并不想抱着不诚实的态度去订立一个新的防御同盟。”

她坦白地指出，正是在革命冲击下表现出来的君主制的软弱无力，使得同盟的订立遇到了阻碍。

谢居尔所能成功做到的，只有 1787 年 1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条约。据说，法国大使还巧妙机灵地用他的英国大使费茨 - 格尔贝特的笔来签署这个条约。不过，这件事的正确性只有一半。有一次，女皇带着整个外交使团一道出游时，波将金突然向谢居尔提出订立一个贸易协定的建议。谢居尔希望这个协定能马上签署，但手头没有文具，于是他就向同行的英国大使费茨 - 格尔贝特借一支笔来签了名。

在 1789 年以前，法国一直在进行着两面三刀的把戏。它一面继续缺乏诚意地进行和俄国订立同盟的谈判，派出许多志愿兵加入俄国军队，一面却向土耳其提供军官和工兵。法国军官和工兵进入土耳其这一情况，使叶卡特林娜极为恼火。她写信给波将金说：“如果有法国人被俘，请把他们直接流放到柯施金那边的西伯利亚谢韦尔内去，别让他们以为被俘便如同到俄国旅游一样，并让土耳其人尝尝厉害”。

她勉强容忍法国志愿兵在俄国军队里活动，对他们为法国或俄国所作的贡献却不为所动。他们并没有得到她的信任。占领奥恰科夫以后，表现英勇的达马斯伯爵期待着被任命为女皇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的侍从武官，女皇将他提升为俄军上校，但是坚决不允许他与自己接近。她不允许有一个“法国间谍”在她的内宫中活动。叶卡特林娜写信给格里姆说：

“虽然从您信中我得知了种种情况，我深信，巴黎尽管多次受到了侮辱，还是宁愿和英国或普鲁士订立同盟，而不愿意和俄国订立同盟……”

她相信，尽管缺乏人手，法国一定会在国内征得兵力来帮助正在和她作战的瑞典人。她还是再次努力同法国达成协议。她甚至把某种外交使命派给格里姆：

“显然，如果法国加强对荷兰的控制，不让别人粉碎自己在这个共和国里的派别，那末我将从中得到不少的帮助。我希望您能同谢恩 - 普利就这个问题进行一次友好的谈话，共同想出一个说服法国宫廷的办法，让它采取某个步骤以便表明法国的强国地位，它不想让那八十艘战舰白白烂在港湾里而不起任何作用。”

也许除叶卡特林娜这个劝告之外，确实再没有其他能挽救垂死的法国君主制的措施。

“这个宫廷的无所作为完全将它的作用消除了。我从未对这个宫廷有巨大的热情，但是俄国乃至全欧洲的利益都要求它尽快重新占有它应得的地位。法国人喜欢威望和荣誉，他们会为了祖国的威望和荣誉立即向前挺进。每个法国人都必须承认，在一个国内局势极为动荡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并不存在威望和荣誉。让这些动荡与混乱都转移到国外去吧。这样，法国本身将因此而平安无事……”

但法国并没有听取这些也许来得太迟的劝告：法国旧君主制度被破坏已成事实。1792年以前，两国关系还在维持着。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热奈被任命为继谢居尔之后的法国驻彼得堡代表，他是卡姆潘夫人的亲兄弟。他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外交方面都缺乏能力。他刚刚刊印了两本没有出版过的贺拉斯的颂诗，但有人指出那不是真本。更大的灾难在新的领域等待着他。当然，那时法国外交官的处境并不好。俄国驻巴黎代表西莫林仍然坚守岗位，其全权公使的权利也没有改变。1790年5月，副国务大臣奥斯杰尔曼劝西莫林同国民会议的重要成员打交道，西莫林回答说，只要有钱，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奥斯杰尔曼同意了，请求他把必要的钱数列出来。全部问题都在于要促使法国武装起来，以威慑英国。在这方面，他们特别对米拉波寄予厚望。西莫林写道：

“米拉波极清楚交给他的一切任务。他暗示，国民会议对英国分舰队进驻波罗的海一事还是有一定关注的。他认为，那时应当把法国各港口的全部舰队都武装起来。他是外交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他的话很有份量。如果我们能够采用英国和普鲁士犹太人叶夫莱姆对雅各宾俱乐部成员广泛使用的办法来奖励他，那末我们将可以从他的努力中得到更多的实际帮助。这位叶夫莱姆到巴黎以后，花去了一大笔钱……英国大使所花掉的钱数是不可计数的。但不可否认，从抱着爱国主义信念的法国统治者那里，金钱可以买到一切东西；米拉波是不会上当的，但只要我向米拉波的一个机灵而又忠实于我的朋友动以利诱，他就会为我们的宫廷效劳。”

叶卡特林娜在这个外交报告的边上写道：“真希望他的生命可以更长一些！”彼得堡已经知道他不久于人世。1791年4月4日，他果然去世，以后，西莫林写信给奥斯杰尔曼说：“这个人死得太不是时候了。”两年以前，俄国外交官还无法接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近他，他们以为从后门去拜访他是很容易的。当时西莫林称他为“现代的喀提里纳”。奥斯杰尔曼坚持要俄国大使在国民会议中物色一位可以代替米拉博的人物。不过，这难以办到。西莫林陷入了两难境地：他同国民会议和国王宫廷都要保持友好关系。众所周知，1791年6月他不得不公开谴责阴谋帮助国王逃跑的俄国妇女柯尔弗夫人的活动。次年，西莫林看到自己在巴黎已经无所作为。他知道，叶卡特林娜准备在一两天内让热奈离开彼得堡，他也提出了离开法国的要求，但决定在离开以前同国王和王后进行一次密谈。在极度机密的情况下，他们见了面，王后在自己的卧室以私人身份接见了她。玛利娅-安杜阿尼达亲自插上了门闩，然后长时间地向她诉苦，并向俄国女皇致谢。这时，国王也加入到谈话中。他肯定地认为只有叶卡特林娜才能将自己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说她在创造自己光荣业绩的过程中总有着惊人的好运。话一说完，国王就走了，但是玛利娅-安杜阿尼达又让西莫林多呆了两个小时，大谈国王和她对女皇的感情，抱怨自己的各位兄弟。最后，她给了他一封写给奥地利皇帝和叶卡特林娜的信。西莫林答应去一趟奥地利，以便在那里将法国以及国王和王后陛下的情况作个汇报。于是，他竟有缘成了反革命联盟中法国君主制度的公使。

热奈在彼得堡受到的待遇令他苦不堪言。他没有机会得到叶卡特林娜接见，大臣们几乎都对他置之不理。他的地位所应有的荣誉和特权，都让法国贵族们给抢尽了。在叶卡特林娜的宫廷中他们都有一定的官方任命，其中有勃列太利男爵、纳萨乌公爵、卡伦和波姆贝尔侯爵、艾斯切尔哈西伯爵，他们都代表着普罗凡斯基伯爵、台阿尔杜阿伯爵或路易十六本人。其中代表路易十六的是谢恩-普利伯爵，而他恰恰是热奈介绍给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国宫廷的。其他的人都从奥地利公使那里寻求庇护。热奈1791年9月被禁止进入皇宫，1792年7月，他被驱逐出俄国。叶卡特林娜对他的继任者不抱任何幻想。1792年1月，波姆贝尔侯爵写给奥斯杰尔曼一张短笺，其中对“国王和公爵们不和的原因”发表了看法。这时，叶卡特林娜在奥斯杰尔曼的报告边上写道：“我认为，这一切仅仅是勃列太利对卡伦抱有的敌对态度，应该赶走卡伦和勃列太利男爵这样的顾问。”卡伦十分高傲，然而由于他的处境极为尴尬，他的这种态度也并没有使人感到是粗鲁的。当他被邀请作客时，他总是迟到。叶卡特林娜在皇村很随便地接待了他，因此，在彼得堡，他准备擅自进入女皇的私室，从而违反了禁令。骑兵近卫军很不客气地把他赶了出来。卡斯杰拉说，通常他被人们称为小偷。在彼得堡同达马斯、艾斯卡尔、台阿尔杜阿伯爵的瑞士上校罗里在一起的主教阿拉斯基，则被人称为“引路者”。台阿尔杜阿本人扮演的角色是极为可怜的。艾斯切尔哈西喜欢显示他的穷困，他的那个经常被叶卡特林娜叫去玩的小儿子在他授令下穿上有补丁的衣服，用这种乞讨的方法来申请补助，尽管他并没少得到人们的帮助。波姆贝尔则相反，尽管实际上他并不富有，但他总是竭力摆阔气让大家吃惊。整个宫廷对这两位大使极为造作的表演感到十分可笑。只有曾经担任法国驻土耳其的杰出代表谢恩-普利，才赢得人们的尊重。叶卡特林娜派他去斯德哥尔摩执行一个秘密使命。

不过，叶卡特林娜确实对这些法国人的傲慢和无知感到愉快。她让矮小的艾斯切尔哈西唱革命歌曲《卡尔曼纽拉歌》和《前进，前进》。作为答谢，她按照沙皇礼节奖赏了他的父亲。除了给艾斯切尔哈西金钱补助以外，还给了他一所在彼得堡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房子，让他在沃林和波多利亚得到了土地。同时，女皇也发给各位公爵不少津贴。1791年7月，为了对女皇的援助表示感谢，他们向她献上了颂词：“陛下追求着所有的荣誉。对于建造伟大的俄国，您和彼得大帝荣光齐身，因为他第一个使帝国从混乱局面中摆脱出来，陛下则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火种，给帝国带来了光明与温暖。”叶卡特林娜喜欢并乐于为这样的奉承掏钱。下一个月，公爵们得到了她两百万利维尔的赏赐。可是他们需要的是一百万卢布。他们说：“只要有一万人跨过莱茵河，我们很快就会有十万人的援助。叶卡特林娜的英明伟大的才能带领我们前进。”他们希望能从她那里得到更多的钱。路易十六还保持着他的自尊心。国王被捕以后，叶卡特林娜把她存在法国的十万利维尔交给了他，并且答应，只要他有需要，她还可以给他更多的钱。但是路易十六对这样的好意只是心领了。公爵们费了很大的努力，才能从女皇那里得到一百万卢布。经过长期请求以后，最后她通过波姆贝尔送去了五十万卢布，但是附带一个可能使人觉得带有很大的侮辱性的条件：“你们说，在我的帮助之下，你们一定能拯救法国不幸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应该拒绝帮助你们，不过，全欧洲都在等待你们兑现这一诺言。”她不想让自己的钱白白浪费掉。同时，1793年9月她坚决果断地承认普洛凡斯基伯爵是法兰西王国的摄政王。小王储去世以后，她又承认这位伯爵的王位继承人的身份。她写信给格里姆说：“既然路易十七已经不在人世，承认路易十八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她认为应当立即在法国恢复君主制的统治，竭力说服国王及其党羽这么做。她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她说：“我相信，显然，只要在法国攻下两三个堡垒，无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异于也攻下了其他的堡垒……我相信，只要有人用公开的武力夺下两个堡垒，就能迫使所有……要清除从斯特拉斯堡到巴黎的道路，两万哥萨克太多了，只要两千哥萨克和六千克罗地亚人就可以办到了。”

布劳恩什威斯基大公的分舰队的覆灭，瓦尔米附近的退却，它在联盟部队中造成的紊乱，以及革命部队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胜利，——她对这一切都泰然处之。她仍然热情地宣传要坚决与法国革命军作战。但她仍然仅限于口头的承诺与金钱的帮助；她的两千哥萨克不知出于何因迟迟没有行动。到最后关头，叶卡特林娜已经签署了为他们制定的进军路线，却突然把他们派到了波兰。我们已经说过，实质上叶卡特林娜的注意力只在波兰身上，法国革命只是给她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机会，可以让她在波兰尽情地进行自己的活动。但是并非只有她一人注视着这方面。她的反革命的伙伴，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也对波兰虎视眈眈。起先是谨慎地采取观望态度，后来是不甘于俄国独自在波兰谋取私利，因为当时他们必须在法国进行战斗以维护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君主制。这样，三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1793年联盟的分裂。波兰为法国付出了代价，并以自身的毁灭，为刚刚从革命中诞生的新共和国奠定了胜利。

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结束之后，1796年，叶卡特林娜终于决定把她的常胜将军，凶残地镇压波兰人民的苏沃洛夫派往法国。同苏沃洛夫进行较量的已变成革命的多头蛇。他率领的当然远不止两千个哥萨克。叶卡特林娜从前说这样的大话，是因为当时她并不打算亲自参战。现在有六万大军供苏沃洛夫使用。叶卡特林娜希望路易十八本人不要逃避，而是参加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她的军队。难道一个法国的国王应当这么做吗？叶卡特林娜写道：“上帝保佑，希望他能鼓起勇气来！……胆怯将会一事无成。”参加反对革命的活动以后，她已经积极筹划着各种行动。她在给格里姆的信中说道：“普鲁士国王正在进行武装，他很可能在反对我。同时又让谋刺沙皇的人高兴起来。如果他们以为这些装备可以阻止我的俄国军队，那他们就打错算盘了。我一贯主张，不管敌对理论信奉者怎么说，所有的君主都要在反对破坏君主制的人的行动中步伐一致。我们走着瞧，看谁能笑到最后。”

与此同时，她本人却毫不在乎地破坏邻国的王位。不过，她借口这个王位是革命精神的生产地。她残酷地镇压了华沙的爱国主义革命派。但是，她也被迫同本国的革命思想作斗争。如果热奈的报告可靠的话，那末，她甚至不得不在家里同革命作斗争。君士坦丁大公司一位被请来的法国画家维涅尔和大公爵进行了一场谈话，这场谈话十分离奇，热奈在一个外交报告中引用了这场谈话：

大公爵：“我们说您是一个民主派。”

维涅尔：“殿下，我非常热爱我的祖国，也热爱自由。”

大公爵：您说得没错！我也热爱自由。如果我在法国，出于我的真心，我将会为自由而战。但是，在这里这种想法并不方便说。你们那些庸俗的流亡者现在几乎都离我们而去了。”

维涅尔：“没错，殿下。”

大公爵：“我很高兴，因为我对他们极为反感。”

热奈满口称赞大公爵是一位“热烈的民主派”。

叶卡特林娜对迫害那些住在俄国的法国人中间的革命者总是不遗余力的，从1793年2月8日有名的指示中就可以看出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这一点。

法国人必须庄严地按以下的话进行宣誓，否则将立即被驱逐出俄国：

“我，某某人，在上帝和《圣经》面前起誓，我无论在思想上或行动上，都与法国目前宣传和实施的极不合理的规章无关，我认为法国目前的政权是非法的。将虔诚的基督教徒国王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我认为这种暴行不可饶恕，是对一位合法国王的背叛，我极端厌恶这些暴徒，他们没有理性。我的内心深处保持着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或某种宗教信仰，我只对根据继承权取得王位的国王奉献我的忠诚。因此，我在俄国女皇陛下下的帝国中寻求庇护时，一定如上面所说的，保持我原来的基督教信仰或某种宗教信仰，对女皇陛下制定的法律和规章严格地遵守和服从；同服从于目前那个非法政府的法国同胞不再有任何瓜葛，直到法国恢复合法政权、秩序和安宁以后，再恳请女皇陛下恩准。如有违反上述誓言，今生甘受法律惩罚，将来则愿受上帝审判。我的誓言到此结束，吻我的救主的圣言和十字架。阿门。”

在一段时间内，《圣彼得堡公报》刊登了宣誓了的人的名单，人数大约有一千左右。此外，在法国尚未恢复君主制时，禁止同法国保持包括事务和商业在内的任何联系，禁止法国船只进入俄国港口。叶卡特林娜宣布抵制共和国和革命。根据一位俄国人的证明，把这些措施同它们对某些女皇的臣民所产生的印象作一对比，从中可以发现不少有趣的东西。这位俄国人在很多年以后写道：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我们祖国的科学曙光开始消融了所有的无知。不管把法国人打倒的呼声有多高，他们对我们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的影响和教育仍然是巨大的。在彼得大帝的意志下，俄国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处在德国的戒尺下，甚至毫无文明的标志。叶卡特林娜王朝把有益的科学引进我们祖国。这些科学明显影响了道德。再说一遍：不管各派人物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如何高喊‘把法国人打倒’，但哲学家、艺术家毕竟是与那些革命派人士是两码事。”

4

波 兰

论及瓜分波兰，我们无意于再重复那些使人激动的毫无结果的争论。这样的争论，在外交上或历史上都曾经多次出现，我们相信，这些争论毫无意义可言。在一本接一本的著作中，俄国历史学家经常将这个微妙问题的看法突然改变，时而说瓜分波兰是民族分类的法则，时而又说瓜分波兰是强者权利的法则。这其中也包括最有名的历史学家索洛维耶夫。德国历史学家们总是竭力否认弗里德里希二世是瓜分波兰的主谋。他们的根据在俄国颇具争议性。然而双方一致肯定，这件政治交易的性质很卑鄙。诚然，人们为了证明这件政治交易是正当的，总是竭力搬出所谓国家的需要作为理由。但是很不幸，瓜分波兰是否符合瓜分者特别是叶卡特林娜当政时俄国的利益，这个问题仍然颇具争议性。本书只是从这个角度来评述这个问题，以对此作作一个概要的叙述。

我们不想谈论思想感情和公正的问题。众所周知，感情和公正的问题在政治活动中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我们也无意就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此进行讨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国，都是靠瓜分别的国家或别的东西谋取私利才形成的。然而波兰是惟一的例外，它从来没有主动吞并过别国的领土。

但是，波兰却是缺乏生命力的。叶卡特林娜说：“无得，即是失。”一个不能从自己的邻居那里得到任何东西的大国，是毫无意义的。波兰的各个邻国显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瓜分了它的全部领土。我们也无意就原则性的问题进行讨论，虽然一个国家违反作为国家生活基础的原则具有很大危险性。泛斯拉夫主义的信徒们说，泛斯拉夫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学说，而且它早晚会由于种族和地理的有利条件而成为一个现实。在十七世纪以前，波兰具有领导斯拉夫民族的能力，但是它错失良机，于是亚哥龙的波兰——立陶宛君主制的遗产就自然而然地转到了俄国。叶卡特林娜的继承者现在以整个斯拉夫利益的捍卫者和整个斯拉夫种族精神的统一者而自居。假定事情的确如此，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观点也许都不容置疑地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要同这个目前俄国难以拒绝的泛斯拉夫主义纲领相一致必须得付出相当大的代价。1772年，为实现这个纲领采取了初步行动：当时有一定数量的斯拉夫人尽管重新获得了统一，但是他们的一部分亲人，却被俄国人分别交给了整个斯拉夫种族的共同敌人普鲁士和奥地利。必须指出，当时住在加里西亚的，除了波兰人，还有信奉东正教的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人。在此以前，他们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与压迫之下，没有任何人想到要解放他们，连索非亚的斯拉夫人，在这方面也比他们幸福。

但是我们无意对此坚持己见。另外的一个方面将问题说得更加清楚。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将三分之一的波兰吞并入自己的版图以后，俄国无疑非常强大。但它在 1772 年以前本就已经很强大，而且邻国也很相宜。同伊丽莎白统治下的俄国相比，七年战争证明，弗里德里希本人领导下的普鲁士是无力与之抗衡的。俄国军队进入柏林并不困难。现在未必能够做到这样的进军了。另一位俄国将军差不多也胜利地进入了君士坦丁堡。如今从彼得堡到土耳其首都的道路拉长了，它要经过维也纳，并且要突破 1772 年及以后年代被交给汉堡君主制的七百万斯拉夫人所设下的障碍。

事情还不尽于此。第一次瓜分以前波兰的实际情况，自然使俄国成为控制波兰的一个上层政权。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波兰迟早会被这个政权和平地并入俄国。一个国家可以随意照自己的意愿为邻国强设一个国王，那末很显然，被监护的民族享用的只是一种虚假的独立。彼得大帝早就有能力在近邻夺取任何一片他想得到的土地。但是他抵制了这种诱惑，因为他认识到，俄罗斯民族必须有足够的耐性来等待。叶卡特林娜在 1772 年对此浑然不知。她的出身很可能对她影响不小。因此，她就象一位德国小公主那样，或者象一个馋嘴的小孩那样来处理问题。法国有句俗话，“梨子还没熟呢”。但叶卡特林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行动。她贪食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而且更受到弗里德里希的刺激，她决定立即品尝梨子的味道，结果出师不利，最后被迫和别人共同瓜分这只梨子。

瓜分波兰的主谋是谁？我们觉得，第一，这个问题并不重要；第二，根据大量早已公布的文件，这个问题已不存在任何疑点。《俄国历史协会文集》中的一卷刊载了普鲁士驻彼得堡宫廷公使们的报告。在我们看来，这些报告提供的东西毫无新意。从《弗里德里希回忆录》中，人们早就得知他在 1769 年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寄给彼得堡一份由李纳尔伯爵制订的关于瓜分波兰的最初思想的草案。1805年版的《弗里德里希回忆录》删去了李纳尔的草案，毫无疑问，柏林懂得这个文件的全部历史和政治意义。但是另一个同样可靠的证据表明，早在1763年，即在李纳尔伯爵到俄国之前很久，彼得堡举行了一个由女皇亲自主持的会议。车尔内舍夫伯爵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必须利用波兰国王逝世这一有利时机，来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波兰从波洛次克到奥尔沙的德维纳线。因此，很显然，彼得堡比柏林更早起了瓜分的念头。不过，这个证明实质上并无多大价值。只要对当时的政治思潮，对十八世中期初政府机关所关心的问题有一个简要的了解，就会明白，无论是弗里德里希在1769年，或者车尔内舍夫在1763年，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实质上都是大家久已熟悉的。早在亚哥龙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于1572年逝世以后，瓜分波兰这一问题就被提出讨论了。因此，关键在于必须确定，是谁首先采取了侵占别国领土的行动。而历史也十分可靠地确定既不是俄国，也不是普鲁士，而是第三个强盗——奥地利。

刚登上皇位，叶卡特林娜就在波兰问题上同普鲁士国王频频接洽。她当时就写信给俄国驻华沙代表凯泽林伯爵说：“请告诉我的朋友和敌人，我是俄国女皇，我的意志不可违背。”这是俄国君主在波兰说话时应有的调子。与此同时，她急切地催促弗里德里希加入到瓜分行动中，彼得大帝大概绝不会这么干的，即使叶卡特林娜找了个借口说这么做是为了“把普鲁士国王从法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弗里德里希当然欣然应允，立即开始寻找合适的合作场所，他决定对脱离国教的人加以利用。俄国可以借口要保卫东正教，普鲁士则借口要保卫基督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教。于是，两个国家就可以对波兰共和国的一切内部事务进行干涉了。但是弗里德里希很快就明白这个选择并不适合普鲁士。波兰的基督教徒并不多，东正教徒和合并教派的信徒却不少。弗里德里希意识到普鲁士在这次活动中吃了大亏以后，便想抽身退出，但是太迟了，俄国已经走得很远。于是弗里德里希就决定改变当初的协议，他将基督教徒丢在一边，去从事波兰的宪法改革，但是遭到俄国拒绝，它坚持自己保卫基督教徒的权利，却让波兰人去把自己的宪法随便改变。1771年年底，当弗里德里希的兄弟亨利·普鲁斯基公爵出现在彼得堡时，事情发展的状况就是这样的。叶卡特林娜占了上风，但是她徒劳无益地把第三者拉入到这场活动中，实质上以其一己之力是可以将活动进行到底的。第一步行动失利以后，弗里德里希打算并成功地抓住了大宗款项。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即认为亨利·普鲁斯基公爵的使命是就瓜分波兰领土问题同彼得堡内阁进行接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可以用他收到的许多指示以及他和兄弟的通信来说明。问题不在于瓜分而在于安抚波兰，因为俄国人的积极活动引起了那里很大的骚动。弗里德里希愿意他的四邻都能和平相处。一般说来，他希冀有足够的和平的时间来让他养精蓄锐。况且不久以前，俄国并不赞成李纳尔伯爵的计划草案。他们说，俄国的土地够多了，没必要再抢别人的了。亨利公爵在给兄弟的信中，只有极小的部分谈到了普鲁士可以从波兰得到应有的赔偿问题，但是他又补充说，在俄国宫廷里不大可能谈这件事。国王回答他说：“这算不了什么，既然如此，这件事以后就不必再提了。确实，他们的信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是谈了如果俄国同土耳其发生冲突，特别是如果奥地利也加入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其中，同土耳其一起为波兰争取自由，那么普鲁士作为俄国盟国，其处境是很困难的。弗里德里希本人并通过他的兄弟宣布，他不想同法国和奥地利存在利益之争。1771年1月上旬，彼得堡突然得到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意外消息：奥地利武力占领了波兰两个领地。

这立即使俄普之间日趋复杂的关系得以调整，它们获得了行动的自由。正是这一决定性事件推动它们走上了瓜分波兰的道路。

亨利的激动可想而知，他匆忙去找女皇。叶卡特林娜摆出一付对这个问题并不十分关注的样子。她愉快地嘲笑了奥地利宫廷的贪婪，不过仿佛在有意无意间她说：

“既然他们可以占领，为什么大家不能呢？”

这就如同给波兰下了死亡通知书。

车尔内舍夫伯爵向亨利公爵发问，普鲁士为什么不能取得瓦米亚的主教职位呢？这个普鲁士人有点心虚，甚至说他的兄弟为人正直，只把自己的军队开到波兰共和国的边境，但并没有采取占领行动。于是叶卡特林娜又问：

“为何不占领这些边境呢？”

后来，亨利公爵赞扬谢居尔伯爵不仅善于对女皇的这些暗示作出回答，甚至本人善于将这些暗示引发出来。此后，叶卡特林娜似乎深深地赞叹这一“光辉的思想”。但是，亨利公爵并非创造出这个光辉思想的人，因为他的通信早已清楚表明，这个思想来自于叶卡特林娜，而奥地利则促进了这个思想的产生。

不可否认，弗里德里希最初对瓜分波兰的思想并不热心。他早有此意，现在它换了个形式回到了他的身边，而且远远不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是那么地吸引人。他对瓦米亚的主教职位根本就不屑一顾。认为它无足轻重。他希望和平，不想和平仅仅为了点小事就被破坏。“奥地利的收获？波兰的领地？都象主教职位一样无足轻重！这些问题值得考虑吗？何况这不关他的事。”

弗里德里希用这样的语气给他的兄弟写信时，也许也在嘲笑他。但他更有可能正在寻找和研究根据，因为 1771 年 2 月 20 日他的思想突然发生了转变。是日，他向自己的驻彼得堡代表口授了两个紧急文件。其中真实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其中一个文件写着：“记住，要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为我取得一部分波兰领土……即使是很小的一部分也可以。”另一个文件是瓜分波兰的现成草案。

从那时起，他就打算牢牢地抓紧自己想要的东西了。这时俄国却萌生了退意。潘宁伯爵向女皇英明地指出了俄国的真正利益，但是太迟了。弗里德里希依靠奥地利，逼着俄国作出选择：要么订立三国瓜分波兰的共同协定，要么普奥结成同盟来迫使俄国把在波兰和土耳其的利益拱手相让。叶卡特林娜被迫选择了前者，但实际上是奥地利迫使她走上了瓜分波兰的道路。玛丽娅 - 捷列齐娅可以多次哭诉，“瓜分行径使她的奥地利王朝名誉丧尽，但她一面哭，一面要求更多的波兰土地。弗里德里希也认为，尽管参与瓜分有损自己的名誉，但的确比取得瓦米亚的主教职位有利。

叶卡特林娜没有流泪。不过在她 1771 至 1772 年同弗里德里希的通信中，尽管语气亲切，却没有任何地方提及他们两人一同谋划的可耻行径。甚至“波兰”这一名词也没有提及，虽然信中一直在谈论波兰的事。谈到瓜分时，用语极为隐晦。弗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里德里希本人也服从了这个准则，把他的犬儒主义丢在一边。关于惨遭瓜分的不幸的波兰的新边界，是在 1774 年女皇的一封信中首先提到的但这封信毕竟不是叶卡特林娜亲笔写的。

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是对第一次瓜分的自然延续。我们已经说过：犯罪行为是有着连锁反应的。谢居尔伯爵在 1787 年写的这段话已经失去了意义：“女皇决定禁止对波兰进行再次瓜分，我相信这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弊。她为了避免与奥普冲突而被迫进行的第一次瓜分，是她执政时期惟一的憾事。”看来叶卡特林娜和波将金制订了一个关于结束同波兰的争执，同时抚慰不幸的波兰的计划草案，并表示愿意把布格和德涅斯特之间的土地交给它。由此可见，叶卡特林娜的悔过的确是出于真心的。这是波将金出的主意。女皇 1788 年 2 月告诉波将金说，已经同波兰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正式谈判。在此之前，她也在卡涅夫把这件事告诉了波尼亚托夫斯基。5 月 16 日，俄国给波兰送去一个防御同盟计划草案。但是已经在波兰站稳脚跟的普鲁士提出了抗议，并且不惜对俄国的和平计划进行阻挠。1790 年 3 月 29 日，它跑在了俄国的前边，也同波兰共和国订立了防御同盟。叶卡特林娜还是没有屈服，而波兰却落入了普鲁士的圈套。1793 年，俄国直接从柏林收到了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建议。叶卡特林娜写信给贝斯波罗柯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建议的看法：

“这个建议是荒谬的，我们不仅会为此招来波兰人的全部仇恨，而且也与我们的一些条约和我们的保证背道而驰，尤其是有关但泽的保证。我不打算采纳这个建议。”

但是她仿佛注定了还是得干坏事。贝斯波罗柯开始向她证明，如果三个作为革命的反派的国家不瓜分掉波兰的残余部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分，那末革命的思潮就会迅猛地从波兰蔓延到俄国各地。贝斯波罗柯给立陶宛总督列普宁公爵的短笺，解释了他所谓的雅各宾精神为何物。不过，他的这个概念也包括了波兰地主希望解放农民的想法。叶卡特林娜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时，她大概也接受了这样一个有害的看法：第二次瓜分波兰已超出了作为一个政治活动的范畴。提起这些令人痛苦的回忆，我们认为自己有权直言不讳地来谈论它们：第二次瓜分波兰首先成了扔给群狗的一根肉骨头。根据贝斯波罗柯本人的证明，叶卡特林娜在一天的时间里从吞并过来的波兰省份中就分掉了十一万农奴，如果一个农奴价值十卢布，总价值为一千一百万卢布。

俄国作家们现在已经承认，过去的波兰省份居民杂处，归并俄国以后，波兰居民不断起来破坏俄国人的统治，且这种活动日益加剧。因为在这些推行俄国农奴制的省份中，农民群众认为过去有着个人自由的时代是神圣的，他们相信个人自由比政治自由更珍贵。

以上就是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的教训。

5

土耳其、瑞典

叶卡特林娜在波兰所推行的政策，也导致了第一次俄土战争的发生。土耳其帝国政府看到波兰已无可挽回地要走向崩溃，它想挽救自己的这个邻国。在长时间的口头抗议过后，它宣布了战争。叶卡特林娜对此毫无准备。如前所述她刚执政时，抱着一种人道的和平的愿望。她的军队纪律松弛、毫无斗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志，在一切方面都很让人头疼：团队兵力不足，骑兵没有马，炮兵缺乏训练，军队指挥一塌糊涂，弹药和粮食供应糟糕透顶；火药多为各种物质的混合物，但其中爆炸物却很少。叶卡特林娜似乎是俄国惟一对本国有强大军事力量这一坚信不疑的人。在欧洲，显然也只有伏尔泰一个人似乎对此表示认同。但是，正像弗里德里希后来所说的，这是“一只眼的人对盲人的战争”。1769年9月，当果利津公爵攻占霍亨以后，叶卡特林娜认为，现在她已成了全世界的君主。

萨巴杰·台卡勃里写信给舒阿泽利大公说：“俄国女皇及其近臣们很可能被冲昏了头脑。她全神贯注于攻占君士坦丁堡的幻想。她为此昏了头，竟认为她那支缺乏战斗力的舰队可以威胁到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她的军队可以让土耳其人望风而逃，并占领他们的阵地；格鲁吉亚将在这些地区进行可怕的破坏活动；一切脱离了教会的希腊人，都在等待叶卡特林娜给他们的起义以援助；所有这些活动一定会在次年摧毁土耳其的苏丹及其帝国，而叶卡特林娜二世在思想上已经俨然成为土耳其帝国的君主了。根据这些如此荒谬的幻想只能够断定，认为这位女皇具有统治和政治才能也许是极不正确的，因为如果根据她对作家们所说的妙语警句，根据她灵活的头脑、耍阴谋的手段和大家对她的赞扬而断定她确实有这种才能，那她一定会慎重行事的。”

但是，萨巴杰显然对叶卡特林娜的好运气估计不足。俄军确实没有攻下君士坦丁堡，但是在取得节节胜利以后，1774年7月21日签订的古丘克 - 凯纳济和平条约使俄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土耳其帝国沦为二等强国。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基督教居民似乎已在俄国的保护之下。俄国把目光转向了已经独立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的克里木。俄国把刻赤、卡巴尔达、叶尼卡列和基恩堡都据为己有。在 1711 年为彼得大帝的野心付出高昂代价的普鲁特条约被撕毁，波兰的名字在新的协定中甚至没有提到。土耳其帝国政府对波兰的第一次被瓜分被迫采取默认态度。

后来蒙莫伦伯爵写信给谢居尔伯爵说：“如今已弄清楚了，鲁勉佐夫幸运地签订凯纳济和平条约的时候，他指挥的军队总兵力只有一万三千人，而土耳其则有一支十万人以上的大军。命运这样捉弄人，在整整一个世纪中还绝无仅有。”

确实，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不过叶卡特林娜仍然执着于她那野心勃勃的计划，因为尽管俄国军队成就惊人，却只完成了一半计划而已。在签订和约以后，叶卡特林娜仍然图谋策反土耳其境内的希腊臣民，以便借助他们的力量帮助自己攻取君士坦丁堡，复活古代拜占庭王朝的君主制。她有名的希腊计划草案的大致思想就是这样。叶卡特林娜一直到死还对实现这个草案抱有幻想。其实，这种想法本身并无新意，早在十七世纪这种想法就在塞尔维亚人尤利·克里扎尼契的头脑中产生了。1711 年，彼得大帝也正是受到这种思想的鼓舞而开始进攻土耳其的。1736 年，驻君士坦丁堡公使维施涅柯夫指出，一旦同土耳其帝国政府发生冲突，这样的尝试是非常必要的。1762 年，米尼赫元帅写信给叶卡特林娜说：“我敢肯定，从彼得大帝 1695 年第一次包围亚速夫开始到他 1725 年逝世的整整三十年中，他的主要意图就是要占领君士坦丁堡，把土耳其人、异教徒和鞑靼人赶出欧洲，从而恢复希腊君主制度。”令叶卡特林娜产生了这样的空想，还有一个与政治无关的次要原因。1769 年，宠臣格里哥利·奥尔洛夫在一次御前会议上突然要求发表他那远征群岛的计划，其目的是发动周围各希腊部族来反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对土耳其人。叶卡特林娜感到很惊奇，因为出了名的无知的格里哥利·奥尔洛夫在谈到国家利益的时候很少发言。他多次声明自己对国家利益不感兴趣。这使叶卡特林娜为这位她认为才能卓越的情人感到十分惋惜，因为他没有利用这些才能来为他和她获取荣誉。但是，显然他这一次对情况有着充分的了解，而且跃跃欲试。叶卡特林娜简直是又惊又喜。个中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希腊人巴巴祖利在奥尔洛夫的一个兄弟那里工作，他谈到祖国的方方面面，也谈到为了解放祖国应该采取的具体行动。一位居住在俄国的法国军官骑士圣马尔克证明这个希腊人的叙述是可靠的，并向奥尔洛夫兄弟们提供了一些文件。最后，有一位出身乌克兰的名叫塔马拉的人，同奥尔洛夫三兄弟——格里哥利、费奥多尔、阿列克赛共同制订了这个远征计划。他们的计划立即得到叶卡特林娜的首肯。远征群岛的问题就这样决定了。但是，格里哥利·奥尔洛夫不能随军出征。

1774年，普加乔夫的叛乱迫使这一计划暂时中止。但是，等普加乔夫叛乱被镇压以后，她又重新提起这一计划。1777年，她审查了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计划草案。潘宁对这个他认为不明智的计划提出了异议。他的这一做法只是令他失宠。同约瑟夫二世会面后，叶卡特林娜最终下定决心。1782年9月10日，她写信给这位皇帝说：

“我无限地信任陛下，所以我深信，如果我们在这次战争中能获胜，使我们把欧洲从异教者的手中解放出来，把他们从君士坦丁堡驱逐出去，那末陛下一定会协助我在土耳其恢复古代希腊君主制度，就我本人而言，使这个复活的君主制度保持完全独立，并让我的小孙子君士坦丁大公成为这个君主制度的皇帝，这是非常必要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约瑟夫没有立刻对这封信作出答复。他显然与维拉克侯爵的意见不谋而合。在 1781 年，这位侯爵请维尔仁原谅他许久都没谈起女皇所爱好的计划，他说其原因在于自己认为明智的女皇不应会产生这样的想法。约瑟夫二世患上“头部丹毒性炎症”，病得很重，这使他长时间不能好好地关注一下这个同盟者的建议。他两个月以后才回信，而叶卡特林娜也不一定对他的回信中所提到的那些模糊的词句感到满意。他认为，要实现女皇的意图，就得发动一场战争。如果战争有成功的希望，他当然永远不会对女皇去实现她的愿望加以阻挠，“只要这些愿望与他本人的愿望相符”。

善长阿谀奉承的格里姆已经开始称叶卡特林娜为“希腊人的女皇”，虽然她对这个称号并不接受。但她只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1779 年，保罗的次子出生以后的第二天，她写信向她的密友倾诉自己的秘密：“这一个比大的那个更娇嫩，他怕冷空气，就把小鼻子藏在襁褓中；他喜欢暖和……行啦，反正我和您都知道这件事的！……”同时，她竭力令人确信，这个杰出的孩子名叫君士坦丁并非有意为之的，派希腊人叶列娜做他的保姆也是偶然的：“决不允许根据某些名字来造谣中伤！……是否应该把亚历山大大公和君士坦丁大公的名字换作尼哥吉姆和法杰依呢？他们有个名字总是应该的吧！亚历山大的名字是为了对他出生那个城市的庇护者作个纪念，第二个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一位圣徒，他的出生日恰好与这个圣徒的纪念日相近。这一切都并非另有深意。这两个名字都是偶然取的，但是造谣中伤却是绝不必要与不允许的。我承认自己喜欢好听的名字，但这并没有错。后面那个名字甚至激起了一些无聊诗人的想象……我下令他们去干什么都行，不要散布预言，让我活得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清静些，感谢上帝，幸亏我现在正掌握着和平……不希望他们散布一些毫无意义的想法。”

但是，叶卡特林娜于 1781 年下令铸造了一枚纪念章，上面刻着三个有德行的女基督徒和小君士坦丁在波斯福尔岸边，其中纳杰日达指给他看一颗升起在东方的星星，维拉显然打算带着他走向圣索非亚教堂。同时，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布尔加柯夫在自己的外交书信中写满了他从古代预言中收集来的说明，其内容证明反基督者的出现和即将到来的奥斯曼帝国的灭亡是同时发生的。波将金 1787 年提出了正式瓜分土耳其的问题。他也就这个问题与谢居尔伯爵进行了交谈。这位伯爵以后就写信给法国宫廷说：“俄国往往轻率地进行冒险，我们对此已习惯，见怪不怪了，而幸运总是眷顾它。因此，要根据政治学的规律来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活动是徒劳无益。”1789 年占领奥恰柯夫以后，叶卡特林娜对英国公使维特沃尔特说：“由于皮特想把我从彼得堡远远的驱逐出去，因此我也乐得远远地跑到君士坦丁堡去。”

在 1783 年叶卡特林娜首先占领了克里木，为未来辉煌的胜利作好准备。贝斯波罗柯制订了把塔夫利达半岛并入俄国的计划，波将金使这个计划成为现实，但叶卡特林娜完全是计划的主导人物。她鼓舞和推动着他的同事勇敢前进，而无视人们对他们的议论。向波将金指出了成为塞瓦斯托波尔的阿赫季阿尔港口的正是她。用来进行冒险活动的方法，对俄国的政策来说并无新意可言。这些方法从前在波兰就用过了。在克里木，如同在波兰一样，俄国也控制着一帮人。他们推举自己的代表当鞑靼可汗，就象在波兰那伙人选波尼亚托夫斯基作国王一样。这个代表名叫沙金 - 吉列，选举他当代表是与人民独立思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想及土耳其的意愿相违背的。此后，俄国就从他手里用钱把克里木买了下来，从而大功告成。

土耳其帝国政府想提出抗议，但在叶卡特林娜与约瑟夫的同盟面前，它只能暂时保持沉默。约瑟夫承认俄国对克里木的占领，希望将来自己也能从中得到好处。但是约瑟夫的兄弟列昂波里德情绪十分激动，他说，如此一来，叶卡特林娜只要愿意，夺取君士坦丁堡也有很大把握。但他不是奥地利的皇帝。大公保罗也十分担心法国会反对这件事。“就算法国提出反对，那又能怎么样？”女皇反问他。果然，法国只是提出外交抗议而已，它表示愿意以俄国不再有进一步行动为条件说服土耳其帝国政府承认克里木的合并。叶卡特林娜对此予以坚决拒绝，这件事暂时告一段落。1787年6月，约瑟夫二世陪伴女皇到克里木去，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已经看到了准备启航的舰队。他禁不住为这支舰队发出欢呼。叶卡特林娜在过去鞑靼可汗的首都巴赫奇萨拉伊过夜，她通过计算知道，从巴赫奇萨拉伊走海路到君士坦丁堡只需要四十八小时。她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她的孙子君士坦丁。

这时，女皇已经把第二次俄土战争的问题解决了。诚然，是土耳其首先于1787年7月向彼得堡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这份通牒仿佛一份挑战书，土耳其借此而率先发难，并把布尔加柯夫关进七塔城堡。但是叶卡特林娜和波将金想方设法才迫使土耳其走了这一步险棋，他们的百般挑衅，使不幸的土耳其帝国政府没有想到进行斗争的可能性，甚至认为与其无所作为，毋宁立刻死去。约瑟夫二世竭力煽风点火，以为自己可以渔翁得利。谢居尔伯爵态度恭敬地向他指出，他对女皇好战精神的支持毫无益处。他对此回答说：“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您也看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到，这女人正失去理智。要使土耳其人样样屈从于她。俄国军队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有了这支军队，她可以为所欲为。您也知道，这里把人命看得一文不值，士兵们干着各种苦差事，没有钱可发，甚至没有栖身的地方，但却没有任何抱怨的话。这位女皇是欧洲惟一真正富有的君主，她挥霍无度，完全没有必要地花钱。她完全可以随意决定她的纸币价值。”

谢居尔同意约瑟夫二世关于士兵问题的意见。但是以后发生的事变立刻证明他们两个都错了。波将金在克里木招募的军队缺乏战斗力。塞瓦斯托波尔的舰队战备极差。阿列克赛·奥尔洛夫不愿意指挥这支舰队。战争一开始就遭遇失败，波将金本人也很快变得情绪沮丧。他甚至有撤出克里木的打算。只有叶卡特林娜一个人抱有坚定的信念。她告诉波将金要攻占奥恰科夫：“攻下奥恰科夫……你就会看到，他们将会逐渐走向崩溃。”她竭尽全力为重温 1770 年在地中海取得的光辉胜利而斗争。云集南欧的俄国特使准备在查波洛夫斯基将军的指挥下进行一次远征。

这一次远征因同瑞典的战争而受阻。当时形势不妙，但是叶卡特林娜表现得不屈不挠，而且诚如她所言，当时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她当时再也不能后退，否则就于自己的荣誉有损，而这无异于失去生命和王位。

1788 年 12 月攻占奥恰科夫以后，她又开始自信心大增，孕育着各种野心勃勃的计划。第二年 1 月，她深信在夏天以前波将金就会到达君士坦丁堡。她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不愿马上就从您那里得知这个消息”。直到 4 月她还沉浸在这种幻想之中，但是她的同盟者奥地利人的战败，打破了她的这种幻想。她的军队所取得的胜利才使她稍觉宽慰：苏沃洛夫和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柯布格斯基公爵在福克夏尼战胜了土耳其人；苏沃洛夫则已名震雷姆尼克；波将金夺取了宾杰里。叶卡特林娜觉得这件事是整个战争中干得最出色的。当俄国人攻破伊兹梅尔的城墙的时候，她简直喜不自胜，近乎疯狂。她认为，现在俄国人的功名业绩已臻于世界历史之巅峰！但就在这时，1790年2月20日，约瑟夫二世逝世了，普奥赖兴堡会议则宣布了奥地利同俄国结束一致行动。叶卡特林娜怒不可遏。她对普鲁士国王的背叛大加攻讦，把他叫做可恶的暴发户、傻瓜。在一次宫廷接见中，普鲁士代办居坦尔由于头晕跌倒在地上，致使自己的脸被碰伤，她就开玩笑说，普鲁士在俄国皇位的台阶上把自己的鼻子碰断了。

1791年3月，弗里德里希-威廉表示要介入俄土争端，维护土耳其，叶卡特林娜被迫让步。她凭借列普宁的新胜利及时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当召开西斯托会议的时候，乌沙柯夫海军上将在海战中的获胜又使她想起了过去的计划。她嚷说：“现在……证明，我们有能力直捣君士坦丁堡！”但是，无论是精疲力尽的波将金，还是他的后继者贝斯波罗柯，都对她的意见持反对态度。1792年1月3日签订了和约，在这场残酷杀戮中俄国得到的东西，只是对克里木合并的承认，而这对它而言却是并不需要的。同时，俄国还在奥恰柯夫附近得到了一片草原，就在这里的德涅斯特和布格之间的土耳其一个被摧残了的小城堡卡契别依的废墟上，一个名叫敖德萨的俄国城市也迅速建立起来！这件事也说明叶卡特林娜总是有她的好运气伴随。

不过，此时的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幻想。1794年3月20日，保罗大公的亲信和未来的莫斯科保卫者罗斯托普钦写信给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俄国驻伦敦大使说：

“我认为，女皇与国家都盼望有一场战争，而不管土耳其帝国政府作出多么友好、和平的答复。女皇在这方面的目的明确而坚定，并想让关于炮击君士坦丁堡的消息都排满报纸。她说自己已没有足够的耐心，要让土耳其人知道，她进入他们的首都，就象到克里木去旅行那样轻而易举。她有时甚至责备波将金公爵，说他当初很可能就没有实现她的愿望的打算，因为只要他愿意的话，事情并不难做到。

显然，叶卡特林娜早忘了在第二次俄土战争中，她几乎被迫要从自己的首都逃走，因为敌军曾兵临彼得堡城下。据一位目击者说，有一百六十匹马随时在皇宫待命，女皇同自己的珍宝相伴而眠。使她如此惶然不知所措的这支敌军，却由她极为蔑视的瑞典国王管辖。和第二次俄土战争同时进行的俄瑞战争，也使叶卡特林娜措手不及，因为她的全部兵力都已他调。她个性中的乐观主义也是造成这次战争原因之一。如果她戒骄戒躁，审慎行事，这次意外事件本不会如此发生的。1783年以前，两国的关系很好，叶卡特林娜想使瑞典成为她幻想成立的北方联盟的其中的一个支柱。她对瑞典公使诺里肯也盛情相待。他是外交使团中惟一个经常被邀请参加在艾尔米塔什举行的小型晚会的人。就象把西瓜送给弗里德里希一样，叶卡特林娜赠予瑞典人酸饮料和鲟鱼，瑞典人在彼得堡逗留期间也把这两样东西视为珍品。但是这些努力徒劳无功。古斯塔夫三世不愿轻率地同法国割断联系，这是发生争执的第一个原因。俄土战争是第二个原因。瑞典早在1739年就同奥斯曼帝国缔结了防御同盟。当然，这个同盟可以认为已形同虚设，因为1768年瑞典对土耳其单独去与俄国作战并承受战争失败所造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成的全部重担而无动于衷。但是到 1788 年，古斯达夫却有了一个新的构想。由于法国软弱无力，他现在希望得到普鲁士和英国的支持。诺里肯的报告使他深信，俄国的整个西北部分设防空虚。他在卡尔斯克隆暗地里武装了自己的海军。1788 年 6 月 9 日，瑞典舰队就出动了。

“在同样情形下，安娜·约翰诺夫娜女皇曾经下令摧毁斯德哥尔摩！”

叶卡特林娜得到在喀琅施塔得发现敌舰这一消息的时候，转的也是同样的念头。但遗憾的是目前首先是要保卫自己的首都，根本谈不上去进攻斯德哥尔摩。朗日翁伯爵曾回忆道：“这次战争具有偶然性，而且当时彼得堡的情况是这样的：瑞典国王可以相对轻易地到达彼得堡……他可以很快就完成这段路程，甚至可以让瑞典步兵登陆……因为他领导的兵力要比女皇用来防御的兵力多一倍；甚至他也可以隔着涅瓦河从对岸射击女皇的皇宫。我不明白他为何错失良机！”如果古斯达夫晚来四天，那他甚至可兵不血刃就把彼和堡拿下，因为叶卡特林娜一意孤行，坚持调走全部俄国军舰。其实，这些军舰残破不堪。她从陆路送走了拨给波将金在南俄作战的一部分团队以后，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才重新征集到一万六千人的陆军部分。

幸而古斯达夫不再有进一步行动，谈判开始进行。他开始了笔战，象彼得三世曾经做过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他惟一可能得到的就是失败。他自我吹嘘，提出关于俄国归还芬兰并裁减军备的狂妄要求。叶卡特林娜以几首法国诗歌和一出用俄文写的喜剧对此作为回答，在那出喜剧里，她给瑞典国王起了一个叫痛苦的勇士的译名，并且由此使人们都嘲笑他。同时，女皇在瑞典的各种支持者与拥护者都在进行着有效的工作。于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是，瑞典一发生暴动，古斯达夫很快就不得不两线作战。安尼雅利代表会议令他的皇位摇摇欲坠，他认为自己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垮台了，但是大脑发热的叶卡特林娜却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她急不可待地早早庆祝了她的胜利，并向敌人建议签订和约，并提出关于要使起义的芬兰军队迫使自己的国王把过去的特权归还给瑞典的条件。这使瑞典人的民族尊严和自豪感受到严重损害。古斯达夫立即利用了叶卡特林娜的高傲来唤起自己臣民中的爱国主义。他积极活动，使霍坦堡得以巩固，击退了以中立主义的名义趁火打劫的丹麦人的进攻。此外，古斯达夫还争取到了英国和普鲁士的干预。这样，1789年年底叶卡特林娜几乎面临绝境。

1790年的战争，女皇一开始也遭遇了不利局面。5月23日和24日，瑞典军队已兵临彼得堡城下。俄国只能采取一些紧急措施，甚至有人提出用守卫政府大厦的哨兵来组成部队的建议。叶卡特林娜从普卢塔克的著作中汲取她已不复存在的勇敢精神。她表现出少有的激动与亢奋，从极度失望一下子又变为盲目的自满和愉快。当海军上将契恰果夫获得胜利，使纳萨乌-齐根有可能将瑞典军队包围在布赫特的时候，叶卡特林娜赶忙向瑞典国王招降。但是她的结论下得有些过早，因为古斯达夫很快就突出重围，并在女皇加冕礼纪念日那一天在斯文斯克松重挫纳萨乌-齐根。这时，西班牙公使加里维斯表示愿意为叶卡特林娜出面同瑞典进行和平谈判，她立即答应了他。1790年8月14日，和平条约在维持原状的情况下签订了。该条约中有一项条款要求俄国承认古斯达夫在1772年推行的新制度，依照此制度，古斯达夫成了专制国王，这显然也使他保卫祖国成为可能。对瑞典国王来说，这一重要条款的通过使他无疑成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了胜利者。叶卡特林娜本人当然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在和平条约签订以后的第二天写给波将金的信中，她却这样说道：“自 1784 年以来，我们的功绩与领土都显得无比地大，但在最近三个星期，它们却变得窄小了，所以我们马上就得让它们继续扩大。”

叶卡特林娜本应从这次战争中认识到，光靠运气去冒险是极不明智的。但是她实际上并未从中吸取教训。1794 年，彼得堡图谋重新发动俄土战争，问题在于没有借口。在这种情况下，1796 年，叶卡特林娜决定远征波斯。但实质上，这次远征的目的，是要使普拉东·祖波夫获得军事荣誉，因为他在 1789 年取代了波将金的宠臣地位，并进而想领导军事委员会。祖波夫不懂得带兵打仗，也缺乏战争与指挥的经验，但是女皇却向他保证，只要他参与领导的军队在任何地方稍有胜绩，他就可以得到军事部长的职位和元帅的军衔。他的弟弟瓦列里安·祖波夫领导这支军队，在最近一次俄波战争中，他以一个普通中尉的身份作过战，并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他收到第一批经费三百万卢布，并且没有要求他开列支出清单。自波将金时代以来，这一惯例就形成了。这项措施中惟一现实的东西就是保证让祖波夫兄弟名利双收，其余部分均属虚构。可以设想，普拉东·祖波夫在女皇的化妆室里制订了一个引起女皇重视的计划。如果说，当时波将金的计划是头脑发热的结果的话，那末祖波夫的计划则毫无理智可言。希腊计划草案如今被弃置一边，因为祖波夫在这个草案中发现了严重缺点，那就是波将金是在受到女皇宠信的情况下制订这个计划的。于是，他提出了印度计划草案来取代希腊计划草案。瓦列里安·祖波夫必须率军穿过整个波斯到达西藏，并留下一支卫戍部队在那里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驻防；然后折回，穿越安纳托利亚，攻占阿纳帕，并把君士坦丁堡从亚洲分离出来。这时，苏沃洛夫要横扫巴尔干各国，同他会师在伊斯坦布尔城下，叶卡特林娜则亲自领导海军抵达君士坦丁堡。

他们推行了这个计划。尽管，瓦列里安·祖波夫只不过到达了波斯，而没有穿越这个国家，但还是占领波斯的部分领土，有所收获。他没有拿下计划中他必须攻占的伊斯帕哈尼，但是他攻占了杰尔宾特和其他一些城市。他向彼得堡发去一些辞藻华丽的作战报告。当接到战场信使报告的时候，他哥哥表现得意气风发：“这算不了什么，我们还得继续前进。”但是，前进中的军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最初，瓦列里安·祖波夫为了获得在有所阻力中取胜的光荣，就威逼当地居民进行自卫。但是，真正的抵抗很快出现了。于是，他就嚷着要求各种补助与支持。

这场毁灭性的和不切实际的战争，由于叶卡特林娜的去世及时结束了。

保罗命令瓦列里安·祖波夫手下所有的将军们尽快带领残余部队返回俄国。他甚至没有通知祖波夫的弟弟。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失去了司令部与军队。这就是女皇最后的伟大战争计划的结局。

但是，世事难料，这一幻想中的计划竟有了重新实施并真正实现的一天，挥霍掉的人力和物力看来并没有白白浪费。第一个占领这遥远的海滨的俄国将军的疯狂活动向俄国指明，俄国也许能够从大肆掠夺别国领土中取得辉煌的成绩。叶卡特林娜的一切创举的主要缺点在于幻想的成分过多，不切实际。因此，她必然会走向失败。但是还有俄国人民支撑着，他们以千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百万人的顽强劳动和无比的耐性，逐渐弥补了她的失败。俄国人民的这项工作如今还在继续。

叶卡特林娜的政治还有一个缺点，前人已经指出，在这方面，此人的威信是毋庸置疑的。勃鲁诺夫男爵在 1838 年给尼古拉皇帝的报告中写道：

“应当承认，在执行自己的计划时叶卡特林娜女皇所采取的方法，与正直和诚实的品德大为不符，而我国却始终不渝地以这些品德作为政治准则……”

“我国真正的力量也就在其中。”尼古拉皇帝亲笔写上这么一句。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俄国应该拒绝接受这位伟大女皇的遗产。